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毒眼龙

(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毒眼龙（下）

第四十二章 逢凶化吉遇奇士

保坤在楼上窥见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茫然地如灵魂出窍的样子，跟着萨喀班林向后殿里走去，不觉大吃一惊！他忙顺着楼上的走廊，悄悄地向后殿跟去。

萨喀班林用“勾魂大法”之术，使罗娜喀兰公主迷失本性，然后引导她到后殿左侧一间禅房里。

这时的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已经完全失去本性，恍似一具木偶，任凭萨喀班林随意摆布而不自觉。

萨喀班林引导公主进入禅房，口中响起阴恻恻得意的长笑，伸手把公主面上的纱巾完全拉掉，公主美丽的面孔，便完全露了出来。

萨喀班林本来是位极好色之徒，对眼前这位美人儿，更引起他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气把公主吞了下去！

一个人到了欲火焚烧全身，邪念占满脑子的时候，他的视听也失掉了，以萨喀班林一身功力，耳目是何等灵活，可是，现在他要想对公主施以非礼，色情冲昏头脑，所以保坤来到他的身后，他还不自觉。

萨喀班林哈哈大笑，缓缓把公主抱起，放在禅床上，自己便开始宽衣解带。

保坤见状大怒，暴喝一声道：“秃贼不得无礼！”

喝声甫落，狠狠的一掌，便扫了过去，保坤这一掌由含怒而发，已用了八成真力，而且距离又近，所以这一掌，结结实实打在萨喀班林身上。

萨喀班林闷哼一声，便栽跌在禅床上面，登时，心里血气一阵浮动，眼中冒出火星！

保坤也被反弹之力，弹得暴退四五步才稳住身形。他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和尚身上练了一种罡气，武功定然不弱……”

保坤正在惊忖之际，萨喀班林已从床上爬了起来，连声呼叫道：“小子！看看我！小子看看我！”

那声音充满了魔力，保坤听了，悚然心惊，连忙提高警觉，尽力镇定自己，他已知道对方眼睛，有一种邪术，触及必能移魂出窍，迷失本性。

保坤忙闭上双目，不看对方，可是，蓦然感到劲风袭至，保坤猛然警觉，大喝一声，双手抡出……

原来，萨喀班林见保坤闭目不看他，见计不逞，便举掌向保坤拍去。

两股劲力碰在一起，登时，在室中发出轰雷似的响声，劲风回荡，四壁震动，屋梁格格作响……

两人同时向后暴退了好几步。

萨喀班林暗暗吃惊不小，他惊异面前这个白衫少年，内力之雄厚，掌法之诡奇，却是他生平少见。

他想：“以对方年纪计算，就是在襁褓中学武，也不可能具有如此上乘的内功。”

愈想愈觉心寒，像他这样违背武林常规的进步，留他必是未来心腹大患……

萨喀班林心存杀意，顿时面露凶光，睁大一双怪目，右手虚晃一下，又再次的喝叫道：“小子！你看这是什么？”

保坤不由自主的抬头望去，只见对方右手仅是虚晃一下，并没有什么，

可是保坤的目光已触及对方的目光，保坤心中顿时惊异，忙闭上双目。

但是，已经晚了，他心中顿时又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片刻之间便感到头脑昏了起来。

萨喀班林紧抓住这个机会，便连续递出三掌，踢了两腿。

保坤虽然闭上双目，可是两耳极聪，他飘起身形，也反攻了几掌。当掌招施出时，保坤更是暗暗心惊。

原来，他这一次出招时，劲力竟觉锐减，而且不能得心应手……保坤遭对方掌力攻击，震得心中气血一阵翻腾，几乎栽倒下去。

萨喀班林口中响起一阵阴恻恻的长笑，道：“小子的功力已经失去十分之八，在本活佛面前，定再难支持五合，还不快束手就擒！”

保坤闭目调息运功，俯首默不作答。

萨喀班林见对方闭目调息，面色很平静，并没有显出惊惶之色，不禁佩服对方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镇定力，实在难得。

他是个善施心计的人，心中一动，便向禅床上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欺近。

保坤闭目调息，许久未闻其声，心中顿起疑窦，睁目向室内四周一扫，登时，目光又与萨喀班林接触了一次！

当他目光一与萨喀班林接触，心头又是微微一凛！

萨喀班林突然大呼一声，道：“小子！你的三魂七魄已经出窍了，再难活三个时辰……”

保坤大吃一惊，忙运气行功，果然觉得有点魂不守舍的感觉，他一阵惊悸之后，突然睁目大喝一声，一招“慈光普照”的旷世绝招，向萨喀班林推去！

原来，他衡量眼下情势，越不快打急攻，越对他不利，因为，他自觉功力已缓缓在消失中。

他想以一招奇绝的“慈光普照”出其不意，把萨喀班林击毙！

可是，事实大谬不然，当他奇招出手之后，竟出他意料之外，劲力顿减，萨喀班林轻而易举地便闪过这一招绝学。

保坤微微一叹，便闭目垂下头去。

萨喀班林仰面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现在明白活佛言之不虚了吧？你的功力已迅速在消减中，不出半个时辰，你也和这个丫头一模一样了！哈……哈……哈……”

保坤见对方发出一种轻蔑得意的奸笑，不禁气愤填胸，体内热血一阵沸腾，钢牙一咬，反手从背上拔出长剑，厉喝道：“秃贼接剑！”

长剑在手抖动之下，幻起一道寒光，向萨喀班林击去！

萨喀班林滑步闪身，躲避保坤击去的一剑。

保坤一剑竟未击中，不觉大惊，以他剑术造诣，在这极短距离，竟击出落空，更证明他的功力已急剧地在消减之中。

萨喀班林冷笑道：“小子，你的剑术已经不中用了，接下本活佛几拳试试吧！”

萨喀班林欺身而上，向保坤打出三拳，这三拳的拳风，恍似密绵不透的风雨，罩住保坤周身。

保坤右手挥动长剑，从拳风中反击对方，同时左手挥起奇招。

二人动手相搏，五招过后，保坤越打越心寒，他一方面不敢用目光与对方接触，同时深深感觉内力似有不继的现象。

这是他出“血洞”闯荡江湖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萨喀班林暴喝一声道：“小子，你的魂魄已经不守舍了，在本活佛手下再难走上三合。”

保坤闻对方喊喝之言，愈加心惊胆寒，手中招式不觉一缓，高手过招，不能毫厘之差，保坤手中招式缓慢下来，也正是对方进攻的好机会。

萨喀班林在大喝声中，手中奇招迭出，“呼呼”地连攻两掌。

这两掌是萨喀班林运足了十成真力而发出的，招式诡异，威力锐不可当！

保坤暗叫一声“不好”，连忙向一侧闪避，可是劲风激起漩涡，把保坤卷起，向室外摔去！

“叭哒——”一声，保坤摔跌在禅房外的后殿里！

保坤惨叫一声，口中便喷出一道血箭，保坤提起一口真气，一咬钢牙，从地上挺身而起。

萨喀班林赶出禅房之外，见保坤头发散乱，满面尘土，白衫衣襟尽红，双目满布血丝，状极狰狞……

萨喀班林见状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小子怎么还没有死？难道他是金刚之身？……”

萨喀班林正忖间，保坤厉喝一声，凶猛地向萨喀班林扑去，他扑去之势，无比的奇快，五指已抓向萨喀班林。

萨喀班林本能地向后暴退，保坤本来内部已受重创，此刻，他不过是强提一口真气，作孤注一掷而已。

当他一招没有抓中时，身形已跌倒在门槛上。

萨喀班林速飞起一脚，把保坤踢得滚了一丈多远，可是萨喀班林脚触到保坤身体时，被一种反弹之力，把萨喀班林震得也暴退六七尺远，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体内气血一阵浮动，眼中冒出火星。显然，萨喀班林也受伤不轻，他忙闭目调息。

保坤被萨喀班林踢了一脚，口中又吐出一道鲜血，心中气血一阵翻腾，人便昏了去。

萨喀班林闭目调息了片刻，见对方已无动静，缓缓睁开双目，这时保坤已躺在地上面色苍白，气若游丝了。

萨喀班林慢慢地站起来，口中发出狞笑道：“小子你想不到吧！没有那么容易就要你死去，还有你好瞧地在后头呢！”他入殿后取了一瓢冷水，浇在保坤头上。

保坤口中发出幽幽一声长叹，便醒了过来。

他抬头向四周一看，立刻便与萨喀班林那双怪眼睛又接触了一下。

保坤情不自禁地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忙又闭上双目，这时，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四肢如棉，功力尽失，不过他的神智还很清楚。

萨喀班林口中又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道：“小子，喀嘛教公主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她？”

保坤冷笑道：“什么人秃贼不配问，你要怎样对付我，快点动手吧！”

萨喀班林又发出一阵怪笑道：“小子，你想速死吗？没有那么容易，本活佛要你受尽折磨，慢慢地死！”

保坤大怒喝道：“秃贼，小爷和你有什么仇？你用这种邪术制服我，我死了也不服，变厉鬼必追汝之魂！”

萨喀班林嗷嗷地笑道：“小子，别说梦话了，现在本活佛叫你尝尝‘五

毒酥骨’的滋味吧！”说着，他出手如电，点了保坤身上的奇经八脉。

保坤登时感到血气逆流，血管有如爆炸似的，全身开始痛、痒、热、冷、酸……各神痛苦，齐集于身。

保坤是条硬汉，他咬紧钢牙，承受体内各种痛苦，口中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他额上登时汗粒如雨，面色由白转青……

萨喀班林见状冷冷道：“小子，你是一条硬汉，连哼一声都没有，大概是本活佛过于慈悲，手法轻了吧？”

他边说，边在保坤身上的奇经八脉上，又加重地点了几下。

保坤立刻感觉全身如似百蛇啮心，万虫啃爬似的难受他痛、痒、酸……难以忍受，两手拼命在自己身上抓擦，开始在地上打滚起来。

萨喀班林哈哈大笑道：“小子，不好受吧！现在从实说出，你什么时候入殿来的？是公主什么人？”

保坤睁大血丝满布的双目，怒叱道：“秃贼，要杀便杀，何必再问这些？”

萨喀班林口中响起阴森森的笑声，道：“好！小子倒很倔强，你既然不怕肉体上的痛苦，本活佛要叫你精神上受尽折磨……”他拿起一根绳索，把保坤的四肢捆起来，然后把保坤放坐在椅子上，萨喀班林双目扫向公主，大声道：“公主看着我！”喀嘛教公主罗娜喀兰好似完全受他控制似的，茫然地从床上挺身而起，看着萨喀班林。

保坤忙大声叫道：“公主，不要看那秃贼！”公王连头都不偏一下，对保坤喊叫之言，恍似充耳未闻。

保坤大吃一惊，忖道：“这秃贼不知是用什么邪门，以公主功力之深，不应该立即神智如此昏迷，以自己而论，功力虽然消失，可是头脑还很清楚。”

萨喀班林又大声叫道：“公主过来！”罗娜喀兰公主竟不由己，站起缓缓下床向萨喀班林走去。

保坤急唤道：“公主！公主！你不能过去呀！”公主对保坤之言，不理不睬，仍然向萨喀班林走去。

萨喀班林用手“嘶！”的一声，拉掉公主的上衣，口中不禁“咦”了一声道：“好一个漂亮的美人儿，皮肤肌肉好美呀，是本活佛前生修来的艳福吧！”

公主呆若木鸡似的，站在萨喀班林面前，任他动手动脚摆布她，她毫无一点反应。

保坤目睹此状，不禁闭目一叹道：“一个美若仙子的公主，竟被害如此，唉！人间罪恶，莫过于此……”

保坤正在感叹忖思之际，突听到萨喀班林发出嗥声淫猥的奸笑之声。

那笑声如一把利刃插在保坤的心坎上！保坤不由自主地睁开双目，见萨喀班林已将公主身上的衣裙，完全脱去，现出下半部丰满的胴体来。

保坤痛苦的闭上双目。

这时，他才体会到精神上的痛苦，胜过肉体上的痛苦几千倍……

室中充满了萨喀班林得意、奸险、狰狞的狂笑之声。

保坤情不由己的，第二次又睁开眼睛，只见萨喀班林已赤裸裸地把公主抱到禅床上去了。

保坤厉喝一声道：“秃贼！你要对公主怎样？”

萨喀班林微微一怔，但惊悸之色，在他面上一闪即逝。

他竟仰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小子，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是白费，现在你可以大饱一次眼福了，哈……哈哈……”

萨喀班林魁梧的身体，已经开始压向公主莹白的娇躯上蓦然，禅房之外，传来一阵木鱼之声……

紧接着，后殿之中，梵音响起，那声音愈快愈近……

萨喀班林面色顿变，急忙侧耳倾听，立即听到有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有人走进禅房。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身着黑色僧袍的老和尚，已缓步走入禅房，那老和尚年逾百龄，白眉长髯，鬓发如霜。

保坤看清那老和尚之后，惊喜交集，脱口叫道：“慕康大师！”

原来，那进入禅房的老和尚，正是名满江湖的武林四杰中的夏慕康大师（即无名大师）。

无名大师目光一扫禅房景况，忙闭上双目道：“罪孽！罪孽！”

萨喀班林急跃身而起，右手一掌向无名大师劈去！

萨喀班林这一掌已用了八成真力，他想一掌把进来的无名大师击毙。掌风如涛，立时便卷向无名大师。

无名大师双目微闭，对萨喀班林拍来的掌风，恍似未见，他在掌风如排山倒海中，静立在原地，如木雕泥塑似的，分毫未动。

禅房之内，积尘飞扬，劲风回旋良久，才慢慢平静下来。

萨喀班林见状，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老和尚好雄厚的内功！”

萨喀班林心念未已，便听到无名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见你的衣衫，也是出家之人，如此赤裸裸地，有羞辱我佛子弟，赶快穿上你的衣服吧！”

萨喀班林听到无名大师之言，不禁悚然心惊，因为无名大师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可是有如金石之声，句句使他入耳心悸，怦然心跳。

他一面穿着衣服，一面详察无名大师，心中更加骇然。

此刻的无名大师，静立禅房中央，双目垂帘，黑色僧袍之内，好似有一股白色气体，在向衫外发出来，渐渐在室内扩大……

萨喀班林看了，心想：“这老和尚身上发出什么气功？难道是佛门最上乘难修的‘佛门罡气’？”

他心中一动，乃厉声大叫道：“老和尚，你抬头看看我！”

无名大师缓缓地抬起眼皮，双目射出两道光芒，如似两柄利刃，扫向萨喀班林全身一眨也不眨！

萨喀班林目光与无名大师的双目一接触，心头不觉一怔！心忖：“这老和尚双目之内，光华四射，如似虎目，不怒而威，为一生所仅见，从他的眸子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力，已达顶峰造极阶段了……”

在这同时，保坤急忙对无名大师道：“老大师千万不可看那怪和尚的眼睛，他双目之中，具有邪门……”。

无名大师右手微微摇动示意，然后缓缓道：“这位大师的‘勾魂大法’对别人百施百效，可是对老衲并没有什么作用。”

萨喀班林心中大吃了一惊，忙道：“老和尚，你敢与本活佛对视一盏热茶之久么？”

无名大师淡淡一笑道：“老衲六十多年来的修为，大多半的时光，在修炼如何控制自己魂魄，浑然忘我，大师如果用‘勾魂大法’之术，企图将老

衲的三魂七魄移出体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是和大师对视一天也无妨的。”

无名大师每一句话，说得低沉而缓慢，并没有动怒的样子，同时他一双眸子，始终盯住萨喀班林，眸中射出来的精光，越来越强……

萨喀班林愈看愈觉心惊，他看不出对方有功力消失，魂魄出窍的模样。

他干咳一声道：“老和尚，你能否将贵刹及法号见告？”

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老衲的姓名，随着悠悠的岁月，早已不用了，如果大师一定要知道老衲，或将来打算还要找老衲，你就记住‘无名’二字吧！”

无名大师顿了一顿又道：“老衲没有固定的寺院，云游天下，到处为家，今夜不过路经此寺，不期遇上大师而已。”

萨喀班林长眉一动，哦了一声，忙双手合十道：“原来老和尚是路经此寺，进来玩玩，刚才本活佛不知内情，打了老和尚一掌，冒昧之处，尚祈谅解……”

无名大师浅浅一笑，接道：“老衲出家已有一个甲子以上，四大皆空，六根已净，对刚才大师出手，是不会介意的。”

萨喀班林见对方并无敌意，紧张的心情，已减去大半，当即堆下笑脸道：“我们都是出家人，定能彼此照顾，老大师将来如果有机会去‘活佛寺’，本活佛定扫清禅房，以迎老大师。”

无名大师笑了一笑，回答道：“大师一番盛意，老衲心领了，异日如果有缘，老衲可能去活佛寺一趟，以解救那些苦难的女子……”

无名大师言犹未了，萨喀班林面色大变。

无名大师顿了一顿，接道：“大师初来中土，老衲本当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不过，老衲终日以化缘渡日，无法招待，敬请大师见谅，老衲就此要告辞了！”

保坤听了无名大师不救他二人，便要告退而去，不禁大感失望，不过，他个性倔强，非常好胜，不愿求人，所以他听了无名大师要走，自己生命已经绝望，可是，他还是不愿开口向无名大师求援。

萨喀班林听了无名大师立刻要走的话，心中大喜，忙双手合十礼，道：“老大师，我们后会有期，彼此珍重。”

无名大师转身走了两步，目光扫了保坤一眼，见保坤面无惧色，表现出一种临危泰然的气概，不觉心中一动，忖道：“这孩子年纪虽然不大，可是他那种视死如归，豪迈之情，颇使人佩服，我本来是要试他的胆识，他却……”无名大师倏然止步，转身对萨喀班林双手合十道：“老衲临走，尚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大师愿意答应否？”

萨喀班林笑道：“老大师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无名大师道：“老衲受人之托，要把禅房这两个施主带走。”

萨喀班林面色突变，接道：“老大师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这一男一女与本活佛有一段未了恩怨，待了却那一段恩怨之后……”

无名大师肃容道：“不可以，老衲受人之托，不能不去做，况且老衲已经答应一定要把这一男一女找回去。”

萨喀班林大声问道：“那人是谁？与这一男一女有什么关系？”他震于无名大师高深莫测的武功，还不愿立即翻脸动手。

无名大师淡淡一笑，道：“那人是谁，大师不必过问，你我俱是出家之

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老衲不能受人之托而不努力去做……”

萨喀班林微怒道：“老和尚，你说见死不救，我问你，他们现在会死吗？你不是故意危言耸听。”

无名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大师身为出家之人，应该真诚坦率，你以‘勾魂大法’，把这一男一女的三魂七魄移出体外，然后还想强奸那女子，这种残忍的……”

萨喀班林厉声大喝，打断无名大师的话：“本活佛不准你带走他们，你能怎样？”

无名大师面色一整，接道：“大师如果不念你我同道，执意把这二人留难不放，贫僧只有尽力而为了……”

他不觉幽幽一叹，又道：“如果一定逼老衲出手，徒造成一次杀孽，你我俱无好处……”

萨喀班林见无名大师涵养极好，忖道：“这个老和尚武功虽高，但善良可欺，我就不放这二人，他又能把我不怎么样？”

他心中忖动至此，不觉晒然道：“老和尚说得好，动起手来，你我俱无好处，况且你那点子武功，不一定能在本活佛手下走过三招，老和尚识相点，快走吧！”

无名大师面色微微一变，严肃地说，“大师如果不放这一男一女，老衲对朋友无法交待，是不能走的，老衲薄技自愧不如人，但大师如果一定要出手，老衲只有奉陪了。”

萨喀班林面色大变，暴喝一声道：“老和尚，你的功力自信比中原六十年前的‘武林四杰’如何？”

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武林四杰之身世，老衲知之最详，可惜那时，我们四人的武功并没有较量过。”

萨喀班林暗吃一惊，心想：“眼前这个老和尚莫非就是六十年前出家的那个叫‘慕康’其人？不过传说那四人中已有三人死去，莫非他们还没有死么？……”

无名大师见萨喀班林站着没有说话，他白眉一动，又道：“大师如果没有别的事，老衲带这一男一女就要告辞了！”说着，移动身形，向躺在禅床上的公主走去。

这时，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还呆愣愣地躺在禅床上，身上一丝未挂。

萨喀班林虎躯横跨一步，挡住无名大师的去路，厉喝一声道：“老和尚，你想干什么？”

无名大师倏然止步，庄容道：“老衲最后一次忠告大师，你如果一定要出手，确实对你没有好处的！”

萨喀班林怒吼一声：“少废话，你如果再前进两步，立刻叫你血溅禅房！”

无名大师摇头一叹道：“老衲念你修为不易，一再劝你，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到时休怪老衲手下不留情了。”

萨喀班林纵声大笑道：“老和尚，你不要故弄玄虚，你自信真能接下本活佛的拳掌吗？”

无名大师也大声笑道：“大师不妨出手试试，老衲多年已不和人动手，今夜情非得已，只有破例一次了。”

萨喀班林大喝一声，左手护胸，右手一掌“平推泰山”击了过去。

在劲风如涛中，无名大师身形晃了一晃，萨喀班林眼前立刻失去无名大

师的人影，萨喀班林大吃一惊，忙霍然一转身，定神一看，只见无名大师静立在他面前六尺远的地方，面色凝重……

萨喀班林心中大骇，他根本没有看清对方用什么身法，已到了他的身后，这一次如果无名大师出手，萨喀班林不死也得受伤。

不过萨喀班林也非泛泛之辈，惊悸之色，在面上一闪即逝，口中嘿嘿几声：“老和尚的轻功不弱，本活佛再赏你一招！”

他右手作拉弓式，左手紧握拳头，缓缓击出……

他的拳头刚刚击出，四周顿起热辣辣的劲风，吹到皮肤上，如同火灼似的，渐渐的，禅房热度升高，无名大师顿感如置身火窟之中。

无名大师面色微微一变，忙闭目运气，片刻之间，无名大师身上的黑色僧袍，渐渐隆起，发出一层白雾……

无名大师如置身在一层白雾之中，慢慢看不清他的面貌衣着……

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禅房劲风顿时一敛，萨喀班林仔细一看——

那无名大师仍屹立原地，脚步未移动半寸，面色如常，并没有受什么伤害。

萨喀班林大惊失色，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无名大师微笑道：“大师这一招‘金刚神拳’，练得还不到火候，伤不了贫僧。”

萨喀班林更加惊骇，他在西域“活佛寺”坐关三年，练的这一手金钢神拳，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眼前这位老和尚怎会知道？

保坤在一旁插嘴道：“老前辈最好把这个可恶的番僧杀了，他初来中原，今夜便在这寺内，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中原七个武林大侠，如果留着，终必贻祸武林……”

无名大师微喟一声，对萨喀班林道：“阿弥陀佛！我佛首在戒杀，这位大师连续攻老衲几招，老衲连半招都没有还击，施主就可以想到学佛之人，以救人戒杀为天职……”

保坤大声道：“老大师之言固然不错，可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

保坤言犹未落，突听萨喀班林厉叱一声，道：“小子死期不远，还在这里搬弄是非，可恨！可杀！”

说着，右手一扬，凌厉的掌风，登时便扫了过去。

保坤功力已经消失，捆在椅子上，要想闪避萨喀班林的掌风，势不可能，眼看便要伤在萨喀班林拍去的掌风下，突见无名大师宽大的黑色僧袍大袖，微微朝保坤拂动几下，保坤顿时觉得有一股柔劲，把萨喀班林拍去的掌风托了起来。

萨喀班林双目似两道冷芒，射向无名大师，怒喝道：“老和尚你在存心卖弄，本活佛只有拼命和你一搏了，到那时，你不见得就能占到什么便宜！”

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老衲并没有卖弄的意思，更没有存心与人一搏的必要，出家人以救人为怀，只要大师同意老衲将那两个施主带走，老衲便立刻离开这里！”

萨喀班林冷哼一声，道：“老和尚，你今夜想带走这两个娃儿，比登天还难！”

无名大师晒然道：“大师如果一定要留难这两位施主，老衲在情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拼力以赴了，不过，大师到那时，你不要后悔。”

萨喀班林暴喝一声道：“谁会后悔？”萨喀班林向前跨了几大步，双目睁大似铜铃，缓缓举起右手，掌心向外，须发俱张，他厉声问道：“老和尚，你识得这种掌法吗？”

无名大师抬头向萨喀班林掌中凝目望去，只见萨喀班林手掌心中，绿光闪闪，耀眼炫目……

无名大师微微一怔，忖道：“久闻西域有人练一种‘毒光攫魂’掌力，不幸遭这种掌力击中，百毒攻心，难活三个时辰……”

无名大师忖动至此，淡淡一笑道：“大师这一招‘毒光攫魂’，学是学会了，可是气势还嫌不足，谅也伤不了老衲！”

萨喀班林怒喝道：“老和尚不妨试试——”

“试”字一出口，萨喀班林的左掌护胸，右手看似甚徐，其实疾速异常地向无名大师身上击去。

无名大师知道“毒光攫魂”的厉害，忙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一次杀戒了！”他身形飘然而起，在绿光闪闪中，五指并直如戟，登时发出五道红光，反击对方。

萨喀班林大喝一声，又加了两成真力。

他手掌绿光暴涨，将全室均笼罩起来。

无名大师在这同时，也低沉喝了一声，全身真力施出，登时红光闪闪，罩着萨喀班林周身各大要穴。

这时满屋劲风回荡，地面震动，屋梁被震得格格作响，瓦砾飞起……

二人越斗面色越凝重起来。

大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蓦见绿光暴敛，红光陡涨，紧接着，一声闷哼，萨喀班林便跌坐在地上，张口喷出一道血箭！

无名大师收掌微微一叹，道：“番和尚还不快走？”

萨喀班林面色苍白，睁开满布血丝的双目，恨恨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老和尚，我们十年以后再见！”他口中发出几声厉啸，身形一晃，便穿窗而去。

无名大师缓缓走向保坤，伸出右手，微微在他身上一划，捆索便告断落，他从怀中取了两颗药丸，交给保坤说道：“施主先服一颗，送给那位女施主一颗，汝二人前世修来有一段不平凡的姻缘，愿好自为之，老衲要走了。”

保坤接过两颗药丸，忙拜伏在地上。

等他抬起头来，无名大师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第四十三章 为酬知己愿身殉

保坤忙起身服了一颗无名大师的药丸，那颗药丸，刚投入口中，便觉有一股清凉之味，从咽喉流入丹田，然后运行四肢百骸……

保坤顿时感觉头脑一清，心中血气也不浮动了。他忙坐在地上，运气行功，片刻之后，便感功力已经恢复许多。

保坤大喜，心忖：“无名大师这颗药丸的妙用无穷，他两番救我，又传绝学，我将来如何去报答他？……”

保坤挺身而出，目光接触到喀嘛教公主罗娜喀兰身上，只见她仍然是赤裸裸身子，躺在禅床上。

她双目直直盯住屋上的天花板，好似对刚才室中所发生的事，充耳未闻。

保坤摇头深深一叹，道：“这秃贼实在可杀，如果无名大师晚来一步，可怜的公主，今夜便糟蹋在他手中了。”

保坤一面叹息，一面将无名大师所赠的药丸，塞入公主口中。

他缓缓将公主从床上抱起，替她穿上衣服。

保坤双手触及公主细嫩莹白似玉的皮肤，不觉心中一动，他忙尽力控制情欲摒除杂念，把公主身子紧靠他的胸前，他双手环抱公主，替她疗伤。

半盏热茶过了，公主喉咙格格一阵作响之后，口中便发出一声微微的叹息，四肢开始颤动起来。

保坤悄悄在公主耳边问道：“公主，你清醒过来了吗？心中感觉如何？”

罗娜喀兰公主听了保坤叫唤，蓦然一惊，便缓缓侧过头来，当她目光与保坤一接触，便惊讶一声，问道：“是你？几时来的？”

保坤微笑点头道：“公主伤势不轻，暂时不宜多说话。”

罗娜喀兰公主茫然道：“我受伤了？”她目光一扫，不觉粉腮一红，原来她见自己被保坤抱住，保坤双手压放在她双乳之下的穴道上，两股热力，缓缓流入她的体内。

她娇羞已极，忙想挣脱而起，保坤急忙道：“公主不要乱动，在下在给你疗伤。”

罗娜喀兰公主之所以要挣脱保坤，是囿于那个时代的礼教，其实她心中早已暗暗爱上了保坤，现在经保坤说明：是在替她疗伤；她不但不挣脱，反而将娇躯向保坤靠得更紧了。

半个时辰过去了，公主感觉体内气血已不再浮动，她试运一下真力，四肢百骸，均畅通无阻，不禁心中大喜，头转过去，只见保坤已累得满头大汗。

罗娜喀兰公主低声，情意款款地说：“我已经完全好了，你累了歇歇吧！”

保坤松开双手，微微一笑道：“你虽然伤势将愈，但还需要好好休息。”

罗娜喀兰公主淡淡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夜所发生的事，能及时赶到这里救我？”

保坤把他自己赶去“鬼王庄”救父，途中歇脚这古刹，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罗娜喀兰公主惊讶道：“怎么我的目光与那秃贼眼光接触，便感觉头脑昏昏的，第一次还勉强能支持，第二次便知道了，他竟把我……”

保坤笑道：“如果不是无名大师及时赶来，公主今夜恐怕要遗恨一生了！”

罗娜喀兰公主黛眉一蹙，给保坤送了一个秋波，婉媚一笑道：“话虽然这么说，我们当然感谢无名大师，可是你如果不先和那秃贼打斗一阵，拖延

他的时间，虽然无名大师能赶来，也不济事。”

保坤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已听出公主言外之音，遂笑道：“如此说来，公主你得谢谢我才对。”

罗娜喀兰公主微笑道：“当然要重重谢谢你！”她说着，身子依偎保坤更紧，仰起头，双目含情脉脉地望着保坤。

保坤大笑道：“公主如何谢法？”

罗娜喀兰公主突然嘟着小嘴，作个不高兴的样子道：“开口公主，闭口公主，以后你再说公主二字，我要罚你！”

保坤笑着摇头道：“我不称呼你公主，称呼你什么？你是千金玉叶之体，我乃一个武夫，岂可冒昧对你随便称呼？”

罗娜喀兰公主哈哈大笑，接道：“你这种说法，真是俗不可耐，我早就不喜欢作什么公主了，坤哥哥，只要你不嫌弃，我……”

她娇羞地低下了头，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保坤虽然知道她下面的话要说什么，可是他故意问道：“要怎样呀？快说下去！”

罗娜喀兰公主笑着啐道：“坤哥哥你坏死了，我……我要你叫我的名字——罗娜喀兰……”

保坤微笑着摇头道：“恐怕不是要我叫你的名字那么单纯吧？你的意思在你一双眸子里完全看出来了，而且……”

罗娜喀兰格格地笑道：“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能猜出我的意思？”

保坤嘻嘻几声道：“无名大师已替我们看过相了，他已断定我们有……”保坤故意神秘地一笑，便倏然住口。

罗娜喀兰忙问道：“无名大师断定我们有什么啦？快说！快说！”

保坤故意不说出，手抓一抓头发，笑道：“兰妹，你叫我怎么说呢？……”

罗娜喀兰又格格大笑道：“这一声叫得我好好舒服，数月相思，今朝始如其愿，坤哥，你不说，我代你说吧，他断定我们有姻缘，是也不是？”

保坤点点头，面色一整，道：“兰妹，你答不答应？”

罗娜喀兰粉腮一红，面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仰起颈子，保坤低下头，两人便紧紧吻在一起，罗娜喀兰像蛇一般地缠着保坤，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

二人吻了许久，才缓缓的松开。

罗娜喀兰突然庄容道：“我的心已完全属于你了，以后希望你不要变心！”

保坤笑道：“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总该相信了吧！”

罗娜喀兰摇头，微微一叹道：“小冤家，我对你总是不放心，因为你还有个贞妹陷身在血潭没有出来呢！”

保坤微微一怔道：“你怎么知道潘贞陷身在血潭里的事？”

罗娜喀兰道：“知道未了和尚是谁？那紫巾蒙面人又是谁？”

保坤一愕，道：“难道那未了和尚，紫巾蒙面人都是你一人乔装的？”

保坤对面前这位公主大起敬佩和神秘之感。

罗娜喀兰笑道：“我不到血潭，怎么会知道你的贞妹陷身血潭，以后我去救过她，可惜，我没有把她救出来。”

保坤忙道：“她怎么样了？”

罗娜喀兰公主叹道：“潘贞在血潭受尽了苦刑，折磨得不像人样了，我们赶快设法把她救出来吧！”

保坤幽幽一叹，潜然道：“都是为了我，唉……”

罗娜喀兰从保坤怀中挺身而出，道：“我们暂时不必谈这些，到前殿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保坤跟在罗娜喀兰公主后面，出了禅房，来到前殿，殿中景况，顿使他二人看得一呆！

原来大殿都是死尸，罗娜喀兰公主仔细向那些尸体瞧去，才认出云姥姥、土行一叟、中年书生，俱都在那些尸体之中，他们已经气绝多时了。

除了喀嘛教几个高手之外，那萨喀班林带来的七个番僧，和押送中原七个高手的怪人，俱都死在殿中。

保坤点了一下尸体，一共有十七具。

罗娜喀兰公主黛眉一蹙道：“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婢女怎么不见了？”

保坤面色凝重，沉吟一会道：“据我的观察，这十七具尸体，均出自一人的杰作……”

罗娜喀兰点头接道：“坤哥的意见，我深有同感。”她走到云姥姥尸体边，把扑在地上的身子翻过来，不禁“咦”了一声，指着云姥姥的尸体道：“她的心不见了。”保坤忙飞起脚，其余十六具扑在地上的尸体都踢翻过来，保坤暗暗吃惊道：“其他十六具尸体都同样地不见了心，而且身上的血已没有了，可能是先吸血然后挖心，不然为什么每具尸首身上没有血迹？”

罗娜喀兰俯首沉思，没有开口说话。

保坤剑眉一挑，满面迷惘之色，又道：“这些人不可能是萨喀班林杀死的。”

罗娜喀兰反问道：“什么理由证明不是萨喀班林所为？”

保坤道：“第一，萨喀班林败在无名大师手下，内部受伤不轻，宛如惊弓之鸟，不敢再作停留，来处死这十七个人。第二，萨喀班林纵然对你们喀嘛教三个高手下此毒手，但对他自己带来的十四个高手，决不致一起杀戳。第三，萨喀班林虽然残暴，但还不致杀人吸血挖心这样毒辣。”

罗娜喀兰点头道：“坤哥所见极为正确，不过，在此黑夜荒山古刹之中，哪个具有这么高的武功，同时能杀死十七个高手？这人的武功，一定是不弱了。”

保坤突然嗅到从后殿吹进来一阵血腥味，他蓦然一惊，忙拉住罗娜喀兰的手，向后殿奔去。

他一边奔一边说：“这古刹的和尚，今夜恐怕也难幸免。”

二人已冲进后殿中最后一排禅房，突然几声惨叫，从禅房中传出来。

保坤见禅房紧闭，举手一掌击去，禅房门应手而倒！

保坤凝目向禅房内望去，只见一道白影，晃了一下，闪电似的破窗而去，奇快得连保坤都没有看清楚。

禅房中扑卧三个老和尚，两个女子尸体，其死状和前面大殿的十七具尸体相同。罗娜喀兰仔细瞧那两个女子尸体，正是她带来的婢女，面容已破，死状极惨。

保坤同罗娜喀兰连进几个禅房，共有九个老和尚，都是同样的被杀死了。二人越看越心惊，罗娜喀兰道：“这些人俱都是死在那条白影手中无疑了，我们趁他没有走远，赶快追去看看他到底是谁？”

保坤笑道：“兰妹，你的身体受伤没有完全康复，不能立即劳累追赶吧？”

罗娜喀兰微笑道：“不要紧，我自从服了无名大师的丹药，体内气血畅

通，伤也完全好了，此时不追，那凶徒已经远去，日后恐怕难以找到他，这种手段如此狠辣，留在人间，为害太大了，应该早日把他除掉才好。”

保坤见罗娜喀兰功力已经恢复，心中大慰，赞成她的看法，二人立即展开轻功，向白影逃逸的方向追去。

二人的功力，均已出类拔萃，他们展开“凌空虚渡”身法，在半空中飞腾，宛如两颗流星，直向北泻去！

经过一阵急奔，二人看见前面隐隐有一条白影，在疾速飞奔。

保坤手指那条白影道：“在古刹穿窗逃逸而去的正是他。”他忙提了一口真气，加速的向前追去。罗娜喀兰道：“我们先不要惊动他，跟踪在他的后面，看他到底到哪里去。”

保坤依言把追赶的速度缓慢下来。

二人相离那道白影，大约半里之遥，不过以视线能接触为限，故前面那道白影，始终没有发现后面有人在跟踪他。

那道白影原先在官道上向北飞行，不久，便离开官道向山地奔去，渐渐地随着山势越走越高，有时因森林阻隔视线，保坤、罗娜喀兰二人不得不加紧脚程，缩短距离。

蓦然，前面远远地有一线灯光自林中射出来。

二人追逐前面的白影，已经脱离视线，他们停步正在向四周搜索时，突闻林中传来几声惨叫！

在万籁俱寂的夜里，那叫声听起来特别凄厉、惊悚！

几声惨叫之后，便嘎然而止！再也听不到声音了。保坤忙拉着罗娜喀兰向那林中灯光之处奔去。

两人几个起落，便已进入林中，凝目一望，只见林中有一间茅屋，灯光便是从茅屋中射出来的。

二人纵身跃至茅屋顶上，悄悄地掀开一洞口从屋顶向里面一看，只见茅屋中扑卧着两个女人和一僧一道，他们下部俱都是赤裸裸的。

保坤、罗娜喀兰二人看了俱都吃惊，忙跃身而下，把茅屋中四人身子翻开一瞧，保坤微微吃惊道：“这一僧一道，乃是中原六邪的至乙大师和悟净真人，他们深夜潜入此屋，大概是对这两个女子施行非礼。”

罗娜喀兰道：“这四人的死法，与那古刹死的人完全相同，挖心吸血，手段至为毒辣。”

保坤沉吟一阵道：“大概又是那白影人干的，这一僧一道，恶贯满盈，死有应得，可是这两个女子却无辜的惨死，那白影人手段未免太毒辣了。”

罗娜喀兰黛眉微锁道：“久闻中原六邪武功不弱，他二人竟在须臾之间，便惨死那白影手下，可见那白影的武功已高深莫测，那白影是谁？……”

保坤道：“我们赶快去追，慢一点他便逃逸无踪了。”

二人出了茅屋，向四周一打量，哪里还有白影的影子！二人正在犹豫之际，突闻树林的北端角，传来几声怪啸和打斗之声。

保坤心中一动，忙道：“兰妹，我们快过去看！”二人身形晃动，便穿过树林，在夜色中远远看见林缘有数十人，团团围住一道白影在中央。

这时，那道白影与一道黑影在打得难分难解。

保坤、罗娜喀兰俱都缓下身形，向那些人走近。

当保坤走近仔细向那些人一看时，不禁愕了一下，原来那些人中包括少林寺的因果大师，武当的云幻真人，峨眉的凡云真人，衡山的八荒神君，昆

仑的长仙道人等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以及各大门派的高手。

保坤再注意正在搏斗的一白一黑两道人影看去，使他不禁失声惊叫：“蛛面追魂魔！”

原来那白影，竟是蛛面人身的怪物，蛛面上生了四只眼睛，身上长了八只手，腿如竹杆，手似鸟爪……

在场诸人经保坤这一声惊叫，不约而同的掉转头来看保坤。

因果大师见是保坤大喜，忙双手合十道：“保施主来得正好，我们来共同诛了这个魔头，替人类除害……”

因果大师言犹未了，突然一声惨叫，黑影人便栽倒地上！

蛛面追魂魔口中发出哇哇几声乱叫，伸出一只瘦如鸟爪的手，疾如闪电似的，向黑衣人的胸前抓去！

少林寺因果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孽障住手！”

因果大师口中一面沉喝，手中掌风已袭了过去，蛛面追魂魔在因果大师如涛掌风中，他竟毫不介意地，仍然不闪不避，五指如刀，挖出那栽倒地上黑衣人的心，放在口中大嚼大吃起来。

因果大师连攻三掌，对蛛面追魂魔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半点作用，因果大师收掌幽幽一叹，对保坤道：“这魔头吃了一个人的血和心之后，功力便增加几分，现在他已吃了一百个活人的血和心，如果再吃八个人，他的功力便可以君临天下了。”

保坤心中一动，突然想起在“潘家霸”和“昆仑山无底谷”两地见到蛛面追魂魔的情形，他又想起“玉鼎神拳”崔奇的话来：“那魔头遭遇很惨，他从前是位武功高绝的侠士，后来不幸中奸计，喝了一种迷失本性的毒药，记忆力渐渐丧失……详情须问空空教主才知道……”

保坤又记起在潘家霸蛛面追魂魔自己说的话：“我姓保……我叫什么名字，自己不敢说……因为，我不能说，如果说出来，便……”

“我还有个儿子活着，我必须看了儿子一眼死才瞑目……”

保坤想道：“蛛面追魂魔难道真的是我父亲么？……”他正在忖思间，蓦见蛛面追魂魔一长身形，八只手一齐向罗娜喀兰公主面上抓来。

他一面抓来一面口中咕噜地说：“这女子好美呀！我喜欢，嘻……嘻嘻……”他说话口齿不清，如含了一口浆糊，但他中气奇足，直震得功力稍差之人，掩耳不迭。

全场的人，一齐发出惊呼，因为他们都知道蛛面追魂魔的功力，已经到高深莫测阶段，他这一招抓去，罗娜喀兰准没有命了。

保坤大吃一惊，厉声喝道：“魔头不得无礼！”举掌扫了过去！

在这同时，罗娜喀兰立演“遁身闪电”步法，蛛面追魂魔面前便失去了人影。蛛面追魂魔扑了一个空，不禁一愕！

他口中发出哇！哇！乱叫之声，四只满布血丝的眼睛，向场中乱扫，意思是：“那美女到哪里去了？”

罗娜喀兰施出这种奇异的闪身之法，在场中的人也看呆了。

罗娜喀兰闪在蛛面追魂魔身后五步的距离，格格一阵大笑道：“老魔头，别人怕你，本公主可不在乎你这一套，有种再过来抓一抓试试！”

保坤心中大慰，他看见罗娜喀兰公主的武功，并未消减。

在场各大门派的高手，他们都不认识罗娜喀兰公主，所以对她这一身绝顶的轻功，感到惊愕不已。

蛛面追魂魔转身八道冷芒扫向罗娜喀兰公主，仰面又发出几声怪叫之声。

罗娜喀兰公主正要开口说话，突见蛛面追魂魔身形晃动，第二次又抓了过去，这一次他抓去的招式，奇快，诡异，怪诞已极！

罗娜喀兰衣袖飘动，身形一晃，又闪开蛛面追魂魔抓去的招式。

他们二人一抓一闪的动作，都疾快非常，在场的人仅见人影一阵晃动，根本没有看清他们二人的招式。

罗娜喀兰哈哈大笑道：“魔头，本公主再让你一招不还手，快出手吧！”

蛛面追魂魔怔了一下，仰面又发出一阵刺耳的怪叫之声，然后将八只手缓缓伸出，同时向罗娜喀兰公主推出！

一股惊涛骇浪似的掌风，排山倒海似的卷向罗娜喀兰公主。

罗娜喀兰公主见对方掌力如此强烈，也不禁为之动容，忙转动身形，向一侧闪避，她闪避的动作，看似缓慢，其实疾快绝伦，蛛面追魂魔之掌风未扫到，她已向一侧退开几丈外她刚刚闪开，原来站的地方，便发出一声“轰隆”巨响，地上便裂了一个大洞！在夜色之中，地上的石头，冒出星星的火花！

蛛面追魂魔见两抓一击，都没有伤到对方，口中更发出大声的哇哇怪叫，四只眼睛，射出凶芒，一步步向罗娜喀兰走去。

保坤是个识货的人，他见蛛面追魂魔两次抓招，及一次推出的掌力，均比在潘家霸和无底谷时，功力增进许多，他已相信因果大师的话没有错，这魔头吃了人血之后，功力进步不少。

罗娜喀兰站在那里，面色表情，不似刚才那么自然，因为她已察觉对方的内力雄厚无比，她已没有制胜的把握。

可是她到底不失为一个艺高胆大的人，她一面运气准备出击，一面在考虑如何取胜对方。

蛛面追魂魔一步步向罗娜喀兰公主走近，他每一落脚之处，均发出“沙沙”的响声，而每一脚都陷地寸余之深！

他那四只凶恶的眼睛，死盯住罗娜喀兰公主，口中发出骇人的咕噜怪声，样子像是一条又饥又渴的猛兽，立即想攫人而噬。

保坤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罗娜喀兰公主道：“这魔头的功力似乎不弱，你须要小心点！”

罗娜喀兰微笑点点头。

蛛面追魂魔已走到罗娜喀兰公主面前不到五尺远的距离，突然听一声娇叱，道：“魔头接下本公主这一招！”

招字甫出，罗娜喀兰公主掌风已经递到！

四周三丈多的距离，均被劲风笼罩着，沙石扬起，树木摇摆，山岳为之震撼……那蛛面追魂魔在狂涛般的掌风中，不退反进，八只手开始乱抓起来，但他想前进一步却不容易，可是劲风并没有把他击倒下去。

劲风持续约半盏热茶之久，才缓缓停止下来。

公主额上香汗如雨般的涌出，口中吁吁地喘着……

蛛面追魂魔站在原地，面色凝重，呆愕愕地仰望将要黎明的苍穹，以前那股狂傲之气，已完全收敛了。

公主这一招惊人的绝技，使在场的各大门派的高手，都为之惊奇和折服，可是，仍然没有把蛛面追魂魔击伤，更使群豪惊骇不已！

保坤又用传音入密之法对公主道：“这魔头的功力并非泛泛之辈，兰妹你先调息一阵，让我来和他搏斗几合如何？”

罗娜喀兰公主淡淡一笑道：“坤哥不必为我耽心，我自信还可以再撑几招！”

这时，蛛面追魂魔傻愣愣望一阵子以后，凶性又发了，口中怪啸一声，身形拔起三丈多高，向罗娜喀兰公主扑去！

罗娜喀兰公主不闪不避，她口中叱喝道：“魔头你找死——”迎向对方扑来的身子，两掌同时击出！

登时她两股掌风，与对方下扑的身子，碰在一起，发出“劈拍！”巨响之声，一股弹力，把蛛面追魂魔的身子弹起，抛向空中，然后如断线的风筝，从半空中摔了下来。

“扑通”一声，便栽倒在地上。

罗娜喀兰公主的身子，也被一股反弹之力，冲得一直向后暴退！

保坤叱喝一声，身形晃动，便扶住公主摇摇欲倒的身体。

蛛面追魂魔栽倒地上之后，张口便喷出一道血箭，略停，口中发出哇哇乱叫之声，身形晃动，便向北奔逸而去。

罗娜喀兰内部已被震得受伤，她见蛛面追魂魔已经逃走，忙道：“坤哥别管我，快去追蛛面追魂魔，务必把他杀死，这魔头如果再食人血，你我恐怕再难在他手下走上十合……”

保坤道：“他跑不了的，我知道他住在‘鬼王庄’，此地距‘鬼王庄’不远，等你伤愈之后，我们同去‘鬼王庄’找他就是。”

罗娜喀兰奇道：“你怎么知道他住鬼王庄？”

保坤把在潘家寨，碰见鬼王庄的人和大战蛛面追魂魔的事说了一遍，然后道：“我这次先去鬼王庄降服蛛面追魂魔之后，然后去东海空空岛，找空空教主，救出我的母亲，把我父亲的身份生死查个明白。”

罗娜喀兰点头道，“好吧，我先在此调息一番再走。”说毕坐在一块青石上，服了一颗自己带来的疗伤药丸，然后闭目调息。

这时天色已经黎明，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保坤转身对各大门派高手道：“那魔头大概已遁逃回鬼王庄去了，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入夜之后，我们在此聚会，一同去鬼王庄除去此害如何？”

因果大师接道：“我们各大门派遣派高手，围攻此魔头已达月余之久，今幸能得保施主之助，我们万分感谢，不知那位女施主的伤势要紧否？”

因果大师一面说缓缓走了过去。

保坤笑道：“谢谢大师的关心，公主调息一会就会好的。”

因果大师从怀中取出一颗药丸，交给保坤道：“这颗疗伤之药，要那女施主服了，有助于她的疗伤。”

保坤接过药丸，拱手一礼，道：“多谢大师的药丸，在下代公主心领了。”

因果大师微微一笑，道：“一颗小小药丸，何劳挂齿，洞庭湖畔施主解救群豪的大功大德，我们一直还念在心头哩！”

因果大师转身对各大门派高手宏声道：“各位请在附近觅一个休息之所，俟入夜之后，我们齐集此地，去鬼王庄。”不久各派高手，陆续离开那块树林的地方。

罗娜喀兰服了两颗疗伤丹丸，再经过一阵调息之后，心中气血已经平复了许多。

她微睁双眸，见保坤守在她的对面，不禁妩媚一笑道：“多谢坤哥的照顾。”她那一双秋水似的眸中，含着万种的情意。

保坤目光与罗娜喀兰公主双眸一接触，不禁心中一动，往日未了和尚，紫巾蒙面人的那双使人倾倒的眸子，又重现在他的眼前。

保坤笑着问道：“兰妹，你以前为什么要乔装未了和尚和紫巾蒙面人出现江湖？”

罗娜喀兰公主浅浅一笑解释道：“我本来是同我父亲一道来中原的，同来云姥姥、土行一叟、齐天野叟、大师兄、二师兄等人他们都把我管束很严，所以我常常夜里乔装跑出来，他们无法找到我。”

保坤忙问道：“你夜间单独一人跑出来干什么？”

罗娜喀兰格格大笑道：“找一个小冤家呀！同时，初来中原，觉得一切都很有趣，蛮好玩的……”

保坤面色微微一变追问道：“找的那人是谁呀？”

罗娜喀兰仍然大笑道：“那个人么，有眼睛有鼻子，傻里傻气的，是个十足的小笨蛋！”

保坤还没有听懂她的意思，面色一整，道：“那人叫什么名字？后来找到没有？”保坤开始有点醋意，他已收敛笑容。主罗娜喀兰不经意地回答道：“找到了，那人姓……”

保坤不耐地面孔一红，大声道：“公主到中原来就是为了找那个小白脸吗？既然找到他，为什么不跟他去呢？”

罗娜喀兰见保坤认起真来，心想不能再闹着玩了，她庄容道：“我不是已经找到他了吗？”

保坤听得心中一动，问道：“他现在哪里？”

罗娜喀兰格格地娇笑起来，道：“傻小子，他么？远在千里呀！”

保坤一时会意，忙息怒为笑，拱手一礼道：“姑娘对在下一番感情没有察觉，真是该死！刚才冒犯之处，多请原谅。”

罗娜喀兰收敛笑容道：“所以我老叫你是个傻小子！”

保坤嘻嘻几声，便扑向罗娜喀兰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的柳腰，大笑道：“其实我一点也不傻，你知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句话吗？”

罗娜喀兰不但没有推开保坤，反将身子靠过去，淡淡一笑道：“我当然知道这句话，不过你在某些场合，有点不解风情……”

保坤面颊已依偎过去，悄悄地在罗娜喀兰耳边轻轻问道：“你的伤好一点没有？几时回西域？如果你回去不再来的话，我会害相思病，望眼欲穿啊！”

罗娜喀兰突然正色道：“我伤势已好了，我准备明天就回西域，因为，我想念母亲……”

保坤吃了一惊，道：“真的？你明天就走？你真狠心！”

罗娜喀兰公主哈哈大笑道：“看你慌成这个样子，你如果真正爱我，分别有什么要紧，两地心心相印，天涯若比邻——不是和在一起一样吗？”她有心试探对方的感情。

保坤越发把罗娜喀兰抱得很紧，声音近似哀救道：“兰妹妹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会永远爱你……我……”

他的嘴唇已经凑了上去，罗娜喀兰不躲避，娇脸迎上，两人深深地吻着，吻着……

保坤见树林四周无人，便把罗娜喀兰公主越抱越紧……

一个已经成熟的少女，热情是奔放的，当她坠入爱河之后，她的情感便会如脱疆之马，奔放得不堪收拾。

罗娜喀兰对保坤心意已久，爱苗深深地植入心田，一旦获得对方，她一切只有顺从对方，而不会去抗拒的。

二人就在草地开始缠绵起来……

突然，一声暴喝从二人耳畔响起！

二人大吃一惊，忙从爱情的甜梦中惊醒，罗娜喀兰慌忙推开保坤压着她的身子跃身而起！

她眼前站着的那个人，使她看了几乎要昏过去。

那人怒喝道：“你这个鬼丫头，在这里做的好事呀！”

罗娜喀兰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双手掩着面，转身就跑！

那人暴声如雷的喝喊道：“鬼丫头站住！”

罗娜喀兰连头也不回，对那人喝喊之声，置之不理，一直往外狂奔。

那人见罗娜喀兰狂奔不停，心中一急，忙宏声道：“死丫头你再不转回来，我马上就把地上这小子杀了！”这句话顿时起了很大的效果。

罗娜喀兰听了大惊失色，果然停步没有再走了。

保坤就在那人暴喝之际，便已从地上挺身而出，定睛一看，只见那人青履青袍，黑髯垂胸，方面大耳，隆鼻虎目，年纪大约在六旬开外……

保坤一见那人说话如此口气，心中不禁大怒，大喝一声道：“糟老头子，你说话要客气一点，你我素昧平生，为何见面就说要杀死我？”

那青袍黑髯老者更加大怒，厉声叱道：“小子是何许人，为何对本教主如此说话？”

保坤也不示弱，暴喝一声接道：“谁认识你是什么狗屁教主？再不滚开，小爷就对你不客气了。”

青袍黑髯老者怒不可遏，举掌便向保坤劈去！他这一掌是由含怒而发，已用了七成真力，掌风如涛，向保坤卷去。

那青袍黑髯老者以为他这一招，一定会把保坤击毙，可是，事实大谬不然，当掌风卷向保坤一刹那之间，保坤身形窜起三丈多高，掌风从他的脚下擦过，他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保坤飘落地上，面色一整，厉声问道：“老头子，你我素无恩怨，为什么见面不问青红皂白就打？”

青袍黑髯老者，见一掌用了七成真力，竟没有击伤对方，不觉微微一怔，当保坤厉声叱喝时，越发触动他的怒火和杀机。

他冷冷接道：“小子，你的行为自己知道，为何反问老夫？小子功力不弱，再接老夫几掌。”

话声甫落，两手连番推出，眨眼之间，那青袍黑髯老者向保坤连续攻了四掌，踢了三腿。

一时之间，掌风似狂风暴雨般，罩向保坤。

保坤这一次竟站在原地，不闪不避，硬接下对方攻来的四掌三腿。

青袍黑髯老者一收招式，跃在一旁冷喝道：“小子何人门下，赶快报出，否则，哼……”言下大有立刻要致对方于死地的气概。

这时罗娜喀兰公主一直远远地望着，既未劝阻，也未出手。

保坤突笑道：“小爷的出身，你用不看查询，你如果讲理，咱们评理，

你如果要卖弄几手，在下奉陪就是。”

保坤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青袍黑髯老者冷哼一声，道：“小子不愿说出师门，到时休怪老夫心狠手辣，至于评理，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勾引良家妇女，干那些不可告人之事，你还不算理亏么？”

保坤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直冲云霄，震得附近的树木枝叶，簌簌作响……

保坤故以笑声来显示自己雄厚无比的内力，他笑了约半盏热茶工夫之久，才缓缓地收敛。

青袍黑髯老者怒道：“小子，你有什么值得如此发笑的？”

保坤此时已猜想眼前这个青袍黑髯老者，一定是罗娜喀兰公主的什么有关系的人，所以他在考虑如何来应付这个怪老头子。

保坤笑容一敛道：“小爷在笑一个老古董。”

青袍黑髯老者厉叱道：“小子，你行为不检，应该自认理亏，俯首就缚，还骂别人是老古董，真是岂有此理！”

保坤冷笑一声，反问说：“你说我勾引良家妇女，何为‘勾引’？良家妇女是谁？干那不可告人之事，是什么事？以何为凭？你不懂得男女间真挚的爱情，满脑子都是一些死八股，旧礼教，所以我骂你是一个愚笨的老怪物！”

这一番话骂得青袍黑髯老者七孔生烟，冒起三丈无名之火。他暴喝一声，道：“老夫立即毙了你！”

保坤忙补上一句：“恐怕你还缺少这份能耐，先龟缩回去，把全教的大小喽啰都打发来吧！小爷准在此候你！”

青袍黑髯老者，气得双眼射出煞光，长须无风自动……

他缓缓地举起右掌，喝道：“小子既如此狂傲，必有恃无恐，你能识得此奇掌否？”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老者的右手掌中，竟缓缓地冒出一股青烟，随着时间，越来越浓……

保坤看得暗暗怔了一下，心忖道：“他这是一种什么掌法？反正不是有毒，便是一种邪门……”保坤正思忖之间，突听到那青袍黑髯老者得意的纵声大笑道：“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也识不得此奇掌，此掌名曰：‘青云盖日’，小子是死定了！哈……哈哈……”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忆起他师父曾对他说过：“西域有一种奇异的掌法，名曰‘青云盖日’，凡伤在这种掌力之下者，难活三个时辰，全身发暗，窒息而死……”

保坤忙运气贯功双臂，准备展开绝学与对方一搏，蓦在此刻，突见罗娜喀兰公主惊惶地跑过来，跪在那青袍黑髯老者面前，哀求道：“爸爸，女儿认错了，看在女儿份上饶了他吧！”

保坤暗暗大吃一惊，这时，他才知道眼前这个青袍黑髯老者，竟是罗娜喀兰的父亲呢。

青袍黑髯老者非常激动，声色俱厉地喝道：“我罗拉巴德生一个好女儿，背着父亲做出这种不可告人的事……”

罗娜喀兰仰起满带泪痕的脸惊讶地问道：“爸爸！女儿做出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罗拉巴德怒喝道：“为父的亲眼看见你同那野小子……”

保坤忍无可忍，向前跨了两大步，大声叫道：“兰妹，你快起来，我就

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

罗娜喀兰转面摇头道：“不，‘青云盖日’的掌力你承受不了的，我要求他，不能对你下此毒手！”

她对她父亲又哀泣道：“爸爸，只要你不把他打死，女儿愿意接受爸爸任何处分……”

保坤听了深受感动，忖思：“公主对我用情已经很深了，唉！我将来如何报答她呢？”

罗拉巴德冷冷道：“不行，连你的小命也确保不了，还替你的野小子求情，今天不把他毙了，我还有何面目见喀嘛教的教友？”

罗娜喀兰见她的父亲要杀保坤的意志已决，心中竟一时呆愣起来。

保坤又大声唤道：“兰妹快起来离开这里，他既然不念父女之情，你还求他干什么？”

罗娜喀兰茫然地站起来，问保坤：“你是决心死在他的掌下了？”

保坤苦笑道：“那也不一定，武功一途，生克之术，难以预料，你就判定我无法逃脱‘青云盖日’毒掌之下么？”

罗娜喀兰痛苦地点点头道：“我想你的武功虽然不错，可是也难逃‘青云盖日’掌下……”她叹了一口气又道：“在我有生之年中，曾见过我父亲施出此旷世绝招共有三次，这是第四次了。”

她继续地说道：“前三次，一共击毙了青海三毒，泰山一叟，长白三老，他们都没有活过三个时辰……”

保坤剑眉一竖，豪情勃发，大声道：“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兰妹待我如此，死有何憾！你快闪开，对方的掌式已快发了。”

罗娜喀兰经保坤一叫，蓦然回头一看，只见她父亲面孔严肃，双目射出煞光，满脸横着杀气，右手手心之中，青烟冒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右臂了，罗娜喀兰心中大骇，思忖道：“只要爸爸右手往保坤头上拍去，保坤便立刻伤在掌下她在千钧一发之际，忙又跪在她父亲脚下，抱着她父亲的腿泣道：“爸爸，只要你饶了他，女儿永远听你老人家的话，不然，你就连女儿一起杀了吧！”

罗拉巴德把心一横，一脚把罗娜喀兰踢开一丈多远，他突然大喝一声道：“小子！接招！”

他右手疾如闪电似的向保坤头上拍去，当他右手一动时，登时四周一丈方圆，均被青烟笼罩……

第四十四章 白旗招魂

保坤顿时感觉似有一股千斤压力，向他周身压迫而来，渐渐使他有窒息之感，他心中骇然，忙功贯双臂，大喝一声，一掌击出！

凌厉的掌风，从青烟中反击而去，立即响起锐厉的呼啸之声，宛如晴天霹雳，入耳使人心悸！

罗拉巴德见保坤具有这种惊人的掌力，心中也不觉微微一怔！他沉喝一声，手中的劲力，又加了两成。

保坤感觉四周的压力越来越重，压迫得使他的功力几乎无法施展，他想：“这样的打下去，一定会伤在对方的毒掌之下！”

他清啸一声，身形拔起两丈多高，冲出罗拉巴德的掌风范围之外，身子在半空中一个急转，双脚朝天，头朝下急剧向罗拉巴德身上冲去！

人未至掌风先至，双手一抡，奇招陡出，一招“慈光普照”旷世绝学，已施展出来。

他奇招展出之后，人也在同时冲了下来。

罗拉巴德并未料到眼前的少年竟身怀奇招，当他惊骇之际，想闪避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罗拉巴德便要毁在保坤的掌下，蓦闻罗娜喀兰公主惶然地呼叫道：“坤哥，不能伤我的父亲！”

保坤在施展奇招猛勇下冲之时，突闻罗娜喀兰公主这样喊喝，不禁心中惊怔了一下，忙收掌风，就在他招式顿收，人已飘然的落地，一瞬间，罗拉巴德竟暴喊一声，手中掌力又加了两成！

保坤在猝不及防之下，惨叫一声，身子被“青云盖日”的掌风，击得横飞而起，直向林外五丈远的距离摔出！

“叭哒——”一声巨响，保坤便栽跌地上，登时，口中喷出几道鲜血，人已昏死过去。

罗娜喀兰见状大惊失色，忙奔了过去，一见保坤昏死过去，不啻放声痛哭起来。

罗拉巴德突然发出几声得意的长笑，缓缓地向保坤走近。

罗娜喀兰转身冷冷地问道：“爸爸你想干什么？”

罗拉巴德收敛笑容，冷喝一声，道：“鬼丫头走开！守在他身旁哭哭啼啼，成何体统！让爸爸再补他一掌，早点把他打发上黄泉路吧！”

他语意森森，使罗娜喀兰打了个寒颤！

罗娜喀兰的双膝跪下，用身子遮住保坤，泣道：“爸爸，为女不孝，有辱家门，请爸爸把不孝的女儿，同时和他一齐击毙在这里吧！”

罗拉巴德心中微微怔了一下，口中还是冷喝道：“鬼丫头还不快闪开，真要找死么？”

罗娜喀兰公主心中一横，狠狠地擦干眼泪，仰头双目射出两道冷芒，冷冷道：“女儿死意已决，请你速下手吧！”

罗拉巴德见他女儿用身子挡住昏死在地上的保坤，不肯让开，不禁双眉一皱，心想：“自己难道把一个独生而最疼爱的女儿也……”

想到这里，不禁心软下来，倏然止步，微微一叹，道：“鬼丫头，你为了这个小白脸，连父母都不要了吗？”

罗娜喀兰冷冷地回答道：“女儿如果不念父女之情，他也不会被爸爸打

成这个样子了。”

罗拉巴德听了惊愕了一下，道：“死丫头你怎么胡说八道，难道神经错乱了吗？爸爸用掌打倒他，与你有什么关系？”

罗娜喀兰晒然一声冷笑，反问道：“爸爸，你能接得起他那一招‘慈光普照’的亘古绝学吗？如果不是女儿叫一声，爸爸恐怕……”

罗拉巴德厉声叱道：“住嘴！”他虽然厉叱罗娜喀兰，可是心中极为奇怪，忖道：“她从未学习武功，怎么会识得那一招‘慈光普照’的绝学？……”

他正在付思之际，突听到罗娜喀兰道：“爸爸不要以为女儿不会武功，西域大大小小的头目高手，在女儿眼中看来，真渺小得微不足道了……”

罗拉巴德暴喝一声，截断罗娜喀兰的话，道：“鬼丫头满口狂言，给别人听了，会讥嘲为父的没有教养，还不住嘴！”

罗娜喀兰冷哼一声道：“爸爸如果真以为女儿是狂言乱语，以前面那株古树为目标，女儿击出三掌给爸爸看看，你便相信了。”

罗拉巴德转身一看，只见距他两丈开外有一株参天古树，大概有四人合抱粗，枝叶正茂。

就在罗拉巴德看清那株古树之后，突听到他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啸声，强烈的掌风从他身旁擦过，倏然地如轰雷般的巨响一声，便击到那株古树之上！

古树一阵摇晃，树叶忽地脱落了！

罗拉巴德心中暗暗惊异，在他惊异之际，一阵呼啸之声，劲力又从他身边擦过，“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地面震动得树木急剧的摇摆一阵之后，树干上的皮木一块一块地粉碎脱掉，片刻间，“哗啦”！那株参天古树，便倒了下去！

罗拉巴德见了大惊失色，转身急问道：“你在哪里学来的这一招‘拨云见月’绝招？”

罗娜喀兰微闭双目叹道：“恩师是关外一个神尼，十五年前来到西域，教了孩儿一身武功，此后数年，孩儿常躲在后花园照恩师指点的武功，勤加练习，没有任何人知道。”

罗拉巴德惊讶道：“那尼姑是不是住在关外长白山，达数十年之久的蔡文丽，绰号仙狐神尼的……”

罗娜喀兰摇首道：“恩师看似很年轻，不像一个隐居数十年之久的老人，她身着黄衫，手执拂尘，气质高华，武功高深莫测……”

罗娜喀兰顿了一顿又道：“恩师不但武功高不可测，而且医学、星相、八卦、九宫之学，无所不晓……”

罗拉巴德接道：“你也都学会了，是也不是？”

罗娜喀兰道：“这些，恩师也曾对孩儿详细地指示过，不过没有恩师精通。”

罗拉巴德一时之间，感觉自己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眼前自己的女儿，武功比他高出许多，他深深感觉自己真正衰老了。

罗拉巴德发出喟然之声，闭上双目缓缓道：“以你这样高的武功，今天是不是准备和爸爸动手？”

罗娜喀兰忙又跪了下去，泣道：“孩儿不敢和爸爸动手，不过请爸爸念父女之情，对他网开一面……”

罗拉巴德冷冷道：“如果我不对他网开一面，非要毙他不可呢？”

罗娜喀兰见她父亲已非言词所能说了，她心想：“只有以死来威胁父亲或许尚有一线希望。”

罗娜喀兰心中思忖至此，凄厉地哭叫一声道：“爸爸如果一定要杀了他，孩儿活着，也没有什么趣味，只有‘红颜一死报知己’了！”

说着，骤然起身，头向面前一丈远的一块巨石上碰去！

罗拉巴德见状大吃一惊，忙想出手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突见眼前人影一闪动，一股劲风，将罗娜喀兰撞向巨石的身子托起，场中登时多了一个黄裳拖地、手执拂尘、尼姑打扮的女子来。

那女子口中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好一个红颜一死报知己，孩子，五年不见你，已经长得婷婷玉立了。”

罗拉巴德仔细向那黄衣尼姑瞧去，心想：“这女子好年轻美丽呀！她不可能是长白山‘仙狐神尼’，可是听她说话的口气，她不就是自己女儿的师父么？”

他一时愕然地说不出话来。

罗娜喀兰从那尼姑怀里挺身而起，一看是她师父，不禁惊喜交集，忙盈盈拜倒地上，道：“弟子叩见师父！”

原来救了罗娜喀兰的黄衣女子，正是仙狐神尼蔡文丽。

仙狐神尼双手微微一抬，一股劲力，便将罗娜喀兰公主从地上托了起来，微微笑道：“孩子，你已经长大了，人也越长越美了。”

罗娜喀兰双颊一红，低头说不出话来。

仙狐神尼转面对罗拉巴德道：“阁下大概就是喀嘛教的教主吧？幸会，幸会！”她说罢双手合十，低沉地对他宣了一声佛号。

罗拉巴德微微点头，道：“在下正是，久闻师太隐居长白山，已逍遥世外，今日瞻仰仙仪，在下深感荣幸。”

仙狐神尼笑道：“贫尼久已不问世事，不过近来为了几个孩子们的恩恩怨怨，贫尼又不得不下山来走走，今日对教主尚有一事相商，不知教主见允否？”

罗拉巴德教主淡淡一笑道：“师太有事尽管说来，在下能力所及，当竭尽绵力。”

仙狐神尼浅浅一笑道：“贵教公主，乃是贫尼五年前所收的徒儿，贫尼想带她去长白山练一种绝学，不知教主同意否？”

罗拉巴德哈哈大笑道：“这孩子有师太亲自教授，福缘不浅，本教主求之不得，哪有不同意之理？”

仙狐神尼目光扫向昏死地上的保坤，讶然道：“这孩子伤在教主的掌下，如果不及时疗治，定难活过三个时辰！贫尼看这孩子眉清目秀，不是短命之相，教主能否网开一面？”

罗拉巴德教主忖道：“以自己的功力，绝非仙狐神尼对手，不如卖个人情……”

当下遂笑道：“师太如果要替他疗伤，在下当无异议。不过……”他想再说些什么，但碍难启齿。

仙狐神尼忙道：“你们刚才完全是一种误会，贫尼已经知道了，等他伤愈之后，贫尼会为教主解释的。”

罗拉巴德教主忙拱手一礼道：“在下与那娃儿本无恩怨，师太能把刚才之事，说个明白更好，在下还有别的事，就在此告辞了。”

他转身对罗娜喀兰公主道：“好好用心接受师父的教诲，学成之后，速返西域。”

罗娜喀兰忙拜倒地上，道：“孩儿知道了，爸爸你放心吧！”

罗拉巴德转身双肩一晃，几个起落，便已消失在丛林之中；罗娜喀兰公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慌忙起身，向仙狐神尼叩首道：“师父带有解药吗？再迟恐怕就不行了。”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你急什么？待为师看看。”她走到保坤身前，玉手微抬，便有一股潜力，把地上昏睡的保坤托了起来。

只见保坤面带青黑色，口角流着血水……仙狐神尼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他的伤势不轻！”

罗娜喀兰公主忙问道：“师父，他还有没有救，如果没有救的话……”她凤目中登时含满了泪水，幽幽一叹说道：“弟子恐怕也活不成了……”

仙狐神尼惊讶道：“孩子，你对他用情已经很深了，你知道‘自古多情空余恨’这句话吗？”

罗娜喀兰强抑着泪水，她点点头道：“弟子知道！”

仙狐神尼从怀中取出一颗红里透白的丹丸，交给罗娜喀兰道：“这是一颗‘万年雪梨’，长白山五十年来只能采取一颗，服了之后，可解百毒，有起死回生的妙用……”

罗娜喀兰接过“万年雪梨”忙盈盈拜倒地上：“弟子代他向师父谢了！”

仙狐神尼笑道：“快起来，赶紧拿去给他服下吧！”罗娜喀兰公主忙起来，走到保坤身边，把“万年雪梨”塞入他的口中。

片刻之后，只听到保坤喉咙中一阵喀喀作响，不久口中便吐出一股黑烟，人便开始呻吟起来。

仙狐神尼忙伸出右手，放在保坤的“灵台穴”上，一股热流，缓缓流入他的丹田，然后运行四肢百骸……

过了一盏热茶之久，保坤突然大叫一声道：“哎哟，痛煞我也！”一声大叫之后，便忽然地睁开双眼。

他环视四周，只见仙狐神尼跌坐在他的身后，正用一双手压在他背上疗伤，他惊愕了一下，正想开口，罗娜喀兰公主忙摇手示意，叫他不要说话。

又过了一盏热茶之久，保坤渐渐感觉四肢百骸舒畅起来。

仙狐神尼才缓缓收回手，对罗娜喀兰笑道：“他已经无碍，我们也该走啦！”

保坤挺身而出，对仙狐神尼拱手一礼道：“多蒙师太为晚辈疗伤，救命之恩，永矢不忘！”

仙狐神尼笑道：“区区之事，何必挂齿，不过保少侠得要好好谢谢我这位徒弟，假如不是她，我就来到也是晚了。”

保坤忙对罗娜喀兰一鞠躬，笑道：“多谢公主啦！”

罗娜喀兰轻抬罗袖，掩口一笑：“不用谢，日后你不负心就行啦！”

仙狐神尼抬头望望天色，道：“时间不早了，兰儿，我们也该动身了！”她说，衣袖微微拂动，身形飘起，便消失在林空之中。

罗娜喀兰跟在她师父后面，屡屡回头看保坤，泫然欲泪！

保坤一时竟呆愕地站着，目送她二人离去！

当二人离去，背影消失在他视线里时，他心中顿起一股惆怅，不禁仰面发出一阵厉啸！

由于他心情有无比的激动，所以发出来的啸声，凄厉而悲壮，声音直冲云霄，震得两旁树枝，簌簌作响……

他连续发出几声厉啸之后，犹尚感到没有把心中的郁气发泄出来，于是仰首高歌起来，他唱出一首“雨淋铃”：

“……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朝梦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保坤歌声甫落，突听到林中传来一阵狞笑之声。

保坤虎目向四周一扫，大声喝道：“何方朋友？请出来，何必躲躲藏藏，不是有失大丈夫的本色么？”保坤喝声未了，便听到“飕——”的几声从树上闪出来五道人影。

那五道人影，一字儿排开，站在保坤面前。

保坤仔细一瞧来人，五人中包括一僧一道、两个青袍汉子，一个老妪。

为首的秃头僧，翻一翻一双奇小的鼠眼，阴阳怪气地问道：“小子是哪派的？为何来到这里乱叫乱唱，一点规矩都不懂！”

保坤一扫那五人，见他们面具凶相，想非善类，他忙暗运气功，觉体内之气血调和，伤势已愈，他暗暗自喜伤势痊愈得如此快，可是他哪里知道，是自己服了“万年雪梨”之功呢？

那秃头僧见保坤呆呆地站着没有说话，不觉好气，厉喝一声道：“小子你怎么不回答老衲的问话，难道是白痴？”

保坤大怒道：“谁是白痴？小爷不高兴说话，你们能怎么样？”

那秃头僧冷笑几声：“小子，你不要忘了你现在站在什么地方？如果再狂妄，当心你的小脑袋搬家！”

保坤哈哈大笑道：“天下还没有小爷不能去的地方，你们这是什么地方？”

那秃头僧嘿嘿几声道：“小子，你站的地方，是鬼王庄势力范围之内，老衲说出来，便吓死你这小子！”

保坤哈哈大笑，接道：“那你们五位必定是鬼王庄的高手了？”他一双怨毒的眼光，向五人又扫了一遍！

站在第二位的道士颇感不耐道：“不错，咱们五人都是鬼王庄的高手，怎么啦！你要想找鬼王庄？长话短说，快点道来。”

保坤手指那五人冷哼一声，道：“你们与在下素无恩怨，小爷饶了你们，快返鬼王庄，告诉庄主，速将‘蛛面追魂魔’交出来，小爷便网开一面；否则，哼！”

那个道士仰面纵声大笑，陡地收敛笑容：“小子有多大能耐，不妨施出来给贫道开开眼界。”

保坤怒道：“你们既是鬼王庄的，又不听小爷忠告，干脆早点超渡你们！”

那道士听了，越发纵声狂笑：“我云心在观音崖修为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狂妄的小子，你不睁大眼睛看看四周站的是什么人？”

保坤卓立场中也纵声大笑起来。

那个秃头僧见保坤如此狂笑，心中有些不耐，对那道人说：“云心道长，那小子笑你什么呀？”他的意思是要云心道人出手把保坤击毙。

云心道人厉喝一声：“小子何故如此发笑？”

保坤收敛笑容，反问道：“牛鼻子，你刚才为何也那样失态的狂笑，以你这把年纪，不觉有失身份么？”

云心道人冷哼一声，接道：“贫道在笑你这小子胆子不小，敢在鬼王庄人的头上动脑筋。”

保坤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小爷也在笑你们，如井底之蛙，不知天之大！老实告诉你们，小爷今夜专程去鬼王庄寻仇，你们五人暂时免了一死，速去告诉鬼王庄主李希高，赶快准备后事吧！”

那站在第五位的黑衣老嫗怒喝道：“小子你不要说梦话了，接下老娘这一拐！”

她手中紫拐挥动，便向保坤腰间横扫过去！登时紫拐幻起一片紫光，劲风呼啸，把保坤全身十二要穴，完全罩在劲风之中。

保坤不闪不避，右手一抄，闪电似的，把那黑衣老嫗手中的紫拐夺了下来。

那黑衣老嫗向后暴退了三步，才稳住身形。

保坤这种“空手夺白刃”的手法，全场其余四个鬼王庄的高手都看呆了，他们想不到保坤具有这样上乘的武功。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老太婆，你这根讨饭拐拿去，小爷看你偌大的年纪，饶了你一次！”

紫拐一抛，便向黑衣老嫗身上飞去！

黑衣老嫗伸手接住紫拐，不禁老羞成怒，暴叱一声：“老娘和你拼了——”

“了”字甫出，她腾身跃起两丈多高，连人带拐，向保坤直冲而去！

她这种打法，形同拼命，不仅其余四人看了吃惊，就是保坤也不禁暗暗心惊，就在他惊怔的刹那之间，那黑衣老嫗已经从半空中冲了下来。

在拐风如涛中，四周沙石飞扬，连地面也震动起来，保坤忙展开“云海幻踪”身法，身形陡一闪，便失去了踪影。

那黑衣老嫗以这种硬打硬拼的手法，满以为这一招对方不死也必创在她的拐下，可是事实却大不然，当她冲闯过去时，已失去了人影。

黑衣老嫗顿时大惊失色，忙刹住身形，想回头一看，正当她转身之际，突闻她背后传来一声沉喝：“老太婆躺下吧——”

她心中骇然，骤然间一阵狂涛般的劲风，从她背后扫来，她忙想闪避，可是强烈的劲风已经扫到。

紧接着，听到惨叫一声，黑衣老嫗身子便横飞而起，向林外摔去！

秃头僧暴喝一声，弹身而起，便把将要摔跌地上的黑衣老嫗的身子接住，一看那老嫗，口张了几下，血丝从口角流了出来，双脚一伸，便一命呜呼了。

在场的鬼王庄高手，都惊得呆了！

保坤手指着他们道：“小爷暂时饶了你们，你们赶快回去报个讯，小爷今夜子时一定去鬼王庄！”

云心道人向其余三人丢了一眼色，四人站在四个方向，同时，缓缓地向保坤走进——

保坤怒道：“小爷不愿多造杀孽，网开一面，你们竟不知死活，自愿送死，可别怪小爷手狠心辣了！”

秃头僧气得用手摸摸光秃秃的脑袋，沉喝一声，四人竟同时从背上拔出兵刃，秃头僧突然厉喝道：“攻！”

攻字一出，四人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扑向保坤！

他们因慑于保坤的威力，所以这一招出了手，都是用上了十成真力，想把他一下击毙！

刹时，剑气森森，刀光如山，铲影如涛，笔芒点点……

四面八方同时攻到，保坤竟毫无惧色，他口中发出一声清啸，身形拔起五尺多高，冲出他们兵刃围攻的范围之外。

他身形在半空中一转身，便如秋叶般的落在三丈开外的地方。

鬼王庄四个高手，联手一招落了空，心中顿时骇然，忙转身又同时向保坤围了过去。保坤怒不可遏，冷冷道：“俗语说得好：‘阎王叫你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你们要找死，小爷只有成全你们了。”没有等四人合围，便对准青袍中年大汉发出一掌！保坤在发掌的同时，右手奇快无比地从背上拔出长剑，在手中化成一道银虹，遥向秃头僧击去！

他发掌、拔剑、出击、三个动作，快得使人难以置信！云心道人眼快，忙朗声道：“空吾大师小心对方剑气！”云心道人在这同时，打出一掌，想托起保坤对那青袍中年大汉击出的掌风。

青袍中年大汉也非弱者，他见保坤一掌扫至，忙施“懒驴打滚”，滚避保坤的掌风。

秃头僧空吾大师忙举方便铲迎了过来。

保坤一拿一剑均被闪避落空，心中微微一怔，他想：“这四个家伙的功力颇不弱，鬼王庄内不乏能人……”

他正在忖想之际，右边那个中年青袍大汉手中的文昌笔已经点来！保坤大喝一声，长剑一抖，便迎了过去。

鬼王庄四个高手，围住保坤，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十招过去了，保坤愈打愈勇，他手中长剑，有如一条入海蛟龙，从鬼王庄四个高手中，反击对方，毫无惧色。

鬼王庄四个高手越打越心寒，云心道人用传音入密之法对空吾大师道：“这小子似有绵绵不绝的内力，愈战愈强空吾大师点头道：“不错，这小子年纪如此轻，竟具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决留他不得！”

两个青袍中年大汉之一的铁笔圣手刘青远接道：“前些日子，在洞庭湖畔，赶走‘万毒宫主’，救了武林中的群豪，那个保坤少侠，不知是不是他？”

另外一个名叫“神刀追魂”詹维汉的青袍中年大汉大喝一声，问道：“小子报出个万儿来，老夫追魂刀下，不斩无名小卒。”

保坤哈哈大笑，道：“小爷一生纵横江湖，从不计较留名，不过小爷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日前轰动江湖的洞庭之会，万毒宫主是谁打跑的？武林群豪的生命又是谁挽救的，你们听说过没有？”

铁笔圣手刘青远大吃一惊，道：“这小子一定是保坤那小煞星了？”

保坤笑道：“明知故问，满口废话！”一道寒光射了过去，口中厉喝道：“恶徒接招！”

秃头僧哈哈大笑道：“保坤小子，你不要自负狂傲，在咱们手上走了十几招，你功力也不过尔尔，洞庭会上，徒留虚名而已！”

他这几句话激得保坤怒火陡起，恨恨道：“小爷原不想杀你们这四个狗腿子，留点阴德以修来世，可是你们这四个家伙，实在可恶……”

“神刀追魂”詹维汉，手中大刀一挥，冷哼一声，道：“保坤小子，你有什么真才实学？拿出一点来给老夫看看，怎么打了半晌，尽是一些平庸之

招？”

神刀追魂詹维汉一面嘿嘿冷笑，手中大刀一阵晃动，已罩向保坤。

保坤口中突然发出一声厉啸，身形一晃，便展开“云海幻踪”身法，神刀追魂詹维汉眨眼间，便失去了保坤影子，心中大骇，慌忙转身，正待他身形刚一转过，便看见一条人影，向他大刀上扑来！

他大刀一挥，便听到惨叫一声，那道人影登时被大刀挥为两断！

神刀追魂定睛一看，不禁大惊，原来被刀斩的是铁笔圣手刘青远！

神刀追魂呆了！

秃头僧空吾大师、云心道人一齐停手！

他们都没有看清保坤用的什么手法，把铁笔圣手推起撞向神刀追魂的刀下。

这种“借刀移花”手法，非具有最上乘的武功，是不能施展出来的。

保坤手指着他们三人，冷笑道：“小爷以慈悲为怀，不愿杀与我无怨无仇之人，你们速滚，带个口讯给你们庄主，就说：今夜子时，保坤前去拜庄！”

秃头僧空吾大师勃然大怒，心想：“我们在鬼王庄列为五大高手，今日不幸已去其二，如果这样回去，不仅有辱五大高手之名，而且何以见天下武林英雄？”

原来，空吾大师等五人，在黑道上已成名露脸数十年了，他们纵横黑白道上，颇有薄名，今日遇见保坤，遭此惨败，怎能使他们忍受。

秃头僧想了一想，厉声道：“小子已经击毙我们二人，这笔血债，我们该如何算法，你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保坤冷笑道：“小爷在此地引吭高歌，并未妨碍你们什么，你们与小爷素昧平生，为何冲小爷而来，这是他俩找死，与我何干？”

秃头僧空吾大师冷哼一声，接道：“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杀人难道不偿命么？”

保坤双目射出煞光，怒喝道：“如何偿法？”

秃头僧空吾大师笑几声：“小子留下一眼一腿，老衲等三人便放了你们，回去给庄主也有个交待……”

保坤纵声大笑道：“秃头贼，你别白天梦吃了，合你们五人之力，小爷尚不惧色，现在已亡其二，你们三人如果妄想动手，只有断魂此地！”

云心道人暴喝一声，道：“那倒未必，小子接剑！”云心道人刚一动手，站在保坤身后的“神刀追魂”詹维汉，竟同时挥动大刀，向保坤的头上砍去！

保坤前后受敌，而且距离又近，要想闪避，已不可能，眼看便要伤在“神刀追魂”的刀下，突然白光一闪，一股劲风，便将大刀托了起来！

“神刀追魂”詹维汉感觉右手虎口一麻，大刀便掉了下去。

詹维汉大惊失色，忙抬头一看，蓦然又是一点白光在眼前闪动，如矢般的向他飞来！

他本能地警觉，心想喷射而来的一定是暗器，忙伸食中指一夹，便把那银光闪闪的东西，夹在两指之中。

仔细一看，是一面小小白旗。

詹维汉不禁一声惊呼：“招魂旗！”

他这一声惊呼，云心道人、空吾大师正同保坤在打斗之中，也都停止下来。

詹维汉这时发觉他身旁三丈多远，不知何时，已无声无息地来了一个白

衣少女。

那少女长得清秀脱俗，天姿国色，不过粉腮罩着两团寒云，没有一丝笑容……

“神刀追魂”詹维汉手指那白衣少女，惊问道：“你是谁？”

白衣少女冷冷地回答道：“招魂旗不是明白地告诉你了吗？”

保坤转头一看，认出是“冥谷”白衣少女，不禁惊喜交集，一时之间，竟愣住了。

“神刀追魂”惶然道：“那你一定是‘冥谷’中人了，你是冲着我们而来的么？我们素日并无什么恩怨，姑娘是奉何人之命而来的？”

白衣少女冷笑道：“谁的命令我也不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难道不可以吗？”

秃头僧空吾大师见白衣少女是冥谷弟子，不禁干咳一声道：“姑娘，你们师傅与本鬼王庄有联盟之约，难道姑娘不知道么？”

白衣少女冷冷地答道：“他们什么约不约，我不知道，本姑娘不过是看不惯你们用群殴的方式去围攻一人，看不顺眼……”

云心道人不知白衣少女的武功，怒喝道：“姑娘不辨敌友，把‘招魂旗’随意动用，是何用意？”

白衣少女双目看天，一副冷傲的样子，仅鼻中哼了一声，然后一字一字地说：“老规矩！”

云心道人见白衣少女那副冷傲的样子，不禁大怒：“什么老规矩？”

白衣少女朗声道：“旗到人亡，是数十年来‘冥谷’的老规矩！牛鼻子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

云心道人被白衣少女抢白得怒火更炽，厉喝道：“女娃儿，你认为鬼王庄的人好欺侮么？”他手中长剑一抖，向白衣少女面前跨了三大步！

白衣少女泰然自若，对云心道人的举动，恍似未见，她嘴角挂了一丝冷笑道：“本姑娘准你们三人一起动手，本姑娘不动手接你们三招，这样总不算欺侮你们鬼王庄的人了吧！”

云心道人是何等人物，他怎能受得住一个女子如此轻视，当下厉喝一声，道：“女娃儿不要满口狂言，对付你贫道一人足矣！”

身随剑走，化成一道银虹，向白衣少女身上射去！

白衣少女不闪不避，罗袖微抬，硬把对方攻来的一招，挡了回去，云心道人在剑术上的造诣，颇为深厚，他没有料到，对方身上所产生的正气，力道竟如此猛烈，把他弹得向后倒退了五六步，才稳住马桩。

秃头僧空吾大师，“神刀追魂”詹维汉二人同时暴喝一声，向白衣少女攻去一招。

保坤见状大怒，猛喝道：“住手！”

空吾大师、神刀追魂被保坤一声暴喝，竟不由自主地把攻出的一招收了回来。

保坤冷笑道：“你们堂堂七尺之躯，用群殴手法对付一个女子不觉有失身份么？”

白衣少女面如寒霜中，绽开一丝微笑，道：“谢谢坤哥，还是让他们一齐出手吧，免得多费时间。”

秃头僧空吾大师、神刀追魂、云心道人，他们互相丢了一个眼色，同时大喝一声，联手猝然向白衣少女击出一掌！

白衣少女在掌风狂飏中，宛如一只白鸽，东西飘忽……

掌风扫过去之后，白衣少女飘然着地，冷笑道：“你们鬼王庄的人，善于暗中偷袭，这种卑劣行为，今天不给你们一点苦头吃，你们这种凶残的行为，也不会收敛的，本姑娘罚你们自行挖去一目，残去一腿，留你们每人一条活命！”

空吾大师、云心道人、詹维汉三人见联手击去的掌风，仍然伤不了白衣少女，不觉大吃一惊，正想施为时，突然保坤双手一抡，奇招陡出！

空吾大师一声惊呼：“慈光普照，吾命休矣！”

惊呼之声未落，他们三人便被一阵长江大海中巨浪似的力量，同时卷起，摔向林外！

“叭哒”——几声栽跌地上，三人立即惨死！

白衣少女闭目微微一叹道：“好一招霸道的‘慈光普照’！多么名不副实！”她顿了一下，凤目扫了地上五具尸体，又道：“坤哥，你的声誉日隆，可是你对人的手段却愈来愈狠了。”

保坤心想：“冥谷三女，在江湖上素以毒辣见称，这白衣少女今日对敌举动，似有大改以往作风……”

他忖念至此，微微一笑，道：“鬼王庄这五人经在下再三劝告，但他们恶性不改，刚才在下见他们联手对付姑娘，恐有不利姑娘行为，所以施以绝招……”

白衣少女听了妩媚一笑，道：“谢谢坤哥哥对我的援助和关心……”她向保坤送了一个秋波，不禁微微一叹道：“自冥谷别后，朝夕未忘郎君，一日如隔九秋，岁月催人老，相思更断肠……”她说到最后，竟泫然欲泪，声带呜咽了。

保坤心中一动，忖道：“此女对我用情已经很深，我有负伊人多矣！”

自从第一次在黄山与她相遇，她对红衣少女说出以身相许之事，一幕一幕的往事，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他情不自禁幽幽一叹！

白衣少女深情款款地，轻移莲步，缓缓走近保坤，保坤张臂把她抱在怀里。

保坤注视良久，笑道：“姑娘越长越漂亮了。”

白衣少女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道：“坤哥又在取笑我了，我哪里有云仙姑娘、潘贞姑娘她们美呢？”

白衣少女提出云仙姑娘，保坤心中立即感到内疚，可是，他也无法对云仙陷身冥谷而施以援手。

于是他问道：“云仙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白衣少女深深一叹道：“那位姑娘实在遭遇太惨了，她自从被诱骗进了冥谷，便被天邪教主所擒，把她关入土牢保坤急急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白衣少女又叹了一口气道：“我们那位大师兄把她在土牢中强奸了，她几次寻求自断，可是那个色狼，派人监视甚严，使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保坤忙问：“你们的大师兄是不是名叫青长海，外号叫做剑神的？”

白衣少女点头：“正是他。”

保坤一咬钢牙，恨恨道：“将来再遇见青长海时，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方雪吾恨！”

白衣少女道：“云仙姑娘后来遭遇了冥谷许多高手的轮奸，已经身染梅

毒，可恨的青长海，见她病入膏肓，再没有取乐的价值，便把她丢在冥谷的‘千毒坑’里，准备喂毒蛇猛兽……”

保坤惊讶道：“云仙姑娘就这样的惨死了吗？”

白衣少女摇头道：“没有，吉人自有天相，当要把她丢入‘千毒坑’时，突然来了一个老和尚把她救走了，那老和尚在冥谷如入无人之境，武功高得出奇！”

保坤破涕为笑道：“好人自有好报，云仙能被无名大师救去，真是福缘不浅。”

白衣少女问道：“无名大师是谁？”

保坤便把他自己几番遇见无名大师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又问道：“姑娘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白衣少女道：“天邪教主近日已赴血潭应‘万毒宫主’之召，商讨歼灭武林大计，传说还有番僧，江湖上黑道的许多魔头都已参加，他们预备在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华山的‘九回峰’上，以遂其阴谋。”

保坤吁了一口气，说道：“也好，咱们在那时恩怨一起了结！”

白衣少女道：“不，如果等到那时，武林群豪，必无法幸免！”

保坤不以为然道：“不见得吧？”

白衣少女摇头道：“坤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凶狠，据我所知，有三种事很可虑，第一、天邪教主的‘玄虚阴阳掌’明年七月十五日前可能练成。第二、蛛面追魂魔已吃了一百个人心，如果再吃八个，武功必无人可敌。第三、他们预备在华山‘九回峰’附近，修建许多巧夺天工的暗卡机关，到时参加大会的群豪，恐怕难以逃出……”

保坤笑道：“依你之见如何？”

白衣少女黛眉一竖，道：“依我的拙见，先下手为强，你可以联络各大门派的高手，先解决冥谷天邪教，我为内应，然后再去攻打血潭的万毒宫主。”

保坤静静地听了，点头道：“应该如此，在下当尽力而为之！”

正话说间，突见空际爆射一颗红色火焰。

白衣少女惊惶失色，忙从保坤怀中，挺身而出，道：“红衣少女来了，我立刻要离开此地，坤哥，盼望你早日来冥谷解救我，我在那里渡日如年。”

说罢，她泪如泉涌。

保坤安慰她，同时紧握双拳，坚决地道：“姑娘请放心，在下师仇不共戴天，如果不报，誓不为大丈夫也！”

白衣少女临行时，从怀中取出一张图，对保坤道：“坤哥进入冥谷时依照图上路线，可以安全进出，这张图上，所绘红点黑线，均为冥谷机关暗卡，去时务须小心！”

保坤接过地图，拱手一礼：“多谢姑娘厚爱了！”

白衣少女身形晃动，几个起落，便消失在树林之中不见了。

第四十五章 迷魂大阵

保坤呆呆地望着白衣少女背影消失后，不禁幽幽一叹，缓缓地坐了下来。连日来的际遇，又在他心头叠出……

他仰视苍穹，白云悠悠，从他头上飘过，他不禁喟叹一声，自言自语道：“我几时乘风归去，摆脱这些世俗的烦恼？”

突然有人在他背后的肩头上一拍，大笑道：“施主任重道远，怎么已萌退志了？”保坤大吃一惊，忙回头一看，原来那人正是少林的有道高僧因果大师。

保坤忙拱手笑道：“适才感触很多，所以随便说说而已！”

因果大师笑道：“的确，世俗困人甚矣，并非施主有此想法，老衲因为要摆脱这些而出家，可是，自己毕竟太平凡了，出家二十多年之久，还来转入这场是非浩劫之中，一个人真正要作到六根已净，四大皆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保坤笑道：“大师太谦虚了，大师以悲天悯人的慈怀，入世来想挽救这场浩劫，这种牺牲精神，值得吾人效法！”

二人正谈着，群豪毕至。

因果大师仰头望望天色，这时已是初冬天气，日短夜长，一轮红日，已冉冉西沉，红霞满天，因果大师道：“各位不惜千里迢迢赶来此地，其目的是要消灭那‘蛛面追魂魔’，现在既然知道这魔头居鬼王庄上，今夜我们只有深入虎穴，全力以赴……”

保坤道：“我们作大师后盾，大家同心协力，消灭这个危害人类的魔头！”

因果大师微微一笑，道：“老衲德薄，不敢当此大任，保少侠武功超群绝伦，而且智勇双全，足可以领导我们完成此一任务。”

保坤忙道：“大师言重了，在下何德何能，敢当此大任，望大师切勿推却，保某当全力支持大师。”

因果大师见众议难却，便接受了领导任务，他们决定在子时左右，向鬼王庄出发。

时间尚早，群豪均在林中静坐调息。

保坤调息了一会，感觉精神舒畅，他打开了白衣少女交给他的那一张图一看，只见图的左角写道：“望穿秋水盼君来，莫负为妾一片心！”

图下角写了五个字：“等待你的人！”

图上绘了许多道路、山川、河流、丛林、屋宇……

上面红点黑线，密如蛛网，保坤看了惊忖道：“冥谷的机关戒备，似比上次我去时又增加了许多，如果没有这张图，要想进入恐怕不太容易……”

保坤喟然一声，又念了图上角那两句话：“望穿秋水……”保坤叹道：“这句话也道出了她在冥谷的处境，和对我用情之深了！”

保坤正忖思之间，突闻林中传来一阵歌声，保坤侧耳倾听：

“花非花，雾非雾，眨眼来，刹时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歌声是那样的荡气回肠，保坤完全被吸引了，他正在凝神静听之际，突见林外走来两个怪人！

保坤向那两个怪人凝目望去，只见前面是一个身穿百结大褂，背插流星双锤，胸前挂了两个大酒葫芦的老叫化子，后面则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

褻的老者。

保坤看清是“武林二奇”之后，不觉笑道：“两位老前辈，何来此雅兴，引吭高歌？”

“四海义乞”哈哈大笑，道：“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娃儿，你能解这两句之意么？”

保坤面色一红，道：“晚辈日间所遭遇之事，老前辈都见到了么？”

“五湖虱仙”嘿嘿几声道：“这个死老叫化子偷看别人卿卿我我的事，真是缺德，娃儿，你以后可以不要理他了。”

“四海义乞”捧着酒葫芦，仰起脖子，“嘟噜”了几口之后，又哈哈大笑道：“我老叫化一生就是爱管闲事，你这老不死的，如果看不顺眼，就不要跟在我的后面。”

保坤见这两位风尘大侠，放荡不羁，也觉有趣。

“五湖虱仙”收敛笑容道：“咱们言归正传吧，老叫化子把你刚才去‘鬼王庄’所见之事，告诉他们吧！”

保坤忙道：“两位老前辈刚才去过鬼王庄？那‘蛛面追魂魔’是不是逃回去了？”

“四海义乞”笑道：“这个老不死，在一株大树上，睡着拼命抓虱子，他才没去，我虽然去了，可是没有见到‘蛛面追魂魔’，不过，鬼王庄已是戒备森严，怕是那里已经发觉你们今夜要去的缘故。”

保坤道：“鬼王庄那几块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戒备又将如何？”

“四海义乞”摇头道：“你们年轻人，简直不晓得天好高地好厚，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鬼王庄的高手如云……”

“五湖虱仙”听得有点不耐，喝道：“好啦！好啦！老叫化子你啰唆什么？干脆就把鬼王庄如何准备，长话短说，何必卖什么关子？”

“四海义乞”一双小眼翻了一下，道：“老不死的，你急什么？人家准备关你屁事！”他顿了一下，对保坤道：“鬼王庄主，好似请了许多番僧，在庄外设置七七四十九盏明灯，分放成七路，每一路有七根白幡，高高地插着，不知是何用意？”

保坤一皱眉，问道：“老前辈还看见别的没有？”

“四海义乞”道：“其它的明桩暗卡当然很多，不过老叫化百思不解的，就是那七七四十九盏明灯，和四十九根白幡，不知作什么用的？……”

“五湖虱仙”打断“四海义乞”的话道：“笨要饭的，那些白幡，大概是招魂之幡，灯么，可能是引路用的，也许他们用来炫感人的也未可料。”

保坤笑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填，到时候我们只有拼命而为了。”

“五湖虱仙”抬头望望天色，道：“时候不早，我们该走啦！”

保坤笑问道：“两老前辈是否准备去鬼王庄？”

“四海义乞”笑道：“不一定，反正哪里有酒喝，我们便到哪里，我们二人的人生观是：醉倒在回廊古庙，任凭它风吹雨打！”

保坤微喟一声，接道：“两位老前辈这种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生活，晚辈万分羡慕敬佩！”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娃儿如果也羡慕我们这种生活，将来你恩仇了了之后，跟我们做个伙计，我们倒蛮欢迎的。”

“四海义乞”也呵呵大笑道：“如此说来，我老叫化衣钵传授有人了！哈……哈……”

笑声渐渐远去，二人身形已没入夜色之中，保坤微微一叹，心想：“看他二人，多么超然物外，自己又是多么庸俗！”

这时，天上一轮明月，中天如洗，群豪多已调息完毕，因果大师朗声道：“时间已到，我们可以分成三队出发，各位此去目标，是蛛面追魂魔，对其他的人，应该尽量放过，我佛慈悲，不杀无辜之人。”

因果大师说罢，便举步领先走出林外，向鬼王庄方向走去。

在这深夜人静之时，群豪各个尽施轻功，一个时辰之久，便已来到鬼王庄附近。

这时，明月如水，银光照射在大地之上，四周景色，尽入眼帘看得非常清楚，鬼王庄的四周，一片沉寂，连一条人影也没有见到。

保坤心中大疑，停步悄悄问因果大师道：“奇怪！‘四海义乞’老前辈曾说，鬼王庄主请了许多番僧在庄前布设七七四十九盏明灯，还有七七四十九根白幡，怎么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看见？”

因果大师长眉一皱，凝目向四周看去，四方八面静悄悄的，并没有发现什么，他顿了一顿，道：“老叫化说的不会有错，那些番僧玩的把戏，可能埋伏在那里，敌暗我明，我们再前进，必须要特别小心……”

因果大师言犹未了，蓦见鬼王庄内，射出一道绿色火焰，冲入天空。

紧接着，四周大树之上，飞射出二十四条黑影，把因果大师等人包围起来。

因果大师微微一怔，他目光向四周一扫，只见那二十四道黑影，个个都是身穿黑色长袍，手执很粗的铁链，面上瘦得皮包骨头，好似骷髅，黑色的长发，散披在肩后，双目有如死鱼，手如鸡爪……

他们卓立场中，如同一尊尊的石像，既未言语，也没有动作。

群豪骤见这些鬼魅般的怪人出现，都暗暗吃惊，胆小的不禁向后退了几步，心中嘀咕起来。

因果大师略一定神，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请替老衲转告一声，就说少林寺因果大师请鬼王庄主出来答话！”

那二十四个黑衣怪人听了因果大师之言突然发出鬼魅般的笑声。

笑声持续了约半盏热茶之久，才停止下来。

他们的笑声中，充满了阴森、恐怖、轻蔑……使听的人，身上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寒颤。

保坤沉声喝道：“有什么值得你们如此发笑的，你们再不叫鬼王庄的庄主出来答话，小爷便要出手了！”

那二十四个黑衣怪人，又是一阵纵声狂笑！

保坤大怒，正要发作，因果大师忙摇手阻止，对那些黑衣怪人宏声道：“老衲与你们贵庄，素无恩怨……”

因果大师刚说出一个怨字，便听到面前一个高大的黑衣怪人断然喝道：“老和尚，你既与本庄素无恩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夤夜闯庄，是何用意？”

因果大师笑道：“施主大概是这二十四位中领导人物，请你转告一声，少林寺因果大师，有要事见贵庄主面谈。”

那个黑衣骷髅面怪人冷笑一声道：“老和尚！以你的身份，还没有资格见本庄庄主！”

因果大师听了不觉面容一动，正要说话，保坤突向前，厉喝道：“武艺

就是资格，你如果再去叫你们什么庄主出来，小爷连你们的房子都要放火烧了！”

二十四个黑衣怪人一齐又怪笑起来。

突地，一声怪喝，二十四个黑衣髑面怪人右手一齐向面上一摸，登时一个个都现出红发青面獠牙来！

在月光照射之下，如同二十四个厉鬼，委实吓人！

他们一齐口中发出怪啸，手中粗粗的铁链，弄得“叮当”作响，缓缓向群豪移动步子，包围圈越缩越小……

那个刚才说话的高大黑衣怪人沉声喝道：“老夫等二十四个神差，奉命来捉拿你们这些作恶多端的恶徒，到阴司去归案！”

他语意森森，真似阴司小鬼似的。

保坤嘿然一声：“少扮鬼装怪，来者不善，你们是一齐上，还是单打独斗？”

那个高大黑衣怪人哈哈大笑，接着道：“你们这几块料，还用得着我们一齐上，老夫三招之内，不用铁链锁住你小子，便不算鬼王庄的好汉！”

因果大师口中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有眼不识泰山，你可闻到洞庭大会上独斗万毒宫主的事么？”

那高大黑衣怪人不屑地一笑道：“鬼王庄内，如同天罗地网，就是那个姓保的小子来，也一样插翅飞不出去！”

保坤不禁仰面一阵长笑道：“你们庄主以前还是小爷掌下游魂，你们算是老几？”

保坤说着，身形一晃，长臂一探，便向那高大的黑衣怪人面上抓去！

那高大的黑衣怪人似早已料到保坤这一手，忙身形一转，便闪在一侧，右手忙一作势，突然闻在场的其余二十三个黑衣青面獠牙怪人，在面具上一按，连连“咔嚓”之声，便见二十三柄白光闪闪的短剑，从面具上射出！

由于距离极近，而且群豪又疏于防备，他们有些轻功弱的人，突见白刃向他们集中飞射而来，竟惊惶失措，无法逃避，有八九人竟伤于白刃之下。

保坤清啸一声，立即拔身，跃起三丈多高，闪避飞射来的白刃。

因果大师忙运气，袈裟突然隆起像构成一道铁壁，向他飞射而去的白刃，“叮当”连声均掉落地上。

保坤飘然落地，厉声喝道：“你们用这些暗器伤人，传到江湖去不怕人齿冷么？”

那高大怪人见保坤未伤，心中微微一怔，暗想：“这小子莫非就是在洞庭大会上独斗万毒宫主的保坤？”

他趁保坤刚一落地，便在面上一按，“咔嚓”一声，两柄锐利短剑，疾射保坤左右“太阳穴”上！

说时迟，那时快，保坤伸手一抄，便接住两柄短剑，然后一折，两柄剑断成四节，保坤双手一扬，四节断剑，向那高大的黑衣怪人疾射而去。

他手接剑、折剑、再打回去，时间不过一眨眼工夫而已，那高大的黑衣怪人大吃一惊，忙向一侧闪避。

就在那高大的黑衣怪人闪避的同时，保坤欺身而上，一把抓住那高大黑衣怪人的双脚。

高大的黑衣怪人以为保坤会抓他的面部，并没有注意对方会猝然下手抓脚，匆忙之间，要想闪躲已不可能，惨叫一声，人便被保坤倒提起来。

保坤倒提那高大黑衣怪人，当作手中的兵刃，立即向四周站的黑衣怪人挥扫而去。

那些黑衣红发青面獠牙怪人均大吃一惊，纷纷向后倒退一丈多远。

保坤长啸一声，身形跃起，向后退的那些黑衣怪人继续挥扫。

这时，那二十三个黑衣怪人目标都集中到保坤，短剑密如风雨地向保坤射来，保坤挥动手中的黑衣人，把疾射而来的短剑，均纷纷击落在地上。

在双方打斗之际，突闻因果大师沉声喝道：“你们住手，老衲有话说！”

那些黑衣怪人果然均停下手来。因果大师见满地俱是伤亡，不禁心中一动，低沉地念了一声佛号，然后道：“各位施主如果再打下去，必悉数伤亡在保施主手中，老衲为了挽救这场无辜杀戮，所以要你们停手。”

他面容庄肃，继续道：“说起来你们与我等均无恩怨，何必要动干戈？”

那些黑衣红发青面獠牙怪人中，有一个短胖的，突然厉声问道：“秃贼你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我问你，那你们来此的目的为何？”

因果大师长眉一动，缓缓地说道：“我们不远千里迢迢赶来此地，是为了要追捕一个吃人的魔鬼！”

那短胖的黑衣人嘿嘿几声道：“本庄虽名为鬼王庄，但是并没有什么妖魔鬼怪，老和尚你身为少林佛家弟子，为何恶言中伤本庄。”

因果大师庄肃而郑重地说道：“老衲偌大的年纪，胡须均已花白，怎能故意造出是非？那魔头蛛面人身，武功高奇，在外已经吃了一百个无辜的男女，昨天明明看见逃往贵庄……”

保坤插口道：“蛛面追魂魔不是鬼王庄豢养的，还有谁？”

那短胖的黑衣人惊讶道：“你们原来是为了那蛛面追魂魔而来的么？”

因果大师道：“不错，老衲希望贵庄把那魔头交出，为人类除却一个大害，对贵庄别无他意。”

那短胖的黑衣人沉哦了一下，道：“好吧！你们暂时在这里等一下，在下去禀告庄主裁夺！”说着转身便向鬼王庄里飞奔而去。

其余的黑衣怪人，仍然团团地把因果大师等人围在中央。

片刻时间，鬼王庄内灯光突然齐明，鬼王庄正中央的大厅大门“咿呀”一声，向外洞开。

这时庄厅正前面那座大广场上，突然出现了七七四十九盏忽明忽暗的灯光，分成七路，每盏灯旁高高地竖立了一根长竹杆，竹杆之上，系着长长的白幡，一共也有七七四十九根。

保坤低声对因果大师道：“四海义乞老前辈所说不错，一共七七四十九盏灯，和四十九根白幡。”

因果大师凝目向那七路灯光望去，良久对保坤道：“那些灯和幡下既没有人看守，也无其它异状，不知是何作用？”

保坤笑道：“那些灯光与白幡既无人看守，也没有异状，他们设置干什么？刚才仅一刹那之间便都出现，不是灯下有人埋伏，便是有机操纵……”

因果大师点头道：“施主说得不错，那些灯下似有一堆突出的泥土，比普通地面略高。”

二人正谈着，突见鬼王庄内的大厅里，灯光辉煌，人影一阵闪动，一时之间，竟摆了三排桌椅，桌子放满了佳肴美酒，山珍海味……

从大厅的后面，鱼贯地走出来许多僧、道、俗不同的人，他们都列坐两旁的两排椅子上。

中间那排桌子，位子都是空着的，一时鸦鹊无声，秩序井然。

保坤正在凝目窥望，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道“庄——主——驾——到——”

那声音拖得非常悠长，在这三更半夜里，听起来异常恐怖！这时，坐在两旁的人，同时起身，躬身肃立！

大厅屏风的后面，走出来四个白衣小婢，簇拥着一辆白色车子，从屏风里缓缓推出——

那辆白色车子推到大厅中央，由四个白衣小婢，打开车门，搀扶着一个黑纱罩住全身的人，缓缓走向中央那张太师椅坐下。

全厅的人，这时均纷纷落座，厅里静得落针可闻。

保坤心中顿起疑窦，用传音入密之法对因果大师道：“在下上次在潘家霸遇见鬼王庄主时，他没有用黑纱罩住全身，这一次……”

保坤言犹未了，突听大厅里传出话来：“庄主略备水酒粗肴，请因果大师等人进厅小饮！”

那发话之人，乃是在旁侍立的白衣婢女，由大厅到因果大师所站的地方，至少有四十丈以上的距离，那婢女说话的声音并不太高，却清晰可闻。

因果大师暗暗吃惊，付道：“这白衣婢女的内力不弱，她竟能用‘遥空送音’之法，把声音送达这么远的距离，实在难得！”

因果大师也用“遥空送音”之法，道：“老衲夤夜拜庄，并无他意，庄主请宴一事，老衲心领了，只希望庄主把蛛面追魂魔交出来，老袖为人类除此大害，相信庄主必能见允那白衣婢女又把话传出来说道：“大师所要求之事，我们饮宴之后，再议，酒肴将冷，请进厅来吧！”

因果大师举目一看，只见七七四十九盏明灯，横亘大厅前广场之上，要想进到大厅去，必要经过前面那七七四十九盏明灯，和七七四十九根白幡，以外无它路可通，他心中一动，忖道：“这老鬼是故意引诱我等进入灯光白幡之中，如果我等不去，又显得胆怯，有辱我少林百年来领袖武林的隆誉，这如何是好？”

他正沉忖间，突又听到大厅里传出来格格的笑声，道：“老和尚，你害怕那七七四十九盏明灯和白幡吗？不用怕，我派人替你们带路。”

大厅里走出来一个白衣婢女，她莲步轻移，眨眼间，便通过广场上的灯光和白幡，来到因果大师面前。

武当山的凡愚道人用传音入密之法对因果大师道：“宴无好宴，还是不去为上策。”

因果大师仰首沉吟，一时也难决定。

那白衣婢女含笑道：“老和尚请放心好了，庄主请你们赴宴并无恶意，你们有什么事，可在筵席间慢慢商量，再说鬼王庄与你们少林寺过去并没有结什么梁子，庄主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那白衣婢女，口齿伶俐，说话合情合理，因果大师一时间无法对答。

白衣婢女见因果大师默不作声，格格一阵大笑道：“江湖传言，少林高僧一个个都身怀绝学，尤其大师英名，在江湖上响亮了几十年，难道请你们喝酒也不敢来么？……”

保坤听了勃然大怒，打断白衣婢女的话，厉喝一声，道：“女娃儿对大师说话不得无礼，有什么不敢去的？”他转面对因果大师道：“咱们进去吧！看那鬼王庄主玩什么把戏！”说着，指着白衣婢女道：“前面走吧，我们随

后就来！”

白衣婢女见保坤豪气干云，不禁起了敬佩之心，当下微微一笑道：“少侠豪情使人折服，贱婢前面带路了！”她对保坤送了一个秋波，莲步移动，便向前走去。

保坤清啸一声，一挺身形，昂然地便跟了过去。

因果大师，凡愚道人等群豪见保坤跟了过去，便鱼贯地跟在保坤后面，向大厅进发。

他们走过那灯光白幡地区，并无异样感觉，刹那之间，便穿过七七四十九盏灯火白幡，进入大厅之内。

保坤昂首当先而入，俊目向厅里一扫，他已认出许多高手，曾在潘家霸与他打斗过的——保坤在潘家霸是以灰袍丑面的姿态出现——不过那些高手认不出保坤的身份。

坐在上首的黑纱罩身怪人，微微起身道：“本庄主欢迎因果大师等高人入坐小酌。”

因果大师忙双手合十，含笑道：“老衲夜来拜庄，有劳庄主了！”说毕，他们都纷纷入坐。

坐在上首的身罩黑纱的怪人举杯朗声道：“大师不远千里而来，本庄无佳肴美酒相待，仅备水酒三杯，聊以敬客！”

因果大师用嗅觉测一下酒中是否下有毒剂，那黑纱罩身怪人大笑道：“大师放心，本庄从不用毒。”说毕，仰起脖子将酒立饮而尽。

因果大师嗅到酒中确无异状，乃举杯饮了。

其余群豪，见因果大师喝下，不疑有他，于是大家端杯而饮。

酒至三巡，因果大师停杯笑道：“老衲今夜前来拜庄，并无它意，兹因近日江湖上出现一个蛛面人身魔头，到处噬人，民不聊生，我等为了替人民除害，故千里迢迢，赶来此地，风闻这魔头已遁入贵庄，不知果有其事否？”

黑纱罩身怪人冷笑道：“大师可是亲眼看见那魔头进入本庄么？”

因果大师道：“老衲等昨夜追赶那魔头，至贵庄不远之处，后来那魔头往贵庄方向，逃遁而去。”

黑纱罩身怪人又是几声冷笑道：“大师年高德劭，出身少林，说话要有分寸，要有证据，不能信口开河！”

他这几句话说得因果大师面上一红，保坤大怒，正欲接腔，因果大师忙摇手阻止。

因果大师面色一整，道：“庄主何以说老衲信口开河，那魔头是千真万确逃入贵庄！”

黑纱罩身怪人狡诘地笑了几声，接道：“老和尚说话好没有道理，你说见那魔头已逃向本庄方向，可是本庄方向朝南，南至南海，都是本庄方向，你怎能武断是遁入本庄？”

保坤拍桌而起，厉喝道：“鬼王庄主！你还要巧辩，蛛面追魂魔根本就是你们豢养的，你还想赖么？”

黑纱罩身怪人暗暗吃了一惊，心想：“这小子气宇不凡，丰神似玉，莫非是传言中的洞庭大会上大战万毒宫主的保坤，如果是他，今夜应设法把他除掉！”

保坤见对方默不作声，又喝道：“你如果识相的话，速把蛛面追魂魔交出来，万事俱休，否则，哼！”

黑纱罩身怪人怒叱道：“本庄主与因果大师说话，干你什么事？小子是何许人？敢在这里撒野，本庄主便要把你毙了！”

保坤哈哈大笑道：“鬼王庄主李希高，算你眼拙，你如果不健忘的话，该记着在潘家霸时，曾是小爷手下游魂，洞庭湖大会打跑万毒宫主的事，你总该听说过吧！”

保坤此话一出，举座皆惊，黑纱罩身怪人略一定神，暴喝道：“小子果然是保坤，你敢闯本庄的豪情，本庄主佩服！”

他侧面扫了左边桌上五个高手，厉声道：“五大护法何在？”

左边桌上五个彪形大汉同时起身，拱手道：“庄主有何吩咐？”

黑纱罩身怪人手指保坤道：“把那小子拿下！”

五个彪形大汉应声而出，身形晃动，十只手齐向保坤抓去！

保坤不闪不避，等那五个大汉手快要抓到时，双手猛然一抡，奇招陡出，两股劲风交叉，同时把五个大汉身子卷起，只听惨叫连天，人影翻飞，五个大汉的身子，已被摔到厅外！

全厅的人都看得呆了！

他们都被保坤这惊世骇俗的武功，惊得愣住！

保坤指着黑纱罩身怪人喝道：“李希高，你再下令出手的话，以他这五人为例，小爷把你这个鬼庄全毁了！”

蓦然间，保坤见那黑纱罩身怪人发出几声凄厉刺耳的怪啸，黑纱一脱，登时现出两个人来！

前面是一个白衫的矮老头子，他面色惨白，从头上至脚下都是白的，那老者正是鬼王庄主李希高。

李希高身后站着的正是蛛面人身的“蛛面追魂魔”！

这二人一现身，李希高快如石火地伸出五指，向保坤面上抓去！

在这同时，“蛛面追魂魔”一长身形，便向因果大师等群豪抓去！大厅上的鬼王庄高手一齐拔出兵刃，涌向因果大师等人。

此刻大厅的大门，“咿呀”一声关闭！

保坤见状，暗暗吃惊，心想敌众我寡，在厅里动起手脚，施展不开，他忙双手一抡，打出两股劲风，迫退李希高的抓招，身形一晃，已跃至门边，右手一掌，击向大门！

“轰隆！”一声巨响，两扇铁门被他的掌风击了一个大洞。

保坤大叫道：“各位快随我出去！”

这时群豪苦战“蛛面追魂魔”，已有三人丧生在“蛛面追魂魔”的爪下。其余众人都随保坤冲出大厅。

鬼王庄主响起一阵阴凄凄的长笑：“你们能逃出大厅，还能逃出‘迷魂大阵’么？”

保坤率领群豪冲出大厅之后，只见大厅前面的广场上，那四十九盏明灯，颜色突然变绿，那七七四十九根白幡，已开始摇动起来。

因果大师道：“我们能闯过他们的‘迷魂大阵’么？”

保坤道：“广场之上，全布满了此阵，别无他路可走，我们只有硬闯了！”说着，身形一晃，首先冲进阵去！

保坤冲入“迷魂大阵”里，放眼一看，只听一声巨响，七七四十九根白幡之下，突然从地下钻出四十九个黑衣披身、长发散乱的番僧来。

那些番僧从地上拔起白幡，开始游走起来。

顿时，阵中阴风惨惨，杀气腾腾，鬼哭神嚎……

第四十六章 百里穷追食恶果

保坤向阵中仔细一瞧，阵中不但愁云惨雾，鬼哭神嚎，而且辨不出四周的方向，眼前仅见魔影幢幢，山脉绵亘，乱石林立，丛莽荆棘无路可通……

保坤暗暗心惊，忖道：“这大概是自己的幻觉吧？刚才未进阵之先，分明看见是一片广场，怎么一下子便到处都是乱石荆棘？……”

保坤略一定神，微闭双目，对身后的因果大师道：“大师进阵来的感觉如何？”

保坤问了一句，未见因果大师回答，又再问一次，仍未见因果大师作答，保坤顿时心中大疑，因果大师隔他仅五六步的距离，说话不会听不到？而因果大师亦只见保坤嘴巴在张动，也不知保坤说些什么。

保坤在疑窦中，返身想向因果大师走近，可是走了许久，仍然见因果大师与自己相距五六步。

这时，一部分群豪已冲入阵中，他们所感受的情形，和保坤一样，能见到可是说话听不到。

此刻，阵中的番僧，手持白色长幡，游走越来越快，他们口中念念有词，面色凝重，走起路来黑衫飘飘地摆动。

保坤见状，暴喝一声，一掌向那些游走的番僧推去！

掌风卷起地上的沙石，如狂涛般威力，向那些番僧身上卷去！那些番僧，对保坤击去的掌风，恍似未见未闻，他们还是持着白幡继续游走，并没有伤在他的掌风之下。

保坤极感奇怪，以他的掌力，可以开山裂石，怎么击在他们身上，却似石沉大海，毫无伤害呢？

他正疑虑间，忽见因果大师右手一挥，向逼进他的番僧，打出一掌，因果大师这一掌已用了八成真力，掌风扫过去之际，那些番僧轻似絮，掌风如同击在败絮之上，因果大师暗暗吃惊，他忙闭双目，运功调息，耳边只听到一片喊杀之声，恍如千军万马，一齐向他们袭来。

因果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陡然睁开双目，大喝一声道：“阿弥陀佛！你们再故弄玄虚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杀戒了！”他运功双臂，突地对逼进他的几个番僧，一招“大罗金刚掌”拍了出去！

红光闪处，几声惨叫，有三个番僧便毁在他的绝招之下。

因果大师欺身而上，长臂一探，便从倒在地上的番僧手中夺了一根白幡过来。仔细向那白幡上一看，不禁暗暗心骇！

原来那白幡之上，绘了许多无头鬼像，上面注记：“招魂之幡”。此幡摇动三分钟之久，进阵之人，便迷失方向，五分钟之后，互相失去听觉，十分钟，失去视觉，三十分钟之后，失去本性，一个时辰，失去知觉……

因果大师这时才明白刚才保坤嘴巴对他张了几张，他听不到对方的话声，原来已失去了听觉。他想：“再过五分钟，群豪便会失去视觉，只有等待敌人来活捉了。”他在情急之下，杀机顿生，此刻他若不能以杀止杀的手段，必困死阵中无疑。

因果大师忖动至此，厉喝一声道：“你们再不撤除迷魂阵，老衲得悉数把你们超渡了！”

因果大师心地仁慈，他在没有出手杀人之前，一再警告对方。保坤距因果大师不远，他见因果大师看到白幡之后，面色突变，心知有异，他是一个

聪明绝顶的少年，此刻他已感到情况不对，如果不再设法突出阵外，必会凶多吉少。

他正在忖动之际，群豪已有部分人，伤在番僧的白幡下面。

因果大师此刻已挥动双臂，“大罗金刚掌”法，已连番施出，一时之间，阵中惨叫连天……

片刻之后，保坤忽然感觉眼前升起一团茫茫白雾，那团白雾渐渐扩大，使保坤慢慢觉得两目模糊起来……

他并不知道那“招魂幡”的厉害，十分钟之后，使他失去视觉，所以他对于自己双目突然渐渐看不清四周景物时，只觉得莫名其妙。

突然，一条巨大的身形，踉跄地向他身上撞来！

保坤大吃一惊，身形闪在一侧，顺手便向那条人影抓去。

仔细一瞧，才认出那是因果大师。因果大师口角渗出血迹，面色苍白，显然受伤不轻。

保坤惊讶地问道：“大师你受伤了吗？”因果大师双目翻动了一下，对保坤之言，恍似充耳未闻。

保坤越感奇怪，忙靠近因果大师耳边，大声问道：“大师你怎么啦？”

这一次因果大师听清楚了，他也听出是保坤的声音，不禁叹道：“老衲伤在他们的‘招魂幡’上，恐怕不行了！……”他略顿了一顿又道：“施主现在的感觉如何？”

保坤道：“在下除了感觉眼前白茫茫，视觉渐渐模糊之外，还没有别的感觉。”

因果大师幽幽一叹之后，把见到“招魂幡”上的记述，一一说了一遍，他现在已失去了视觉，头脑渐渐昏昏沉沉起来。

保坤这时才明白“招魂幡”的厉害，也想起“四海义乞”特别警告他的用意。

保坤沉哦一阵，对因果大师道：“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应该想个法子闯出阵去呀！”

因果大师又叹了一口气道：“再过一盏茶光景，我们便没有救了，老衲已经到垂暮之年，死而无憾，只可惜施主年华正富……”

他深深一叹，便突然住口。

保坤是个生性好强之人，他豪气干云，一身是胆，他仰面长啸几声，自言自语道：“我保坤自出道江湖以来，大小数十战，均能打败强敌，冲破困难，难道今夜便栽在鬼王庄几面白幡之下不成？”

他的啸声有似龙吟虎啸，震撼山岳，迷魂大阵里的那些执幡游走的番僧，被保坤这几声凄厉的啸声，震得面色立变，身颤胆寒！

保坤睁大虎目，寒芒向四周一扫，暴喝道：“你们什么鬼幡鬼灯如果不撤走，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

保坤喊喝声中，蓦听到阵中央传来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

“小子，你再等几分钟便没有命了，还在这里狂吠什么？”

保坤大怒，从怀里取出“龙眼”戴在脸上，用手一按，一道闪闪绿光，随着“咔嚓”之声，射了出来。

紧接着便听到有人惊呼：“毒——眼——龙——”

保坤恨恨道：“不错！在下便是‘毒眼龙’，也就是五十年来未出‘血洞’的‘毒眼龙’！”

阵中的番僧，听到“毒眼龙”出现，都为之震惊，纷纷向后暴退。

保坤厉喝一声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在手中一抖，幻起一道寒光，向暴退的番僧，扫了过去。

阵中番僧，见保坤两眉之间，多了一只又圆又大的眼睛，眼睛中射出一道闪闪绿光，委实惊人！

他们目光与“毒眼龙”中绿光一接触，便感觉四肢百骸一阵麻木，劲力顿失！

保坤口中发出一阵嘿嘿冷笑道：“你们这些番僧，被毒光扫中之后，武功已经消失，生命难保三个时辰……”

七七四十九个番僧，听得个个面如土色，他们已感觉劲力完全消失，生命是否有危险，自己难以预料，他们在惊愕之际，便拼命向阵外逃命！

一时之间，阵式大乱，保坤眼前也突然开朗起来。

他抬头一看，还是和来时一样，一片广场，广场前便是鬼王庄的大厅。

那七七四十九盏明灯都熄灭了，所有的番僧，都拖着白幡，向广场的彼端逃命！

正在混乱之际，蓦闻一声巨喝，道：“站住——”

所有番僧被这一声如焦雷似的巨喝，都震慑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止下来。

保坤循声望去，只见正中央立着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一脸凶光，手提禅杖，威猛无俦。

那身着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怒喝道：“你们听信那小子妖言迷惑，不听指挥，擅自乱了阵法，不怕‘活佛’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吗？”

那四十九个番僧，听了吓得惊惶失措，一个个又把手中倒拖的白幡杆子竖了起来。

保坤一听到“活佛”两字，心中不觉好气，疾向着红色袈裟的和尚欺近，厉声问道：“秃贼是萨喀班林什么人？”

那着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冷冷接道：“贫僧在‘活佛寺’中居首座大弟子！”

保坤不知道活佛寺与萨喀班林的关系，再厉声问道：“小爷在问你与那萨喀班林有什么关系，你为何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呢？”

那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哈哈大笑，道：“小子连鼎鼎大名的‘活佛寺’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简单的告诉你吧，我便是萨喀班林活佛的大弟子！”

保坤听了心中大怒，一咬钢牙道：“原来秃贼便是萨喀班林的徒弟，幸会！幸会！”保坤一扫四周的番僧，道：“秃贼今夜的任务便是指挥‘迷魂大阵’，用鬼魅伎俩，困死群豪，是么？”

那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冷笑道：“小子说得不错，你们这些恶徒今夜休想闯出‘迷魂大阵’半步！”

保坤心中暗暗好笑，他觉得面前这位番僧，非常幼稚，脑筋糊涂，对眼前的变化，他还蒙在鼓里！

保坤想戏弄他一番，冷笑几声道：“久闻大师‘迷魂大阵’的厉害，刚才发动，已困倒不少群豪，现在还敢再发动一次给小爷开开眼界吗？”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怒道：“有什么不敢？”说着，口中突然吹了三声悠长尖锐的哨声。

那七七四十九个番僧，手执长杆白幡，又开始游走起来。

保坤突然哈哈大笑道：“在下久闻‘迷魂大阵’之名，实则徒有虚名而已，秃贼！你抬头看看在下有无异状？”

那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保坤面上一看，他目光与保坤面上的“龙眼”一接触时，登时全身一麻，劲力顿失！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惊喝一声道：“小子你弄什么鬼？”

保坤哈哈大笑回答道：“秃贼你已身中剧毒，难活三个时辰，哈……哈哈……”

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厉声道：“小子用什么毒暗算贫僧？如果不从实说来，叫你立即惨死阵中！”

保坤又是一阵狂笑道，“秃贼，你别作梦啦！你们七七四十九个番僧，均已在小爷‘龙眼’之下中毒，功力早已消失，迷魂大阵的鬼魅技俩，已无法施展了！”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暴喝道：“小子完全胡说八道，接贫僧一招！”说着，僧袍一撩，一招“推星摘月”扫了过去。

保坤不闪不避，接下他一招。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大吃一惊，原来他打出的掌风，已经完全失去了劲力，怎么不使他吃惊？

保坤冷笑道：“秃贼！你就是对小爷打上一百招，我也不在乎！”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幽幽一叹道：“当真贫僧等人都身中剧毒，功力完全消去了吗？”

保坤冷冷地回答道：“谁骗你！你们不但功力已经消失，而且难活到明天寅时！”

他顿了一顿道：“不过小爷与你们素无恩怨，你们只要依我三个条件，小爷给你们解药。”

红色袈裟的中年和尚忙问道：“哪三个条件？”

保坤缓缓道：“第一，你们速撤除‘迷魂大阵’，在服了解药之后，便立即离开此地。”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点头道：“这个自然！”

保坤继续道：“第二个条件，你们把打伤的群豪，应给以解药。”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笑道：“这个条件也可以依你。”

保坤接着又道：“第三个条件，你必须告诉我萨喀班林现在藏身何处？‘活佛寺’位置在什么地方？”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面有难色道：“施主欲知活佛寺倒不难，萨喀班林活佛，现在何处，恕贫僧也弄不清楚。”

保坤怒道：“大和尚，你们四十九条生命都操在我的手中，我举手投足之间，便可以把你们击毙。”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沉哦了一阵道：“施主如果不给我们解药？”

保坤笑道：“小爷一生做事，光明正大，从不虚言，大师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一定会给你们解药。”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忖度眼前情势，不从实告诉对方，对方必不肯信，如果照实说出，恐给萨喀班林带来祸患……

保坤见对方沉默不语，冷笑道：“你如果再不说，七七四十九条人命，恐怕没有救了！”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忖道：“以萨喀班林的功力，就是告诉他，对萨喀班

林又将如何，何况他也不一定会找到他。”

他忖动至此，便道：“活佛已去遥远的东海空空岛，应空空教主之邀，去磋商一件大事……”

保坤点头道：“好得很，小爷扫平鬼王庄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空空岛！”他顿了一顿问道：“活佛寺在什么地方？”

红色袈裟中年和尚道：“活佛寺在西域，贫僧欢迎施主光临！”

保坤冷哼一声，道：“总有一天会去的！”

保坤从身上取出一包解药，给他们每个番僧，令他们服下，最后要红色袈裟中年和尚，给在场伤在迷魂大阵的群豪每人一颗解药，群豪因此得救。

蓦在此刻，鬼王庄大厅里突然飞出来五道人影。

那五道人影，冲着保坤而来，眨眼之间，便已来到红色袈裟中年和尚面前。为首的正是鬼王庄主李希高。

李希高沉喝一声道：“目则克治大师，你怎么撤除迷魂大阵，反而给他们解药？”

那红色袈裟中年和尚双手合十道，“李希高请原谅贫僧，为了要救四十九条人命，贫僧才出下策……”

李希高大惑不解地问道：“什么四十九条人命？本庄主不懂你的意思？”

保坤突然大叫道：“李希高！你看看我的面上是什么东西，你便懂了！”

李希高转头一看，不禁惊叫道：“毒眼龙？小子是裴云海老鬼什么人？”

保坤冷笑道：“小爷是裴云海什么人暂时最好别问，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鬼王庄主李希高心中微微一怔，感觉四肢一阵麻木，心里血气竟浮动起来。

他心想：“糟了，我已经中毒了！”他倒不失为一个经验老到之人，心中虽然暗暗吃惊，但表面好像装着没有什么事，他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如意算盘打错了，别人怕你的毒眼龙，本庄主，乃金刚不坏之身，并不害怕！”

保坤听了一愕，他想：“哪会有这种事？”他仔细向李希高面上瞧去，李希高面色虽然表现很平静，泰然无事，可是面色已经由白渐渐变青……

保坤嘿嘿几声，道：“李希高，你的‘阴寒鬼掌’，打出来给小爷开开眼界如何？”

鬼王庄主李希高，好笑一声道：“小子敢接上老夫一式半招？”他忙暗暗运气，顿时使他面色陡变，原来，他的功力已经消失了！

保坤的目光是何等锐厉，他已看出李希高内心的惶恐，尽管李希高表面装得若无其事。

保坤纵声大笑道：“李希高！你再也不发掌，时机不多，小爷要动手了！”

李希高冷笑一声，道：“老夫一人虽然功力减退一点，可是你自信逃出本庄千百高手的拦截，和星列棋布的桩卡？”

保坤又复大笑道：“老鬼王，你自信比万毒宫主如何？在万毒宫主面前，吾尚不惧，何况你们这个小小鬼王庄？”

鬼王庄主李希高嘿嘿几声，道：“小子豪情，老夫佩服！佩服！”他边说，向站在左右的四人，使了一个眼色，突然听到几声暴喝，那四人同时向保坤发出一掌！

他们距保坤极近，而且又是猝然下手，保坤一时无法闪避，只有硬接一

掌。

掌风如涛，把保坤打得滚到五六尺开外！

可是那四人，同时被一股劲力弹得连连向后暴退七八步远才稳身，面色苍白，显然已受了内伤。

保坤被掌风打得在地上几滚，口角渗出血丝来，但是，没有好久，他便爬了起来，满身都是尘土，样子很狼狈。

鬼王庄主暗吃一惊，心忖：“这小子有点邪门，怎么在他们四大高手联手拍出一掌，都没有把他打死？真是邪门！邪门！”

可是，他哪里知道保坤在“血润”练过一种“乾坤虚柔正气”，这种正气，外面压力愈大，反弹之力越强，所以把四人弹伤。

保坤虽然爬起来，可是，心里血气一阵浮动，张口便吐一道鲜血来！

他惊然心惊，知道自己已受了内伤。

鬼王庄主见状，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还能走几步？还不给我躺下去？”他欺身而上，有手五指并直似戟，向保坤戳去。

保坤不闪不避，让他戳来，鬼王庄主五指戳出去，感觉轻软如棉，不禁大吃一惊。

他自问道：“我身中‘毒眼龙’剧毒，难道功力真消失如此之速？传言中的‘毒眼龙’，其语果非虚传。”

保坤哈哈大笑，道：“李希高别作梦啦！你不但武功完全消失，而且难活到天明哩！”

鬼王庄主面色大变，正想再度施为时，保坤已缓缓向李希高欺近。

李希高惶声问道：“保坤小子你想干什么？”他吓得向后暴退。

保坤恨恨道：“我要杀死你！”他双目射出两道冷芒，龙眼中绿光闪闪，一步步逼近，鬼王庄主李希高，见他那副狰狞的面貌，更加害怕起来，呐呐他说：“保少侠，我们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

保坤厉声喝道：“凌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夜你休想逃出小爷的掌下了！”

鬼王庄主回头一看那同来的四大高手，此刻均已跌坐地上调息，对场中所发生之事，好似充耳未闻，显然，他们已受了严重的内伤之后在疗伤。

他再看活佛寺的番僧，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因果大师等人均盘坐地上调息。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他灵机一动，便道：“保少侠，你暂缓动手，我问你，你刚才说我与你有凌父不共戴天之仇，这句话老夫不懂？”

保坤怒道：“老鬼！你还想赖吗？‘蛛面追魂魔’是谁？你为什么把我的父亲弄成那个样子？”

鬼王庄主李希高微微怔了一下，便笑道：“保少侠，你完全说错了，‘蛛面追魂魔’不是你的父亲，你父亲的下落，只有问空空教主才知道，那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形，一时也说不清楚……”

他歇了一歇，又道：“如果为此事来此杀我，未免太冤枉了！”

保坤听了愕然！他想：“玉鼎神拳崔奇说的，决不会有错，而且四海义乞、五湖虱仙都说蛛面追魂魔是我的父亲，难道会有错吗？……”

他想到这里，大喝一声道：“李希高，你虽然如此诡辩，我一时也难以置信，你速用信号把蛛面追魂魔召来，待小爷问过明白，然后才肯相信。”

保坤这个要求，正合李希高的下怀，他想：“只要蛛面追魂魔一到，还怕你小子吗？”李希高忙从袖中取出一枚信号，用指弹入空中。

保坤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不妙，忖道：“这鬼王庄主平素作恶多端，今日不趁他武功消失之际把他除掉，等蛛面追魂魔赶来了，自己内伤未愈，要想再除掉他就不容易了。”

保坤忖动至此，厉声道：“李希高，你平素恶迹遍天下，今夜也是你恶贯满盈，大限已到之时，小爷要替武林除一大害……”

鬼王庄主大惊失色，正想诡辩哀求时，保坤一掌便击了过去！

一声惨叫，鬼王庄主身子便横飞而起，摔了三丈多远。

“叭哒——”一声，摔倒下去，脑浆四溢，惨死当场。

蓦在此刻，突然空际掠来一道白影，眨眼之间，便来到保坤面前。

保坤大吃一惊，正想仔细一瞧时，忽见那道白影疾如石火地向他面上“龙眼”抓去。

那道白影抓来之招法，怪异而奇快，由于保坤一时大意，等他警觉时，已经无法闪避了。

保坤面上戴的“龙眼”已被那道白影抓了过去。

保坤大惊失色，放目一看，才认出那道白影，竟是“蛛面追魂魔”！

“蛛面追魂魔”口中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保坤一见是“蛛面追魂魔”，一时又惊又喜，他想：“‘鬼王庄主’李希高已死，这个魔头大概可以说出他的身世吧？”他面色一整问道：“喟！蛛面追魂魔，现在李希高已死，无人可以控制你了，你告诉我关于你的身世好吗？”

“蛛面追魂魔，目光一扫地上惨死的李希高，口中不觉发出一声哀鸣，目中竟流出泪水。

保坤看得眉头一皱，忖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还对李希高有感情，难道……”

保坤心忖未毕，突见“蛛面追魂魔”口中忽然发出几声怪叫，八只手在空中乱抓一阵，然后目光射出骇人的煞光，如似利刃，向保坤射来。

煞光中包含了怨毒、愤恨、恐怖、杀机……

他一步步向保坤欺近，每一落脚之处，发出“沙沙”的响声……

保坤见状大惊，忙功贯双臂，同时问道：“蛛面追魂魔，你能不能把以往的事告诉在下？”

“蛛面追魂魔”冷笑道：“我就是我，什么往事身世的？小子少啰嗦，你打死我的主人，血债血还，还不快纳命来！”

他说起话来，虽然口中像含了一口浆糊似的，可是保坤还是听得清楚。

保坤急忙道：“你弄错了，他不是你的主人，你这一生被他害得很苦呀！怎么你不清楚呢？”

“蛛面追魂魔”大喝道：“废话！他对我很好，准许我吃人的心和血，你小子还想挑拨诡辩么？”

保坤气得顿足道：“他是你的仇人，害得你家破人亡，难道还不够惨，你怎么连一点……”

保坤话未说完，突听“蛛面追魂魔”暴喝如雷地说：“谁害得我家破人亡，是你？你杀了我的主人，我要为主人报仇，我要吃了你！”说着长臂一探，向保坤抓来！

保坤知道他本性已经迷失，无法和他说通，忙展开“云海幻踪”身法，闪避他抓来的一招。

可是出于保坤意料之外，“蛛面追魂魔”身法实在快得出奇，他已紧跟

保坤转动的身法，又抓了过来。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这是他出“血洞”以来，展开“云海幻踪”第一次被对方制住的。

原来，保坤已受内伤，身法自然要比平常慢一点，而“蛛面追魂魔”的身法又奇快绝伦，他的轻功绝学，竟无用武之地了。

“蛛面追魂魔”口中嘿嘿几声道：“想不到小子竟还有两手，我看你还有什么轻功绝招？”

保坤立足方稳，“蛛面追魂魔”八只手向空中虚抓一下，又一齐向保坤推来！登时，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动力，向保坤袭至。

保坤双手也向前一推，一股劲力，迎了上去！

两股劲力碰在一起，立时发出一声焦雷似的巨响，保坤立桩不稳，向后暴退七八步，才稳住身形，心里血气一阵浮动，张口便吐出一道血箭！

显然，他又受了一次重创！

“蛛面追魂魔”衣袖飘动，屹立原地，脚步未移动分毫。

保坤心中骇然，他忖道：“这魔头似有无穷的内力，自己如果原先不负伤，尚可与他一博，现在身受重创，恐怕难以对付他，这如何是好？”

“蛛面追魂魔”口中发出怪笑之声，道：“小子身手不凡，为我平生所仅见，再接下我几招试试！”

他向保坤欺身而上迅如疾火似的向保坤拍出了两招。

保坤一咬钢牙，左手护胸，右手一挥，连续也打出了两掌。

在夜色沉沉之中，广场上掌风相碰，连续发出巨响之声，保坤一直向后暴退，头脑一昏，几乎栽倒下去。

可是，倔强刚毅的战斗意志，支持着他没有倒下去，他知道这一倒下去，便会立即惨死在“蛛面追魂魔”毒手之下。

这时他想起在潘家霸大战“蛛面追魂魔”惊险的一幕，当时，他靠着身怀其宝——“龙眼”的毒光，把对方轻而易举的制服，这一次，“龙眼”在敌方手中，他恐怕难以幸免……

可是，求生欲人人都有的，何况这位豪气干云的大侠，他怎能在他父亲身世没有弄明白之前而骤然死去？

一股仇焰，和强烈的求生欲支持着他。

他与“蛛面追魂魔”对了七八掌之后，已吐了五口鲜血，真力已感不继……

他如果不是服了“长生果”和“千年夜光灵芝果”两颗奇物，恐怕早已惨死当场了。

“蛛面追魂魔”口中发出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小子，看你还能再支持几招？”说着，诡异的招式，从怪异的角度上又扫了过来！

保坤一声闷哼，身形立桩难稳，退了五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胸部一阵颤动，鲜血狂涌而出！

保坤忙一定神，提一口真气，闭口压住鲜血再流出来。他忙闭双目，迅速调息。

“蛛面追魂魔”嘿嘿道：“小子，你怎么矮了半截了？快起来我们再对三掌，老夫一直要把你打得粉身碎骨之后，再挖心吸血……”

保坤没有理会他的话，仍然闭目调息。

这是从前紫巾蒙面人告诉他的要诀，在对敌最危险之际，仍然要抓住机会，闭目调息，心里要安静，不能浮躁。

“蛛面追魂魔”以为保坤气若游丝，无力再战，便冷笑道：“小子，你想不到有今夜吧？明年的今夜，便是你的忌辰。”说着，伸手向保坤身上抓去！

他见保坤身负重伤，似已无力抗拒，所以只用了五成真力。

保坤等他抓到时，突然睁大双目，大喝一声，跃身而起，一招“慈光普照”绝学，陡然施出！

这一招旷世绝招，虽然在保坤身罹重伤，真力不继时发出，可是仍然还是非常霸道。

两股狂焰，掀起了地上的沙石，宛如惊涛骇浪似的，卷向“蛛面追魂魔”！

“蛛面追魂魔”咦了一声，暗吃一惊，连忙向后暴退闪避！

他口中冷哼一声道：“想不到你小子还是装假的，老夫看走了眼哩！”

保坤一招亘古绝学，施出之后，把对方迫退了几丈远，心中一动，忖道：“此时再不走更待何时？”他聪明绝伦，意念一经忖动，便展开身形向鬼王庄外飞奔而去。

“蛛面追魂魔”见保坤逃走，不禁呵呵大笑道：“傻小子，你想逃？你能逃脱老夫的掌下吗？哈……哈哈……”

双肩一晃，展开轻功，便追了过去。

如果保坤不负伤，两人轻功相较，还在伯仲之间，可是现在保坤身负重伤，真力已减，自然是稍逊“蛛面追魂魔”一筹，但是，保坤大仇未报，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支持着，使他拼命奔走。

保坤出了鬼王庄之后，便向来路上，强提真气，尽力飞奔。

“蛛面追魂魔”在后面赶来，两人一前一后，迫赶约一盏茶光景，眼看“蛛面追魂魔”渐渐赶上，保坤回头一看，只见对方距自己只有八九步的距离了，他心中一急，想道：“这一次被他赶上便没命了，看情形只有拼命再搏斗一场！”

他略一刹身形，用尽真力，回身一掌“慈光普照”拍了出去。

这时，恰巧“蛛面追魂魔”因追力过猛，便撞了上来，掌风刚好击在“蛛面追魂魔”的头上。

“蛛面追魂魔”大吃一惊，他刚才已领略过“慈光普照”的霸道，哪敢硬接，忙向后闪避，保坤利用他向后闪避的时间，便身形一闪，钻入路旁左侧一座大森林里去了。

“蛛面追魂魔”仰面狂笑道：“小子，你就是钻到海里，老夫也要把你抓出来！”他身形飞起，脚踏树尖，追了上去。

保坤在林中钻躲，见“蛛面追魂魔”具有这等“凌空虚渡”轻功，不禁叫苦连天。

“蛛面追魂魔”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会儿，便找到保坤，手指保坤道：“小子，看你再往哪里逃？还不束手就擒！”

保坤这时根本不理睬他的喝骂，尽力向前逃奔。

保坤在林中狂奔了半盏茶的功夫之久，口中又连喷出几次鲜血，四肢一软，余剩的一点真力，似已用尽，脚下一绊地上枯藤，“扑通”一声，便跌倒地上。

“蛛面追魂魔”从树上如巨鹰扑鸡似的，临空扑下！

他口中又发出得意的呵呵大笑道：“小子，你睡倒了，睡得很舒服吧？”

他在呵呵大笑声中，从空而降，伸出八只长手，向保坤抓去！

保坤闷哼一声，闭上双目，伤心的眼泪，从眼眶滚了出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竟死在亲生的父亲手中。

蓦然，“蛛面追魂魔”突然感觉背后袭来一阵劲风，他忙收手转身一看，只见在残月照耀之下，他面前站了一个七旬开外儒巾儒服的老者。

那老者白髯垂胸，方面大耳，手持龙头拐杖，气宇不凡……

“蛛面追魂魔”见了那个白发的老者，心中微微一怔，问道：“你是谁？”

那老者冷冷地反问道：“你不要问我是谁？我要问你，为什么要对这无力抗拒的少年下此毒手？”

“蛛面追魂魔”仰面大笑道：“糟老头，你要管这件闲事，连你也活不了，哈……哈……”

保坤虽然真力不继跌倒地上，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瘫痪，他勉强支持起身体，坐了起来。

抬头一看，不禁脱口惊呼道：“潘老伯是你？”

原来，那白髯老者，正是潘家霸的霸主潘可人。潘可人看清是保坤以后，也不觉惊喜交集，道：“保少侠是你？传说你在洞庭大会大战万毒宫主，怎么来到这里？”

保坤幽幽一叹道：“潘老伯一言难尽！”他想起与他的女儿潘贞的一段不平凡的感情，如今死神将要攫走他而去，永无见面之期，不禁热泪盈眶，颤声道：“老伯你快走，别管晚辈，这魔头的武功，高深莫测……”

“蛛面追魂魔”又是一阵长笑道：“原来你这糟老头子与这小子有关系，老夫叫你们死在一起也好！”

潘可人忙对保坤道：“少侠看样子已身罹重伤，待老夫挡他一阵子，你快利用这机会走！”

“蛛面追魂魔”冷哼一声：“你两人都逃不了！”说着八只巨手，在空中虚抓一下，便向潘可人拍出一招！

潘可人以前是会过“蛛面追魂魔”的，对他早存戒心，当对方掌风拍至时，他忙向一侧闪避，同时拦腰向“蛛面追魂魔”扫去一拐！

“蛛面追魂魔”不知对方功力如何，他不敢硬接，忙向一侧闪躲，倏然八只手又连拍带抓，攻了过去。

保坤大叫道：“潘伯伯，你赶快走，这儿由晚辈来对付！”

潘可人怒喝道：“小子，你大仇未报，潘贞身困血潭，你能死而无憾吗？还不快滚！”

保坤惊然心惊，跃身而起，对潘可人抱拳一礼，泣道：“多谢潘老伯的教诲！”

他一展身形，便向林中急奔而去。

当他快出森林的时候，便听到林中潘可人几声凄厉的惨叫，之后便归沉寂。

保坤心如刀割，一边奔走，一边流泪喃喃为潘可人祈祷道：“潘老伯，你为了救晚辈而惨死，晚辈誓为老伯报仇，不计生死去血潭救出老伯爱女……”

他一阵急奔之后，已出森林，放目一看，左边是一条官道，右边是一座插天拔高山峰，他一时停步，考虑向哪边走。

官道平坦，一望无际，右边山脉亘绵，走起来虽然艰难，可是容易隐蔽

身形，他现在急想找一个僻静地方疗伤。

于是，他决定向山区前进。

这时天已黎明，他虽然步履艰难，但还是咬紧牙关，拖着疲乏而沉重的脚步，向山上走去。

大约走了两个时辰之久，此刻，一轮红日，已冉冉上升到树林梢了，保坤觉得山势越走越危险峻，愈上愈艰难……

他心头血气一阵急剧的浮动之后，张口又吐了几口鲜血！

血，容易使人害怕，伤感！

保坤见了连吐几大口血，不禁深深一叹，原先强提的一口真气，此刻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双脚一软，便跌坐了下来！

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回忆。保坤是个性情中人，多情善感，此刻一静下，血淋淋的往事，如潮水般地，一齐涌上了心头……

他真情大动，情不自禁地仰面发出几声凄厉的啸声！

那几声长啸，有如虎吼龙吟，传播到遥远又遥远的地方他一生的遭遇也实在太悲惨了，这些悲惨的遭遇，如千斤巨石，压住在他心头，使他苦闷，使他悲痛……

他几声长啸之后，犹觉未能尽情泄胸中的苦闷和悲痛，于是引吭唱出一首凄凉的歌：

“骑马踏红尘，路迢迢！

人面已非，往事知多少！

旧愁未解，新恨几时了？

未成云雨梦，巫山晓！

千里断肠，关山古道，回首前尘，似天杳，

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

故人何处？

青春已老！

他歌声未了，突然山腰间发出几声阴凄凄的笑声。

保坤面色突变，他正欲站起，突见眼前白影一晃，飞奔而来一道人影！

保坤一见是“蛛面追魂魔”赶来，不禁大惊失色，忙往山峰上飞奔。

原来，“蛛面追魂魔”击毙了潘可人之后，追出林外，已不见了保坤踪影，他先在官道上寻找一阵子，没有看见保坤，才折回到这座山上来的。

在山脚下面，便听到保坤的啸声，以后循着歌声，便找到了保坤。

“蛛面追魂魔”一见保坤，便呵呵大笑道：“百里穷追，总算是天网恢恢，血债血还，小子！这回看你再向哪里逃？”

保坤一时情急，不择方向，拼命向山峰上逃命，急奔了一阵之后，眼前景物，使他一怔！

原来，他已经奔到山峰顶上，面前已是断崖，横直无法越过。

保坤探首向断崖下一望，只见万丈深壑，幽不见底！

保坤转身一看，“蛛面追魂魔”已追到距他三丈开外了。

保坤仰面发出一声长叹道：“苍天呀！前有绝壑，后有强敌，保某只有断魂此地了！”

第四十七章 玉骨永埋空空岛

“蛛面追魂魔”跃身而上，口中发出狂笑道：“小子，你呼天唤地也没有用了！”笑声未落，一掌向保坤拍去！

保坤这时真力将要耗尽，哪还经得起“蛛面追魂魔”千斤掌力一击？他只觉眼前一黑，人便向断崖下倒去！

蓦然际空，掠过一道黑影，快如石火似的，一手抓住将要坠崖的保坤，一手向“蛛面追魂魔”，丝！丝！丝地弹出几缕白光。

登时“蛛面追魂魔”被震得暴退了六七步远。

那道黑影把保坤放了下来，低声道：“阁下好好自行疗伤吧！”

保坤从极度的惊惶中醒过来，睁眼一看，只见他面前站立了一个身材不高、黑裳拖地、黑纱蒙面的女子。

保坤怔怔地望了许久，因为看不清对方的面貌，所以无法知道对方是谁。

他想：江湖上从未有过一个黑纱蒙面女子，有如此大的功力，竟能弹出几缕指风，便迫退武功高不可测的“蛛面追魂魔”？

他正在狐疑之际，突听那黑纱蒙面女子响起银铃般的笑声，道：“蛛面追魂魔，凭你那点子武功，竟如此横行江湖么？”她收敛笑声，又道：“如此看来，证明江湖之上，竟没有什么能人了！可悲！可叹！”她转面问保坤道：“闻阁下在洞庭大会上，大战万毒宫主，留给武林一段佳话，今天怎么啦？我如果来迟一步、你不是永沦幽壑了吗？”

她这几句话，可见她没有把“蛛面追魂魔”放在眼里，同时也问得保坤赧颜无地自容。

保坤微微一叹道：“姑娘一定用成败两字来衡量英雄么？”黑纱蒙面女子笑道：“我倒没有这个意思。”

她略顿了一下，又道：“使我百思不解的是阁下武功，据我所知，并非庸手，怎么会被‘蛛面追魂魔’百里穷追，狼狈至此？”

保坤惊讶道：“在下与‘蛛面追魂魔’搏斗的情形，姑娘都看见了？”

黑纱蒙面女子道：“你们在鬼王庄打斗的情形，我没有看到，我赶来的时候，你已被‘蛛面追魂魔’赶出庄来了。”保坤道：“姑娘过奖了，在下一点武功，确实平凡得很，不过这一次，如果事先不伤在鬼王庄高手之下，恐怕也不见得败落在‘蛛面追魂魔’手下。”

“蛛面追魂魔”见黑纱蒙面女子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似未把他放在眼底，不禁大怒，喝道：“女娃儿是哪一派的，为何来此绝峰之上送死？”

黑纱蒙面女子冷笑道：“蛛面追魂魔，你不必问本姑娘是哪一派的，本姑娘是奉上天之意，特来收降你这个吃人的魔鬼，还不快伏首就缚！”

“蛛面追魂魔”哈哈大笑道：“你这位姑娘完全在这里说梦话，你有多大能耐？”

黑纱蒙面女子冷哼一声，道：“放眼目前江湖上的好汉，本姑娘能瞧得起眼的，恐怕没有几人！”

“蛛面追魂魔”纵声长笑道：“算你口齿伶俐，老夫就来见识一下你这千古未有的能手！”话声未落，人已欺身而上，八只手同时向那黑纱蒙面女子抓去。

保坤惊叫道：“姑娘你要小心那魔头的抓招！”

黑纱蒙面女子格格大笑道：“让他抓来吧！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的凶

狠不会收敛的！”她不闪不避，屹立在原地未动。

“蛛面追魂魔”八只手眨眼间便已抓到，突见那黑纱蒙面女子双手在胸向外一分，便把“蛛面追魂魔”八只手挡开，她右手一探，便在“蛛面追魂魔”怀里抓出了“龙眼”，左手“劈拍”一声，打了那魔头一记耳光！

打得那魔头暴退三大步，才稳住身形。

她出手阻挡、抓物、击敌，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得使人难以相信！

黑纱蒙面女子抓到“龙眼”之后，抛向保坤道：“阁下物归故主，免得它等一会碎埋幽壑。”

保坤接过“龙眼”，拱手一礼，道：“多谢姑娘了！”

黑纱蒙面女子笑道：“阁下不必谢了，赶快调息疗伤吧！”保坤心中一动，忖想：“她怎么如此对我关心？她到底是谁？她是公主，冥谷白衣少女？可是她双眸子都不像……”

“蛛面追魂魔”怀里的“龙眼”被对方抓去，而且又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不觉大怒，口中发出一阵怪叫之声，尽全力施为，向黑纱蒙面女子攻了三掌，踢了两腿。

劲力回旋中，宛如巨浪排空，海啸袭至！

山峰之上，四丈方圆之地，掀起满天沙石，地面都为之震动起来。

保坤凝目向黑纱蒙面女子一看，只见她仍站在劲风之中，脚步丝毫未动半步，面色平静泰然……

这几掌是“蛛面追魂魔”全力施为，足足用了十二成真力。

劲风持续约半盏热茶之久，才平息下来。

黑纱蒙面女子格格大笑，道：“老魔头，你再也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样了，打了半天，并没有伤到本姑娘身上一根汗毛。”

“蛛面追魂魔”大吃一惊，仔细向黑纱蒙面女子望去，果然见她仍然屹立在原地，神态安详，若无其事。

他不禁惊然心惊，忖思道：“这女子难道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否则……”

黑纱蒙面女子冷冷道：“老魔头，从刚才这几掌中，你该明白，你的武功，比我差得很远，你得承认！”

“蛛面追魂魔”怒道：“承认又该如何？”

黑纱蒙面女子哼了一声道：“本姑娘有三件事要问你！”

“蛛面追魂魔”冷冷地问道：“哪三件事？”

黑纱蒙面女子道：“第一件事，你能不能忆起以往的事？譬如你的妻儿，你的家乡，你的遭遇等等。”

“蛛面追魂魔”苦笑一下，摇头道：“记不得了。”他幽幽一叹，又道：“对于往事，只是一片模糊，一点也记不清了。”

保坤忙插口问道：“你在潘家霸时，不是对我说过，你姓保，还有一个儿子吗？”

“蛛面追魂魔”又摇了几下头连声道：“没有！没有！”他八只手一摊开，作个滑稽的姿态又说：“像我这个八只手的怪人，谁会嫁给我生儿子，唉！小子别说笑了！”

原来，“蛛面追魂魔”自潘家霸说出他姓保有儿子之后，回到鬼王庄，李希高又给他喝了一碗迷失本性的药，所以往事完全失去记忆。

黑纱蒙面女子微微一叹，道：“第二件事，谁叫你在外面乱杀人吸人血

的？”

“蛛面追魂魔”哈哈大笑道：“当我第一次吸了人血觉得很好吃，而且又增加不少功力以后便继续吃下去。”

保坤问道：“是谁叫你第一次吃人血？”

“蛛面追魂魔”呵呵大笑答道：“傻小子，当然是我的主人呀！还用得着来问。”

黑纱蒙面女子怒道：“鬼王庄主实在可恨！如今你的主人已死，以后还再吃不吃人？”

“蛛面追魂魔”嘻嘻几声道：“吃了人血，能增加功力，而且又好吃，以后怎么不吃？女菩萨，你完全说傻话，嘻……嘻嘻……”

黑纱蒙面女子大喝一声道：“不要怪我，小心我马上毙了你！”“蛛面追魂魔”慑于黑衣女子的武功，怔了一下，便收敛笑容。

黑纱蒙面女子厉声道：“第三件事，是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任你选择！”

“蛛面追魂魔”问道：“生路如何？死路又怎样？”

黑纱蒙面女子冷冷道：“生路么？你从此不再吃人喝血，本姑娘废了你一身武功，回到你的故乡云山坡乡——保家霸去，好好做一个良民。”

“蛛面追魂魔”翻了一翻满布血丝的眼睛问道：“死路呢？姑娘！”

黑纱蒙面女子厉声喝道：“死路么？不出十招，我便会把你打下这座万丈断崖之下，永埋幽壑！”

“蛛面追魂魔”冷笑道：“女菩萨，你不要把牛吹破了，老夫并不见得输给你！”

黑纱蒙面女子怒叱道：“如此说来，你是执迷不悟，要选择死路了？”

“蛛面追魂魔”口中发出怪叫之声，一步步向黑纱蒙面女子欺近……

保坤见二人对话一阵之后，便是拼命一搏了，不禁替“蛛面追魂魔”捏了一把冷汗。

黑纱蒙面女子突然莲步轻移，迎了上去，二人相距不到三步距离，“蛛面追魂魔”八只手一齐向黑纱蒙面女子抓去。黑纱蒙面女子，纤手一抬，突见四周响起呼啸的风声，树木却渐渐摇摆起来，沙石蔽日，山岳为之动摇……保坤失声惊叫道：“慈光普照——”那“蛛面追魂魔”也施出一手绝招“遮云蔽日”，以劲风反击黑纱蒙面女子。

黑纱蒙面女子冷哼一声道：“老魔头，你真执迷不醒，不要怪本姑娘手下不留情了！”

“蛛面追魂魔”大喝一声，手上又加了两成真力。

显然，他已经尽全力在施为，想把对方击毙！保坤看得心惊魄动，他希望黑衣蒙面女子能胜，但他不希望“蛛面追魂魔”惨死幽壑之下。

他的心是矛盾的，突然，看见黑纱蒙面女子招式一变，两手如似两条蛟龙，向“蛛面追魂魔”颈子上缠去！

登时“蛛面追魂魔”便矮了半截，黑纱蒙面女子娇叱之声，和“蛛面追魂魔”闷哼之声同时响起——

保坤失声惊叫道：“姑娘手下留情，他是我的父亲呀！”可是他这一声叫晚了，“蛛面追魂魔”的身子已被抛向半空之中。

眨眼之间，身子从半空之中，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摔到万丈断壑之中去了。

保坤闭目深深地一叹！

当保坤睁开眼睛时，那黑纱蒙面女子，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只见他坐的地方石头下压了一张白笺，保坤取出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抱歉我杀了你的父亲！古人有大孝灭亲之事，妾虽系女儿之身，也略知之。令尊迷失本性太深，不可能再还本来面目，留着贻祸人类，不能不杀了以绝后患！”

妾久慕阁下风仪不俗，今日见之，浪名果然不虚，人生得一知己，虽死何憾，阁下愿意和一个久慕心仪的人结为知己么？

冬季风冷，阁下去东海时，须要处处小心……”

下面署名：黑纱蒙面女子留。

字迹娟秀，端正清丽，保坤忖道：“这女子在一刹那间，便写了这许多字，而且走得无声无息，这份武功，真足以惊世骇俗了。”

她为何知道保坤要去东海空空岛？

这黑纱蒙面女郎，到底是谁？……

保坤仰首想了许多，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现在保坤除了痛思父亲一生不幸遭遇及惨死断崖之外，下一步计划，便是去东海空空岛救他的母亲，他忙闭目调息，开始疗伤。

初冬，天气渐渐地冷！

一个明月如昼的夜晚，东海的海面上，一艘大船在寒风里疾驶，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正卓立在船头之上，仰首望着天上颗颗繁星，俯视海中点点渔火，对吹来的朔风，一点也不觉得寒冷！

这个眉清目秀，丰神似玉的少年，正是大战万毒宫主于洞庭，杀死鬼王庄主，名满天下的保坤少侠！

保坤望着浩瀚的海洋，和无际的苍穹，不禁深深感觉自己的渺小，而喟然一叹！

他回头问问船老板道：“到空空岛还有多远？”

船老板是一个两鬓已斑的老头子，他口中衔着烟斗，缓缓道：“经过汝贞、千山，便是空空岛了！”

夜风越来越大，船老板吸了一口烟，又慢吞吞他说道：“少年人，还早哩！进到舱里来歇歇吧！”

保坤正欲举步回舱，忽然见海中波涛里，突然涌出来一只小船，那小船其快如矢，向大船飞驶而来。

眨眼间，那小船靠大船仅有十多步远了，蓦地，小船上飞起一条黑影，直向保坤这条大船上。

保坤正欲施出功力，击出一掌之际，那条黑影已在他面前一掠而过，同时看见一点白色的东西向他射来。

保坤以为是暗器，忙伸手一抄，那射来的白色小点，便夹在右手的中、食指之间。

这时，那条黑影，仍飞回那条小船上，刹时之间，小船便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

保坤仔细一瞧手中那白色的东西，原来是一张纸条，折叠成三角形，打开在灯下一观，上面写道：“高峰一别，匆匆旬余，一日不见，如似千年！君已来东海，在此浩瀚的海洋之上，你感觉是孤独抑是渺小呢？妾早已去过空空岛，一探虚实，该岛高手如云，似已风闻君将要去，所以戒备森严……”

君之令堂，困居‘愁云洞’已久，身上万毒俱发，去迟了恐今生难有一面之缘了，岛上的教主，其毒有如蛇蝎！君孤军而入，妾誓作后盾，愿在海上，遥遥对饮三杯，以壮行色如何？一笑！

黑纱蒙面女子敬上”

保坤看了那娟秀的字迹，口中不由自主地喃喃道：“好一个黑纱蒙面女子，不但兰心慧质，而且才华盖世，可惜使人有神秘之感！”

此时，船正过“汝贞”岛，突然听到岛上金鼓大作，号角齐鸣，岛上港湾里，船只一阵蠕动，顷刻之间，便有十艘大船，在海面上一字儿摆开，拦住保坤这艘船只的去路。

那十艘大船之上，为首一个年纪五旬上下的中年大汉，大声喝道：“你们这艘船驶往哪里去？”

船老板忙答道：“我们是往‘空空岛，捕鱼的船只，别无他物！”

那大汉又喝道：“共有几人？”

“驾船连同捕鱼的人共有七个。”

那大汉手指船头卓立的保坤，问道：“那小子不像是个渔夫，把身份详细报出来给老夫听听！”

船老板正欲说话，保坤乃插口道：“小爷乃中土人氏，特去空空岛玩玩！”

那大汉阴阳怪气地笑了一阵子，问道：“小子认不认识中土有一个名叫保坤的小子，要来东海，老夫如果碰到那小子，一定叫他断魂东海！”

保坤心中暗暗生气，口中仍然是哈哈大笑道：“如此说来，阁下的武功，定强过保坤多多了。”

那大汉呵呵大笑道：“中土的武林侠士，能在老夫掌下走过十招八式的人，已经不多，保坤那小子，听说浪有虚名，被‘蛛面追魂魔’百里穷追，最后还是一个女子救了他，你说可笑不可笑！”说罢，又是一阵呵呵大笑。

保坤听得有点作呕，怒道：“你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意欲为何？”

那大汉厉声道：“我们要检查，而且也须要一点买路钱……”

话声未落，他涌身一跃，便登上保坤的大船。

他反身从背上撤出一柄大刀，刀尖指着保坤道：“把你小子身上的金钱财宝拿出来！否则，哼！”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你们原来是海盗？汝贞、千山、空空、这些岛上都是类似阁下这样的海盗么？”

那大汉怒喝道：“小子胡说！再不拿出来，老夫便要你小子的狗命了。”

保坤冷笑道：“是你一人上？还是十人一齐上？”

那大汉惊讶道：“你小子也会武功？如果接下老夫三刀，老夫便送你出汝贞岛。”

保坤点头道：“好吧，你就向我砍上三刀，小爷不还手就是了。”

那大汉暴喝一声，手中大刀挥起，向保坤拦腰一刀砍去！

船老板惶恐地大叫道：“杀人救命呀！杀人救命呀！”

保坤立展“云海幻踪”身法，身形一晃，便落到船老板面前，忙道：“老板你不要怪声怪气的叫好不好，我没有死呀！”

老板惊喜交集，道：“少爷，你这文质彬彬的样子，也会武功么？”

保坤点头微笑：“会一点子。”他拍拍脑袋又道：“老板你看，他一刀挥来，我的脑袋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这时，那大汉已跃了过来，刀尖指着保坤道：“小子是妖道么，怎么一

晃眼便不见了呢？邪门！邪门！”

保坤冷冷道：“少啰嗦！还有两刀，快动手！”

那大汉一咬钢牙，喝道：“小子看刀！”说着，手中大刀朝着保坤头上，直劈下来！

船老板见状，忙闭上眼睛，惊叫着：“哎哟！又要杀死人哟！”

那大汉刀一劈下来，便落了一个空，定神一看哪里还有人影，大汉大吃一惊，突听他背后传来冷笑道：“恶盗！转身来看看我！”那大汉霍然地一转身，只见保坤一脸不屑之色，站在面前不到五尺远的地方。

那大汉在惊惶中，又挥动手中大刀，横扫了过去。

保坤不闪不避，长臂一探，那大汉只觉虎口一麻，手中大刀便被保坤夺了过去。

大汉大惊失色，正欲逃命时，保坤冷冷道：“小爷已让过你三刀，现在接下我一刀就行了！”

大汉没有走到数步，保坤把大刀掷过去，正插在他的背上，大汉惨叫一声，便扑到海里去了。

十艘大船上其余九个人，一齐跃上保坤船上来，另外还有七人跃入水中。

保坤大喝一声，一掌扫去，登时惨叫连天，便有四人被掌风卷入水中。

其余五人都呆了！

保坤这种惊世骇俗的掌力，怎不使他们惊得发愣！

船老板见保坤有这种神力，不禁眨眨眼睛，意思是：人不可貌相，以他这文弱书生的样子，怎具有这样大的神力？

五人呆了一阵之后，其中有一个黑面虬须的大汉，惶惶问道：“你是谁？”

保坤冷笑道：“小爷便是名震武林的保坤，你要报告空空教主，赶快去发信号吧！”

五人一听“保坤”二字，面色俱变，慌忙返身，拼命逃奔。

保坤哈哈大笑道：“小爷今夜放了你们五人，速去传讯空空教主，小爷明晨去空空岛，血洗该岛！”

五人逃出保坤大船，便放出绿色火焰信号。

蓦在此刻，保坤忽然感觉船身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

船老板面色陡变，急忙说道：“船要翻了，设法逃命吧！”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因为他不懂水性，虽然一时能施展“凌浪虚渡”，可是又能支持多久？

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中，纵有通天本领，英雄也无用武之地。

保坤正在焦虑之际，突感船身向一侧倾斜起来，一阵大浪登时涌入船上，大船就在这一大浪冲涌中，渐渐地翻沉下去！

保坤忙展开轻功，飞离大船。

突然几声怪啸响起，水中钻出来七个赤裸大汉，手执长钩，把保坤围在水中。

保坤全凭一口真气，虚渡水上，现在七个大汉，手中长钩均钩向保坤双脚，保坤就有通天本能，也难施展，他大喝几声，双掌扫出，那七个大汉，见保坤掌风扫至，忙钻入水中，等掌风过后，又从水中钻了出来。

保坤不懂水性，真力仅能支持片刻，经这七人围住，保坤真力一泄，便掉落水中。

有一个大汉举起长索，便把保坤套住，仰面大笑道：“小子，你在陆地

上算得是一只虎，在水中则变成一只狗了，哈……哈……”

保坤心中一动，忖道：“不如将计就计，由他们把自己带到岸上或船上，否则，在茫茫无际的海中，敌人不攻也会溺死在水中……”

保坤不再挣扎，任凭那七个大汉把他缚住送到一艘船上。

保坤索性闭上双目，调息行功，不理睬那七个大汉。

那七个大汉一阵呵呵大笑之后，便在舱里摆下酒菜，饮酒取乐起来。

坐在上首的一个虎目隆鼻，阔口短须的大汉，哈哈大笑道：“人言那小子有通天本领，其实脓包一个，一根小小的绳索便把他缚住，缩成一团，像个猪猡！”

另外一个大汉嘻嘻几声道：“空空教主，真是小题大作，连日紧张，像临大敌似的，其实这小子不过尔尔。”

保坤心中暗暗好笑，他觉得这些边陲蛮子，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

蓦然，一阵蚊蝇似的声音，但听起来却清晰异常，在他耳边响起：

“阁下暂时勿虑，等这七个大汉把你送到空空岛，我一定设法救你……”

保坤抬头一看，哪里还有人影，保坤骇然，心想：“这人的轻功，高得人难以置信，闻声便不见人，这种功夫，武林罕闻罕见。”

船在海中航行，七个大汉在饮酒取乐，一切都平静下来。

保坤初时尚感觉很冷，经他一阵调息，便不再冷，他闭目行功，将无名大师，和他师父传给他的绝学，默默地又练习了一阵子。

船轻，顺风、水急，两个时辰之后，已经过“千山”，在黎明时，已到达“空空岛”了。

七个大汉这时已喝得昏头大醉，七倒八斜地爬在舱里大睡。

保坤见船已靠“空空岛”，他略一运气，身上的绳索，如同刀切似的断成数十段，保坤一挺身子，便站了起来。

飞起一脚，踢醒了一个大汉，冷笑道：“多谢你们把小爷送到目的地！”

那大汉睁开一双惺松的睡眼，看清是保坤之后，惶恐地尖叫道：“小子你？……”

其余六个大汉，被他这一声凄厉的尖叫之声，都惊醒了，纷纷拿着兵刃，把保坤围住。

保坤冷笑道：“小爷不杀无名小卒，放你们七条狗命，赶快滚回去见你们的教主，速来见我！否则，让我打进去，‘空空岛’便草木不留！”

七个大汉哪里肯相信保坤的话，他们同时大吼一声，七人的兵刃，一齐攻向保坤，保坤不慌不忙，身形一阵晃动，眨眼间，七人的兵刃，都被保坤夺了下来。

七个大汉惊得呆了，他们连保坤用的什么手法都没看清，手中兵刃便夺了过去。

保坤哈哈大笑道：“你们不用怕，小爷不杀你们无名小卒，还不快滚！”

七人互相丢了一个眼色，抱头狼狈地逃窜而去。

保坤身形一晃，便飞上岸去！放目一看，只见岛上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保坤急想去救母亲，便往山上急奔，可是他不知“愁云洞”在什么地方，正在发愁时，突见前面，遥遥望去，有一道黑影，快如石火地在前飞行，隐约可见。

保坤心中一动，便朝着那条黑影方向飞去。

蓦然，前面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刹时之间，又归沉寂。

保坤警觉，忙加紧脚程，向惨叫的地方奔去，只见有四个劲装大汉，惨死当场。

保坤判断，四个大汉，一定是岛上暗卡，死在黑纱蒙面女子手里。

他看了那四人的死状之惨，不禁惊然心惊，忖道：“这女子的手段多么狠辣！她到底是谁？……”

保坤奔了两上时辰，连续发觉有五处同样的惨状，他顺利地已奔入“空空岛”的腹地了。

这时，一轮红日，已挂中天，虽然是初冬季节，岛上仍然感到燥热。

保坤一阵急奔之后，已来到一座山峰的脚下，远远地便望见‘愁云洞’三个大字，竖立在一座山洞之上。

保坤心中大喜，他想：“母子痛散，悠悠几年，不知母亲被折磨得变成什么样子了？”

他母亲昔年的花容月貌，刹时之间，又在他眼前浮起……

他不禁幽幽一叹，眼眶挂着两行清泪，走进那所又黑暗又潮湿的洞里。

洞门有道铁栅门，是开着的，但当他迈进那座铁栅门之后，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外面的铁栅门，便关闭起来。

他凝目向里一看，里面阴森森的，深不见底，前面十尺处的地方，又装了一道铁栅门，紧紧的关住。

保坤失声笑道：“这两道铁栅门，大概都是机关操纵的，对我来说，是毫无用处。”

他举手一掌拍去，一声闷雷的巨响，铁栅门上，便被击了一个大洞，保坤身形一晃，便纵那洞口里跃了进去。

过了那座铁栅门，便是一条狭长的甬道，甬道只能容一人通过，非常阴森潮湿霉气。

保坤恐怕有暗卡机关，缓缓而行，通过那条甬道，出乎意外，并没有什么机关暗卡阻止。

保坤走了大约有三分钟的光景，眼前景色，突然一变。

甬道的尽头，便是一座较高的巨石砌成的石室，石室的门是虚掩的，门上是蛛网缭绕，积尘盈尺，显然许久没有人进出的样子了。

保坤推门而入，一股腥臭气味，顿时迎面扑来。

保坤吁了一口气，悄悄地走了进去，他目光向四周一扫，不禁使他一呆！

原来那石室之中，放了二十四口黑色棺材，每口棺材之上，盘蜷着一条长蟒！

保坤略一定神，走过那二十四口棺材，双手运功，只要那长蟒一动，他便把掌风打出去。

可是，那二十四条巨蟒，均蜷伏未动，保坤穿过石室，走近另一间房子。那房子，异常幽暗，室中有座水池，深不见底，水池旁边正坐着一个蓬头垢面赤裸的女子。

那女子全身红肿，满身都是血疮，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保坤进去，她连头也不抬，一面用水在洗身体，一面用手拼命抓擦，她口中喃喃地自语道：“坤儿还不来，一千天了，我只能活一千天，娘每日受万毒攻心，只有用水洗擦，才能苟延一刻的生存，坤儿啊！坤儿啊！娘……”呜咽起来了。

保坤听了惊然心惊，心想：“眼前这个血红肿的老妪，就是我的母亲？”

她老人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保坤哇的一声，跑了起来，一直冲向那水池边的老姬身旁，跪下来，泣不成声了。

老姬见保坤跪在她的身旁而泣，微微一怔，抬起头来问道：“你是谁呀？”

保坤泣道：“妈妈，坤儿赶来救你老人家了。”

老姬惊喜交集颤声道：“你真的是坤儿吗？哟！长得这么高了，你怎么进来的，是空空教主放你进来的？”

她想伸手去摸摸保坤，但是血浓红肿的手，又忙抽了回去。

保坤摇头道：“孩儿几番奇遇，学了一身绝学，特来为母亲报仇的！”

老姬幽幽一叹道：“孩子，母子能见一面，便心满意足了，娘今生无法再出‘愁云洞’了。”

保坤惊讶道：“为什么？孩儿有把握扫平空空岛，娘怎么不能出去？”

老姬深深一叹道：“娘为了顾全名节，拼死没有依空空教主，这样便触怒那魔头，把娘关进这座洞里，洞里墙壁四周，都布满毒物，娘居此三年，身上红肿烂疮，体无完肤，此毒传染极快，性质最烈，娘本来早该死去，后来忽来了一个老和尚，放了一包药在此池中，叫我天天洗擦，可活千日，母子可以见到最后一面，孩子，娘为了等待你最后一面，挨了一千日的苦难和折磨……”

保坤热泪盈眶，道：“天下名医甚多，娘能出去，一定可以医治好的！”

老姬摇首道：“不行了，此毒传染极快，娘若出去，不但孩子要传染上，而且普天之下的人都要传染……”

她痴痴地望了保坤几眼，面上现出得意的笑容，然后转身往那池中跳去——。

第四十八章 血战空空岛

保坤见他母亲投入池中，不禁大吃一惊，忙想跃入池中救他母亲，突地背后一股劲风袭到，保坤身形一闪，便向右边闪避一丈多远，转身一望，只见一只虎面人身的怪物，向他扑来。

保坤微微一怔，心想：“这怪物凶狠异常，先不把它击毙，便无法下池救母，可是等把这怪物击毙时，母亲恐怕已经溺毙在池中了，这如何是好？……”

保坤正忖思之际，那虎面人身怪物，第二次又扑了过来。

保坤身形又是一闪，避在一旁，那虎面人身扑来的劲力奇猛，劲风卷起，室内的四壁都为之震动起来。

保坤在第二次闪避时，已经察觉那怪物并非真正的老虎，乃是一张虎皮粘在人脸上。

保坤大喝一声道：“怪物如果是人，赶快现身，不然小爷便要出手超渡你了！”

在保坤喊喝声中，那虎面人身怪物，再度向保坤扑了过来。这一次保坤不闪不避，左手护胸，右手一招“追魂掌”扫了出去。

两股劲力一碰，室内登时响起一阵闷雷似的声音，那虎面人身怪物，向后暴退了六七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保坤身形也晃了几下，才稳住身形。

那怪物口中发出几声凄厉的怪啸之声，虎目中射出两道怨毒阴狠的煞光，使保坤看得一怔！

保坤略一定神，又大声喝道：“怪物，你我素无恩怨，如果你是被逼不得已，小爷便放了你一条狗命，赶快滚吧！”

那虎面人身怪物，口中一阵怪啸之后，便以手指面，连连作势，意思是他被人用东西控制，心不由己。

保坤会意之后，忙走过去，正想出手点那虎面人身怪物身上穴道时，那怪物不明白保坤的用意，从地上挺身而起，双手同时推动，两股劲风，立时卷向保坤。

保坤暗吃一惊，忙滑步闪身攻出两掌一腿。

那虎面人身怪物见保坤武功高奇，无法制服对方，便转身夺门而逃。

他刚一出门，口中便发出一声虎啸之声，声冲云霄，使人听了，肝胆俱碎。

保坤见那怪物逃走，不去理会，也不追赶，他心中挂念投入池中的母亲，忙走到池边一看，只见那池里的水又黑又深，无法见底，哪里还见到他母亲半点人影。

保坤焦虑万分，他正想脱衣下池，蓦闻室外怪啸连天，他凝目向室外望去，广场上只见有千万只火把，一阵呼啸之声，恍如千军万马，把房子重重包围起来。

保坤忖道：“自己如果下池去，不一定能救出母亲，而且外面强敌钻了进来，定难脱身，不如先击退敌人之后，再设法救母。”

这时室外传来一阵锣鼓之声，一批兽面人身之物，手持火把，开始向屋里冲来。

保坤抬头一望，屋子外面四周都起了大火，这时烟火完全把这间房子笼

罩住。他再看冲进来的那一批兽面人身，全身都缚着锋利的尖刀，一个个都体高八尺，面貌俱都是奇形怪兽。

保坤不再犹豫，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起一脚，踢倒第一个撞来的怪物，然后身形一闪，便从火焰中穿窗而出。

他飘落在广场上，放目四望，只见广场之上，四周站满了手持火把，人身兽面的怪物，重重叠叠，至少包围了五六层以上。

保坤虽然身怀绝学，可是他陷身在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不禁暗暗心惊胆寒起来。

突然，他听到一声怪啸之声响起，保坤凝目一看，只见广场东端，站了一个虎面人身的怪物，这怪物正是刚才和他在室内打斗的那个。

那怪物一阵怪啸之后，便对保坤道：“一掌之赐，快连本加利还来！”

他口中有如含着一口浆糊，字音不清，可是保坤听起来还能听懂。

那虎面人身怪物说出这几句话之后，其余在场的怪物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之声。

那虎面人身怪物如发号施令似的，又厉声喝道：“快攻呀！”

此语一出，数以千计的怪物，又发出了一阵喊喝之声，高高举起火把，向保坤冲来。

保坤一见数以千计的怪物向他冲来，顿时大惊失色，忙沉声大喝道：“站住——”

保坤这一声巨喝，恍如一声焦雷，声震山岳，直冲云霄，本来冲上来的那些怪物，以保坤一声巨喝，便吓得都停止不前。

保坤睁大神目向四周一扫，朗声道：“在下保坤与各位都无恩怨，来空空岛实为救母而来，空空教主与在下有杀父凌母之仇，在下来报仇，与各位无关系……”

保坤说到这里，全场的怪物一时都静了下来。

保坤一观全场景况，心中一动，忙又道：“在下乃是中原虚得盛名的‘毒眼龙’，此次来空空岛，不但是为了救母而来，也是为了解救那些被空空教主囚禁，日夜受尽折磨的人！”

保坤此语一出，全场的怪物，都同时发出惊呵之声。

保坤把握住群豪的情绪，继续道：“各位如果受了空空教主的折磨，在下愿意杀死空空教主之后，解救你们离开空空岛！”

全场一阵欢呼，原先那个说话的虎面怪物，闻言也不觉一呆！

蓦在此刻，突见空际人影一阵晃动，眨眼之间，便飞下来六道人影。

保坤略略一怔，定神一看，那为首的，正是空空岛空空教主，站在空空教主的背后，便是空空岛五大高手。

那五大高手，白右至左，两道、一僧、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青年美妇。

保坤一见这六人中就有五人在他故乡云山坡“保家霸”杀

他全家时见过面的人，不禁心头怒火陡起，向前跨了三大步，指着空空教主骂道：“可恨的教主，你还认识小爷吗？保家霸的血债，现在要连本带利索还！”

空空教主浓眉一扬，扫了保坤一眼，晒然道：“小子狗胆不小，竟敢闯进空空岛本教的圣地来，本教主若不念与汝母有共枕同衾的关系，立刻便要把你碎尸万段！”

保坤闻言怒愤填胸，钢牙咬得格格作响，叱喝道：“可恶的教主，你不

要侮辱小爷母亲的圣洁，小爷与你拼了。”说着，双手一扬，一招攻了过去。

空空教主向右一扫，厉声道：“‘龙爪攫魂’ 江海天何在？”

站在最右边的一个中年道士忙应道：“卑职在！”

空空教主右手一挥，道：“把那小子拿下！”

“龙爪攫魂” 江海天双肩一晃，便向保坤身前欺近，五指并直如戟，向保坤胸前三大要穴戳去。

保坤不闪不避，左手护胸，右手一招“推星摘月” 攻了过去。

那“龙爪攫魂” 江海天，忙一个旋身，右手五指如钩，向保坤头上抓来，保坤头一闪，一掌击出。

爪影、掌风，一时如大江之浪涛，海洋之飓风，层层地卷起，一波接一波，似无休止……

“龙爪攫魂” 的爪功不弱，可是三招过后，他暗暗心惊，忖道：“这小子果然浪名不虚，似比在云幻山庄时，功力又进步许多了……”

他心忖未已，突闻保坤大喝一声，身形拔起四丈多高，身在半空之中，忽见他姿势一变，来个“猛虎下山” 向“龙爪攫魂” 江海天身上撞去。

当保坤快撞到“龙爪攫魂” 江海天身上时，他双手忽然一抡，奇招陡出……

一招“玄门屠龙” 随手而出！

“龙爪攫魂” 江海天突见眼前尽是巨掌向他拍来，不觉大惊失色，忙向后暴退，可是那些巨掌像暴风雨似，文即袭至。

“龙爪攫魂” 江海天在惊叫声中，身子顿被掌风卷起，摔到一丈开外。

广场上人影一阵晃动，有两条人影一弹身，便接住龙爪攫魂江海天的身子。只见江海天嘴巴一张，喷出一道血箭。

空空教的高手，顿时都呆了！

空空教主目睹保坤竟在三招之间，把空空岛第一高手击毙，也不禁为之动容！

保坤卓立场中，厉声喝道：“空空教主，有种自己上来，咱们今日一了百了！”

空空教主为人机诈，他嘿嘿几声，道：“小子身手果然不凡，咱们的空空教第一高手，都死在你小子的掌下，现在只有本教主亲自动手，才有力量杀你这小子。”

原来，空空教主一看身旁四人都惊惶地慑于保坤的武功，不敢出手，所以想用激将法，激起那四个高手联合出手。

空空教主身旁的高手，其中一个中年和尚双手合什道：“教主不宜轻动，待贫僧去会他一会！”

说着，手中禅杖一抖，便向保坤欺近。

保坤看见那和尚向他欺近，他冷笑几声道：“又来一个替死鬼！”

那中年和尚，双目暴射两道凶光，面带杀机，不发一言，举杖便向保坤头上劈去。保坤站在原地未动，等那中年和尚禅杖击近时，左手挥动，一股劲力发出，把禅杖托起，他同时欺身而上，右手疾如石火般，抓住禅杖。

那中年和尚突见禅杖被对方抓住，不禁大吃一惊，忙用力一抽，保坤顺势用力一送，那中年和尚便摔到三丈以外，摔个四脚朝天。

保坤哈哈大笑道：“你们空空岛的人，怎么都是些酒囊饭袋，太不济事了，哈……哈哈……”

他这句话竟刺伤了空空岛在场所有的高手，只见那中年书生、青年美妇、

和一个老道士，同时大怒，三人联手而上。

保坤虎目如电，扫了三人一眼，冷冷地指着那青年美妇道：“这位姑娘与在下无仇，请走开一点，其余都在超渡之列。”

青年美妇心中一动，正要开口说话，突闻空空教主用传音入密之法，对那青年美妇道：“湘妃快过来，不要出手！”

那青年美妇对保坤盈盈一笑道：“少侠真会把恩怨弄得清楚，本姑娘恭敬不如从命了。”她莲步姗姗移动，便向一旁走了开去。

保坤见那青年美妇走开，不疑有他，便厉声对中年书生和那老道，道：“保家霸的人，和你们到底有什么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如何要赶尽杀绝，下那种毒手？”

中年书生怒道：“小子哪里明白其中恩怨之事，小子擅闯本岛，咱们剑下见功夫，何必多说！”

他反手从背上撤下长剑，剑尖一指保坤：“小子快些撤下兵刃吧！”

保坤仰首望天，对中年书生不屑地一看，冷哼一声道：“对付你们这些庸手，还劳小爷用剑么？”

中年书生勃然大怒，手中长剑一挥，幻起一道寒芒，射向保坤胸前各大要穴。在这同时，那老道也挥动单刀，刀影如山，罩向保坤头上。

二人同时出手之后，突见人影一晃，眼前便失去了保坤的人影。

二人大惊失色，忙转身一看，忽见保坤厉喝一声，两招“后山打虎”，一招拍向中年书生，另一招则击向老道。

二人闪避不及，惨叫一声，两颗头都给拍了下来，保坤飞起一脚，踢起中年书生的尸体，向空空教主撞去。

空空教主大惊失色，右手一抄，接住中年书生的尸首。

保坤手指空空教主，恨声道：“怕死的教主，已有四人替你偿了命，最后该轮到你了。”

喝声甫落，一个箭步，便欺近空空教主面前，举掌向空空教主击去，掌风如飏，登时卷向空空教主。

空空教主右手连忙一挥，一招反击过去，二人掌力撞在一起，发出焦雷般的一声巨响，空空教主向后暴退了六七步才稳住身形。

保坤的身子也晃了几晃，才稳住桩。

二人对了这一掌，心中极其骇然，空空教主心想：“这小子内力如此雄厚，诚为生平难逢的敌手，他小小年纪，便有这样高的武功，如假以时日，自己必难在他手下走上几合……”

他忖念至此，杀机顿露，一步步向保坤欺近。

保坤也暗暗吃惊，他想不到空空教主的武功，确有独到之处，非一般庸手可比，因此，他更提高警觉。

空空教主暴喝一声：“偿四人的命来！”

声出人动，掌风脚影，如狂风骤雨，直向保坤身上，滚滚而来。

掌势漫天而起，重重如天际涌云，威力万钧，严密得没有一丝空隙。

这是他盛怒而发，真有万夫莫敌之势。

保坤冷然一笑，双掌立即舞起漫天掌影，有若蛛网纵横交织而出。

一时之间，两人身影似合而为一，惨厉地斗在一起，分不出空空教主和保坤的身形。

地上沙土飞扬，空气激荡如啸，二人身形捷速旋转，越来越快，愈打愈

凶。

双方掌劲，如山崩峰塌，势不可挡。

突然，保坤星目暴射两道冷酷的寒煞，一声凄厉刺耳的长啸响起，他身形拔起三丈多高，冲出劲风范围之外。

他身形在空中一个急旋，如猛虎下山似的，以眩人眼目的快速，直向空空教主身上撞去！

他这种硬冲硬打的方法，顿使空空教主大惊失色。

他见保坤疾扑而来，忙将身形一阵转动，右手向上一掌推出。

空空教主一招已用了十成真力，威力非同小可，真如巨浪般地，冲涌而去。

保坤身悬空中，倏地一个斜翻，躲避空空教主这歹毒的一击，冷冷一笑，身形倏然一闪，如鬼魅般，已转到这空空教主的右侧。

空空教主，想不到自己这一招用了十成真力，竟告落空，他不愧为一教之主，机智灵活，招式一落空，身躯随之一转，迅灵至极，人已横闪八尺，手中一扬，一把金光闪闪的暗器，

脱手飞出。

方圆五尺的面积，均被这蓬金雨所笼罩，端的毒辣异常。

保坤冷哼一声，忙打出一股排山倒海的劲力，把金光闪闪的暗器打落，然后五指箕张，似鹰爪般地，出其不意的抓向空空教主的手腕。

空空教主想不到保坤身法如此疾快，他忙想闪避对方的抓招，但已经来不及了，顿时只觉右手一麻，劲力立即消失。

保坤一手擒拿、出招、扣腕的手法，真是奇诡奥妙已极。

空空教主的右腕虽然被扣，可是他左手能适时拍出一招，保坤见掌风拍到，忙将手用力把空空教主一推，空空教主身形一个踉跄，便摔跌两丈开外。

保坤哪容空空教主有喘息机会，身形一闪，便欺了过去，同时口中发出一声长笑。

空空教主从地上挺身而起，忙从口中取出一枚哨子，吹了起来。

哨音一起，广场上那些兽面人身的怪物，都怪叫起来，一个个举起火把，向保坤扑了过去。

保坤见数以千计的怪物向他扑来，心中顿时一寒，暴喝一声道：“你们如果再替可恶的空空教主效命，立刻就叫你们惨死当场。”

保坤暴喝声中，那些兽面人身怪物，一时之间，便停步不前，一个个都仰头睁目望着保坤。

保坤又朗声道：“在下如果杀了空空教主，你们便可以自由地离开空空岛，回到你们的家乡去。”

全场的怪物，一阵哗然，他们渐渐动摇起来。

空空教主看情形不对，忙目传音入密之法对站在一旁的青年美妇道：“湘妃，去设法接近那小子，要快！”

青年美妇点点头，莲步移动，向保坤走近。

保坤见那青年美妇姗姗向他走来，并没有对他出手的样子，忙问道：“姑娘是否准备与在下对上几招？”

那青年美妇妩媚一笑道：“哎哟，我这点子武功，怎能接得住大侠一招半式？”她秋波微转，叹道：“刚听大侠之言，杀了空空教主叫我们回故乡，真是好极了，我也是被那可恶的教主控制在这岛上，已经有三年了，唉！真

是度日如年啊。”

空空教主突然断喝道：“鬼丫头，你变心了，还不快过来！”

那青年美妇吓得魂飞天外，面色陡变，忙靠近保坤，跪下颤声道：“求大侠救救我，被他抓过去便没有命了。”

保坤忙走过去，扶起那青年美妇，安慰道：“姑娘不要害怕，待我去超渡那可恶的教主。”

那青年美妇等保坤去扶她时，她便顺势扑入保坤的怀里，保坤与那青年美妇嫩似美玉的皮肤一接触，恍如触电似的，不觉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双手便抱住了那青年美妇。

一阵如兰似麝的香气，扑入他的鼻孔，不觉使他心中一醉。

正在此时，突见那青年美妇从保坤怀里挺身而出，出手

如电，从怀里取出一副兽面，蒙在保坤的脸上。

保坤大吃一惊，想用手脱去那面具时，蓦闻一声怪诞的哨声响了起来。

保坤心中一怔，刹时之间，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由自己主宰了，好似灵魂出窍似的，只要听到哨声便无法控制自己。

青年美妇突然格格大笑起来。

空空教主走近保坤身旁，口中响起阴森森的怪笑道：“保坤小子，你从现在起，也和在场的其他兽面人身的怪物一样了，永远供本教主驱使，如果你不听指挥，本教主吹起金哨子，你便全身如万蚁啮心，痛不欲生，希望你乖乖地不要尝试那种痛苦。”

保坤这时心里还是明白，对方说出的话，也听得懂，只是兽面拿不下来：

保坤闻言，不禁大怒，暴喝一声，双手抡出。

空空教主忙闪在一旁，嘿嘿几声道：“保坤小子，你真相尝试那万蚁啮心的滋味么？”

突地，一声怪诞的哨音响了起来，保坤闻了，立时感觉全身肌肉抽动起来，渐渐加剧不一分钟，果然如万蚁啮心、痛、痒、酸、辣兼而有之。

保坤一时承受不了，惨叫一声，便倒在地上滚叫。

空空教主忽然转身对在场数以千计的兽面人身怪物喝道：“你们都听信那小子之言，有违叛本教主意图，本教主今天罚你们一次万蚁啮心，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

说着，口中含着另一枚哨子，“呜！呜！呜”地吹了起来。

广场之上，刹时之间，惨叫之声大作，所有的兽面人身怪物，都倒在地上，口中发出惨叫哀嚎之声，一时动天震地……

空空教主，口中响起一阵阴凄凄的长笑，哨音加速，他们滚动也越快……

蓦地，笑声一敛，哨音停止。

空空教主冷冷地喝道：“你们跪在地上，举手当天再发一次重誓，如果再有叛教意图，愿受千刀万刮之刑！”

在场的兽面人身怪物，都跪在地上，举手发下重誓。

只有保坤没有跪下发誓，空空教主冷笑道：“小子，你已完全被老夫控制，还有什么皮调，再不跪下发誓，老夫要吹哨子了。”

保坤怒喝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小爷不幸中人奸计，一死而已，何必多言！”

空空教主闻言，暗暗佩服保坤是条铁汉，心想：“此人如果武艺再高，必可纵横江湖，我们这些黑道上的人，恐怕永无生存的希望……”

他心中一动，顿萌杀机。

空空教主口中又响起一阵冷嘿怪笑之声，道：“小子倒不失为一条好汉，老夫今天要叫你慢慢的死……”说着，口中含的金哨子，又急剧地吹了起来。

保坤这一次痛得昏死过去。

第四十九章 变中之变

金黄色的阳光，照射大地之上。

空空岛的海边椰树之下，正躺着一个人，在沉睡未醒。

那沉睡的人身旁跪着两个伤痕斑斑的人，那两人周身的穴道被制，劲力已完全消失，不能动弹，更无法逃跑。

那昏昏沉睡的人，突地口中大叫一声“哎哟！”，便翻过身来，双手揉揉惺松的眼睛，放目四望，眼前的景色，使他一呆！

他一挺身子，目光一扫四周，不禁自言自语道：“我保坤难道是在梦中么？”

他摸一摸自己的面部，兽皮不见了，再看看空空教厅前的广场也不见了。

还有那些兽面人身的怪物，都不见了……

自己躺在海滩旁的几棵椰树下，面前跪的两人，正是空空教主和那位骗他的青年美妇。

这是怎么一回事？

现实使他大迷惘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因为，他非常清楚记得自己被空空教主用兽面控制之后，闻了他的金哨子声音，便使自己体内如万蚁啮心，当时没有好久，便不知道了，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空空教主、青年美妇怎么会跪在自己的身旁？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怀疑是在作梦，忙用口咬了一下自己的手背，感觉一阵疼痛，证实他不是梦中。

保坤正在呆愣愣地站着想这些问题时，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幽怨而怪诞的歌声：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旧欢梦里难寻，往事都成空！

长恨江湖，误中奸计曾把身误，千毒坑里几丧命，恨到天荒地老亦不休！

思悠悠，恨悠悠，毒刀拆散鸳鸯梦！

有情苍穹早已老，人生恨水长流！

那歌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尤其最后那：“毒刀拆散鸳鸯梦，有情苍穹早已老，人生恨水长流”的三句，反复地唱着，使人越听越伤感。保坤忖道：“那唱歌的人，蕴着丰富的情感，一定是满怀哀怨，难以向人倾诉……”

保坤是个情感最丰富而脆弱的人，他听了那哀怨的歌声，不禁悚然心惊，悲从中来，几乎掉下泪来。

他忙转头一看，只见一个面蒙黑纱，身着黑裳的娇小人，正坐在后面一个不远的山坡椰树下，仰面望天，抱膝而歌。

保坤心中十分惊奇，正想走过去一看那黑衣蒙面人时，蓦然间抬头看见那空空教主和那青年美妇，仍然跪在地上未起，他大喝一声道：“可恨的空空教主，谁叫你跪在小爷面前的？”

空空教主双目发直，没有作答。

保坤心中一动，仔细一瞧二人，原来，二人的“哑穴”被点，双腿的穴道也被制住。

所以二人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起来。

保坤心中感觉十分诧异，忙探手向二人的怀里摸去，便摸出几面兽具来。

扬起一看，只见兽面里部贴了三道灵符，此外并无他物。

保坤搜出空空教主身上两个金、银哨子，恨恨地说道：“这两个哨子，不知害了多少个善良的人。”说着把它踏个粉碎。

保坤分手如电，便解了空空教主，青年美妇二人的哑穴。

二人“哑穴”被解。

保坤叱道：“谁把你们弄成这样狼狈的？”

空空教主心中一动，忙道：“小子休问，总不是你小子，你小子已是老夫手下游魂，还有资格说话么？”

他知道保坤少年气盛，故用话来激他。

保坤怒道：“小爷如果不中老匹夫的奸计，恐怕早已超渡你了。”

空空教主老奸巨滑，仰面一阵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如果不请人来助拳，早已到阎王殿前报到去了，还有面目同本教主说话吗？哈……哈哈……”

保坤见空空教主一阵讽刺的大笑，不禁勃然大怒，喝道：“小爷请谁来助拳，你不要血口喷人！”

空空教主指那小山坡上坐的黑纱黑衣蒙面的娇小人道：“没有那人助拳，你小子早已死去多时！”

保坤这时才明白，自己是被那黑纱黑衣人救出来的，空空教主和青年美妇的被制，一定也是那人的杰作了。

他急欲去问那人，便对空空教主叱道：“两个狗男女，死前还有什么遗言？”保坤举掌准备向空空教主头上劈去。

空空教主面不改色，怒叱道：“老夫死在你小子掌下，心有不甘！”

保坤一皱眉头，问道：“为什么？”

空空教主接道：“老夫的武功，并不弱于你小子，你小子请来助拳，胜之不武，老夫败之心有不服。”

保坤是位豪气干云，冷傲自负的人，他剑眉一竖，朗声道：“小爷现在就解开你全身穴道，让你二人联手而上，小爷也不在乎。”

空空教主冷笑道：“小子不要夸下这种海口，谅你也没有这种能耐，同时也不敢这样做！”空空教主见计已逞，忙再补激一番。

保坤厉声道：“有什么不敢？”言讫，出手如电，眨眼之间，便解开二人的周身被点的要穴，手法之准，动作之快，使人惊异不已。

空空教主一挺身子，便站了起来，双目射出两道冷森怨毒的眼光，恨恨道：“青山不改，绿水常流，小子，后会有期了！”

说罢，身形一晃，便向东北方向逃奔而去。

保坤见又中计，心中不禁怒不可遏，暴吼一声，展开凌云虚渡轻功，尾追而去。

空空教主，错估了保坤的轻功，他以为保坤会追他不上，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可是，事实大谬不然，保坤的轻功，自服了“长生果”之后，又增进了许多，已达“凌空虚渡”的无上境界，这是空空教主所料不及的。

没有追出一箭之遥，便已超越空空教主之前。

保坤仰面发出一阵长笑道：“可恶的教主，现在你在轻功上，该心服口服了吧！”

空空教主面色陡变，喝道：“老夫与你保坤有什么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为何苦苦追我不放？”

保坤凄厉地一笑，寒声道：“杀父凌母之仇，还不算一天二地之仇么？”

你几番欲置我于死地，不谓三江四海之恨？”

空空教主为人一向奸险机诈，他还图幸免，于是他面容一整道：“小子你完全弄错了，老夫杀的那人，并不是你真正的父亲。”

保坤喝道：“小爷的父亲现在到哪里去了。”

空空教主长眉一动，微笑道：“你令尊大人，如果不是我那一次杀了你那冒牌亲爷，现在恐怕早已经没有命了。”

保坤厉声追问道：“这话怎么讲法？”

空空教主忽然呐呐地说：“这……这……”

保坤大怒，右手一招拍出，大叱道：“这什么？快说！”掌风如涛，向云涌般地卷向空空教主。

空空教主一闪身，也喝道：“老夫武功不一定输你，你为何如此逼问？”

保坤剑眉一轩，虎目射出两道骇人煞光道：“如果你招式上输了，该不该说？”

空空教主道：“如果输了一招，我便说一句，不输便不说。”

保坤怒发冲冠，右手五指箕张，疾圈、猛弹、“嗤嗤”连响声中，五股锐利的劲风，向空空教主抓去。

手法快速绝伦，他恨不得一招把空空教主的头抓了下来。

空空教主见保坤抓来的一招，快如闪电，心中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忙向一侧闪躲，可是时间上仍晚了一步。

空空教主的衣衫竟被指风扫下了半截，下部登时暴露出来。

保坤停步厉声问道：“这一招算不算输？”

空空教主点头道：“好，我答应你说一句，你父亲被鬼王庄陷害控制，老夫曾经对鬼王庄李希高说，你父亲仍在保家霸，鬼王庄主不信……”

保坤接口道：“所以你就杀了我那冒牌父亲，鬼王庄主才肯相信，是也不是？”

空空教主怒道：“老夫答复你一句话，再要我说时，除非再胜我一招。”说罢，从背上撤下长剑，又道：“小子快亮兵器吧！”

保坤哈哈大笑道：“对付你这种角色，还用得着小爷动用兵刃么？”话声未落，只见空空教主剑在手中一抖，便幻成一道白虹，直向保坤头上罩了下来。

空空教主以剑成名武林，故在剑法上，造诣颇高，他长剑挥动之际，四周一丈方圆，都被剑气所笼罩。

保坤口中发出一声慑魂勾魄的长啸，身形如巨鹰般飞掠而起，冲出对方的剑气之外。

空空教主身手也不弱，他也发出一声怪啸，身形随之拔起，剑气遑遑击去，保坤身在空中，倏然一个腾转，大喝一声，双手一抡，奇招陡出……

一招“慈光普照”绝学，倏然施出！

绵绵不断的劲力，有如海中巨浪，一波又一波地，无休止地从对方剑气中反击而去。

空空教主手中剑光一敛，惊叫一声。

“慈光普照——”身形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便从半空中跌摔下去。

保坤见状，忙一闪身，右手伸出五指一勾，五股劲风，便从半空中把快摔下去的空空教主身子抓住。

他飘然落地，右手一掷，空空教主挺身而起，惶然地问道：“你为什么

要救我？”

保坤冷冷道：“你的话没有说完，不准你死！”

空空教主笑道：“我一辈子不肯说，便可以保全一辈子。”

保坤冷笑一声，道：“没有那么轻松吧，现在问你，在武功上服不服？”

空空教主冷哼一声，接道：“本教主几时服过人？”

保坤厉声问道：“刚才这一招你算不算输？”

空空教主微喟一声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身罗奇学，这一招当然算啦！”

保坤剑眉一扬，道：“说吧！小爷的父亲到底死了没有？快说！”

空空教主突然幽幽一叹道：“老夫与令尊保成龙，本来有金兰之交，只是老夫因为你令堂，唉！这关系令堂清誉的事，叫我怎么说下去……”

保坤闻言大叱道：“小爷母亲一生清白，你不能胡说八道，现在我只问你，小爷的父亲是否还在人间？”

空空教主道：“令尊并没有死，他目前正在鬼王庄，那蛛面追魂魔便是……”

保坤暗吃了一惊，心想：“那蛛面追魂魔果然是自己的父亲，唉！”

空空教主又幽幽一叹道：“为了保全令尊的性命，老夫曾给他戴上那蛛面面具，同时杀死那冒充你令尊的人，用尽苦心，完全是为了……”

保坤一声断喝道：“住嘴！”

他双目中射出怨毒的目光，扫向空空教主，厉声问道：“当年你在保家霸那赶尽杀绝的手法，千里穷追小爷，难道也是为了小爷的父亲么？”

空空教主低头无言作答。

保坤心头泛起以往那些血淋淋的事，不禁怒火填胸，暴喝道：“可恨的教主，你是用什么方法把我的母亲弄成那样子。”

空空教主冷冷道：“她来到岛上不依顺老夫，当然……”

保坤怒不可遏，一咬钢牙道：“小爷父母全部毁在你的手中，今天要把你碎尸万段，方雪我心头之恨！”

空空教主忖道：“眼下情势，如果再要打下去，必伤在那小子手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突然暴喝一声，向保坤打出一拳。

凌空无比的拳风，把保坤向后逼退五六步，然后一提真气，向前面森林中逃窜而去。

保坤口中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可恨的教主你想逃么？”他身形一晃，便向前面追去，保坤的轻功，本来比空空教主高出许多，只见他几个起落，便已追上了空空教主。

当他从半空中用一个优美的姿势，跃身落在空空教主的前面时，空空教主吓得面如菜色，忙向保坤推出一招。

保坤不闪不避，双手一拨，便将空空教主打出的劲风拨向两旁，然后飞出一脚，踢向空空教主的“丹田穴”。

空空教主忙转身打出一套“百步神拳”，从第一式起到第八式，都被保坤接下，当时吃惊不小，因为空空教主这一套百步神拳，一共有九式九招，现在已使用了八招八式，仍然不能伤到对方，可见对方的武功高出自己许多。

保坤突在这时，口中响起一声长笑道：“教主，你也接在下一招看看！”

他一收笑声，右手向前缓缓推出……

随着他的招式，平地像起万丈波涛似的，一时如巨浪排空，天崩地裂，树木摇晃，飞沙走石……

空空教主立桩不稳，跌坐地上，口中惶呼道：“玄门屠龙……吾命休矣……”

突地，保坤掌式刚递出去一半，忙一收掌，欺身而上，速如电火似的，点了空空教主的奇经八脉。

空空教主大吃一惊，忙道：“保坤你还手下留情么？”

保坤冷笑道：“小爷点了你的奇经八脉，然后用剑缓缓把你的筋脉挑出，叫你死得痛苦一点……”

空空教主的奇经八脉被制，全身劲力顿失，便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目，等候保坤下手。

保坤冷笑问道：“因果循环，你一生作恶多端，这是应得的报应……”

他从背上缓缓抽出长剑，跪在地上，对天遥遥地拜了几拜，低头泣道：“爸爸妈妈，孩儿手刃亲仇，已为两位大人报了，祈两位大人在天之灵，安息吧！”

保坤说毕，慢慢地抬起头来，突地，他眼前人影一阵晃动，红光一闪，保坤大吃一惊，忙放目一望，只见空空教主已经不见，在他眼前有一条红影，一掠飞奔而去。

保坤略一定神，勃然大怒，口中发出一声清啸，立时展开轻功，向那红影人追去。

追了一程，追不上那红影人，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心想：“放目当今武林之中，轻功能与自己并驾齐驱者，屈指可数，那红衣人是谁？”

渐渐地追到海边，只见那海边靠了五艘大船，那红影人挟着空空教主飞上那五艘大船之上。

当红影人一登大船，五艘大船立刻向海中扬帆驶去。

保坤追至海滩之时，那五艘大船，已离岸六七丈远了，保坤追赶不上，心中十分怒恼。

蓦在此刻，突见那船上的红影人忽然转身，面对保坤，格格大笑道：“保少侠，冥谷别来无恙？空空教主和萨喀班林等人，我暂时带走了，你如果要报仇，以后到华山九回峰见面好了。”

保坤一见是天邪教主韩娟娟，怒不可遏，暴喝道：“小爷立即去冥谷找你这妖妇，不必等到明年去华山九回峰？”

天邪教主韩娟娟口中响起一阵淫荡的笑声，道：“本教主欢迎你再来冥谷，包管有你好瞧的，哈……哈……”

船行如矢，笑声已渐远去，五艘大船，渐渐地像五个黑点，消失在他的眼中……

保坤满怀惆怅，心情不觉大恸，仰面发出几声凄厉的长啸，返身向空空教的总坛方向奔去。

他奔了约莫半个时辰，突见面前黑影一阵晃动，闪出来一个黑纱蒙面黑裳拖地的娇小人来。

保坤忙稳住了身形，定神一瞧，才看出那黑衣黑纱蒙面的怪人，正是坐在椰树下唱歌的那人。

由于当时保坤追赶空空教主，所以来不及询问那黑衣人，当他追天邪教主再经过椰树下时，那黑衣蒙面人又不见了。

保坤现在一见是那高歌的蒙面人，心忖“此人必大有来头，自己也许正如空空教主所说是被这人救到海边去的……”

保坤忙抱拳一礼道：“请问大侠是……”

那黑衣蒙面人双目发出两股惊人的目光，答非所问道：“阁下面带惊惶之色，莫非那空空教主已经逃逸了？”

保坤叹道：“空空教主已被天邪教主救走，乘船到冥谷去了，只恨自己学艺不精，致使他们能逃逸而去。”

黑衣蒙面人惊讶道：“去了几时？”

保坤道：“船已离开空空岛海口，大约有半个时辰以上，目前已无法追赶了。”

黑衣蒙面人顿足叹道：“在下如果不顾及你令堂生死，再返空空教教坛寻找，相信那天邪教主也无法突然挟走空空教主，都怪我一时疏忽。”

保坤奇道：“阁下何人，怎么知道在下母亲陷身空空教的教坛，如此说来，在下在空空教遭人暗算时，一定是蒙阁下施以援手的？”

黑衣蒙面人微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顿了一下又道：“令堂已沉‘无底池’，在下打捞许久，却没有把尸体捞出，你再去打捞，也是徒然，我已把池用砖瓦封住，阁下春秋来拜祭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我们迅速乘船追去，天邪教主未入冥谷前，我们能追上她最好，否则，便要大费手脚了。”

保坤惊惶地叹道：“家母的尸体已无法打捞，我这个不肖的儿子仇未报成，反而促使她老人家早死，不孝之罪，真折发难数了。”

黑衣蒙面人道：“阁下不要自责了，凡事都有因果，很难预料，据在下判断，那‘无底池’中之水，可能含有剧毒，说不定令堂跳入后，尸体便已被毒水解化，总之，人死不能复生，你能为她报仇，便可慰她在天之灵了。”

保坤仰首望望天色，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良久，他转面一看，不知黑衣蒙面人何时离他而去，已走得无影无踪。

第五十章 残酷之刑

保坤呆了一阵，便乘船渡过东海，往通冥谷的道路上追去。

这天，保坤已追到“冥谷”不远的地方，那时天色将夜，保坤停身，坐一块大石上休息，他想：“冥谷的明桩暗卡，较上次他去的时候，又不知添了多少，入夜之后再去做较为安全。”

于是从怀中取出上次白衣少女给他入冥谷的地图，打开一看，只见图上的红线黑点，纵横密如蛛网。

原来，那白衣少女对他已经说明，那些红线黑点，均为冥谷里的明桩暗卡，能够避开那些明桩暗卡，便可以很顺利进入冥谷。

保坤正在仔细察看那张地图时，突闻一阵怪啸之声，从东南方遥遥传来。保坤微微一怔，忙收了地图，起来侧耳静听。

此刻的保坤，耳目已极灵敏，他听到那阵怪啸之声过后，便是打斗叱喝之声。

这时，天色已渐入夜，一轮皓月，冉冉从东方升起。

保坤心中十分惊奇，他便步着那叱喝喊杀之声，向那方向奔去。

莫约一盏热茶工夫，来到一座插天高峰之上。

那叱喝打斗之声，便是发自那峰顶之上，保坤略一皱眉，提起一口真气，便往那山峰之上飞泻而去。

到达那峰上，身形一闪飘落在一棵大树之上。

保坤无声无息地来到那座高峰之上，那峰上的人，都没有发现他，他忙拨开树叶，借着月光，向峰上望去，场中景物，顿时使他一呆！

原来峰上四周都站了冥谷中的高手，其中包括冥谷天邪教主大弟子青长海，和红、黄、白三个少女，还有那“神算子”卜万成、飞海道人，胡子汉等不下数十人之多……

他们重重地包围一个黑衣的娇小人，由于那黑衣的娇小人背朝保坤方向，所以无法看到那人的面貌，到底是谁。

保坤见那个黑衣娇小人的背影，似乎很熟，好像曾在哪里见过，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

保坤一见是冥谷中的人，不禁勃然大怒，正欲展身向树下飞去时，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保坤的肩膀，笑道：“娃儿你急什么，看戏比演戏轻松嘛！”

保坤大吃一惊，忙转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着百结大褂的老叫化子，后面还跟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

保坤一见是“四海义乞”和“五湖虱仙”武林二奇，忙拱手一礼。

“四海义乞”笑道：“娃儿想不到我们又在此地碰面了，人生何处不相逢。”

保坤笑道：“两位老前辈是专程而来的么？”

“五湖虱仙”打个哈哈，接道：“这个死老叫化子口中酒虫又爬出来了，适才我们二人在峰下村庄沽酒，听到这峰上喊杀之声，所以上来看看热闹。”

保坤道：“许多高手，均是天邪教中的人，不知包围一个什么人？”

“四海义乞”道：“我看那被包围的黑衣人，神色自若，好像有恃无恐，可能是身怀绝学……”

“五湖虱仙”忙摇手道：“死老叫化子不要鸡毛吵叫啦，你看，他们已经快动手了。”

“四海义乞”，保坤二人同时循声望去，只见那些天邪教高手，一个个都在缓缓移动步法，包围圈越缩越小……

场中一片沉寂，充满了杀机，每个人的心房跳动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一时之间，紧张绝伦……

保坤替那黑衣人捏了一把冷汗，对武林二奇道：“冥谷这些高手用群殴之法，去对付一人，实在可耻可恨，在下看不惯，想……”

“五湖虱仙”笑道：“娃儿，你急什么？那黑衣人的武功一定不在他们之下。”

保坤剑眉一皱摇头道：“晚辈并不认识那黑衣人是谁，不过，天邪教想要群殴，这种不顾武林打斗规矩，使人见了不平，尤其那三个女子，均非庸手……”

保坤言犹未尽，突听那黑衣人厉声道：“以前侮辱欺凌过我的人都出来，其他的人，请离开一点，咱们恩怨分明……”

保坤闻言一怔，忖道：“莫非是空空岛见过的那位黑衣黑纱蒙面人，她的背影好像呀！”

天邪教的首座弟子青长海，黄衫一撩，向前跨了三步，断然，喝道：“恶徒是谁？有胆量把黑纱脱掉，老夫见识！见识！”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青长海，你不要装糊涂，听我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今夜你再装蒜，也逃不出这座峰上，明年的今夜，便是你的忌辰。”

青长海满脸迷惑之色，怒道：“咱们素昧平生，老夫怎么听得懂你的声音？”

顿了一顿，又厉声喝道：“你到底是谁？”

黑衣蒙面人冷哼一声，阴森森地说道：“青长海，你再装蒜，我等会叫你死慢一点，多痛苦一会。”那黑衣蒙面人缓缓移动身形，向青长海欺近。

“神算子”卜万成突然对青长海道：“青兄请后退一步，杀鸡焉用牛刀，这人由本人来打发他。”

那黑衣蒙面人怒道：“卜万成你也跑不了，血债血还……”

“神算子”卜万成嘿嘿几声问道：“阁下到底是谁？竟敢向本教挑战，你的狗胆真不小。”

黑衣蒙面人突然声带凄怆地说：“恶徒们！告诉你们也好，叫你们死而不冤，你们还记得去年的今夜，把一个人丢进你们冥谷最毒的刑场——‘千毒坑’的事么？”

“神算子”卜万成冷笑道：“本教每夜至少要丢一百个以上的人到千毒坑里去喂毒物，我们知道你是哪个龟儿子。”

黑衣蒙面人先叹了一口气，然后忿怒地道：“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被你们这些禽兽蹂躏过的女人……”

黑衣蒙面人此语一出，全场的冥谷天邪教高手，都为之一怔！

青长海冷笑几声道：“你是不是云……”他正待说出一个“仙”字，便被黑衣蒙面人断然一喝道：“恶徒，你害得我好惨，今夜先杀了你再说！”

喝声未了，掌风已经扫到，“神算子”卜万成忙打出一掌，大吼道：“有我神算子在此，黑衣鬼不得无礼！”说着，左手一掌迎了过去。

黑衣蒙面人一见卜万成出手，心头更加大怒，要把她丢入“千毒坑”里的正是这家伙的毒计。

原来，那黑衣蒙面人，正是从前陷身冥谷遭青长海等人轮奸之后生了满

身梅毒而被丢入千毒坑的云仙姑娘。

云仙姑娘怒叱之下，凌厉的掌风，又加了两成真力，卜万成只觉一股排山倒海似劲风向他袭来。

他心中大吃一惊，忙向一侧跃退，可是太慢了一点，一声惨叫，卜万成连头带肩被云仙姑娘掌风削了下去。

全场的人都呆了！

因为云仙姑娘竟在一招之间，把武功高绝的卜万成劈死，她这份武功，怎么不使冥谷高手为之惊呆。

保坤也看得一愣，对武林二奇道：“那黑衣人的武功高深莫测，一招便把卜万成劈死了。”这时突听云仙姑娘纵声一阵长笑道：“太便宜这恶徒了！”说着双手齐扬，两道刚猛无俦的掌风，同时击向青长海。

青长海并非泛泛之辈，他见云仙一掌击毙卜万成，心中早存戒心，此刻见云仙掌式攻了过来，他忙闪身，同时反手从背上撒下双剑。

青长海，素以剑术成名武林，有剑神之名，他大喝一声，道：“黑衣鬼，你不要太猖狂！”

云仙姑娘一咬银牙，恨恨道：“青长海，以牙还牙，今夜要用最残酷死法来对付你，我要先点了你的奇经八脉，用剑挑断你的筋脉，使你慢慢而死！”

青长海晒然道：“你满身都是梅毒，还没有死么？不要夸下海口，谅你也没有这种能耐。”

云仙姑娘厉笑一声，道：“恶徒！你口齿厉害，先打脱你一口脏牙！”

阴森森的语声中，云仙姑娘像鬼魅似的闪近，双手抡动，诡奇奥妙地向青长海口中抓去。

一声闷哼，血光喷射中，青长海的一口牙齿，果然被云仙姑娘抓了出来。

青长海忍痛暴喝一声，双剑同时挥出。

他由痛而怒的出手，一出便是绝招。

幻起两道银虹，击向云仙姑娘的“天突”、“巨阙”、“丹田”三大要穴。

青长海的剑术并非庸手，他以为这一招“天女散花”一定会把对方创在剑下，可是事实大谬不然。

云仙姑娘喝叱一声，忙展开“幻影遁形”身法，一闪便不见了。

青长海长剑一招击空，不见了云仙姑娘，不觉大吃一惊，连忙想转身，忽听到背后有人厉喝一声道：“恶徒，我要你慢慢痛苦而死！”

喝声中，青长海突然感“藏血”、“灵台”两大穴上一麻，全身劲力便告消失，身子也就随之坐了下去。

云仙出手如电，夺过青长海手中的一柄长剑，阴森地一笑道：“现在，砍断你的足踝，叫你逃不了。”

云仙姑娘长剑正欲出手，忽听背后一声娇叱，道：“住手！”

声未落，劲风已经袭到。

云仙姑娘忙一闪身，转身一看，只见黄衣少女手握梅花剑，向她攻到。

云仙姑娘见了梅花剑，怒火更炽，一时勾引起她的旧恨，如果在“天魔洞”没有黄衣少女把她骗进冥谷，她后来如何会遭受这种残酷的毒刑？

血淋淋的往事，又涌上她的心头……

她恨天邪教的人，更恨这个黄衣少女。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她森寒地一声冷笑道：“你为抢我的一柄梅花剑，把我骗进冥谷，害得我好惨！今夜把

往日的血债，连本带利还来！”

黄衣少女自恃武功高强，她哂然冷冷道：“你被丢入‘千毒坑’里面没有死么？大概是鬼魅吧？”

云仙姑娘冷笑道：“我没有死，你想不到吧？我不但没有死，而且还有奇遇，你们更想不到吧？”

黄衣少女阴寒一笑道：“既然在千毒坑里没有死，现在就补上你一剑吧！”

说着，手中梅花剑一抖，便暴长三尺多长，毫光闪闪，击向云仙姑娘，梅花剑端的厉害，四周一丈多圆之地，都被剑光光幕所罩，重重叠叠，如江河倒泻般，疾速攻向云仙。

保坤见了惊讶想道：“那不是梅花剑吗？怎么会到黄衣少女手中去了？”他转面对“四海义乞”道：“梅花剑厉害非常，那黑衣女子恐怕逃不出剑下，晚辈想去助她一阵。”

四海义乞摇手道：“不忙！那黑衣女子武功高绝，我们现身，对她反而不……”老叫化子的话音未落，便听到那黑衣蒙面人仰面发出一声震撼苍穹的长笑。

那笑声如夜枭长嘶，巫峡猿啼凄厉刺耳已极！

那笑声中充满了一股凄怆之慨，又像是霸气凌天，冷酷至极！

突地笑声一敛，云仙姑娘双掌如闪电似的，疾速暴弹而出。

两股强烈至极的狂飚，已随着劲疾的锐啸之声，如江河倒泻般，滔滔而出，从剑光中反击黄衣少女。

黄衣少女，为天邪教中有数高手之一，她不但内力深厚，而且剑法造诣也极高，她将手中的梅花剑一盘一转，精光闪烁，“嘶！嘶”地尖锐啸声由剑影中疾射云仙姑娘。

云仙见状，内心惊骇不已，对方能驭剑出击，功力之深，真使人惊服，她不敢怠慢，双掌猛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连连拂出六道幽幽的劲气，紧接着，身形斜闪出去。

“嘶”地一声，一股剑气，穿过云仙天罗地网的掌劲，直向一丈外的巨石上撞去，顿见那巨石被穿了一个圆洞。

原来，黄衣少女所发出的剑气，是一身功力所聚，又兼梅花剑坚锐无比，所以能把石头击穿。

云仙见那剑气如此厉害，身上也不禁冒了一身冷汗。

黄衣少女全身功力都聚在梅花剑剑上，她在驭剑出击之时，没有防范云仙的掌劲能穿过剑光中疾压上来，所以她发觉时，要想撤剑，已经太慢了。

一声闷哼，黄衣少女整个身子似断线风筝，被击出两丈外，一屁股跌坐地上，口中喷出一道鲜血。

全场的天邪教高手更加惊呆了！

以黄衣少女武功之强，竟没有走过三合便被击倒，怎不使他们惊骇！

云仙整个身子如电的直飞过去，双掌微提，便要活活震毙黄衣少女。

突地，一声刺人心神的厉笑骤起，云仙忙转身一看，只见红衣少女如鬼魅似的欺身而上。

她人未至指风先已弹出。

保坤见状，发出一声惊叫道：“遥空弹指神功！”

正在保坤惊叫之际，突见云仙姑娘一声冷笑道：“我的师父在黄山遭你这鬼丫头一招暗袭，血债今夜一并要讨回。”说着，双手一抡，疾速拍出，

两股劲力碰在一起，轰然一声巨响，整个一丈方圆，尘土漫天飞扬，劲气回旋四溢，窒人气息的凌厉狂飏，充塞整个空间，呼啸激荡着！

红衣少女在这同时，突然惊呼一声：“慈光普照——”

她在惊叫声中，连忙向后暴退。

云仙被她的遥空弹指神功，弹得只觉胸头一震，向后退了五步。

红衣少女却被云仙发出去的“慈光普照”绝学击得连连暴退，“哇”的一声，喷出两口鲜血，人已跌倒地上，脸色苍白，狰狞已极，显然受伤不轻。

保坤见状奇道：“那黑衣蒙面人也会‘慈光普照’，绝招，她到底是谁？”

保坤摇头继续看下去，只见在场的天邪教高手，都因为红、黄两个少女和青长海都伤在对方掌下，一时之间，都被震慑住。

飞海道人、胡子汉等人见情形不妙，便悄悄地想向峰下溜走，可是，已被云仙姑娘发觉，娇叱一声，道：“恶徒！你们想逃，别作梦吧！”

她弹身而起，便追了过去，伸出那双玉洁的手掌，连续诡谲玄奥的拍击而出。

飞海道人，胡子汉等人正逃间，蓦感一股极巨的潜力，重如山岳般地向他们压来，他们脚步不稳，便向前倾跌出去几步。

云仙鬼魅般地，向他们欺近，出手如电，点了他们周身十二大要穴。

二人穴道被制，跌扑地上。

云仙姑娘返身向场中一看，这时白衣少女不知何时，已走得无影无踪，云仙不觉一愣，微一叹道：“那白衣姑娘往日待我诸般好处，她在冥谷度日如年，我一定要去救她出来……”

云仙姑娘一面想，一面走到天邪教教主大弟子青长海面前，叱声道：“青长海，你的心最毒，害我最惨，今夜要你慢慢地惨死……”

青长海牙齿虽然被抓掉，可是他伤势并不十分严重，他见云仙向他欺近，忙起来，双手猛力地推出两掌。

云仙姑娘冷笑道：“恶徒你想作困兽之斗么？你的穴道被制，劲力早已消失，现在我要叫你死得更痛苦一点！”

冷笑声中，出手如电欺到青长海的身后，快如石火般地又点了他的“脑户”、“藏血”、“灵台”三大要穴。

青长海顿觉劲力果然消失，不禁一叹，便跌坐下去。

他身上穴道虽然被制，但人并未昏迷，他幽幽一叹，道：“你难道真是那满身梅毒的云仙女人么？在下就不相信她丢进‘千毒坑’之后，还能活着出来。”

云仙姑娘哈哈大笑道：“恶徒，你真的还不相信么？”

青长海点点头道：“阁下武功，为在下生平所罕见，那云仙女子决没有这样高深的武功，在我死前，希望能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要知道冥谷天邪教到底与你有什么大仇。”

云仙姑娘突然仰首发出一声凄厉刺耳已极的怪笑。

笑声震入青长海的耳内，就好像无比锐利的剑，一柄柄戳刺过来，使他有点承受不住。

云仙姑娘笑声倏地一敛。

她缓缓地拉开面上蒙的黑纱……

青长海见了一声惊叫，道：“你……你真的是云仙……”

隐在树上的保坤，一听青长海叫出“云仙”二字，心中一怔，他身形一

晃，便想跃下树去，看个明白。

他实在太想念他的云仙姐姐了，他们二人自从在“天魔洞”结下良缘之后，云仙被黄衣少女施计骗入冥谷，保坤无时不在想念她，现在一旦知道眼前这位黑衣人竟是云仙姐姐，怎不使他惊奇而立刻想冲下去看个明白。

“五湖虱仙”忙一把抓住保坤的肩头，问道：“娃儿，你想干什么？”

保坤道：“那位黑衣人可能是晚辈一个朋友，晚辈想下去瞧个明白。”

“五湖虱仙”道：“我们让她报过仇之后再见面尚不为晚。”保坤便稳住身形，继续向场中望去。

此刻，云仙口中一阵惨厉怪诞的长笑，那笑声如似巫峡猿啼，杜鹃泣血，凄凉至极！

云仙收敛笑容，冷涩涩地说道：“青长海，你想不到吧？从前你要我的命，现在我也要你的命！”

青长海低头哑口无言，因为那是事实，他奸淫过她，以后又把她丢进千毒坑里。如今眼前这女子能逃出千毒坑，而且又学了一身上乘的武功，他知道自己今夜难以活命，一个意念，突然掠过他的脑际“自尽！”

他想自己痛痛快快了断自己！

青长海举起右手向自己的“太阳”穴上拍去！

突然一股劲风袭至，把他的右手托起，紧接着，闻到一声冷笑道：“你想自杀，没有那么便宜！”

青长海心头一凛，突然双臂一阵麻痛，便被云仙掌风劈断了。云仙劈断青长海双手之后，一阵格格大笑道：“废掉你一双手，免得你再自杀，然后用最残酷的‘错脉挑筋’手法，把你身上的筋脉挑出，让你求生不得，要死也不能……”

青长海此刻虽然感到痛不欲生，可是，一听到用“错脉挑筋”之法来加到他的身上，更使他脸上泛起一丝无比的惊恐，惧怕！

他口角挂着一丝哀伤，口唇掀动一下，却说不出话来，意思似要说：“云仙，你为什么这样残狠的对付我？……”

云仙姑娘似已会意，阴森森地一笑道：“对付你这个无恶不作的魔头，我这种手法，恐怕还嫌不够呢！”她顿了一顿又道：“当时我在冥谷，你折磨我不是比这更残酷吗？”

红、黄两个，此刻已负重伤，跌坐在地上，听了云仙这番话，心里暗暗着急，她们想不到云仙会没有死，而且还学了一身高奇的武功，这真是她们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可是，她们更何尝知道云仙是被无名大师救走，同时还传授她一身绝学。

二人听了云仙姑娘对青长海所说的话，知道如果没有人来解救，今夜也难幸免……

红衣少女放目四周一看，没有发现白衣少女，心中感到十分奇怪，这时，她才知道白衣少女不但武功比她们高，而且机智也超过她们许多。

红衣少女正在忖思之际，突然云仙姑娘对青长海道：“青长海，现在你尝一尝错脉挑筋的滋味吧！”

说着，云仙姑娘的双手，已连续奇诡绝异地在青长海周身穴道上拂了一阵。

青长海只有忍痛让她摆布，刹时之间，他便感觉身上奇经八脉，交错绞结，气血逆流，全身各大筋脉，都暴涨起来。

云仙姑娘冷笑几声道：“青长海滋味如何？不太好受吧？”

她从地上拾起青长海使用的长剑，沉声一笑又道：“我要用你这魔头的血腥剑，来挑出你身上的奇经八脉。”

青长海此刻本来身上感到阵阵痛苦，好似一枝枝利剑在身上戮着，已经感到难以忍受，现在又听云仙要用他的剑来挑他身上的奇经八脉，吓得魂飞天外。

如珍珠般的汗粒，迅速从身上千百万毛孔中涌了出来。

云仙姑娘手握长剑，用剑尖开始一下一下地在青长海身上的筋脉处挑起来。

青长海被挑得呼天喊地，痛得在地上打滚，他似比在十八层阿鼻地狱，还要来得难受。

他的双目满布血丝，目光中透射出一股乞求的弱光，像似说道：“请你快点杀了我吧！让我死得痛快一点。”

片刻时间，青长海已经是一个血人，他头发散乱，面貌狰狞，在惨白的月光照耀之下，活似一个血鬼！

云仙姑娘口中发出一阵得意的长笑之声，许久才收敛笑容，冷冷地说：“青长海错脉挑筋的滋味如何，可是比起你们冥谷里的惨刑，又不知要善良温和若干倍了。”

“五湖虱仙”在树上看了叹道：“这女娃的手段也是够毒辣的了。”

“四海义乞”冷哼一声接道：“你这个老虱子鬼又在发慈悲了，对付这种恶魔，我认为手段还不够狠呢！”

青长海在地上滚动一阵，便昏死过去。

云仙姑娘冷冷道：“你现在就想死，太便宜了。”她伸手在他身上一捏一拍，过了片刻，青长海又醒了过来。

云仙姑娘狠狠地说：“我要把你的双腿砍断，五官残去，服一颗保命丸，把你推入峰下，求生不得，要死不能……”

青长海闻言心中恐怖极了，可是他无法反抗。

几声惨叫，青长海的双腿被砍断了，紧接着五官也被残了。

云仙怀中取出一颗“保命丸”塞入青长海口中，用水灌了下去。

云仙飞起一脚，便把青长海踢到峰下去了。

“四海义乞”轻轻一叹道：“这是恶贯满盈的人应得的下场……”

云仙姑娘口中响起一阵阴森的长笑，缓缓向黄衣少女欺近。

黄衣少女是目睹过青长海所受的刑罚的，现在轮到她了，如何不惊骇。她忙道：“云仙姑娘，我一切都错了，请你原谅我宽恕我吧！我把梅花剑还给你。”

云仙姑娘凄凉地一笑道：“现在你向我求情，已经晚了，我一生幸福，完全被你毁了，现在我也不会置你于死地，我也要毁掉你一生幸福！”

说着，长臂一探，便把黄衣少女的梅花剑夺了回来，然后双掌，闪电似的点了黄衣少女周身三十六大要穴。

云仙姑娘冷冷地又道：“先废了你一身武功，然后服了一种哑巴药，变成哑巴，最后残了你的五官使你变成一个没有男人要的丑八怪……”

保坤闻言，暗暗点头，道：“好！好！好！”这种的报应最妙了。

黄衣少女闻言全身都颤抖起来，哀求道：“云仙姑娘，发发慈悲吧，只不要使我变成哑巴……”

云仙姑娘愤然道：“你平素爱挑拨是非，嘴巴乱说，所以今后不准你再乱说了。”说着，双手在黄衣少女身上按了一阵，黄衣少女顿觉武功完全被废了。

云仙姑娘从怀中取出一颗黑色药丸，灌入黄衣少女口中。

紧接着，右手在黄衣少女面部五官上一扫，便听到黄衣少女几声惨厉的呼喊，便昏倒在地上。

飞海道人，胡子汉，红衣少女等人看了，莫不惊心魄动。

云仙姑娘处置了黄衣少女之后，便向飞海道人，胡子汉等人走近，她口中冷嘿一阵道：“现在该轮到你们了，本姑娘免多费手脚起见，你们自己了断吧！”

飞海道人，胡子汉等人仅幽幽一叹，闭上双目，并没有动手。

云仙姑娘怒喝道：“你们不自行了断，如果要本姑娘动手，你们便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她身形在他们中间一阵晃动，便听到惨叫连天，呼天喊地的凄苦哀嚎起来。

他们的四肢均被砍断，五官也残废了。

数十个血人在地上滚动着，哀嚎着……

红衣少女见此惨状，心中一动，忖道：“眼下情势，最后就会轮到自己了，也许比他们还要受更残酷的重刑，倒不如自己了断来得痛快……”

她心忖至此，口中发出一声长叹，跃身而起，看准面前三丈远的一尊大石头上，用头撞去！

正在红衣少女往巨石上撞去之时，突然空际闪下来一道红影，一股劲力便向那红衣少女身上托去。

可是，竟晚了一步，红衣少女的头已碰在巨石上，直碰得脑汁四溢，登时惨死当场！

云仙姑娘看得一呆！

保坤看了暗喟叹道：“这红衣少女一生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下场应该如此！”

那从空际闪入峰上的红影人，一掌没有托起红衣少女，看见红衣少女惨死当场，再目扫全场都是血人，不禁大怒，手指云仙姑娘，喝道：“这些死伤的人，都是你的杰作么？”

云仙姑娘看清来人是天邪教主之后，心中微微一怔！

不过，惊悸之色在她面上一闪即逝，她冷冷地答道：“不错！”

天邪教主韩娟娟，见她教中这许多高手都毁在这黑衣蒙面人手下，也不觉暗暗吃了一惊，忙沉声喝道：“阁下何人，与本教有何冤仇，为何下此毒手？”

云仙姑娘阴寒地一笑道：“教主健忘，本人与贵教不但有冤仇，而且有三江四海之恨，这种手法对付他们，已经是太便宜他们了。”

天邪教主怒喝道：“阁下到底是谁？什么大仇，你且说个明白，给本教主听听！”

云仙姑娘慢慢拉开蒙在面上的黑纱，冷冷地说道：“妖妇，你现在应该认识我了吧？”

天邪教主韩娟娟，一见是云仙姑娘，又惊又奇，呐呐地问道：“你……你是云仙……”

云仙姑娘道：“不错，我就是被他们轮奸之后，丢到千毒坑里去的云仙，

教主，你想不到吧！”

天邪教主略一定神，怒道：“你把本教弟子杀害这许多，这笔血债如何算法？”

云仙姑娘暴喝道：“善者不来，妖妇接剑了。”她深知天邪教主武功高绝，故以先发制人，挥动手中的梅花剑，幻成一道寒光，击了过去。

天邪教主叱喝一声，右手五指弹出一招“遥空鬼爪”黑色的气体，顿时从五个指缝冒出……

她们二人一出手，便是罕闻罕见的绝学，五招一过，彼此都暗暗吃惊。

蓦在此刻，突闻一声怪啸响起，空际忽然闪下一条灰袍丑面人来，那人一闪场之后，便对天邪教主厉声一喝道：“妖妇接招——”灰袍丑面人双手一抡，奇招陡出……

天邪教主见了大惊失色道：“慈光普照！吾命休矣！”天邪教主的身子一直向后暴退，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然天空白影一闪，疾如闪电似的，落入场中——

第五十一章 一笺却敌

灰袍丑面人用亘古绝学——“慈光普照”打得天邪教韩娟娟一直向后暴退，天邪教主正在危险万分时，忽见空际闪下来一道白影人，一股劲力把灰袍丑面人的绝招托起，救了天邪教主。

灰袍丑面人暗吃一惊，忙停招凝目一看，在皓月照耀之下，只见一个美若天香国姿的女子，白裳拖地，临风而立，仪态万千。

灰袍丑面人看清那美女的面貌之后，口中不禁发出一声惊呼道：“万毒宫主！”

万毒宫主口中格格大笑道：“不错，你是裴云海？抑是保坤？”

灰袍丑面人暗暗吃了一惊，他想不到万毒宫主一眼会认出他的身份。

这时在场的黑纱蒙面人、天邪教主和在场的所有人等见万毒宫主突然地闪入场中，都为之一愕。

天邪教主略一定神之后，对万毒宫主躬身肃立，状极恭敬。

万毒宫主目光一扫全场的景况，略皱黛眉，问灰袍丑面人道：“这些冥谷高手，都是你杀的么？”

灰袍丑面人正要答话，忽听黑纱蒙面人冷冷道：“是在下所为，你预备怎么样？”

万毒宫主突然双目射出两道冷芒，同时两柄利剑指向黑衣蒙面人，然后冷森森地问道：“你是何人门下？想必身手不凡，为何用黑纱蒙面？难道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么？”

黑纱蒙面人冷喝道：“这是我的习惯，你能管得着么？”

万毒宫主微愠道：“武林之人，见到本宫主莫不礼让三分，就是你的师父如果见到本宫主，谅也不敢像你这样放肆，你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突然空中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紧接着由空中跃下来两条人影。

一个是身穿百结大褂，挂着酒葫芦，一身肮脏的老叫化子；一个是蓬头垢面的老者。这两人正是武林二奇——“四海义乞”和“五湖虱仙”。

“四海义乞”哈哈大笑一阵之后，道：“老叫化子来告诉你吧，她是已死在黄山的南海梅花剑端木静波的传徒——云仙姑娘。”

万毒宫主不屑地一笑道：“原来是个籍籍无名小卒的传徒，为何如此猖狂跋扈？”

云仙姑娘的名字被“四海义乞”说出，灰袍丑面人眼睛一亮，双目不眨地扫向云仙姑娘。

云仙姑娘见万毒宫主如此藐视她的师父，心中不禁大怒，娇叱一声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狂傲！”

万毒宫主又是一阵格格大笑，笑声中秋波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

云仙姑娘心中一愕，暗想：“这女子，笑容姿貌好迷人呀！她到底是谁？……”

万毒宫主一收笑容道：“本宫主的大名，你最好去问这个老叫化子，和虱子老鬼吧！”

云仙姑娘淡淡一笑道：“我也用不着问了，反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即敢来架这个梁子，想必是身怀绝学，就请发招吧！”

万毒宫主冷哼道：“你打死天邪教这许多高手，罪孽深重，还用得着本宫主出手，你自己用最残酷的手段了断自己吧！”

云仙姑娘见眼前这个美妇，说话如此托大，必大有来历，她早存戒心。

“四海义乞”突然干咳几声道：“恕我老叫化多嘴，我来讲句公道话，云仙姑娘在冥谷的遭遇，天邪教这些人也是应得的惩罚。”

天邪教主怒叱一声道：“谁叫你这个老叫化子多嘴！”

“四海义乞”曾国麟冷笑道：“我老叫化子一生闯荡江湖，只要认为是对的，便要说；而且喜欢去管……”“管”字没有出口，便闻得天邪教主断然喝道：“死老叫化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四海义乞”仰面哈哈大笑，接道：“我老叫化子，已登古稀之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如蒙教主赏脸，对我老叫化恩赐几掌，老叫化一定奉陪就是。”

“五湖虱仙”忙道：“要打架也有我老不死的一份！”说着，双手又在身上抓了一阵子虱子，状极滑稽可笑。

灰袍丑面人朗声道：“武林二奇请暂缓动手，天邪教主与在下仇恨如天高地厚，今夜应一了百了，所以这一战由在下来打。”

灰袍丑面人手一指万毒宫主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和天邪教主一起上呢？还是站在一旁作个证人呢？”

万毒宫主冷笑一阵，道：“从你说话的声音中，已经听出你是保坤小子，你那点子武功，还用得着本宫主出手么？”

她的意思已暗示了天邪教主，出手之后，务必取胜，不能失了她的面子。

天邪教主面色一整，怒道：“小子既然指名挑战，本教主还怕你不成？”

她已领略过眼前这位丑面人武功的诡奇高深，哪敢怠慢，忙功贯双臂，蓄势待发。

“四海义乞”打个哈哈道：“韩娟娟你紧张什么？反正有后台撑腰，还怕什么？”他几句话挖苦得天邪教主面色一红，喝叱道：“老叫化子，等一会本教主决不放过你就是。”

灰袍丑面人向前跨了三大步，指着天邪教主的鼻子，喝道：“咱们以往的深仇大恨，今夜一起了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快亮出你的兵刃吧！”

这时，灰袍丑面人从背上“唰”地一声，已撤下长剑。他已审察眼下情势，今夜非有一番恶战不可。

天邪教主格格大笑道：“保坤，你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仇恨，何必替人家卖命，你太傻了。”言语之间，秋波频送，流露出一副千娇百媚的姿态。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动，忖道：“这妖妇素有一种使人无可抗拒的魅力，自己应该小心……”

他忖念至此，大喝道：“妖妇少废话，快亮兵刃接下老夫的剑招！”

长剑在手中抖动一下，一道寒光，直冲云霄，使人耀目心寒。

天邪教主面色顿时一沉，怒道：“保坤，你不要不识抬举，本教主三番五次对你客气，无非怜才惜……”

灰袍丑面人打断对方的话，厉喝一声道：“妖妇闭嘴，接下这一剑试试！”他手上剑光突地一转，便疾如风雨似的，向天邪教主的胸前射去。

他这一招“苍龙出海”，威力确实不同凡响，招式之中，狠、辣、快兼而有之，他想这一招便可重创对方。

可是，天邪教主并非庸手，她不闪不避，也不撤出兵刃，仅见她红袖一阵拂动，便把灰袍丑面人攻去的剑招解化了。

灰袍丑面人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一时之间，不禁呆愣了一下。

站在一旁的武林二奇和云仙姑娘也不禁一呆！

天邪教主仰面一阵哈哈大笑道：“保坤，咱们今夜的打斗，用打赌的方式好么？”

灰袍丑面人冷笑地问道：“妖妇，咱们如何赌法？”

天邪教主一收笑容，严肃地说道：“在十招之中，你如逼不出我出兵刃，你便把‘毒眼龙’拱手奉送，反之，本教主永不再踏江湖。”

灰袍丑面人恨恨地说道：“岂只要你永不再踏江湖，我要你永远打下十八层地狱不能翻身！”

他手中长剑挥了一下，银虹暴涨，疾射而出。

天邪教主见剑光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不绝，银光照目生辉，迅速地压了下来，她虽然是身怀绝学，见了也不禁暗暗心惊动魄。

她忙挥动双袖，两股劲力，立即从袖上发出，顿时与剑光纠缠在一起，二人此刻均以内力的修为，在硬拼起来。

一盏茶过后，二人均站在原地未动，灰袍丑面人面色非常凝重，天邪教主则额上香汗淋漓，口中吁吁……

突地，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手中银虹暴涨。

骤闻天邪教主闷哼一声，红袖一阵拂动，便向一侧飘退三丈开外。

她飘闪的身法，非常奇怪，一眨眼，便脱离了灰袍丑面人所控制下的剑光。

就在这时，一声“哗啞”巨响，灰袍丑面人面前五丈远的一棵大树，被剑光削下来一半边，掉在地上。

灰袍丑面人见状不觉一呆！

就在他发呆之际，蓦见眼前红光一闪，天邪教主已欺身而来，刹时之间，向灰袍丑面人攻出了三指五招。

那三指五招的出手真是太奇快了，灰袍丑面人顿时大惊失色，他没有想到对方会在此时出手。

那三指五招逼得灰袍丑面人一直向后暴退。

灰袍丑面人一面暴退，一面发招反击，二人搏斗了十余招，灰袍丑面人才稳住了身形。

站在一旁的云仙、“四海义乞”、“五湖虱仙”都替灰袍丑面人捏了一把冷汗。

天邪教主冷笑一阵之后，缓缓道：“小子的武功越来越有进步，能猝然间接得起本教主三指五招者，确实难得，现在再接本教主一招。”

灰袍丑面人凝目一看，突见天邪教主身形陡然拔起三丈多高，身子在半空之中，红裳一阵摆动，从她红袖中，射出来一道红光。

那道红光成一条线状，从她的袖中不断地发射出来，如蚕嘴吐丝似的，绵绵不断，顷刻之间，便在空中布成一道红网，缓缓向灰袍丑面人头上罩了下来。

灰袍丑面人暗暗心惊，忖道：“她这是一种什么暗器？”心念中，手中长剑剑尖向那道红网挑去。

当他的剑稍稍触及那面红网时，红网似有巨大的磁性吸引力，登时把灰袍丑面人的剑尖吸引住。

灰袍丑面人用尽全力，仍然不能把长剑收回。

灰袍丑面人吃惊非同小可，他想：“自己的头如果被红网罩住，恐怕……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暗器？……”

他正在忖思之际，那面红网，已把剑尖吸引，灰袍丑面人如果不把长剑放手，势必连人也拔起了。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急，忙双腿往下蹬，把稳马桩，同时左手推出一掌。

他在情急之下，发出的一掌，竟是无名大师授他的那一招亘古绝招——“慈光普照”。

掌势一出，宛如巨浪排空，海啸袭至，一时之间，好似地裂天崩……

天邪教主大惊失色，忙将袖中发出的红网一收，身形往后暴退，倏然间，从空中滚跌下来。

在地上翻滚了十丈多远才缓下身形。

灰袍丑面人想不到自己所发出的招式，竟发生这样大的奇效，他一时又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发呆。

万毒宫主冷笑道：“保坤小子，你偷学别人的绝学，觉得不自羞么？”

灰袍丑面人听了略一皱眉尖，定了一下神，他越想这句话越不对劲，正想开口说话，万毒宫主已疾如电光般，把天邪教主挟起坐在地上，塞了一颗药丸在她口中。

灰袍丑面人目光与天邪教主面上一接触，不禁惊然心惊！

原来，这时的天邪教主，被他一掌击得玉容失色，红裳撕得破碎，头发蓬松，面上血迹斑斑……

灰袍丑面人暗暗惊喜交集。

万毒宫主缓缓向灰袍丑面人欺近，口中银牙咬得格格作响，双目射出两道怨毒阴森、恐怖的煞光。

灰袍丑面人心中本来对刚才万毒宫主之言，便恨恨在心，现在见万毒宫主向他走来，心中怒火陡起。

他大步便迎了过去，朗声道：“万毒宫主，你还记得洞庭湖畔一幕么？识相的话，快伏首就擒，在下念及崔老前辈份上，饶了你一条狗命！”

万毒宫主厉声道：“小子既然是那负心人的传徒，本宫主以往心中的怒气，今夜要在你小子身上一齐发泄，小子也是命该如此。”

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谁是无名大师的传徒，你不要瞎说，在下不过略懂无名大师几套掌法而已。”

万毒宫主大喝道：“由一个负心汉子教出来的徒子徒孙，必定是一丘之貉，不是好东西，今夜本宫主非杀掉你出气不可！”

灰袍丑面人已深知万毒宫主武功高不可测，对方的言语表情，都使他捏了一把冷汗。

“四海义乞”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灰袍丑面人道：“那万毒宫主乃当今武林四大高手之一，须要小心她的招式……”

灰袍丑面人用感激的目光瞥了曾国麟一眼，然后点点头。

这时场中非常沉寂，万毒宫主在惨淡的月光照耀之下，面色显得苍白恐怖，她一步一步地向灰袍丑面人欺近……

每走一步，全场的人，心便跳动一下，他们都很难预料万毒宫主会施出什么绝招来对付灰袍丑面人。

至于灰袍丑面人曾几度和万毒宫主过手，深知自己的武功，不及万毒宫主，可是，一股倔强的个性支持着他，他非把在场的这两大妖妇魔头杀死不

可！

灰袍丑面人制人先机，首行发难，大喝一声道：“万毒宫主接招——”他身形暴涨，右手剑招，左手掌招，同时施出。

寒光一闪，即已刺向万毒宫主的“香肩穴”，掌风似山，呼啸地压了过去。

好一个有功力的万毒宫主，不慌不忙，不闪不避，白袖一拂之间，便化解了对方攻去的一掌。

玉手微微一扬，中、食指便夹住灰袍丑面人刺过去的剑扉，两指一扭，听到“咔嚓”一声，由纯钢铸成的宝剑，便被折为两段。

万毒宫主两指一弹冷喝道：“接过你的剑吧！”

半截剑如似一道残虹，向灰袍丑面人飞射而来。

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忙一偏头，那只断剑便擦身而过，嵌入他身后的大树之上，“噗哧”一声，便没入树中。

这种折剑神功，武林中少见，看得在场的人都呆了。

灰袍丑面人略一定神，大喝一声，把手中的一节断剑飞掷过去，他这一击，威力也非同小可，寒光一闪，一阵破风之声，急如流星似的，向万毒宫主面上射去。

万毒宫主不闪不避，寒光将要射近时，她罗袖微微一拂，便把那道寒光卷得无影无踪了。

灰袍丑面人星目冒着煞光，一瞬不眨的暴瞪着万毒宫主，再配合着那付骇人的丑面孔，任万毒宫主武功再高，心中也禁不住冒起一股寒气。

灰袍丑面人一步一步向万毒宫主逼进，万毒宫主情不自禁地一步步的后退着……

灰袍丑面人突然厉声暴喝道：“老夫和妖妇拼了！”

“了”字一出口，双掌便抡动起来。

这一次他攻出的掌法，是“玄门屠龙”，两股强烈至极的狂飚，已随着劲疾的锐啸声，如江河倒泻般，急泻而出，那超越寻常的威猛劲力，挟着排山倒海之势，从极异的角度，卷向万毒宫主。

万毒宫主口中晒然，身形急剧地旋转过来，在旋转中，一双玉手微微一扬，两股绵绵劲气，从掌心发出，片刻功夫，便把灰袍丑面人的功夫化解了。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寒，忖道：“这妖妇的武功，果然深不可测……”

万毒宫主一阵格格大笑道：“保坤，你学得这点子‘玄门屠龙’，还不够火候呢？瞧本宫主的吧！”

说着，双掌掌心向天，四指屈着，大拇指在屈着的四指中一弹，立刻有八缕白色的光雾从两掌心中升起……

那八缕白色光雾冉冉上升，越升越高，恍如八道银虹，倒挂在半空之中，蔚为奇观。

武林二奇虽然见多识广，也不识得这种掌法。

灰袍丑面人、云仙姑娘更不识此掌，四人正怔怔地望着时，突闻万毒宫主哈哈大笑道：“保坤，你小子平生猖狂跋扈，自恃武功绝高，你见过这种惊世骇俗的掌法么？”

灰袍丑面人心中由惊惶中渐渐镇定下来，他忽然想起武林四大高手的玉鼎神拳崔奇，曾授过他一套“太极镇五岳”拳法，目前处身极危急之际，何不一试此拳？

他忙默记那七七四十九式的拳谱，对万毒宫主喊喝之声，恍如充耳未闻。

万毒宫主见灰袍丑面人呆呆地站着未说话，不觉又冷笑了一阵道：“量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不识得本宫主六十年来修炼的这套奇掌……”

她得意地朗笑一声，接着又说：“这是一种天地奇掌——‘霞光掌’，只要那霞光一罩到人体上，立即烧焦而死。”

“四海义乞”闻言大吃一惊，忙对灰袍丑面人道：“万毒宫主的霞光掌，厉害无比，你还是赶快走吧，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原来，“四海义乞”早已耳闻万毒宫主在“血潭”练一种“霞光掌”，六十年来都没有练成，想不到现在竟练成此绝掌。

灰袍丑面人对“四海义乞”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表示他不走。

万毒宫主冷笑道：“小子，你就是听那老叫化子的话，也逃不了，你要晓得，人的轻功再好，也跑不赢光的速度呀！”

这时，那八道霞光，越升越高，颜色由白慢慢变成红色、紫色、黄色，倏然之间，变成八道不同的彩光，在半空中交辉着，汇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万毒宫主突然厉声喝道：“保坤，现在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

灰袍丑面人沉声问道：“哪两条路？”

万毒宫主道：“顺我者生路，跟我去血潭，享乐一辈子；逆我者死路，只要本宫主两手一翻，连场中的地皮都要烧焦！”

灰袍丑面人怒喝道：“汉贼不两立，敌我不并存，为复仇而死，死有何憾？妖妇，你尽力施为好了！”

万毒宫主面色一变，她没有想到保坤竟有此置死不顾的豪情，这时她才真正体念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几句话的意义了。

她干咳了两声道：“保坤，我感觉人这样的死，太没有价值了。”

灰袍丑面人冷叱道：“你一定就断定我会死吗？”

万毒宫主格格地再笑道：“小子，你今夜是死定了！”

灰袍丑面人突然仰面发出一声震撼苍穹的厉声长笑！

笑声如厉鬼长嘶、夜枭怪鸣、巫峡猿啼、龙吟虎啸，其声凄厉刺耳已极！笑声中充满了怨毒、悲愤、凄怆之慨——

又像是霸气凌天，冷酷至极！

敢情是灰袍丑面人面临了生死的边缘，而血淋淋的往事，冲激了他的情怀，使他发出这种又悲愤又冷酷的怪诞的笑声么！

怪笑之声，突然一敛，灰袍丑面人双拳如闪电般，疾速地击出……

他这一拳正是蓄功已久的奇拳——“太极镇五岳”拳法，正是武林四大高手之一“玉鼎神拳”崔奇授给他的一套神奇拳法。

灰袍丑面人从“太极镇五岳”拳法第一式开始，施展出来。

当拳风一击出去时，四周方圆三丈之内，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附近树木摇晃，地面震动……

万毒宫主惊呼道：“太极镇五岳！”

她心中顿时痛恨崔奇吃里扒外的行为，昔年他们同事一师时，她苦苦要求崔奇教她这套拳法，崔奇都没有教她，直到现在她还痛恨在心。

万毒宫主暗忖道：“这小子集几大高手武功于一身，若假以时日，必君临天下，定留他不得……”

她心付至此，杀机顿露，身形在强烈的拳风中飘起，冷叱一声，双手正要翻转时，突闻一阵急惶的呼叫之声道：“康玉手下留情！”

万毒宫主突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心中微微一怔，手心便没有翻过去，抬头一看，只见空中飘下一个白髯白衫的老者。

那白衫老者右手捧着一只玉鼎，步履如云，一派仙风道骨气派。

老者闪入场中之后，忙对灰袍丑面人道：“少年人快收拳风，大家有话好讲。”

万毒宫主看清来人是“玉鼎神拳”崔奇之后，心中不禁怒上加怒，冷冷地叱喝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你，六十年前之恨，今夜一并了结，连你这个老鬼也难逃本宫主绝掌之下！”

灰袍丑面人一见是“玉鼎神拳”崔奇忙收拳拱手一礼。

玉鼎神拳崔奇对万毒宫主叹息道：“对一个后辈，何必下此毒手？”

万毒宫主冷哼一声，道：“凡是逆我者，一律格杀勿论！”

崔奇微闭双目，深深一叹道：“你在血潭修炼了六十年，想不到仍然没有什么长进，真使为师兄的大失所望……”

万毒宫主厉声道：“崔奇，咱们以前的一段恩情，都早已完了，谁认识你是什么师兄？”

“玉鼎神拳”崔奇面色一变，道：“康玉，你虽然不认师兄，可是你不能违背师父之言，谁把你教养大的？”

万毒宫主面色一阵铁青，怒道：“崔奇，念在师父面上，我今夜饶了你，以后见面……”

“玉鼎神拳”崔奇道：“你不能伤保坤，今后武林完全靠他，我们都老了，不该再浪迹江湖了……”

万毒宫主突然发出一阵阴森的长笑之声。

笑声一敛，冷冷地接口道：“崔奇，原来你还是为了替这小子讲情而来，你知道我肯不肯放过他呢？”

崔奇笑道：“我想以你的慧眼，会放过他，而且会培植他的。”

万毒宫主冷笑道：“不错，我想培植他，可是这小子不识抬举，太可恨了，现在我要杀了他。”

崔奇面带难色地说：“康玉，你一定不放过他么？”

万毒宫主面色一沉，怒叱道：“少废话，老鬼你如果再不走，连你一起也在超度之列！”言下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崔奇面色一整，深深叹道：“师妹，你一定要逼着为师兄的和你动手么？”

万毒宫主怒哼一声道：“你如果不自珍重，擅自出手，量也逃不出本宫主掌上的霞光！”言讫，她贯功于双掌之上，两掌八道霞光光彩更盛。

站在一旁的灰袍丑面，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喝一声，道：“请崔老前辈离场，晚辈今夜舍命也要和她一搏！”

崔奇摇头道：“霞光掌已修炼了六十年，非你能敌，此光射到人体上，立即死亡，千万不能一试。”

灰袍丑面人仰面长啸一声道：“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老前辈这番爱护晚辈的盛情，晚辈心领了，请老前辈站开一点，晚辈就要发掌了。”

灰袍丑面人把真力贯注在拳上，准备右手打出“太极镇五岳”，左手推出“慈光普照”。

万毒宫主双目似电，射向灰袍丑面人，她已看出对方拉出来的架式，两种绝学兼施，更激起她的杀机……

她一步步向灰袍丑面人走近，口中发出阴森的笑声……

八道不同的霞光，在空中交辉着，她已尽了全力，实施一击，想把对方毁在掌下，场中各人心情都是万分的紧张，彼此呼吸都听得到。

崔奇不禁幽幽一叹，闭上双目。

“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云仙姑娘都贯功掌上，睁大双目，看着万毒宫主一瞬也不瞬，三人只要见万毒宫主一翻手心，他们便会全力向她一击。

突然，万毒宫主又发出一阵格格大笑之声，道：“你们如果企图助拳，到时莫怪本宫主对你们心狠手辣。”

“五湖虱仙”仰面哈哈大笑道：“我老不死的已一把这样大的年纪了，陪着你们年轻的姑娘死在一起，还不合算么？”

“四海义乞”冷冷道：“宫主如果不听别人劝告，一定要恃技凌人，我老叫化子只有拼了这条老命不要了，也尽全力和你一搏了。”

万毒宫主对“武林二奇”之言，仅报以不屑地一笑。

“玉鼎神拳”崔奇，睁目缓缓道：“师妹，不要执迷不悟，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快收下你的绝掌吧！”

万毒宫主蓦地大喝一声道：“你们少说废话，接下千古绝掌——霞光慑千古！”

喊喝声中，她的手中翻过来了。

暮在此刻，崔奇突地急忙地叫道：“师妹且慢发掌，师兄身上带有二师弟的信，你拿去把！”

万毒宫主正欲施为时，突闻崔奇之言，忙把将要击下的掌式，缓缓地硬收了回去。

她冷冷问道：“慕康的信在哪里？快拿来。”

崔奇从怀中取了无名大师的信，递了过去。

万毒宫主接过慕康的信一看，冷冷地扫了灰袍丑面人一眼，道：“小子这次饶了你，下次见面，本宫主决不放过你！”

她转身对天邪教主道：“娟娟，我们走啦！”

二人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崔奇目送万毒宫主走后，心中十分惆怅，不自禁地，仰天发出一阵悲愤的长啸之声。

“四海义乞”笑道：“崔老头子，你身怀绝技，武功高深莫测，难道还有人家敢欺侮你么？”

“四海义乞”为人最为细心，他已察觉崔奇心中有难排的苦闷，故以言语激之。

崔奇口中嘘声一敛，冷哼一声道：“自古多情空余恨，老夫暗暗地爱她一生，所换来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以我本人的面子，还抵不上二师弟片纸只字，你说可恼不可恼？”

“五湖虱仙”叹道：“世人难以打破‘情’之一字，以你们修为如此之深，还是戳不破、看不开！庸碌世俗之人，更不要谈了……”

他歇了一下又道：“或许你师妹爱的是你的二师弟，所以她爱屋及乌，才放过保坤。”

崔奇胸前白髯无风自动，面部表情非常激动，他口中喃喃自语道：“不错，自古多情空余恨，何必为情所缚，为情所困？罢了！罢了！……”

明年七月十五日的华山九回峰上，我必须练成师父的第三招——‘惊

天撼地’……”

他转面对灰袍丑面人道：“孩子，你如果有空，可来昆仑山一次，老夫授你一种家师未传世的绝招，可以破万毒宫主的霞光掌。”

灰袍丑面人忙跪下拜谢道：“蒙老前辈多番厚爱，晚辈没齿不忘！”

灰袍丑面人说毕，抬头一看，崔奇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云仙姑娘笑道：“坤哥，你的假面具可以取下来了吧？”

灰袍丑面人用手在面上一抹，便现出他的本来面目，此人正是在武林中极负盛名的少侠保坤。

保坤笑道：“云仙姐姐，你的黑纱我来替你脱下吧！”

云仙喝道：“不许你毛手毛脚，你先转过面去，我叫你转面，才转过来。”

保坤果然依言转面。

等了良久，仍未见动静，心中顿起疑窦，忙转面一看，面前哪里还有云仙的影子。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傻小子，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保坤顿足道：“云仙怎么不愿见我？难道她不再爱我了？”保坤叹了一口气，向五湖虱仙道：“老前辈看她往哪个方向去了？”

“五湖虱仙”道：“看她似乎往冥谷那个方向去了，她既不愿见你，追去也是枉然，何必自讨没趣。”

保坤道：“不，晚辈与那云姑娘已有夫妻之约，决不能有负于伊人……”言讫，身形一晃，便展开上乘轻功，向冥谷方向追赶而去。

“四海义乞”从胸前取下一个大酒葫芦，拼命地喝了几大口闷酒，叹道：“老叫化子今日潦倒如斯，是不是也是为‘情’所害？情色好比飞蛾扑火，明知焚身，还要往里面钻，你说可叹不可叹！”

“五湖虱仙”一边抓虱子，一边冷冷地接道：“有什么长吁短叹，现在就是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爱上你这个臭化子，你也养她不活呀！”

他嘻嘻几声又道：“什么爱情不爱情，我老不死的一生就是晓得抓虱子作戏，其他的都不要，也不去想，老叫化子，我们去冥谷走一趟吧！”

两个似疯非疯的老者，身形一晃，便没入夜色之中不见

第五十二章 血洗冥谷

在通往“冥谷”的道上，保坤追赶了一个时辰之久，仍然没有看见云仙姑娘的芳踪，他心中不觉焦急起来。

原来，自从由冥谷白衣少女送了他一张图之后，他便深知今日的冥谷，已非昔日的冥谷可比了。

冥谷天邪教深惧保坤再去寻仇，所以加强戒备，布置得非常森严。他想：“云仙姑娘武功虽然高奇，但如果不幸中了敌人机关，必遭不测之祸……”他正在想着，突闻正前方传来一阵叱喝打斗之声。

由于夜深人静，声音在遥远的地方，便可以听到。

保坤心中一动，忙展开“凌空虚渡”轻功，向打斗的地方奔去。

大约走了盏菜光景，已来到一座山谷的地方，保坤凝目向那谷中望去，在夜色之中，见有两条人影，正在打得难分难解。

保坤是个内行，在内行人眼中，那两人所施为，尽是一些罕闻罕见的绝招，而且出手狠、快、辣三者兼而有之。

保坤一皱眉忖道：“这两人是谁，看他们的身手俱都不凡哩！”他一面忖想，一面晃动身形，朝着谷中飞去。

他这一次已飞跃到距那两人打斗的地方已经不远了。

仔细望去，除了那两人外，各中还另有几人，他们静静地坐着在望那两人激烈的打斗。

保坤看清那些人之后，不禁一呆！

原来，正在打斗的那两人，正是冥谷的白衣少女，和云菊帮的帮主——云菊一秀。

旁边坐着一个黑色僧袍的老和尚，正是无名大师；无名大师对面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青衣老者，正是云梦老叟。

此外还有两个老太婆，和一个绿衣姑娘。

保坤对绿衣姑娘好似面熟，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保坤正在仔细观察场中诸人，突闻白衣少女一声清喝，伸出右手，五指遥遥地对云菊一秀弹了起来。

倏然，五缕指风，弹向云菊一秀，保坤失声惊呼道：“遥空弹指神功，云菊姐姐快躲避呀！”

他一面惊叫，一面打出一掌，掌风如涛，顿时便把白衣少女的指风托了起来。

保坤这一声惊叫，谷中所有的人，目光都射向保坤。

云菊一秀惊讶道：“坤弟弟，你几时来的，我找你好苦呀！”

白衣少女见了保坤，秋水含情脉脉，一时不知是惊是喜，竟说不出话来。

保坤突见是这两位有情人，自己也不知道向谁先打招呼才好？

一时之间，大家都望着他。

云梦老叟哈哈大笑道：“保坤，你这小子找得老夫好苦，这位姑娘伤愈之后，非要我陪她来找你，可是天地之大，茫茫尘埃，我到哪里去打听你……”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道：“云菊帮主，老夫对你总算有个交待了。”

白衣少女闻言后，面色一沉，问保坤道：“坤哥，她是你的什么人？”

保坤面色一红，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呐呐地说：“她是云菊帮主，是我的……”

白衣少女面罩寒霜，冷冷地接口道：“我知道她是云菊帮主，以前见过面，我问你，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云菊一秀站在一旁按捺不住，怒喝道：“他是我的义弟，我爱他，喜欢他，你问这么多干嘛？”

白衣少女闻言粉腮一变，怒道：“你真的变心了吗？我在冥谷等你这么多年，使我太失望了。”她一咬银牙，双目含泪，恨恨地说：“保坤，我们已是夫妻，你是不是对我变心了，如果你真的变了心，我只有抽剑剖腹，死在你的面前……”

保坤深深一叹道：“姑娘，你对我完全误会了。”

白衣少女泫然道：“你完全欺骗了我，你认识的女子很多，我一辈子在冥谷受苦，现在完全失望了……”

她面色一沉，仰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道：“古来烈女不嫁二夫，我沈霞绮命薄，只有一死报郎君了。”

言讫，举手撒剑，向腹部割去！

保坤大吃一惊，忙出手抢剑，蓦在此刻，他眼前一股劲风袭到，那劲力把沈霞绮手中的长剑托起，紧接着听了有人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普渡有缘之人，女施主情孽未了，何苦自寻短见？……”

在皓月之下，只见空际闪下来一道娇小的人影，眨眼之间，便来到保坤面前。

保坤仔细一瞧那人，只见是一个身着黄裳，手执拂尘，面貌似花的尼姑。保坤已认出是仙狐神尼他忙拱手一礼道：“多蒙师太施以慈悲之手，在下感激不尽了。”

仙狐神尼微目合什，低沉地又宣了一声佛号道：“救人是我出家人份内的事，不用施主谢了，何况此女情缘未了，孽情未酬，不能让她自尽……”

白衣少女沈霞绮，突感一股潜力把自己举剑的手托了起来，不能使剑割下，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以她内外兼修的高手，竟有人用一股劲力托起她的手，这人的武功便已高出她许多了，如何不使她吃惊。

她忙睁目一看，只见眼前来了一个仙风道骨、美妙如花，但凛然不可侵犯的尼姑，不禁一愕！

她忽然想起天邪教主曾说：“长白山住了一个武功高绝的尼姑，有六十年未履江湖了，莫非就是她？……”

沈霞绮面色一整，盈盈一礼道：“师太，莫非是隐迹长白山的世外高人仙狐神尼么？”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女施主能一眼识穿贫尼身份，足见你我有缘，我佛慈悲，普渡有缘之人……”

沈霞绮叹道：“难女一生受尽折磨，万念俱灰，已了无生意，师太救我，算是多此一举了。”

仙狐神尼面色一整道：“女施主此言差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女施主尘缘未了，身负绝学，武林正多事之秋，将来有用女施主的地方多着哩，怎能如此轻生呢？”

沈霞绮幽幽一叹道：“罢了！罢了！尘世之上，已无我留恋的地方了，师太的一番好意，难女心领了。”

仙狐神尼道：“贫尼见你善根很厚，能弃暗投明，确实难得，贫尼带你

去长白山修练一种绝学，日后与保坤共平武林妖孽，而且你们也可以善终。”

她顿了一下，转面对无名大师点头为礼道：“今夜大师也幸逢其会，难得！难得！”

无名大师忙合什答礼，道：“想不到师太竟抢先贫僧一步而出手，这位女施主能获师太青睐，福缘不浅哩！”

仙狐神尼笑道：“大师过奖了，贫尼适才走这里经过，贸然出手，不知大师也在这里。”

她目光扫了一下云菊帮主，对无名大师又道：“云菊一秀的骨格不凡，正是练武上选之人，目前武林正面临一次浩劫，大师何不带此女去修练一种绝学，以便日后应用。”

无名大师点头笑道：“老衲正有此意，不晓人家愿不愿意，还不一定呢？”

保坤闻言，忙对云菊一秀道：“云姐姐，无名大师乃是武林四大高手之一，为武林中百年来的一代奇人，姐姐还不快过去叩见大师。”

云菊一秀为人忠厚，对刚才沈霞绮自杀的那一幕，还傻愣愣地站在一旁，此刻经保坤一提醒，她便走到无名大师面前盈盈一礼，道：“云菊一秀向大师道福了。”

无名大师微笑合什还礼道：“女施主免礼了，老衲遁入空门已有花甲以上之年，对世俗之礼，已不讲究了。”

仙狐神尼对无名大师道：“贫尼探悉万毒宫主，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华山九回峰，开设武林大会，企图使用她最近练成的‘霞光掌’，歼灭武林所有的同道，不知大师知道这件事吗？”

无名大师点头道：“我早已听人说过了，所以托师兄崔奇，带了我亲手写的一封信给她，希望她不要召开……”

无名大师微闭双目，深深一叹，继续道：“不过万毒宫主陷溺已深，不可能听老衲之言，到时候免不了又要造成一番浩劫……”

仙狐神尼道：“距明年七月十五日，还有半年时间，我等对此二女授以绝技，到时候或可阻止她残杀武林同道的阴谋。”

无名大师淡淡一笑道：“佛家所谓：有因必有果，我等处此未世纪，只有尽力而为了。”

仙狐神尼对在场其余众一颌首道：“明年七月十五日，我们在华山九回峰见面。”言讫，带着白衣少女沈霞绮，飘然而去。

无名大师仰首望望天色，哈哈大笑道：“保施主，老衲师兄在昆仑山等你，宜从速赶去，免误了学艺时间。”他转面对云菊一秀道：“女施主，我们走吧！”

众人均先后离开谷内，剩下来只有保坤一人。

保坤见众人均先后离他而去，突然有一股寂寞和惆怅，向他的心底袭来，他蓦然想起了云仙姑娘，于是仰面发出一声清啸，向冥谷飞奔而去。

保坤出了那山谷，放目一望，天色已明，眼前尽是一些绵绵山势，他辨定方向，向前飞奔看。

约莫奔了两个时辰，只见山势越来越陡，此地已经是进入“冥谷”的山界之地了。

保坤打开白衣少女沈霞绮给他进入“冥谷”的地图，与现地一对照，此刻，他站的位置，正是冥谷的后山。

这时，一轮红日冉冉越过树梢，已经是辰时左右的时分了。

保坤暗忖：“此次去冥谷，必须犁庭扫穴，有一番恶战，不如乘此刻他们未发觉之际，调息一番……”

他忖动之后，便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闭目调息。

片刻之后，蓦闻一阵破风之声传来。

保坤耳目极为灵活，忙睁目一看，只见眼前白影一点，箭射而来。

保坤探手一抄，便接住那飞来的白影，一瞧是一卷白布，打开一看，原来是冥谷的“招魂旗”！

保坤哑然一笑，道：“原来那些冥谷丑类，已经发觉小爷了。”

保坤言犹未落，便听到左侧大树上传来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小子，你已陷身在我们的‘招魂阵’中，今生今世，休想出去了，哈……哈……”

笑声未落，山上连珠炮响，保坤坐的四周，都插了许多白色的三角小旗，密密麻麻，一片旗海！

保坤冷笑道：“你们教主尚且是小爷掌下游魂，还怕你们这些跳梁小丑？”

那阴森的笑声响起道：“小子先不要吹牛，招魂阵中，有七七四十九条绝路，数百名高手，变化莫测，任你有通天本能，也闯不出这座奇阵。”

保坤朗声道：“说话的恶徒，大概是阵中的首领吧，你如果敢出来接下小爷一招，小爷便自甘束手受擒。”

那怪笑之声接道：“小子，可是一言九鼎？”

保坤大声笑道：“小爷纵横江湖，言出必践，恶徒敢出来一战么？”

接着传来嘿嘿之声接道：“老夫就不相信小子有三头六臂。”话声甫落，“唰唰唰”地几声，树梢上便飞下来有五道人影。

那五道人影电掣般地闪入保坤面前。

保坤仔细一瞧那五人，从左至右，都是手握白旗，面目狰狞似地狱厉鬼，衣着分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

这五人正是“冥谷”内五堂的堂主。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你们五人可否告诉在下身份，小爷一向不杀无姓无名的小卒。”

为首的红袍鬼大汉怪笑一阵道：“老夫乃冥谷内五堂堂主，探子早已报告小子的行踪，还是快认命吧！”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自己的行踪，竟被他们发觉，足见冥谷耳目遍天下，他们的力量真不能小视。”

红袍大汉见保坤不说话，又得意地一阵大笑道：“小子要想进入冥谷，比登天还难，目前冥谷已布置天罗地网，还是早点认命吧！”

保坤冷哼道：“小爷这次不血洗冥谷，誓不还！”

他手指着红袍大汉的鼻子，嘿了一声，又道：“你们是一齐上？抑是单打独斗？”

红袍大汉奸笑一声道：“小子身手当然不凡，老夫早已久仰，不过你刚才说的话，应该算数。”

保坤剑眉一竖道：“当然算数，每人一招，随便你们用什么兵刃。”

站在第二位的黄袍鬼面大汉，晒然道：“老夫就不相信小子有通天本能，敢在此地骄横傲视！”

说着，长臂一探，便向保坤面上抓去。

他抓去这一招，诡奇怪诞，而且带起一阵冷寒的阴风。

保坤口中嘿地一声，一个周旋，便闪避对方的抓招，展开“云海幻踪”身法，已抄到黄袍大汉身后，出手如电，抓起黄袍大汉的身子，顺手把他摔扔一丈寻处。

“叭哒——”一声，黄袍大汉惨叫一声，便栽个四脚朝天。

保坤口中嘿嘿连声道：“小爷只限一招，不对你们打诳吧！”

其余四个大汉都看呆了。

保坤虎目一扫，卓立场中，傲然道：“万毒宫主、天邪教主，吾尚不在眼下，何况你们这些四五流角色呢？”

站在第四位那个白袍大汉略一定神，从背上撤下长剑，厉喝道：“小子接下老夫这一剑！”

“剑”字甫出，剑上寒光泛起，人随剑走，驭剑向保坤击去。

保坤叱喝一声，身形不退反进，右手一股劲风拍出，阻住剑光，左手疾出，快如石火般，扣住对方右腕，往前猛力一拉，白袍大汉身不由主地，身子向前一倾，保坤身形向侧面微闪，抬起右腿，一脚正踢中对方的屁股，保坤一松手，白袍大汉，像喝醉了酒似的，向前一丈多远扑去！

“噗哧——”一声，便跌了下去，口中闷哼一声，半天爬不起来。

敢情是面部、胸部都跌成重伤了。

保坤晒然道：“小爷说话兑现了吧，他们二人都没有超过一招。”

站在第五位那个黑衣大汉，暴喝道：“血债血还，小子纳命来！”喝声中，手中一蓬银雨，暴射而出……

距离又近，银光暗器发射又是突然，眼看保坤就要伤在黑袍大汉的暗器之下，蓦在此刻，空中夹见锤影一晃，一阵“叮当”之声，银光暗器，俱被击落。

在场的人俱都一惊！

树上忽然飘下来两个人影。

一个是身着百结大褂，胸前挂着两个大葫芦的老叫化子，一个是蓬头垢面的老者。

二人正是武林二奇——“四海义乞”和“五湖虱仙”。

“四海义乞”手中握着两个大锤子，指着黑袍大汉的鼻尖，喝骂道：“你们先是轮毆，老叫化便已看不过眼了，现在你又施放暗器，武林打斗规矩何在？”

黑袍大汉怒道：“臭老叫化子，你想来架这次梁子么？”

“四海义乞”哈哈大笑道：“不错，我老叫化子的这双锤子早已没用过了，今天想开一次杀戒啦！”

红袍大汉冷喝道：“死老叫化子，量你也没有这般能耐！”他一肚子火，正苦无地方发泄，看见“四海义乞”来到，正好是发作对象。

“五湖虱仙”道：“你不要吵了，让我老不死的，赏这些龟儿子一把大虱子吧！”“五湖虱仙”伸手入怀，抓了一把虱子，向黑袍大汉身上扔出。

虱子一出，乍见一蓬银雨，闪电似的罩向黑袍大汉。

黑袍大汉从未领教过“五湖虱仙”虱子的厉害，他以为是对方开玩笑，便没有躲避，可是，一见银光闪闪地射来，不禁大惊失色，要想闪避已经晚了。

惨叫一声，无数的虱子，像钢珠般地，嵌入他的身上。

登时，他便痛得倒了下去，在地上打滚。

蓝袍大汉怒不可遏，拔出身上的鬼头刀，喝道：“老不死的虱子鬼，老夫要宰了你！”

手中鬼头刀一晃，便向“五湖虱仙”身子砍去！

他的刀势，疾如飓风，一晃便砍了过来，“五湖虱仙”不慌不忙，顺手一招，便拍了过去。

刀影掌风碰在一起，发出一声响声，蓝袍大汉暴退了一大步，身子晃了一下，才稳住马桩。

“五湖虱仙”像若无其事似的，左手又抓了过去。

他抓去的那一招，好似轻描淡写，其实力道奇猛，疾如电火般地，已经把蓝袍大汉的前胸抓住了，“五湖虱仙”的手往后一扔，那蓝袍大汉的身子便被摔向两丈以外了。

只闻“哎哟”一声惨嚎，蓝袍大汉便摔跌不能动弹了。

红袍大汉见五人已伤了四人，心中惊骇万分，转身就走，保坤大喝一声道：“恶徒你想逃么？”

一掌后山打虎拍了过去，红袍大汉口中一声尖锐的竹哨，身子已被劲风袭到倒了下去。

那些拿白旗的大汉闻了竹哨声，便开始游走起来。

保坤走过去补了五个堂主各人一掌，他们都被击毙在场

“四海义乞”朗声道：“我们快走呀！‘招魂阵，要发动了。”“四海义乞”见多识广，他久闻“冥谷”的招魂阵厉害无比，所以首先想往阵外闯去。

可是，“招魂阵”已经开始发动了，任你是绝古的轻功，也闯不出了。

一时之间，手持白旗的人，游走得愈来愈快……

保坤、“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三人刹时之间，便辨不出方向。

只见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愁云惨雾，鬼哭神嚎……

保坤身上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寒噤，满身起了鸡皮疙瘩。他触目心惊，忖道：“久闻冥谷的‘招魂阵’有着十分厉害的魔术，今日亲历其境，果然浪名不虚，自己虽然懂得一点八卦九宫之学，可是却找不出阵中生门何在？……”

“四海义乞”突然大喝一声，向东南方向闯去，同时打出五掌，掌风如涛，地裂天崩，但那些持白旗的大汉，视掌风毫无畏途，行动飘忽，喊呐之声如故……

“四海义乞”闯了半天，仍然退回原处。

他缓缓地坐下来，打开酒葫芦“咕噜”了几口酒之后，忽然嚷道：“好酒呀！好酒！”

“五湖虱仙”此刻正闭目盘坐，他睁目怒道：“你这个死老叫化子，死到临头，还在喝酒，终日沉醉，真是废物一个。”

“四海义乞”哈哈大笑道：“老叫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冲不出阵去，判断今日凶多吉少，难道叫我临死之前，连酒都不能喝么？”

“五湖虱仙”怒喝道：“你喝你的酒，管我屁事，不过你不要鸡毛喊叫好了！”

“四海义乞”笑骂道：“我老叫化高兴喊叫，河水不犯井水，又惹了你什么呀？”他顿了一顿，故意拉长嗓子叫道：“好酒呀！好酒！人在酒中才有福，有福之人，才饮酒啊！”

他正在高声喊叫时，突然见一排十二个持白旗的大汉，联手向他们三人站的地方冲来。

那冲来之势，恍似千军万马，威势锐不可当！

保坤身形蓦然暴起，厉喝一声，双手同时推出。

两股掌风，算是挡住了冲来的十二个大汉，那十二个大汉身形闪飘一侧，便游走了过去。

“五湖虱仙”捏了一把冷汗，道：“刚才不是保少侠打出两掌，老叫化子，恐怕连你身上几根老骨头都被踏碎了，就是晓得喝酒。”

“四海义乞”怒道：“你老不死的，晓得个屁，我老叫化不喝酒，便没有神力，不相信他们再来一批，由我老叫化来挡一阵子看看！”

他的话声甫落，又有十二个持白旗的大汉，呼啸而至。

他们来势汹汹，宛如长江大海中的巨浪，一卷即至！

“四海义乞”不慌不忙，喝了一大口酒，等十二人冲至跟前不到三尺时，他张口把酒喷出！

空中顿时漫天红色火点，像火球似的打向十二个大汉身上。

那些红色火点一触身上，便立即起火，烧得十二个大汉惨叫连天，负伤而逃。

“五湖虱仙”失声惊叫道：“酒雨神功！想不到你这个臭老叫化还有这一手！”

“四海义乞”摇摇头叹道：“书到用时方恨少，可惜我老叫化昔年对此道学得太少，现在用起来，不能得心应手。”

言犹未了，蓦见又有十二个持白旗的大汉，疾如风暴般地向三人冲来。

“五湖虱仙”忙道：“臭老叫化子不要卖关子了，快施酒雨神功呀！”

“四海义乞”双手一摊，作无可奈何状道：“神功已经用尽，徒唤奈何！”斯际十二人已经冲到跟前，保坤大喝一声，一招“慈光普照”推出。

他这一招，真是集千古绝招之大成，掌势甫出，惊天动地，在强烈的掌风之下，十二人被击倒在数丈开外，一个个被打得脑浆四溢，惨不忍睹。

“五湖虱仙”摇头一叹道：“少年人，你这招实在太霸道了，以后还是少用。”

保坤点点头道：“势非得已，找如果刚才不用此招，恐怕三人都丧生掌下了。”

二人正谈间，阵中呼啸之声大作，保坤凝目向前看去，似有无数排的大汉，绵绵不绝的涌至。

保坤骇然道：“久闻少林寺有一种‘罗汉阵’，九人一排，用车轮之法，一排接一排攻敌，他们这种招魂阵，似比那罗汉阵还要厉害。……”

“四海义乞”幽幽一叹道：“不错，‘招魂阵’，厉害较罗汉阵十倍，他们一直斗得你筋疲力竭，束手就擒时为止，我们今天是死定了。”

保坤豪情勃发，朗声道：“那也不尽然，在下今日要用‘龙眼’来血洗冥谷，方雪吾恨！”

“五湖虱仙”闭目一叹道：“想不到冥谷今日要掀起一番血雨腥风，佛家所谓：在劫难逃，信乎其言也。”

保坤笑道：“我明白老前辈的意思，晚辈并非嗜杀，实出于不得已耳。”

他宏声对阵中冥谷的高手道：“小爷立即要使用‘毒眼龙’，你们如果被冥谷天邪教胁从者，可速散去，重新做人，既往不究……”

保坤内力无比的雄厚，他的喊喝之言，遥遥数里可闻。

阵中一时之间，渐呈沉寂状态。

可是没有好久，突闻尖锐的竹哨子音响起，登时，阵内持白旗的人，又游走起来。

保坤叹道：“他们陷溺已深，不听忠告，我只有以杀止杀了。”

他从怀中取出那颗武林至宝——“毒眼龙”，装戴在两眉之间，在反手一按，“咔嚓”一声，便射出一道闪闪的绿光来。

保坤忖想道：“我自从身怀绝学以来，便很少用它，今日势非得已，也是他们的劫难逃……”

此刻，蓦见十二个持白旗大汉，向他冲来，他面上“龙眼”中的绿光向十二人一扫，十二人立即身形软瘫下来。

那“招魂阵”乃是一种连环阵，前排十二人冲过去，后排十二人便紧接而来，所以保坤的“毒眼龙”不断使用，片刻之间，便把阵中七七四十九排的高手，尽都毁在阵中。

要知道，这七七四十九排高手，连环地冲来，就是任何武功高不可测的人，也抵挡不住，幸亏保坤身怀“毒眼龙”，否则必栽在阵中了。

七七四十九排高手都被龙眼毒光扫栽阵中，一时之间，阵便破了。

保坤眼前一亮，阴风也没有，鬼哭神嚎之声也收敛了。”

保坤仰面一看，一轮红日，冉冉地挂在当空，他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好险呀！”

“四海义乞”仰面哈哈大笑道：“我这条老命，又要多活几年啦！”

“五湖虱仙”目光一扫全场被毒的人，不禁摇头叹息道：“他们这样拼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保坤对“五湖虱仙”二人道：“招魂阵已破，我们冲进冥谷去吧！”他身形一阵晃动，首先由山上冲了下去。

三人正行间，突见山下出现一条长长的山谷，谷中的密林中，烟雾弥漫，保坤停步向林中凝目望去，只见在烟雾弥漫中，似有无数无头黑衣厉鬼，手举火把，在烟雾中晃来晃去。

“四海义乞”见状皱眉道：“这大概就是所谓‘冥谷’了吧？”

保坤点头答道：“不错，晚辈上次来过，这谷中并没有这些黑衣无头鬼，他们又在那里弄什么鬼？”

“四海义乞”道：“并不是老叫化扫娃儿的兴，数十年来这个鬼地方谁敢来？来的人又有谁出去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

保坤笑道：“师仇不报，日夜不安，我保某头可断、骨可碎，但师父之仇，不可不报！”

“五湖虱仙”接口道：“对，师父之仇不报，何以为人，我老不死的拼了这条老命不要，也要奉陪你去一趟！”

言讫，首先大步向谷中走去。

“四海义乞”笑道：“我并不是怕死，而是看死的是否有价值，那林内烟雾之中，必含有剧毒，我们越过时，必须闭住周身的穴道。”

三人晃身入林，保坤当先，一掌向那些无头的黑衣鬼击去！

那些无头的黑衣鬼，身子晃了几下，并没有倒下去。

保坤心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草人。

“四海义乞”突然大声喝道：“娃儿不要动它，那上面含有剧毒！”保

坤吃了一惊，忙向一侧飘退。

就在“四海义乞”喊喝声中，突地林中飞来一条黑影，那条黑影眨眼之间，便到达他们面前。

黑影乃是一个黑衣童子，手中捧了一个茶盘，盘中放了一壶酒，三只杯子。

那黑衣童子用手势指着盘听酒壶，要三人各喝一杯，如果他们能喝，便竖起大拇指，不喝则竖一个小拇指。

保坤见了他那几个手势，不禁大怒道：“有什么不能喝的。”伸手从盘中端起酒壶，拿了一杯，仰起脖子，便喝了下去。

“四海义乞”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四海义乞”大喝一声，飞起一脚，便把那黑衣童子手中捧的茶盘踢翻，那黑衣童子忙遁入林中不见了。

蓦然，林中急剧地旋转起来。

那旋转的速度，使人想不到的奇快，片刻之间，三人被旋转得头昏眼花，身子也往下沉了。

“五湖虱仙”身形想拔起，可是已经晚了，他们三人竟被沉了下去……

在那阵急剧的旋转中，任何有功力的人，也无法稳住身子，当他们稳住身形时，已被沉入一个黑黑的洞中去了。

保坤一稳马桩，凝目一看，问道：“这到什么地方来了？”

“四海义乞”幽幽一叹道：“是我们的埋骨之地，还有什么好地方。”他顿了一下惊讶道：“娃儿刚才眼的那杯酒，恐怕是毒酒……”

“四海义乞”言犹未落，突闻到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不错，是一杯烈毒之酒，喝了之后，三分钟后，便肠断而亡，小子，你骄横一生，这一次算是死定了，哈……哈哈……”

语意森森，使人毛孔都竖了起来。

保坤怒道：“生死何畏，恶徒接下小爷一招！”他向发话的地方，用了十成真力，拍出一招。

黑洞中顿时响起一阵闷雷似的声音，笑声渐渐敛去了。

“五湖虱仙”惶然问道：“娃儿，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保坤故意皱眉道：“腹中肠子绞痛，恐怕……”

那怪笑之声又响了起来，道：“穿肠药已经发作，最多只能活两分钟了。”语音停了一下，又听到有人朗声道：“来人呀！去请教主来，剥这三个人的皮，抽他们的筋，以泄刚才招魂阵中的恨！”

“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二人俱却暗暗吃了一惊。

等了一分钟之久，黑洞中，突然灯光齐明，照耀如同昼。

三人放目一看，只见他们四周被臂粗的铁栏杆围住，那铁栅栏外面，便是一座大厅。

大厅里面，布置富丽堂皇，两旁摆布的珠宝，富可甲天下……

“四海义乞”突然仰面哈哈大笑道，“冥谷难道还用珠宝替我陪葬么？难得！难得！”

“五湖虱仙”怒道：“你这个臭叫化子，眼前已被人禁困在铁栅栏内，死在眼前，还有什么值得可笑的呢？”

“四海义乞”摸摸他的花白胡子，又是一阵长笑道：“我老叫化真正到了死的关头，又不怕了。”

保坤闻言，心中一动，忖道：“此人定力，平素深藏不露，事前谨慎临事不惧，如此把生死淡然置之，的确不愧为中原一代风尘豪侠……”

保坤忖思之际，蓦闻有人高声叫道：“教——主——驾——到——”

一个字一个字都拖得非常悠长，声音足足地拉了一分钟之久。

保坤凝目向大厅里望去，果然从屏风后面，有八个如花似玉的青衣小婢，拥出来一个红裳拖地的美妇来。

那红裳美妇正是天邪教主韩娟娟。

韩娟娟莲步轻移，缓缓地步入大厅之内。

站在大厅里两旁的高手，俱都垂首恭立着。

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保坤心中一动，突然一声惨叫，便倒了下去。

他这一声惨叫，惊动了所有的人，连天邪教主也在内。天邪教主黛眉紧锁，双目不断盯住保坤仰卧在地上的身子。

她略一定神，转面问左首那个彩衣大汉道：“他真的会死去么？”

彩衣大汉恭身答道：“那小子喝了‘穿肠毒药’三分钟内，必然会死去无疑的。”

天邪教主微唱一声道：“英俊之年，才华出众，实在可惜，完全是他那个鬼师父害他到这种田地……”

彩衣大汉恭身问道：“那个虱子老头，和脏叫化子如何处置？”

天邪教主道：“用本教的五种酷刑，使他俩尝尝慢死的滋味……”

这时“五湖虱仙”破口大骂道：“妖妇，你用机关困害我们，算得什么光明磊落的行为，我们就是死了也不心服口服。”

天邪教主哈哈大笑道：“虱子老鬼，就以你二人那点子武功，还不服本教就擒么？”

“五湖虱仙”大声喝道：“你们如果不施奸计，用机关把我们困住，老不死的不踏得你们冥谷寸草不留才怪呢！”

天邪教主冷笑道：“好，好，好，我现在倒想见识见识你这虱子老鬼武功高到什么程度。”

她用手一指彩衣大汉，道：“把那二人放出铁栅栏外来。”

彩衣大汉道：“纵虎容易擒虎难，教主不要受他激将法，上了他的阴谋。”

天邪教主冷哼一声道：“你知道什么，像他二人那种角色，冥谷三四流角色也可以把他们擒住，保坤已经死了，还怕什么？”

彩衣大汉俯首唯唯，走过去打开铁栅。

“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二人一挺身，便欺出铁栅栏外。

“五湖虱仙”手一指天邪教主，喝道：“你们用奸计毒死保坤，血债血还，接下老夫这一把虱子！”他从怀里抓起一把虱子，向天邪教主扔去。

登时，一蓬银雨，脱手飞出，疾似流星，向天邪教主面上射去。

天邪教主面色不改，若无其事似的，袍袖仅仅一拂，便把打去的虱子，纷纷击落在地上。

她冷冷道：“你二人现在如果再被本教擒住了，该心服了吧？”

“五湖虱仙”暴喝一声道：“妖妇，你有能耐尽管出手好了。”

天邪教主阴寒地一笑道：“杀鸡焉用牛刀！”她转面厉声问道：“值巡何在？”厅里有青、灰衣两个大汉，应声而出，道：“卑职在！”

天邪教主手指“五湖虱仙”道：“先把那个虱子老头拿下！”

青、灰二汉躬身拱手道：“是！”转身对“五湖虱仙”厉叱道：“虱子老鬼，还不快俯首就擒么？”

“五湖虱仙”斜目望了一下青、灰衣二汉，冷冷道：“你们二人是替妖妇来卖命的么？”

青衣大汉怒道：“老鬼少废话，接下老夫这一掌！”

说着，青衣一撩，右掌火速地推出一掌，劲风立时涌向“五湖虱仙”。

“五湖虱仙”欺身而上，左手护胸，右手快如闪电，从青衣大汉劲风中，扣住那大汉的左腕，飞起右脚，踢向那大汉的“丹田”穴。

青衣大汉惨叫一声，身子被踢得飞起，直向天邪教主面前撞去！

大厅叱喝一声，闪出一道人影，把青衣大汉飞起的身子抱住，青衣大汉双脚一伸，两目一睁，便一命呜呼了。

全厅的天邪教高手，都为之一愕！

“五湖虱仙”卓立厅前，朗声道：“我老不死的虽然年迈，但并不是好欺侮的，有能耐的，快上来吧！”

那灰衣大汉冷喝一声，从背上撤出长剑，厉叱道：“虱子老鬼，你没有看看你现在站在什么地方，天邪教在武林之中，谁不害怕？”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老夫今天就是要来消灭你们，替武林除去一叫瘤！”

言讫，双手向前一推，劲风立出，排山倒海似的卷向那灰衣大汉。

灰衣大汉手中长剑刚想挥动，但对方劲风已经扫到，闷哼一声，身子便被劲风卷起，直向大厅外铁栅栏上撞去。

“叭哒——”一声，脑袋开花，惨死当场。

全厅的人都暗暗吃了一惊，天邪教主粉腮微微一变，略一定神，转首厉呼道：“四大护法何在？”

大厅屏风后面立即奔出来四道人影，齐声道：“卑职听旨！”

天邪教主怒喝道：“限你们四人在三招之内，把那两个老不死的家伙擒下！”

四人躬身诺道：“领旨！”

四人一齐撤出身上的兵刃，攻向“五湖虱仙”。“四海义乞”暴喝一声道：“我老叫化今天不杀光你们这些妖孽，誓不出冥谷。”说着，从身上取出双锤，参入“五湖虱仙”战斗。天邪教主的四大护法，均为江湖上第一流高手，功力均非泛泛之辈，四人紧紧围住“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二人，打得天昏地暗，尘沙弥漫整个全厅。

半个时辰过去了，“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二人渐渐感觉力不从心，手中招式也慢慢迟缓了。

蓦在此刻，突然大厅后面，飞出来一道黑影，大喝一声道：“你们都给我住手——”

声音恍似一声闷雷，如巨锤击在第一个人的心扉之上。

众人不觉大惊，停手循声望去。

第五十三章 太极镇五岳

大厅里所有的人循声望去，只见是一个黑纱蒙面人，那着黑衣的黑纱蒙面人来到大厅之后，在厅里天邪教的高手，都为之惊愕！

黑纱蒙面人厉声叱喝道：“你们用群殴法对付两个老头子，传到江湖上去，不怕人冷齿么？”

天邪教主黛眉一皱，粉腮微变，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斗胆敢闯进本教的‘白虎堂’来！四大老者何在？给本教主把那黑衣鬼拿下！”

黑纱蒙面人发出一阵怪诞的笑声。

在笑声中，大厅后面，闪出来四道人影，为首的灰袍老者暴喝道：“小子死至临头，还有什么可笑的？”

黑纱蒙面人手一指闪出来的四个老者道：“你们是一齐来，还是单打独斗？”

为首的灰袍老者嘿嘿两声道：“小子既然能闯进本教的‘白虎堂’，想必是身怀绝学，老夫先来讨教几招。”

黑纱蒙面人冷笑道：“在下劝你们还是一齐上吧！连你们教主算在内，谁接得起我一招半式？”

灰袍老者冷哼一声道：“小子不要吹牛，接下老夫这一招试试！”

他一面向黑纱蒙面人欺近，一面推出一掌。

黑纱蒙面人冷嘿一声，身形不退反进，长臂一探，向灰袍老者面上抓去，灰袍老者突见一只黑色巨掌向他抓来，大吃一惊，迅速向一侧闪避，可是黑纱蒙面人抓去的招式，奇快无比，眨眼之间，便已抓到。

灰袍老者躲避不及，左臂便被黑纱蒙面人抓住，在大喝声中，灰袍老者的身子被黑纱蒙面人提起，向天邪教主的地方扔去。

在大喝声中，天邪教主身后射出来两道人影，把灰袍老者身子接住，灰袍老者张口喷出一道鲜血，人已昏了过去。

四大老者的其余三位，一时都呆了！

仅在一招之间，便把功力高绝的灰袍老者打成重伤，如何不使他们发呆呢！

黑纱蒙面人冷笑几声道：“怎么啦，你们天邪教的高手为何龟缩不前，叫这种没有用的老头子也上来凑数？”

天邪教主见状，略一定神，听到对方之言，不禁勃然大怒，拍桌大喝道：“限你们三人在五招之内，把这蒙面鬼擒下，否则你们自行了断不要再见我！”

黑纱蒙面人晒然道：“莫说他们三人那点子武功，就是教主亲来，五十招以内，也不一定分出胜负。”

天邪教主气得怒不可遏，三大老者彼此望了一眼，拔出兵刃，向黑纱蒙面人欺近。

“四海义乞”曾国麟，大喝一声道：“你们三个老不死的竟一齐动手么？”

天邪教主中那三大老者，用怨毒目光扫了“四海义乞”一眼，没有答腔，继续向黑纱蒙面人面前合围过去。

“五湖虱仙”仰面打个哈哈道：“再不讲武林规矩，我老不死的手又痒了起来，一对一的局面，谅你们一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黑纱蒙面人摇首笑道：“这三块料，还用不着两位老前辈帮忙。”

天邪教三个老者，一步步向他欺近，他们每一落脚之处，都陷地寸许，发出沙沙之声，显示出他们是内功高手。

黑纱蒙面人站在中央，没有半点惊讶之色，他好似对眼前这三个老者，没有放在眼底下，他一双眸子，一直在看卧在地上的保坤，他奇怪保坤躺在地上，虽然死去，但丝毫没有中毒而死的模样。

他心中一阵狐疑……

三大老者中的红袍老者，首先发难，手中长剑一抖，大喝一声，一道寒光，向黑纱蒙面人面上射去。

红袍老者一动手，其余两人，也在暴喝一声中，鬼头刀和铁笔，同时攻了上去。

黑纱蒙面人长长的黑袖一拂，一股极强的劲风，登时卷向三人，三人握兵刃的手虎口一麻，兵刃一齐震落地上，人也被劲风袭得暴退了三大步，才稳住马桩。

他们同时面上都泛起惊惶之色。

黑纱蒙面人格格一阵大笑，清脆悦耳的声音，从黑纱里传来。

那笑声如珠走玉盘，悦耳已极，突地笑声一敛，冷冷道：“快抬起你们的兵刃，还有四招，速进招吧！”

三个老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手中兵刃仅一招便被震落地，这种丢面子的事，使他们老羞成怒。

三人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从地上拾起兵刃，暴怒之中，向黑纱蒙面人抢攻过来，这一次他们完全是一种拼命的打法，他们已经使出了十二成真力，作孤注一掷。

洞中一时之间，剑影似涛，刀光如山，华芒点点……

黑纱蒙面人存心想戏弄他们，所以并没有出手，仅在他们劲风中，展开“遁影幻踪”身法，便巧妙地躲过他们攻来的四招。

在三人喊杀中，突地一声巨喝传来道：“住手！”

天邪教三大老者吓得面如土色，身子忙向后飘退三四大步，一齐都抱拳躬身道：“卑职有辱教主使命，自愧技不如人，罪该万死！”

天邪教主喝道：“既然技不如人，要你们吃饭？还不给我自行了断。”

黑纱蒙面人冷哼一声道：“身为一教之主，自己龟缩不前，叫别人来卖命，连酒囊饭袋都不如哩！”他这番话分明是激起天邪教主自己出来动手的，可是天邪教主却淡淡一笑道：“黑纱蒙面鬼你不要用激将法来对付本教主。”她用手一指她的四周，又道：“本教高手如云，‘白虎堂’四面铜墙铁壁，还用得着本教主动手么？”

黑纱蒙面人叱喝一声，道：“怕死的教主，在下今天要你的命来抵保大侠的命！”

叱喝声中，遥遥一掌，向天邪教主击去。

天邪教主面色微变，红色长袖一拂，大声喝道：“你们一齐上吧！”

喝声中，忽闻几声闷哼，原先败在黑纱蒙面人手中那三个老者，这时都用剑割腹自杀而死。

黑纱蒙面人见状微微一怔，忖道：“这妖妇手下的纪律，倒是蛮森严的，无怪她能统驭这么多高手，力量不可小视……”

他正在暗付，忽见“白虎堂”里数十名高手一齐动手，像潮水般地向他汹涌而来。

他虽然身怀绝学，看见这么多人围攻他，不免使他暗暗吃惊。

那些高手虽然各人使用的兵刃不同，但是招式却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人多，并不是乱打，而是这一批攻了几招，下一批便换了上来，有如轮流进招，使黑纱蒙面人防不胜防。

“五湖虱仙”朱冠武怒叱道：“你们天邪教最是无赖不要脸，这么多人去打一个人，传出去，不怕人传为话柄吗？”

天邪教主得意地格格笑道：“天邪教不久要席卷武林，谁不服便宰了谁！”

“五湖虱仙”朱冠武哈哈大笑道：“我老不死的就不服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今天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助这位少侠一阵。”言罢，从身上抓起一把虱子，向天邪教那些高手身上扔去。

惨叫连天，“五湖虱仙”身上那些虱子，打出去恍似暗器，中到人身上，便入肉三分。

“四海义乞”曾国麟，取下身上挂的双锤，大声喝道：“老叫化也看不惯你们这一套，锤下无眼，挡我者死！”手中双锤，恍似流星，向天邪教高手攻去。

黑纱蒙面人本来在天邪教高手围攻之下，渐渐感觉吃力，可是经武林二奇出手一助，情况登时大异，已由被动变成主动。

天邪教主面色渐渐凝重，突地，一个意念掠过她的脑海，她笑了，她伸手从怀里摸了一包东西，手指向空中一弹，登时，白虎堂里冒起一层粉红色的烟雾由淡而浓，片刻之间，红色烟雾，迷漫整个白虎堂和与白虎堂连接的石洞。

“五湖虱仙”见多识广，他已嗅到那红色烟雾气味有异，忙高声叫道：“红色烟雾中，不是含有剧毒，便是淫药，各位赶快闭住穴道，……”

正在打斗的黑纱蒙面人，“四海义乞”均为之一怔，他们忙闭住穴道。

天邪教主口中响起阴森得意的长笑道：“你们现在闭住穴道，为时已晚，吸了‘淫火蚀骨粉’，功力立即消失，半个时辰之后，淫火发作，必须性交，每日发作三次，一直到最后真力耗尽而亡……”

众人听了大惊失色，一时之间，大家都停下手来，“四海义乞”忙闭目跌坐，运气行功，果然发觉功力大减，怒道：“妖妇，老叫化已登古稀之年，一生守身自好，岂可被你这妖妇破坏清白之身？”

他话声甫落，人随锤动，跃身而起，向天邪教主击去。

天邪教主不屑的笑道：“你们武功没有丧失前，本教主尚没有把两个老不死的家伙放在眼底下，现在你们武功已失，还想以卵击石，别作梦了哈……哈哈……”

她罗袖微抬，一股劲力扫出，便把“四海义乞”扫得暴退了八九步，一屁股跌坐地上。

“四海义乞”鄙夷地一笑道：“用暗算手段来对付我们，就是把我们杀了也没有什么光彩的。”

天邪教主冷笑道：“杀了你们，还不是和宰几条狗一样吗！有什么光彩不光彩，你们三人如果愿意顺归本教，本教主立即给你们服下解药。”

黑纱蒙面人怒喝一声，举掌向天邪教主劈去，天邪教主不闪不避，出手如电，便扣住黑纱蒙面人的手腕。

她口中一阵哈哈大笑道：“你能闯进天邪教，足见阁下身手不凡，本教主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

她边说边向黑纱蒙面人面上抓去。

黑纱蒙面人大喝一声道：“不准你动手！”

天邪教主突遭对方大喝一声，微微一怔，抓出去的手，竟不由自主地收了回来。

她略一定神，冷冷问道：“为什么？”

黑纱蒙面人怒不可遏，两眼射出两股怨毒的寒光，叱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下不幸中了妖妇暗算，有死而已，在死前不准你侮辱我！”

天邪教主冷哼一声，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想一死了之吗？没有那么容易，你既以黑纱蒙面，想必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本教主偏要看个清楚！”

右手闪电似的，把对方的黑纱抓了下来。

不仅天邪教主看了一惊，就是全场的天邪教高手都为之一呆！

原来那黑纱蒙面人，竟是云仙姑娘！

天邪教主惊讶道：“你不是云仙贱妇吗？怎么还没有死？”

云仙姑娘咬牙切齿怒叱道：“妖妇！你们以前害得我好苦，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剥你们的皮，才泄心中之恨！”

天邪教主哈哈大笑道：“贱人，从前本教对你轮流相好的滋味不错吧！今天你吸了本教主的‘淫火蚀骨粉’，再等一会，你要想求，他们还不一定给你呢！”

云仙此刻功力渐失，右手手腕被扣，她想挣脱已不可能，但她在盛怒之下，一口便向天邪教主的手上咬去。

她突然咬去，天邪教主要想放也来不及了，惨叫一声，天邪教主韩娟娟的手，被她咬掉一块肉，鲜血如泉水似的进了出来。

天邪教主大怒，一掌打得云仙栽倒七八尺远。

云仙姑娘从地上站起来，发疯似的扑向天邪教主，厉声道：“我死了之后，变成厉鬼，也要杀你这个淫妇！”

在她尚未扑到时，天邪教主罗袖一拂，云仙姑娘便被一股劲风扫倒。

可怜的云仙姑娘，五脏竟被震得受了重伤，栽倒地上，口中鲜血汨出，动弹不得了。

“五湖虱仙”怒喝道：“妖妇，你用如此卑劣手段来对付武林中人，总有一天，会遭人千刀万剐的！”

天邪教主格格地一阵淫荡的笑道：“你这个老不死的，死到临头，还要骂人，实在可恨，本教主要叫你试试你的宝刀老了没有，然后才用五牛分尸……”

她手指一弹，两颗粉红色的东西，射入“五湖虱仙”鼻孔之内，其味奇香。

“四海义乞”本来跌坐在地上，闭目行功，尽力压制体内欲火的冲动，闻到天邪教主之言，睁目喝道：“淫妇，那‘五湖虱仙’，一生从未接近女色，不要在他临死的时候，还叫他失德，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天邪教主嘻嘻几声，道：“老叫化子，你大概也是老处男吧，本教主今天也要叫你死在花下……”

说着，手指一弹，两颗粉红色药丸，也射入“四海义乞”鼻孔之内。

“四海义乞”面色骤变，由鼻孔的呼吸气管，被弹进去的两颗淫药，传布得非常迅速，立即感觉有异，真是火上加油如浪涛般的欲火，立即在体内汹涌澎湃起来。

他没有想到这两颗小小药丸，效力竟如此之强。

以“四海义乞”花甲以上的修为，咬紧牙齿的压制那股欲火，可是愈压制，愈发作快。

原来，天邪教主韩娟娟原先使用的“淫火蚀骨粉”，虽然消失了他们的武功，可是淫毒的效果，并未达到百分之百，因为他们三人修为极为深厚，一时尚能压制情欲的冲动，所以她便用了极强的“淫火蚀骨丸”，来加速推动三人体内的情欲。

天邪教主这时口中响起一阵阴森得意的狂笑。

那一阵狂笑之声，连天邪教中在场的高手，都为之变色。因为他们都知道天邪教主在疯狂地杀人之前，常常会发出这种疯狂近似野兽的笑声。

天邪教主笑声一敛，转首呼道：“执法何在？”

白虎堂后面走出来两名彪形大汉，躬身道：“教主有何吩咐？”

天邪教主手指“四海义乞”等三人，道：“把那三人衣服完全脱光！”

这时“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云仙姑娘，体内被淫药推动得欲火高烧，双目似火，已失去了控制力，同时理智也渐渐失去，口中气喘吁吁。

他“她”们现在只求要发泄体内的情欲而后快。

可怜他们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衣服被脱得精光，没有丝毫抗拒之力。

天邪教主哈哈大笑手指“五湖虱仙”道：“让你这个老不死的，先尝尝女人甜美的滋味吧！”她叫人把云仙姑娘拖到“五湖虱仙”身边去。

两位执法大汉挟起云仙姑娘正欲走向“五湖虱仙”面前时，突然，一股劲风扫来，两名执法大汉，惨叫一声，便被劲风袭到一丈多远，栽倒地上！

全场的高手，见状均为之一惊！

天邪教主双目向四周一扫，并未发现什么，心中极感奇怪。

一时之间，全场高手都紧张起来。

都四下察看，哪里有半点人影？

以那两名执法大汉武功之高，竟被打得栽倒一丈开外，而且还没有见人露面，宁非怪事？

天邪教主略一定神，怒喝道：“何方朋友，请出来相见，何必躲躲藏藏？”

她喝叱之声，震动了整个白虎堂，良久，还是没有半个人影出现。

天邪教主心中一边狐疑，仔细察看整个白虎堂，除了她教中高手一个个惊奇的面色外，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天邪教主冷笑一声道：“本教主就不相信你能藏身得了？”她对坐在左手的内三堂堂主道：“你们三人同时过去，各挟一人，留心戒备……”

天邪教主三堂三个堂主，同时起身，运功戒备，缓缓走向云仙姑娘等三人。

突地，一阵极细微的声音传来，三个堂主刚刚走到云仙姑娘身旁，便面色陡变，一直向后暴退，闷哼连声，三人都跌坐地上，口中喷出鲜血来！

天邪教主惊惶呼道：“心音神功！”

她一声惊呼，全场高手，面色俱变！

天邪教主暗忖道：“普天之下，会此神功的人，只有两位师伯，难道他们……”

可是她一想不对，以他们二人的身份，不会如此躲躲藏藏的，其中必另有高人……

她目光何等锐厉，刚刚一阵细微的声音发出时，她已大概测知传来的方

向，不过没有发现而已。

天邪教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场的高手，叱道：“没有用的东西，你们站着看什么，难道还要本教主动手不成？”

在场有一位青袍老者对天邪教主拱手道：“卑职之见，不如先杀了这三个人，那隐身的人，必会现身抢救。”

大邪教主笑道：“太便宜他们了，好吧，依你的意思去办！”

青袍老者从背上“唰”地一声，取出长剑，双目扫向四周，手中长剑一斜，站在原地不动，驭剑向云仙身上击去！

蓦地，一声巨响，恍似天崩地裂，石室震动，白光一闪，青袍老者手中的长剑飞起，竟转向天邪教主头上砍去！

天邪教主罗袖一拂，把飞来的长剑击落，同时出手如电，向卧倒在地上的保坤点去！

保坤一跃而起，一掌硬封，左手同时抓向那青袍老者。

这一仓促的变化，使整个的在场高手都呆住了。

青袍老者惨叫一声，连头带肩，都被保坤的铁指抓了下来。

保坤口中发出一阵长笑，身形如巨鹰般向天邪教主扑去。

天邪教主万分惊讶道：“原来小子是诈死的？”

她身形一晃，错身滑步，便闪避保坤扑来的一式！保坤口中又是一阵怪笑道：“老实告诉你吧，你们的‘穿肠药’，小爷早已吐出来了，用暗算制人，算得什么一教之主？”

天邪教主冷叱一声道：“小子，你没有什么了不起，本教主并不怕你！”

保坤哈哈大笑道：“以前几次，都被你逃脱了，今天要你插翅也难飞走了。”

天邪教主冷哼一声，手指四周的人，道：“小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包围你有多少高手，还不乖乖俯首就擒么？”

保坤越发纵声大笑，接口道：“妖妇的头顶上司万毒宫主，吾尚不惧，还怕你这些虾兵蟹将！”

天邪教主朗声对四周的人道：“你们听到没有？士可杀而不可辱，今天如果给这小子逃脱了，咱们天邪教一世英名全都毁了！”

天邪教主这几句话旨在激起全场高手的共鸣，果然，全场所有的高手，都纷纷拔出兵刃，向保坤虎视眈眈。

保坤大喝一声道：“助纣为虐者死，你们如果再听妖妇之言，执迷不悟，小爷便要血洗白虎堂了。”

他卓立堂中，双手作势，准备向众人出手。

众人慑于他的威风，斗志又消除了大半。

天邪教主厉叱一声道：“一齐上！”

众人又慑于天邪教主的淫威，均纷纷向保坤逼近。保坤仰天长叹道：“我保坤本想只惩首恶，可是你们却陷溺太深，不听小爷之言只有叫你们回老家了。”

他双手一抡，三招九式的“云海星幻”——“海啸撼乾坤”、“云海倏变”、“风云并发”同时施出。

倏然，石室之中，狂风大作，劲气充塞，石室为之动摇一阵惨叫过后，有一半数的高手，都负了重伤，栽倒石室中。

保坤手指其余高乔道：“小爷不再杀你们，快滚吧！”

天邪教主冷叱一声道：“凭老鬼授你小子这几手，还在本教主面前来卖弄么？”

保坤晒然道：“淫妇，你不要自大狂，一年以前，小爷也许还不及你，现在情形就不同了，你能接得住你那两师伯绝学吗？”

天邪教主闻言，面色微微一变，冷笑道，“我就不相信小子能学会那两个老不死的绝学。”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慈光普照，那一招你是领略过了的，你现在要不要尝尝那‘玉鼎神拳’崔奇老前辈的‘太极镇五

天邪教主寒声道：“偷学别人一招半式，本教主素为不齿，你能逃过万毒宫主的‘霞光掌’么？”

保坤见天邪教主双目不停的在转动，知道她又要弄什么鬼，大喝一声道：“小爷不日就要去找那淫妇，今日先宰了你这淫妇再说！”

天邪教主突地伸手轰出两颗粉红色的药丸，向保坤鼻孔内飞射而去。

保坤原先在地上诈死时，早已看清楚，他已有戒备，不慌不忙，双手向前面一推，那两颗红色药丸，被劲力一阻，便反射回去，嵌射在石墙之上，登时冒出一股红色的烟雾。

他忙闭住穴道，双手迅速向天邪教主打出两拳。

一阵巨响之声，白虎堂石壁都震动起来，天邪教主面色陡变，遥空对保坤弹出一指。

保坤知道天邪教主的“遥空弹指神功”厉害，身形闪开，忙又递出三掌。

天邪教主一咬银牙，出手拍出一掌。

那股掌风拍出之后，极为微柔，恍似一连串的柔丝，向保坤全身网来。

保坤微微一怔！

他暗忖道：“莫非她的‘玄虚阴阳掌’已经练成了？……”地面震动，石室摇晃起来。

在纷乱的思潮中，他想展开“云海幻踪”身法，似鬼魅地飘开对方拍来的奇异掌风。

他口中嘿地一声，口念“太极镇五岳”拳诀，双手握拳谱上的第一式“沧海挥珠”，一拳击出！

这一拳刚递出一半，整个白虎堂里的桌椅凳子都飞撞起来。

天邪教主面色大变，忙收掌，罗袖向石室左角一阵拂动，立即“轧轧”响起，现出一道暗门来。

她一咬银牙，从劲风中撞出，直向那道暗门里遁去。

第五十四章 奇洞奇闻

当她身形没入暗门的一刹那间，那道暗门，便迅速自动关闭起来了。

保坤目光一扫全场，只见那些天邪教高手，被劲风卷得都龇牙裂嘴，重创当场。

他不屑地一笑道：“你们只要从今再不助纣为虐，小爷这次饶了你们，还不快滚！”

天邪教那些受伤的高手，都拜谢抱窜而去。

保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目光接触到地上的云仙姑娘等三人，惊喜交集，忙走过去给每人一颗疗毒丸服下，并替她穿上衣服，云仙深深一叹道：“坤弟，我们莫非是梦里相见么？”

保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道：“姐姐为了小弟，受尽折磨，不知如何来报答姐姐才好？”

云仙姑娘苦笑道：“报答二字倒不敢当，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之身，不够资格……”

保坤忙道：“姐姐千万不要如此说，一个人的美丑，决定于一个人的人格和心灵，你我夫妻名分虽然未定，但实际已成夫妻，我会永矢不渝的爱你。”

云仙姑娘幽幽一叹道：“我实在不配了，尤其此刻我身中淫药剧毒，恐怕不久于人世了，贤弟你快去吧，不要使那妖妇逃脱，要杀了她！”

保坤道：“姐姐之仇，小弟一定去报，不过，目前最要紧的是找一个名医先给姐姐和武林二奇两位前辈疗治身上的淫毒。”

“四海义乞”自服了解毒药丸，神智已清，他见多识广，口中发出一声叹息道：“‘淫火蚀骨丸’淫毒无比，只有青海九毒山上的‘毒仙神婆，可以医治这种奇毒……”

他歇了一下又道：“此去青海九毒山，迢迢数千里，而且毒仙神婆已有二十载没有出现江湖，不知道能否找得到她，还是一个问题。”

“五湖虱仙”深深一叹道：“这种奇淫之毒，在体内每日发作三次，极耗真力，我们恐怕挨不到青海，命便没有了。”

保坤神色坚定，接口说道：“不论如何困难，晚辈一定照顾三位去青海找毒仙神婆疗毒，等三位毒疗愈之后，再报大仇不迟。”

他目光一扫四周，惊讶道：“这座白虎堂，四周都已关闭起来，不知何处才是通路？”

“四海义乞”道：“刚才那妖妇遁逃的暗门，可能是条捷径的通路，只是我们不知道启开那道暗门之法。”

保坤笑道：“在下用掌力来试试！”

说着，走至暗门附近，贯功于右掌之上，举掌向那道暗门的地方劈去。

“轰隆”一巨响，那道暗门边，被袭裂了一个箩筐大的洞口。

保坤晒然道：“像纸糊的墙壁一样，算什么暗门。”他转面对三人道：“走吧！”

虎躯一晃，便向那洞口飞穿而去，云仙、“四海义乞”、“五湖虱仙”均整好衣衫，跟了出去。

保坤出了暗门，凝目向前望去，只见是一条又长又暗的甬道。

甬道之中，伸手难见五指，阵阵阴风，迎面扑来。

保坤停步闭目一下，睁眼一瞧，甬道的景物，已能看清，只见甬道虽然

狭窄黑暗，可是地上却打扫非常干净，一尘不染。

保坤笑道：“这甬道之内，如此干净，倒是很少见到。”

“五湖虱仙”笑道：“我如果判断不错的话，这条暗道，一定是冥谷天邪教主经常出没的甬道，不过，那妖妇经常出没此道，必须设置有许多巧妙的机关，少侠领路时，须要小心……”

他们正谈间，已来到三条甬道交叉的路口，正中央一条，前面挂了两个大红字：“死路”，左边那条甬道上挂的是“活路”，右边一条甬道，挂的字是“不死不活”。

保坤笑道：“小爷不中你的诡计。”大步往“死路”那条甬道去，没有走好久，突闻一阵怪啸之声传来。

那啸声好似人狰狞的笑声，又似猛兽受了伤之后发出惨嚎之声。

保坤等人闻声，微微吃了一惊。

云仙姑娘此刻因服了保坤的药丸，体内欲火，已经平复了许多，神智恢复，但功力并没有恢复，她走在保坤身后，低声道：“坤弟，这冥谷豢养许多奇禽异兽，我昨夜进入冥谷时，便碰见许多，那些怪兽，力大无穷，弟弟须要小心对付。”

保坤点头，道：“你们三个紧跟着在我的后面，不要离开……”

蓦在此刻，一股奇寒袭了过来。

保坤意识到，那怪物已经来了。

突然，两道碧绿的光华，直射了过来。

保坤停下脚步，运功于掌上，准备出手。

他身后三人，摒气以观。

“五湖虱仙”奇道：“那怪物见了我们不走？嘿！它的体积不小呢！”

保坤忙摇手道：“老前辈不要声张，晚辈已经看清那怪物，似人非人，身上长着许多白毛，它似乎在等什么……”

保坤的话尚未说完，那怪物突然张口吐出一大口气，白色雾气，从它口中发出，片刻之间，一股阴寒之气，直冲了过来。

保坤身上打了一个寒噤。

云仙姑娘身上一阵颤抖，冷得牙齿都打抖起来。

“四海义乞”低声问道：“你们感觉冷不冷，我老叫化身上冷得有点承受不了。”

“五湖虱仙”接口道：“这家伙一定是一个阴寒的毒物，所以它一吐气，便发出一股寒气。”

保坤凝目向那怪物仔细瞧去，心中悚然而惊，道，“那怪物好似一个僵尸，现在全身的白毛都竖了起来，毛孔之中，正在散发出白色的雾气。……”

猛地，又传来一阵怪啸之声，接着甬道里又出现了一盏，两盏……无数盏碧绿色的灯似的。

它们是前后重叠，都坐着不动，既不扑过来，也不后退。

洞里的寒气，越来越重，保坤就是有一身上乘的武功，此刻也感觉寒气难耐。

云仙等人，更是全身打抖，缩成一团，呼吸都困难了。

保坤见那些类似僵尸的怪物，越来越多，心头更加吃惊。

“五湖虱仙”道：“老朽曾在山海经上看过，有一种刚要死之人，如果立即把他藏在冰山之中，然后用真力透入他的体内，这种死人，经若干时间，

必定复活，身上发出一股阴寒之气，普通人承受不了，而且这种僵尸复活之后，力大无穷……”

“四海义乞”冷笑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又在说神话了。”

“五湖虱仙”顿了一顿又道：“老叫化子你听我说下去呀！”他缓缓地又道：“这种冰冻的僵尸，可能时间还不太久，加以他没有恢复灵觉，可能是天邪教主特别储备这些怪物，等他们恢复灵觉之后，驱使他们出现江湖……”

云仙接口道：“不错，我从前陷身冥谷时，便听那白衣少女说过，天邪教凡是抓到一批江湖高手进入冥谷，把他们处死，秘密送入一座冰洞。”

保坤略一皱眉头道：“如此说来，我们已经离冰洞不远了。”

“五湖虱仙”道：“对，对，对，要练成这种‘冰僵’，山海经上说过，必须要有一个冰洞才行。”

保坤微微一叹道：“这妖妇利用人心理上的弱点——好强心，才诱这条甬道来，那入口牌子上如果不写‘死路’我们也许不会闯进这条甬道里来了。”

云仙姑娘道：“我们现在退回去还来得及，何必硬闯呢？”

保坤剑眉一竖道：“小弟自出道以来，身经数百战，几死芒山绝壑从未生过畏惧之心，我们如果退回去另走一条，也许凶险更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只有硬冲硬闯了。”

说完，身形一晃，便向那些绿光闪闪的怪物面前冲去。

“四海义乞”突然发出一声比哭还难听的叹息。

“五湖虱仙”笑问道：“你这个臭老叫化子又感慨什么？”“四海义乞”道：“这小伙子一股豪情老叫化子佩服得五体投地，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我都老了，现在该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五湖虱仙”也发出叹息道：“不错，我们也该隐退了，这次如果侥幸出了冥谷，到青海九毒山找到毒仙神婆把毒疗好，我们该找一所容脚的地方，隐迹安渡余年，再不到江湖上来了。”

“四海义乞”手指前面道：“你们看，保坤那小子好神气，三四冰僵围住他打，他竟毫无惧色。”

原来，保坤此刻正与许多冰僵，在拼命搏斗，打得难分难解。

云仙姑娘、“五湖虱仙”、“四海义乞”，均停身在甬道这头，相距有六七丈远。

保坤此刻神威大发，掌风如雷，击向那些围在他四周的冰僵身上。

甬道中，想起阵阵的闷雷之声。

那些冰僵，行动非常迟缓，口中不断发出极怪异的狞笑之声。

它们虽然不能接近保坤，可是保坤如千斤铁锤似的掌拳，击在它们身上，竟不能把它们打伤。

那些冰僵在一阵疯狂的啸叫之后，一个个张口竖毛，从口中，身上冒出一股股的白雾……

四周如似冰山，奇寒愈来愈重。

保坤越打越心寒，感觉身子如在冰山之中，渐渐有点不能抵御四周压迫而来的奇寒。

他付道：“以自己的掌力，可以穿铁裂石，怎么会打它们不伤呢？……”他慢慢焦虑起来。

现在他在考虑如何打倒这些冰僵，冲出这甬道之外。

他边出掌风，边在考虑，可是想了许久，仍然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五湖虱仙”忽然对保坤道：“在山海经上载着，这些冰僵，身上的肉都是死肉，你的掌风劲力再强，打在上面，也不能发生效力。”

保坤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打它们不伤，他失望而焦虑地说：“这些冰僵既然不怕拳掌，我们今天只有死路一条了。”

“五湖虱仙”摇头笑道：“也不尽然，凡是冰的东西，一定怕火，这些冰僵，虽然不怕拳掌，但可能怕火，少侠不妨一试！”

保坤苦笑：“在此暗无天日的甬道内，到哪里去找柴火。”

“四海义乞”笑道：“我老叫化酒葫芦里还剩有许多上等烧酒，只要用火焰子一点，便会燃起火来。”

他忙把酒葫芦摔过去，保坤大喝一声，双手向四周一抡，一股劲风把那些冰僵逼退几尺外。

他从怀中摸出一个火焰子，打燃放酒中一点，果然酒葫芦口冒出一柱裂火来。

保坤身形晃动，把烈火向四周的冰僵身上扫去。

果然，那些冰僵见了烈火，便非常畏惧，一个个向后暴退。

保坤的身法是如何的奇快，他手中的烈火在片刻之间，便扫到每个冰僵身上，同时，他左手配合右手持烈火的动作，掌风不断抡出……

闷哼与惨叫之声，在甬道之内，连续响起，眨眼工夫，那些冰僵，身上长长的白毛，渐渐消失，一个个都倒了下去。

保坤见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今天如果不是曾老前辈这一葫芦上等烧酒，我们说不定便栽在冰僵的手中。”

“五湖虱仙”面色凝重道：“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这些冰僵消灭，再等一些时间，冰僵有了灵性，便难以消灭，到那时武林中又不知变成什么样了。”

云仙插口道：“据老前辈所知，这些冰僵，什么时候才能有灵性？”

“五湖虱仙”想了一想，道：“山海经上也说过，冻冰僵必须日日有真力输入冰僵身上，五年后冰僵可以行，十五年之后冰僵便会有灵性，这样判断，这些冰僵，练得不过五六年。”

保坤手一指前面道：“前面大约是一座大冰洞，我们进去瞧瞧。”四人没有走多久，甬道已至尽头，直通一座大洞。一股奇寒，从洞里扑了出来。

四人刚刚跨进洞去，突闻轧轧之声，洞口便关闭起来。

保坤晒道：“铜墙铁壁，吾尚不惧，还怕冰墙么？”

洞里刚走进去非常黑暗，突然间，亮光一闪，四壁明亮，洞里照耀如同白昼。

眼前景物，看得四人一呆！

原来，洞里非常宽，四周都是白色的冰墙，冰墙射出白色的光毫。

洞里有十三排冰僵，每一排躺着十个冰僵。

每个冰僵旁边，坐着一个黑衣怪人，那人双手压在冰僵背上，看去似在用真力输入冰僵身上，对他们四人进入洞来，连看也不看一眼。

保坤大喝一声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在大喝声中，有一个黑衣怪人抬头看了保坤一眼，皱一皱眉头，道：“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工作。”

他摇了摇头，低头又去用手压在冰僵的背上。

云仙姑娘道：“听说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第一流高手，他们被天邪教关进

这冰洞之后，服了一种失去记忆力的毒药，所以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力，每天只晓机械式的替这些冰僵输耗真力。”

保坤明悉其梗概之后，再不去理会那些黑衣怪人，他一直往洞里面走去。

那冰洞横直有数百丈的大小，保坤走到尽头，只见莹白的冰块，挡住他的去路，冰洞并没有出口。

他转身对其余三人道：“冰洞口已被封住，没有出口，我们仔细寻找一下是否有无暗门可通。”

四海义乞”笑道：“老叫化身上的淫毒，现在经过洞里的冰寒一冻，已经好了些，可是这洞里冷得吃不消，少侠掌力雄浑，那是用不着找暗门，快发掌开路吧！”

保坤笑道：“好吧！几位闪开！”他双掌贯足八成功力，向冰墙上击去！

“轰隆”两声巨响，冰墙崩塌下来两尺多厚的一大块冰来，保坤放目瞧去，仍然还是一层厚厚的冰墙，挡在他们面前。

保坤噫声道：“这冰墙不知有多厚呀！”

一个黑衣人，抬起头，一副冷峻的面色，冷冷的道：“我们都试过了，七天七夜也击不破四周的冰墙，小子，你认命吧！”

保坤怒道：“你我素昧平生，说话最好客气一点。”

那身着黑衣的怪人，手指着他自己的鼻头喝问道：“小子，你在骂我吗？老夫念在你新来，不知道规矩，放过你这一次。”

保坤失声地笑了一笑，付道：“他以为我们也是被天邪教关进这冰洞里来做练冰僵工作的，他们这里有些什么规矩？”

他一收笑容，问道：“什么规矩，你说出来听听。”

那黑衣怪人冷笑道：“这里一百三十冰僵，只要一百三十个炼这些冰僵，多了一人，便要被我们吃掉。”

保坤惊奇道：“你们吃人？”

黑衣怪人阴森森地一笑，张口露出一排森森的牙齿，把他身旁的一具冰僵提起，道：“你看被吃的人，留下来的头发和骨在这里有多少”

保坤一看冰僵上面果然压了一大堆人的头发和骨头，他略一皱眉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吃人呢？”

那黑衣人狂笑道：“在这冰冻的天地里，既没有食物可以充饥，又没有水可以解渴，不吃人肉，喝人血，怎么活下去？”

保坤惊讶道：“你们有一百三十个人之多，每日有多少人来呢？”

旁边另一个黑衣怪人嘿嘿几声道：“每日至少二三十个人送进来，够我们吃了，可是，今天还只有你们几个人送进来，等会大家可能有一次剧烈的搏斗……”

那怪人话声未落，另外一些黑衣怪人，口中发出一阵狰狞的怪笑声。

那阵笑声，充满了恐怖，阴森，杀机……

一阵狰狞的长笑声过后，突闻一声尖锐的怪声响起。

“大家动手进餐吧！”

一百三十个黑衣怪人，一齐都跃身而起，一个个都发出饥渴怪笑之声，拖着沉重的步法，缓缓向保坤等四人围了过来。

保坤见状，悚然心惊，暗道：“世界上真有人吃人的地方吗？自己如果不亲历其境，也许不会相信……”

蓦然，一声巨喝，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黑衣怪人，长臂一掠，便向保坤

头上抓来。

保坤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底下，但等他掌风递出，与对方掌风接触时，面色一变，忙又加了两成真力。

原来，对方的掌力，强劲无比，恍如一座冰山似的压了过来。

保坤手上已用了八成真力，那黑衣怪人大惊失色，连忙收招，向后暴退了七八步。其余的黑衣人，见状却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保坤。

保坤冷笑道：“谁再想出手，我就先宰了谁！”

嘿嘿一阵笑声响起：“想不到这个小白脸还有两手！”同时有三个黑衣人，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保坤抓来。

保坤叱喝一声，双手一抡，奇招陡出……

惨叫声中，那三个黑衣怪人身形被劲风卷起，“叭哒”几声，撞向对面冰墙之上。登时，头上便开了花，惨死墙下。

一阵狞笑之声，在洞中响了起来，那些黑衣怪人一窝蜂，都涌向那三个惨死地上的黑衣人。

片刻之间，三个黑衣人四肢百骸都分了家，被吃个光。

他们争抢而食，吃得津津有味。

保坤闭目深叹道：“多么残忍的事，这个人吃人的世界，真是末日到了。”

“四海义乞”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自古皆然，我们暂时不要悯人悲天了，想个法子自保吧！”

“五湖虱仙”也道：“这些家伙，都已失去了人性，一百多人来对付我们四人，颇不好缠，我们还是设法快走吧！”只听冷“嘿”一声道：“你们还想逃？我们等着饿死不成？还是快点认命吧！”

“五湖虱仙”一转身，听清是发自一个高大的黑衣人口中，那人已向“五湖虱仙”身上抓了过来。

“五湖虱仙”大吃一惊，忙闪身向保坤那边躲避，保坤衫袖一拂，一股强烈的劲风，挡住那高大黑衣人抓来的招式。

那个高大的黑衣人，被震得暴退了三大步，口中发出惊骇的怪啸之声。

保坤仅仅只有几招，便使整个冰洞里的黑衣怪人都震惊了。

保坤虎目一扫，朗声道：“在下与各位素无恩怨，在下追杀天邪教主，误入此洞，各位如果都蒙受天邪教之害，我们可以合作，先设法离开此洞，然后去找天邪教主报仇……”

保坤语声未落，洞中一阵哗然。

突有位个子奇矮的黑衣怪人冷笑道：“小子好大的口气，我们进洞来已经有六七年了，还没有找到出口，你小子一进来就想要出去，没有那么容易吧！”

保坤纵声笑道：“在下自入江湖以来，大小数百战，经过多少龙潭虎穴，连江湖上第一号煞星——万毒宫主余尚不惧，一座小小的冰洞能困住小爷么？”

笑声越来越高，音波撞击四周冰墙，都震动起来，胆小功弱的黑衣怪人，均掩耳不迭。

保坤突停笑声，手指那些黑衣怪人，又道：“你们替天邪教练这些冰僵，将来冰僵练成，第一个吃掉的人，便是你们，如果听信在下之言，速毁冰僵，随在下脱离冰洞。”

保坤此语一出，竟有半数以上的黑衣怪人，举双手赞成，为保坤而欢呼。

暮在此刻，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位身如竹杆的长人，他的个子，比保坤高出一倍以上，双目突出如铜铃，手如鸟爪，面似锅底，他露出一排白森森的牙齿，嘿嘿几声道：“小子是预备鼓动群众，想对天邪教教主造反吗？”

他边说边向保坤走近，人未至，一股阴寒之气，已袭了过来。

保坤身上不由自主地打了两个寒噤，他连忙运功，抵御袭来的阴寒，冷冷地回答道：“在下与天邪教不共戴天之仇，从未作过他们的狗腿，何言‘造反’二字，阁下如甘心做天邪教主奴隶，在下不便勉强……”

那黑衣长人怒喝一声道：“小子住嘴！”

声如雷鸣，轰轰烈烈，震得冰洞之中，回音久久不绝。

黑衣长人手指着他自己的鼻子道：“小子，你有眼无珠，认不认识老夫？”

保坤不屑地一笑，扫了他一眼，晒然道：“谁认识你这个王八羔子！”

这一句话骂得那黑衣长人，面色大变，怒不可遏，道：“小子，你不要自恃武艺高强，你能抵挡住洞中一百三十个高手同时联手攻击么？”

他纵声一阵狂笑又道：“只要老夫命令一下，小子便没有命了。”

保坤冷笑道：“恶徒原来是天邪教的帮凶，这洞中的指挥，好，小爷擒贼擒王，先宰了恶徒，再救这些可怜的人。”

那黑衣长人，忙掏出口哨，吹了一声，第二声尚未吹出，保坤的掌风已经扫到。

他早已知道保坤掌风的厉害，不敢硬封，忙滑步闪身，向左闪躲。

保坤是何等身手，一掌击向黑衣长人，同时左手向侧一抡，如涛似的掌风，逼退左侧攻来的七八个黑衣怪人。

洞里所有的黑衣怪人，听到一声哨音，面色都变了，他们开始游走起来。

保坤哪里让黑衣长人喘息的机会，一掌没有打倒他，电光石火般，眨眼之间，向那黑衣长人攻出五掌。

那黑衣长人在保坤的掌风中，一一地予以化解。

保坤暗暗吃惊，付道：“这家伙倒有两手，能接得连环掌，放目今日武林，已不多见，他是谁？……”

就保坤分神之际，那黑衣长人第二声口哨又响了起来。

那些黑衣怪人闻到第二声哨音之后，立即施出一种奇怪的动作，他们每个人都举起一个冰僵，遮住自己的身前，一步步向保坤逼近。

保坤骤见这许多冷僵都站了起来，大吃一惊！

云仙姑娘竟吓得尖叫一声，扑入保坤的怀里。

“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二人，虽然见多识广，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这许多僵尸。

一百三十具冰僵都由黑衣怪人举起，一时洞里的奇寒更加重了许多，使人难耐……

保坤突闻云仙姑娘道：“弟弟你要小心，那些冰僵身上都有剧毒，不能与它接触。”

保坤恍然大悟，他们为什么举起冰僵向自己接近的理由了。

他“唰”地一声，从背上撤出长剑，寒芒一闪，向一个接近的冰僵身上刺去。

他的剑尖刺上去，如同刺在一团棉花，剑尖刺不进三寸。

保坤一皱，暗想：“这冰僵身上怎么软绵绵的，他们又在捣什么鬼？”

他刚一拔剑，身后的一个冰僵，已扑了过来，保坤反手拍出一掌，“达

叭”一声，那黑衣怪人连冰僵都击倒五尺以外。

保坤这时才看清冰僵身上，都是些死肉，掌风与剑刀，对它都没有用。

他想：那些黑衣怪人拿它来作挡剑牌用，效力的确很大，他一时想不出好的方法来对付这些黑衣怪人。

这时，那个黑衣长人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怪啸之声，洞中所有的黑衣人，都同时发出一声怪啸，一齐向保坤冲来！

保坤见冲来之势，恍如千军万马，大涛巨浪，声势吓人得很。

他口中清啸一声，左手剑气猛发，右手掌风连劈而出。

惨叫声中，有四个黑衣怪人，身子被保坤的掌风击倒。

一阵狞笑之声，地上倒的四个重伤的黑衣怪人，被他们抢去吃光了。

保坤看到这种人吃人的惨状，心中一阵难过，他想不透，为什么住在这冰洞里的黑衣怪人，性格如此残酷？

可是，他没有想到，那些人正在又饥又渴之中。

由于他们在抢吃四个受伤的黑衣人，使保坤四周的压力，顿时减轻了许多。

“五湖虱仙”低声对保坤道：“眼下情势非常险恶，我们要迅速离开这座冰洞，我老不死的冻得已经承受不了了。”

保坤叹道：“四下均无出路，今日之局，凶多吉少……”

云仙姑娘道：“弟弟那颗‘毒眼龙’是否带在身上？”

保坤笑道：“带在身上，不知对他是否有效，试试看。”

此刻，那些黑衣怪人已把四个受伤的黑衣人吃掉，一个个又抬头，虎视眈眈地望着保坤四人。

保坤戴上“毒眼龙”纵声一啸大笑道：“你们都看看小爷面上多了一颗什么东西？”

他的手在“毒眼龙”上面一按，“咔嚓”一声，便射出一道闪闪的绿光来。

洞中所有的黑衣怪人，都被保坤面上这道绿光所吸引，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

保坤哈哈大笑道：“小爷面上戴的，是一颗武林至宝——‘毒眼龙’，凡是被绿光射到的，必身中剧毒，功力顿时消失，难活三个时辰……”

此语一出，所有的黑衣怪人，都感惊骇起来。

那个指挥的黑衣长人冷哼道：“老夫就不相信小子这套邪门。”

他一长身形，向保坤抓来，保坤不闪不避，让他抓来，等他手指接处胸前时，保坤出手似电，便扣住那长人抓来的手腕。

黑衣长人深深一叹道：“果如阁下所言，在下功力已失，只死而已。”

冰洞里所有的黑衣怪人，均惊骇不已，他们都放下冰僵，坐在地上，闭目调息，这时才明白自己的功力，果然消失。

冰洞里突然沉寂下来。

保坤口中忽然响起朗爽得意的笑声……

第五十五章 梵音启灵光

保坤笑声甫落，宏声对在洞中的黑衣人道：“小爷现在要杀你们，易如反掌，不过小爷念你们都是受害者，所以放了你们，但是，我必须废了你们一身武功，免得将来出去为害人类。”

那些黑衣怪人闻保坤不杀他们，均以感激的目光看着保坤。

保坤点了他们废除武功的穴道，并给他们每人一颗解毒之药。那些黑衣怪人都拜伏于地，感谢他的恩德。

“四海义乞”问黑衣长人道：“兄台在此似为首脑，应知道出冰洞的暗门吧？”

那黑衣长人叹道：“在下已来这冰洞八年了，从来没有出去过，不过在下听说，这座洞的构筑，非常古怪，只能进不能出，除非是他们天邪教中的人，才能找到出路。”

保坤鄙夷地一笑道：“原来阁下也不是天邪教的人？你刚才为什么替他们卖命呢？”

黑衣长人微微一叹道：“为了求生命，我不能不自卫，大侠神威，在下心中折服了。”

保坤笑道：“少废话，现在我们怎么出去？”

黑衣长人沉思片刻道：“以阁下掌力，从你刚才进来的入口位置劈去，或许可以打开一条生路。”

保坤依言，转身向刚才进来的位置举掌劈去。

洞中响起轰轰的闷雷之声，冰僵上的冰块，纷纷脱落，可是脱了一层，又是一层，保坤连发几十掌，额上汗如雨下，仍没有看见一个缺口。

他停掌摇头一叹道：“这冰洞不知有多厚，再打三天三夜也是枉然。”

云仙姑娘幽幽一叹接口道：“难道我们就困死在这洞中么？”

黑衣长人道：“也不尽然，在下居此八年了，还不是一样可以活下去，尤其这位大侠的武功……”

云仙姑娘娇叱一声道：“废话，难道我们学你一样去吃人充饥么？”

黑及长人一声怪笑道：“姑娘，身陷绝地，不吃又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呀！”

云仙姑娘幽幽一叹道：“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吃人。”

“四海义乞”突然打开酒葫芦盖子，仰起脖子，“嘟噜”了几大口酒，哈哈大笑起来。

保坤正在发怒，突然“四海义乞”纵声大笑，不觉面色一整，问道：“老前辈已想出离洞之策么？”

“四海义乞”一收笑声，缓缓道：“没有，没有，老叫化是穷开心。”他口中唱道：“有酒堪饮直须饮，莫待无酒抱空壶！”

保坤怨道：“老前辈，我们已身处绝地，还来穷开心。”

“四海义乞”又复尽情大笑，道：“一个人生下来，便会有死的一天，我们何必把生死看得这么严重呢？那些贪生而为害人类的人，虽活了一百岁，还抵不上一只昆虫，不如早死的好……”

他呷了一口酒，又道：“像少侠已作了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虽死犹生……”

保坤摇头道：“老前辈过奖了。”

他一面说，一面忖道：“这老叫化子，能把生死看得如此清楚，把生死置之度外，确不愧为中原一代豪侠，自己比起他来，差得太远了……”

他忖念至此，惭愧之心，油然而生，不觉抱拳对“四海义乞”一礼道：“刚才冲撞老前辈，请……”

“四海义乞”一挥手，笑道：“不用灌米汤了，在此冰天雪地中，你如果把生死淡忘，调息行功，也许对你有莫大好处……”

保坤点头，依言坐了下来，开始调息行功，片刻之后，便感觉心如明镜，进入浑然忘我之境。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保坤感觉中，似乎听到一声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保坤灵台一亮，静静地听下去。

那梵音虽然非常低微，但保坤听起来，却清晰异常。

保坤心中一动，立刻警觉，缓缓地站了起来向四处张望，见冰洞四壁仍然，洞中冰墙僵僵，那些黑衣怪人，功力消失后，均冻得缩成一团，哪里来有人唱梵音？

他心中忖道：“四壁冰墙，不知有多厚，哪里传来的梵音，莫非是自己的幻觉？”

保坤问坐在身旁奇寒难耐的“四海义乞”道：“老前辈听有人在念经敲木鱼声音吗？”

“四海义乞”摇头道：“你已行功打坐一天一夜了，这洞里并没有听到一点声音，莫非是幻觉吧？”

保坤倾听，那清晰而低沉的梵音，仍在耳边响着，他听了一会，觉得那梵音是从一个固定的方向传来的。

他心中一动，忙跌坐地上，闭目摒除一切杂念，静听那梵音传来的方向，良久，他已判断那梵音从洞的东北角上传来。

保坤暗忖道：“既然声音能传入，冰墙一定不厚。”他是个聪明绝伦的人，此刻已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突然一股豪情支持着他，自言自语道：“碰碰运气看，我就不甘心死在这座冰洞里。”

阵阵梵音，从东北角上传来，保坤奋然跃起，向洞的东北角上发出几掌。

一阵闷雷似的掌声过后，冰墙纷纷塌下，梵音越来越清楚。

保坤喜出望外，贯足功力，用了十二成真力，举掌向塌下的冰墙缺口里击去。

突然，传来一阵轧轧的响声。

保坤高兴得大叫道：“我已经找到控制出洞的机关了，大家快随我来脱离冰洞吧！”

冰洞里一百多位黑衣怪人，闻到可以出洞的消息，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向轧轧响声的方向冲去！

突然轧轧的响声停止了，紧接着，一阵“隆隆”的响声传来。

有人高叫道：“水！洪水冲来了！”

果然，冰墙一裂开，一股巨大的洪流，从裂口冲入！

水势极大，水流湍急，冰洞虽大，但片刻之间，洞中水已盈尺。

裂口内，洪水浩浩荡荡而来，似无休止。

保坤、“四海义乞”、“五湖虱仙”都谙水性，惟云仙不懂水性，她如

果功力未夫，尚可“凌波虚度”，可是，她现在手无缚鸡之力，怎能逃脱洪水的厄运？

片刻之间，水已经到了胸部，似在不断上涨。

突然，有人惨叫一声，道：“水中有毒虫，我已经被咬一口。”

保坤仔细向水中瞧去，只见水是黑色，果然水中有成千成万的小虫。

他忙背负起云仙，向裂开的冰墙地方冲去，那道冰墙的裂口，不能容人穿此而过，保坤一掌向那冰墙的裂口上劈去。

一声“轰隆”巨响，裂开的冰墙，突然破了一个箩筐大的洞口，一股巨流，急涌而入。

眨眼之间，冰洞已灌满了洪水，那些黑衣人均陷溺水中，保坤闪电似的，从破口中冲了出来。

紧接在后面的“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两人。

保坤冲出水洞，逆着洪水而上，水势已浅，深及腰际，那是一道极狭窄而黑暗的甬道。

洪水便是顺着那甬道流入冰洞的。

梵音一阵阵从甬道的彼端传来，保坤步着梵音，向甬道摸索前进。

“五湖虱仙”走在保坤身后，忽然道：“梵音能透过这么厚的冰墙传入，其人的内力，恐怕举世无双了。”

保坤微微一叹道：“我们今日如果没有梵音指引，恐怕今生今世休想出冰洞了，这唱梵音的人是谁？”

云仙在保坤背上接口道：“不管是谁，他救了我们，出去我们得好好谢他。”

蓦然，甬道中，黑影一晃，阴森森地一声怪笑道：“谁也救不了你们，那秃贼我们已经抓到了……哈……哈哈……”

梵音嘎然而止，果然没有声音了。

保坤略一定神，见眼前站了三个着黑袍的巨人，体形高大，圆眼虎鼻，黑布包头，面色如漆……

那三个巨人，既不说话，也不出手，挡住保坤的去路。

甬道之中，本来很狭窄，经那三个黑袍巨人站成三角形，已把甬道站满了。

保坤微微一怔，忙停止放下云仙，大喝道：“什么人，斗胆敢挡小爷去路！”

喝声中，并未见对方有所表示，既不说话，也不出手，还是挺直站在那里。

过了片刻，保坤心中大疑，乃大喝一声道：“恶徒再不说话，小爷便要出手了。”大喝声中，仍未对方有何动静，保坤更起疑窦，贯功于掌上，向前跨了一步，正欲举掌，突地，三个黑袍巨人，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他扑来。

来势似电，一个黑袍巨人双手捏住保坤脖子，一个黑袍巨人双手点他的“璇玑”，“华盖”两大要穴。

一个黑袍巨人双手抱住保坤的双腿。

三人同一动作，闪电似的扑到，力大出奇，使保坤大吃一惊！

他应变也极迅速，忙运起身体内的“乾坤虚柔正气”，猛地一反弹，三个黑袍巨人身上同时发出“咋喳”一声，被弹得木屑横飞而起。

保坤仔细一看倒在地上的三个黑袍巨人，原来是三个木头人。

不过这三个木头人的劲力极强，如果不是保坤身上练了一种“乾坤虚柔正气”，今日他就是不死，也要重创在他们手下。

保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看来这甬道内也是惊险万分。”

那阴森的笑声又响起道：“小子还有自知之明，何不束手伏地就擒，教主也许还会网开一面……”

保坤怒骂道：“放屁！雕虫小技，岂能困住小爷！”

保坤豪情勃发，虎躯一晃，领先向发笑的地方冲去。

哪里还有半个人影，保坤在甬道一直向前冲去，突然眼前一亮，甬道到此已断，前而一道银光闪闪的东西铺在路上，至少有二十丈长，对面便是一间巨大的石室，石室之中，满陈珠宝，价值连城。

保坤忖道：“这里银光闪闪的东西，不知有什么作用，这么长的距离，断难飞越过去——”

他正犹豫间，石室之中，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救命”之声。

保坤平生侠骨义肠，向以救人为第一的性格，此刻他突闻石室发出救命之声，便没有考虑本身的安危，跃身而起，直向石室飞撞而去。

二十多丈长的距离，任你具有绝世轻功，也难飞越过去，何况保坤此时身心都感疲乏，又饥又渴之中呢？

他飞渡了十多丈的距离，真力不继，便落了下来。

当保坤双足刚一落那道银光闪闪的东西上面时，那道银光闪闪的东西，突然迅速向上一弹起，保坤身上一滑，便倒了下去。

顿时，似有千万只钢钩，从那道东西里面伸了出来，一齐向保坤身上钩来。

保坤登时全身被数只钢钩，钩住不能动弹，痛得额上汗如泉涌，全身颤抖起来。那道银光闪闪的东西一卷一收，如像一面巨网似的，把保坤完全卷到里面去了。

保坤全身一阵剧烈的痛楚，人便昏了过去。

当他悠悠地醒来时，耳边听到了阵阵的木鱼及梵音，保坤精神一振，全身痛苦均已消失，自己睡在一块大青石上，四面都是崇山峻岭。

他旁边盘坐一位老年尼姑，双目垂帘，手敲木鱼，口念梵音，法相至为庄严。

保坤一挺身子，便站了起来，目光一扫全场，使他不禁怒火陡起。

原来，这老年尼姑，四周都站满了天邪教的高手，他们手执白色的招魂旗，正在游走，列演一种阵式。

“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云仙姑娘，都坐在那老年尼姑身边，大家都闭目而坐，没有说什么。

保坤看清前景象时，才知道自己是眼前这位道行甚高的老尼姑救出来的，他忙拱手一礼道：“多谢师太救命之恩！”

这老尼姑微微一笑道：“施主不必客气，佛门广开，普渡有缘之人。”

保坤道：“四周强敌，由在下来对付，以报师太刚才救命之恩。”

老尼姑淡淡一笑道：“四周强敌武功再高，经贫尼连续诵了七遍佛经，他们的斗志必然消除，我佛慈悲，可以普渡他们早日离开罪恶之境……”

保坤暗暗称奇，不再说话，便就地坐了下去，闭目调息。

四周包围的天邪教高手，这时正在摆设阵式，四周响起一片“沙沙”的

脚步之声。

突然一声暴喝道：“老尼姑贼婆子，你认得此阵否？”

老尼姑缓缓睁开双目，微微一笑道：“区区‘龙虎风云阵’，何足为奇！”

这暴喝之声，竟是一个青袍老道，青袍老道微微一怔，他忖道：“自己在泰山南天门的观月峰‘龙虎洞’中发现此阵，已有三十年了，以为无人识得，更没有人能破，谁知……”

他忖念未落，突闻老尼姑浅浅一笑道：“老道士，贫尼说得对不对？你何苦舍神仙之境不住，而来江湖之上，混到这是非恩怨场中？”

保坤睁目一看，只见青袍道士，双目睁开之间，精光闪闪，大异常人，不禁心中一动，用传音入密之法问老尼姑道：“那老道双目精光闪烁，太阳穴高高隆起，此人必大有来历……”

老尼姑笑道：“泰山龙虎洞的‘观月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少侠先不要胆怯。”

她的话声提得很高，故意让观月道人听见。

观月道人心中又是一怔，忖道：“自己在观月峰已隐迹了数十年，这次如果不是万毒宫主修函敦请，我还是不会下山，这老尼姑怎么认识我？”

观月道人长眉一轩，沉声问道：“尼姑贼婆子既然知道贫道大号，为何不俯首就擒，还真要我发动龙虎风云阵，叫你粉身碎骨在阵中么？”

老尼姑呵呵大笑道：“贫尼如果怕你的‘龙虎风云阵’便不来这里了，既然来到这里，便想见识见识老道士在观月峰龙虎洞里几十年修为的成就……”

观月道人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

他手捋胸前长须，语声一顿，又道：“不过贫道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不认识你这老尼姑贼婆子什么法号，出自何人门下……”

老尼姑又是一阵大笑道：“贫道万缘俱了，一切皆空，没有法号，你就叫我‘万了’吧！何人门下，你倒不必知道。”

观月道人不屑地一阵冷笑道：“既然是自己称为‘万了’，应该万缘皆空，为何还出寺来此，不守清规，分明是个刁尼……”

万了尼姑叱喝一声道：“住嘴！学佛之人，所修者心，所持者性，只要我佛常在心中，便可立地成佛。”

观月道人哂笑道：“你说得虽然不错，可是一入佛门子弟，首在戒杀，今你自恃一点子‘梵音心唱’功夫，到处造下杀孽，也算是守佛门清规么？”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答道：“具有大仁之人，才能以杀止杀，天下为害人类的坏人不杀，这世界上的祸乱便永远不能消弭，老牛鼻子，你的书还没有读通，还是快回观月峰去闭洞再苦修三十年吧！”

万了尼姑这几句话挖苦得观月道人怒不可遏，厉喝一声道：“尼姑贼婆子，你有多大能耐，竟敢讽刺本道人，‘龙虎风云阵’发动之际，也就是你粉身碎骨之时。”

说着，他反手撤下背上的木剑，在空中划了几下，口中念念有词，披着长发，缓缓步入阵中……

保坤见状大怒，挺身而起，跃入阵中，追了过去。

万了尼姑突见保坤跃入“龙虎风云阵”中，不禁大吃一惊，忙高声叫道：“保施主，快退回来！”

第五十六章 寄阵异士

保坤这时已经冲进阵去，对万了尼姑喝喊之言，已经无法听到，他冲进阵中，放目一看，只见观月道人披发仗剑，已走入阵中央去了。

这时，“龙虎风云阵”已开始发动，那些手持白色“招魂旗”的天邪教高手，都开始游走起来。

保坤忖道：“摆阵的高手，都是天邪教的人，莫非那观月道人早已来到冥谷，演练这种阵式不成？”

保坤虽然懂得一点八卦九宫之学，可是“龙虎风云阵”式，不同普通阵法，里面变化莫测，保坤入阵后，顿时感觉眼前景物大变。

他眼前尽是一些崇山峻岭、荆棘塞途，无路可通……

保坤骇然，他凝目向前望去，那些手持白色“招魂旗”的天邪教高手不见了，观月道人也不知去向，自己被陷在一座池沼中。

池沼前面，是一座拔高千尺的高峰，池沼后面，则是一座望去深不见底的绝壑深涧，恶沼两侧，一片汪洋大海……

保坤想前进一步，只觉双足似已深陷池沼之中，脚已踩在污泥坑里，拔不出来。

他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可是，他的行动，好似受了这些障碍的限制，完全被困住，无法施展他的威力。

保坤怒火陡起，大喝一声，想向池沼对岸冲去，但是，他用了九成真力，想拔身而起，仍然没有办法移动身形。

保坤大惊失色，忖道：“这观月牛鼻子的法术不错，可见他在观月峰苦练这阵三十年，并没有白耗心血……”

正忖间，蓦然，见池沼中风波大作，顿时掀起一股千丈巨浪，向保坤卷来。

保坤吃了一惊，双手一推，两股劲风向前拍出，那股巨浪被劲风一阻，登时形成更高的浪峰，宛如排山倒海，直向保坤身上袭来。

保坤见状，惊叫一声道：“吾命休矣！”

巨浪整个罩向保坤，一卷一推，保坤感觉体内五脏六腑，登时受了剧烈的震动，气血一阵翻腾，张口便喷出一道血箭。

他忙闭目调息，尽力压制体内气血翻腾，同时考虑如何脱险。

暮在此刻，一阵怪异之声在前面响起。

突然，水中竟冒出一条巨大的鳄鱼来！

那条鳄鱼不但体积巨大，而且睁目、张口，状极可怖。

它的头一冒出水，便向保坤冲来，保坤一见鳄鱼，大感惊骇，忙从背后撤出长剑。

鳄鱼似又饥又渴，头摇尾摆，眨眼间，便已扑到保坤面前。

保坤大喝一声，手中长剑一抖，化作一道银虹，向鳄鱼口中射去！

岂料鳄鱼的口一张一合，便向保坤手中的长剑，卷了过去。

保坤惊讶万分，以他的臂力，刺出去一剑，何止千斤，岂料竟被鳄鱼连剑都吸了进去，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惊讶！

紧接着，鳄鱼头一昂，尾一摆，上半身整个竖了起来，约有一丈多高，张口似血盆，凶猛地扑了过来。

保坤情不自禁地，双手向扑来的鳄鱼推出一掌！

掌风刚刚递出，四周劲风发出呼啸之声，池沼中的水，掀起了千丈巨浪，“哗啦”一声，鳄鱼被劲风击得倒了下去。

但浮出水面来，竟是一张纸条，保坤抬起一看，只见那张纸条上，画了一条鳄鱼，保坤失声道：“原来都是这些玩儿艺，刚才把自己吓唬成那个样子，可笑不可笑呢！”

纸老虎既然戳穿，他的胆气顿时又壮了起来。

可是他双足陷入污泥坑中，无法拔出来那是事实，保坤沉喝一声，双手向四周拍出。

他此刻每一次出手，不是“慈光普照”，便是“太极镇五岳”，四周景色，经他奇招一击，顿时，都纷纷变了样子。

他突然从脚下又拾起一张纸，定睛一看，纸上画了些水纹波浪，中央画了两个黑圈，保坤双足，刚才正好踏在那两个黑圈上面。

此刻，池沼不见，保坤竟站在平地之上。

保坤哑然失笑道：“自己被人用一张纸便制住了，可笑已极！”

不过，他内心对观月道人的幻术之神妙，却产生一种钦佩之感。

眼前的山峰，背后的万丈绝壑，仍然依旧，保坤冷嘿一声，遥遥向山峰之上，拍出一掌。

此刻，保坤出手的招式，都是用足十成真力，罕闻罕见的绝学。

掌式推出，那山峰之上，突然传出一阵怪啸之声。

啸声有如雷鸣，震动山岳，保坤心中骇然，心想：“这观月老牛鼻子不知又在那里搞什么鬼了。”

蓦然间看见那山峰之上，出现一个老道士，那老道士身着青袍，披发捧剑，正是观月道人。

保坤一见观月道人，乃大喝一声道：“老牛鼻子，有本领就自己下来跟小爷硬拼三百合，故弄玄虚，算得什么英雄好汉？”

观月道人哈哈大笑道：“小子不要狂妄，贫道等一会自然要和小子走上几招，不过目前尚非其时，小子等着瞧吧！”

他手中木剑一指，峰上突然发出狂吼之声，跃出来一只白额吊睛黄色花纹的猛虎来！

那只老虎似乎又渴又饥，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山岳的啸声，便向保坤扑去！

保坤见那只猛虎扑来之势，凶猛异常，虎未至，劲风已到，直撞他的胸前。

刹时之间，猛虎临空扑下！

保坤吓了一跳，忙举掌迎去，掌风与猛虎一碰，猛虎发出一声受伤的哀鸣，掉转身子便逃走了。

保坤也不去追它，抬头向山峰一看，心中大骇！

山峰上的观月道人的手中木剑又一指，峰上又跳出一只白额吊睛的黑色老虎来。

黑色猛虎，四蹄在峰上一跃，倒转身子，竖起硬如钢铁的尾巴，向保坤扫来。

保坤一皱剑眉，冷喝一声，看准那黑虎的腰，一掌击去！

用尾扫来的猛虎，腰部已挨了一掌，登时惨嚎一声，两只前脚竖起，抓了过来。

保坤正要发掌，突地另一只白色的老虎，又从山峰上临空扑下来。

接着，第三只，第四只……

一群猛虎，从山峰上飞跃而来，啸声震惊天地，保坤见状大惊失色。

原先那只黑色老虎，竖起的两只前脚已经抓到，保坤伸指作剑，向那只老虎喉部戳去，那只老虎惨叫一声，身形便滚到五尺开外。

保坤刚想移动身形，忽又见一只猛虎飞跃而来，从他肩头踏过，老虎的脚爪，已经在保坤的右肩上抓掉一块皮，血已涌出。

保坤感觉右肩上被火灼伤一般，顺手一掌击出，那只猛虎，被劲风卷到那道万丈绝壑里去了。

保坤一转面，又见两只老虎同时扑到，他口中发出怒喝之声，双手向左右一推，两只扑来的老虎，都滚离一丈多远。

这时啸声震天，又有七八只老虎扑到。

保坤暗忖：“这些猛虎，也许是真的，要不然我怎么会受伤？这样与虎搏战下去，最后终必葬身虎口……”

他在危急中，忽然发觉绝壑旁边有一块高达五丈突出的巨石，他想：“站在巨石之上，老虎跃上来颇不容易，居高临下，可以把这些猛虎拒止在那石头下面。”

心忖间，火速拔身而起，飞身而上，飘落在那块巨石的上面。

果然那些猛虎扑到巨石下面，一时竟无法飞跃巨石之上。

保坤笑道：“观月老牛鼻子，你还能耐何我么？”

虎群都围在巨石下面，发出惊魂慑魄的啸声。

保坤越听越胆寒，他没有想到“龙虎风云阵”中，竟有这么多厉害的老虎。

那山峰之上，忽然传来一阵阴森森的长笑之声道：“小子，看你如何下来，你不死在虎口，也会饿死在石头上面。”

保坤听了一皱眉，忖道：“这老牛鼻子说得不错，我不能长久不喝不吃，这如何是好。”他一俯首向下一看，虎群都密密麻麻坐在巨石四周，昂首睁目，眈眈望着他。

保坤身上打了两个寒噤，只要他一下巨石，必丧身虎群口中。

这时，他突然又想起在阵外的老尼姑，还有那受伤的“五湖虬仙”、“四海义乞”、云仙姑娘，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老尼姑会不会保护他们？……

纷乱的思潮，像潮水般地涌向他的脑际，他须要立即冲出阵去，看他们现在置身何处，是否无恙？

保坤心意已决，心中突然起了一股豪情，朗声道：“观月老牛鼻子，你如果再不收回这些害虫，小爷便要把它们一只只劈死在石头下面了。”

观月道人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如果有此能耐，早已动手了，你在阵中闯了两个时辰，目前已经精疲力竭，你还敢与虎群去搏斗么？”

的确，保坤自与鳄鱼搏战，已消耗了不少真力，以后与几只老虎作剧烈的拼斗，身已负伤到了力竭之境。

观月道人见保坤闭目默坐，不理他的说话，更证实他的话说对了，于是，他又冷嘿几声道：“小子，你以为老虎不能跃上巨石，便可安稳休息了吗？贫道另有方法来对付你小子。”

保坤睁目怒喝道：“老牛鼻子，有能耐自己上巨石来，咱们拼搏一番，在山上叫嚣，不是英雄行为！”

观月道人一阵冷笑，身形晃动，如巨鹰临空，从山峰之上飞泻而下，眨眼之间，便已飞跃那座巨石之上。

保坤见观月道人已跃上石来，冷笑道：“老牛鼻子，你自己前来送死，休要怨小爷心狠手辣。”

观月道人长眉一轩，冷冷接口道：“贫道闻阁下自称为天下第一人，故从迢迢数千里外，赶来会一会你这位高人，贫道已有三十载没有履江湖了，看看你这位自称为天下第一人的人，到底有什么惊人的绝技。”

保坤摇头笑道：“在下从来没有自豪过，不过在下生平嫉恶如仇，老道士一定要助纣为虐，在下并不害怕。”

他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观月道人听了长眉一展，怒容满面，问道：“贫道已有三十年没有出过江湖，恶迹在哪里，阁下指出一二！”

保坤淡淡一笑道：“天邪教主之劣迹满天下，世间皆曰可杀，今日道士帮助她摆下‘龙虎风云阵’，助纣为虐不是恶迹？”

观月道人怒道：“小子在冥谷对天邪教的人，用赶尽杀绝的手段，不知又作何解释？”

保坤冷哼道：“天邪教为害武林，本应早该消灭，就是在下不杀他们，凡是武林豪侠之士，都会起而杀之，老道士今听在下之劝告，速收此阵，免得数十年修为，毁于一旦！”

观月道人纵声大笑道：“小子好托大的口气，我摆下的奇阵，千变万化，放目今日武林，谁能破得了？哈……哈哈……”

保坤勃然大怒，道：“老牛鼻子，你执迷不悟，休要后悔！”

观月道人手中木剑一挥道：“小子啰嗦，快亮出你的兵刃吧！”

保坤摇头道：“在下对敌，向以一双肉掌去接天下高手的兵刃，老牛鼻子快出手吧！”

观月道人见保坤不用兵刃，如果自己使用兵刃，胜之不武，不胜蒙羞，一想非常为难。

所以他手横木剑，良久尚未出手。

保坤已窥破对方的心思，晒然道：“牛鼻子道人，你手中兵刃尽管出手，在下不会把你用兵刃对付一个徒手人的事宣扬出去。”

保坤这几句话，激起观月道人的怒火，顿时面现杀机，大喝一声道：“小子自己找死，到时休得怨我！”

说着，手中木剑一挥，幻起一道青濛濛的光雾，向保坤胸前三大要穴射来。

保坤大喝一声，忙展开“云海幻踪”步法，身形一闪，便躲避观月道人攻来的一剑。

观月道人一剑落空，心中微微一怔，暗付：“这小子果然有两手，以自己苦修数十年的伏妖剑法，竟被他躲过，可见他的功力不在自己之下……”

心念间，连续攻了五剑，这五剑乃是伏妖剑法第一招——“推窗观月”一共五式一气呵成。

绵绵不绝的剑法，紧紧罩住保坤的身形，四周都响起呼啸之声。

保坤一方面闪避，同时在对方剑气绵绵之中，出手反击，一招一招地把观月道人使出的剑招都化解了。

观月道人连攻五剑，都没有把对方制住，心中骇然，以他的修为，一望成名的伏妖剑法，连攻五剑，竟告落空，怎么不使他惊骇呢？

保坤大喝声道：“牛鼻子，你也接下小爷几招！”

他身形一阵晃动，连续向观月道人击出三掌。

一时之间，掌劲如排山倒海，巨浪袭岸，卷向观月道人。

观月道人面色凝重，挥动手中木剑，硬封反击。

二人搏斗了二十多合，保坤原来本已受伤，忽感体力血气一阵翻腾，真力便有些不继之感。

观月道人目光何等锐厉，嘿嘿几声道：“小子，谅你在贫道手中也难走十合以上，还不快俯首就擒么？”

保坤纵声一阵悽厉的长笑，那笑声恍似巫峡猿啼，夜泉悲鸣，其声悽厉刺耳已极！

观月道人冷哼一声道：“死到临头还笑个屁！”

他手中木剑，加了两成真力，拼力抢攻，招式一招比一招来得凌厉，一层一层的剑气，回旋激荡，笼罩保坤周身各大要穴之上。

保坤此刻如果不是身已负伤，对付观月道人，必可占着上风，可是肩 upper 体内，均已受伤，对他施展上乘武功，妨碍太大，但他仍拼命与观月道人一搏。

观月道人口中发出狞笑之声道：“小子，看你还能支持几招？”

保坤突然口中长啸一声，身形拔起两丈多高，冲出观月道人剑气笼罩的范围之外。

观月道人也一长身形，跃起迎了过去，保坤身在半空之中，翻身一掌拍出，观月道人头一偏，身形闪动，已冲至保坤身侧，五指如钩向保坤肩头抓去。

保坤石火般地一转身，“劈啪！劈啪”地拍出两掌，正好击在观月道人腰际。

观月道人闷哼一声，便急剧地降下去。

保坤这两掌已用了十成真力，结结实实地打在观月道人腰际，如果观月道人功力不深厚，恐怕早已一命呜呼了。

观月道人虽被保坤击了两掌，但他并未受重伤，降落在石头上面，虎目向保坤扫去，其时保坤竟已先他而飘落石头之上。

观月道人一咬钢牙，手中怪招陡出，木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剑上青光暴涨，斜斜地刺了过去。

保坤大喝一声，不退则进，强烈的掌风，硬封了观月道人刺来的剑招。

二人越打越缓慢，每出手一招，均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样，又打了半个时辰，观月道人暗暗吃惊，忖道：“这小子刚才似内力不继，怎么现在精神反而抖擞，内力似绵绵不绝，他年纪轻轻，竟身负上乘武功，如果假以时日，自己恐难在他手下走上百合……”

他转念至此，杀机顿露，口中厉喝道：“小子，你识得此一剑招否？”

观月道人手中木剑举得很高，木剑通体青光濛濛，那团青色光雾，越来越浓，刹时之间，整个手臂，都在青光笼罩之中。

保坤暗暗心惊，但是表面装的很平静，冷笑道：“牛鼻子，这套邪门，不要在小爷面前卖弄。”

观月道人冷嘿道：“你小子乳臭未干，谅也不认得此剑奇招，告诉你吧，这一招名曰：‘混元光雾’，莫说剑气扫到你身上，立刻叫你粉身碎骨，就是青光射到你的身上，也会叫你立即中毒死亡……”

他嘿嘿几声又道：“也是你小子命当该绝，贫道下此最后杀手，恐怕……嘿……嘿嘿……”

保坤在此生死最后一瞬间，他毫不畏惧，他本不想多结冤仇，立下杀手，可是观月道人逼他太甚。

他一咬牙，贯注一股真力于双臂之上，口中念着招式，两拳同时挥出。

要知道，保坤内伤本业已经很重，肩上又被老虎抓伤，但这两拳——“太极镇五岳”挥出，威力仍然很强。

四周数丈方圆，都为之震动起来。

拳风像海中巨浪，一波过去，一波又涌过来，直向观月道人卷去。

观月道人一见拳式，面色大变，口中惊咦了一声，手中的剑势真力又增加了几成。

强烈无比的劲风，撞破了观月道人剑上濛濛青光，两股力量碰在一起，立即发出“劈啪”一声巨响，观月道人登时长发散乱，面色苍白，身形向后暴退七八步，一屁股跌坐巨石之上，手中木剑被击得粉碎，飘落在石下万丈绝壑之下去了。

保坤在这同时，闷哼一声，便栽倒巨石之上。

显然，他内部受剧烈的震动，人已昏厥过去了。

四周一时便沉寂下来。

观月道人感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眼中冒出金星，他摇摇头一咬牙，没有昏过去，忙直起腰间，强提一口真气，闭目静坐调息。

过了半响，已压制住体内翻腾的气血，人已经好了一点，睁目一看，只见保坤栽倒在他三丈开外，面色苍白，气若游丝……

他得意地一笑，道：“小子稍等一会，便叫你到阎罗殿报到去了！”

保坤双目紧闭，口角不断汩出血水，对观月道人之言，毫无所悉。

观月道人停了一下，呵呵一阵大笑，道：“小子，你果然是昏厥过去了，贫道还以为你装死呢！”

又过了一会，仍不见保坤动弹，观月道人服了几颗疗伤药丸，闭目调息，一盖茶功夫，他体内翻腾的气血已经平复下来，便勉强支持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向保坤走近。

走到保坤身旁不到三步时，便停下身来，冷笑道：“小子，只要我现在轻轻拍出一掌，或飞起一脚，你便粉身碎骨在崖底下，武林中你就永远除名了。”

保坤此刻已经气息奄奄，呼吸都很困难了。

观月道人又看了保坤一眼，不禁又是得意一笑道：“我本来不想杀死你这小子的，可是你的武功高得太使人可怕了，以我潜修三十年的工夫，差一点栽在你手中，还敢留你活命么？也是小子命应当绝，小子，你就认命吧！”说着，飞起一脚，向保坤身子踢去！

猛然观月道人身后响起一声清脆的佛号之声：“阿弥陀佛，道长对付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还下此毒手，未免太心狠手辣了吧？”

观月道人突然感觉一股强烈的劲力，阻住他踢出的脚，及闻声音，更加的大惊失色。

他忙收腿转身，赫然在他身后不远五尺的距离，站立了一个年纪甚大的尼姑，那老尼姑面色肃然，双目炯炯盯住观月道人。

那年老尼姑，正是刚才在阵外遇见的万了尼姑。

观月道人面色顿变，寒声道：“贼尼婆，你要怎样？”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道：“道长，你该明白，贫尼如果要取你性命，以这不到五步距离，在你刚才没有发觉时，只要贫尼一出手，你便粉身碎骨在这巨石的绝壑之下了。”

观月道人长眉一轩，道：“那也不见得，贫道反手自救，你也占不到便宜！”

万了尼姑浅浅一笑道：“观月道长，你的嘴不要再逞强了，自己该明白，你身负重伤，功力并没有完全恢复。”

观月道人惊讶道：“刚才搏斗，你都看见了吗？”

万了尼姑哈哈大笑道：“贫尼已来多时矣，刚才那位保施主如果先不受伤，道长必定打他不过的。”

观月道人惊讶道：“你藏身何处？”

万了尼姑手指石下洞穴道：“就在这巨石下面。”

观月道人更加惊讶，探首一看，石下那些虎群，一只只都僵卧在地上，被人点了穴道，动弹不得了。

观月道人怒道：“贼尼婆，你的手段好毒辣呀！”

万了尼姑笑道：“贫尼手段不及道长百分之一，我们少说废话，贫尼不愿伤道长，但愿道长迷途知返，速回观月洞去，不要来趟这次混水，贫尼要告辞了！”

她欺身晃动，便向卧在石上的保坤抓去！

观月道人大喝一声道：“住手！”

万了尼姑冷笑道：“道长准备要和贫尼一搏么？”

观月道人冷冷笑道：“贫道摆下的龙虎风云阵，贼尼婆你自信能闯得出去么？”

万了尼姑纵声大笑道：“贫尼怎么来便怎么去，不相信，道长速发动阵式，看贫尼怎样过去。”

观月道人冷笑一声道：“好，贫道佩服你！”他站立巨石之上，口中念念有词，长长的青袍袖子，在空中拂动起来。

片刻之间，阵中的天邪教高手，都迅速游走起来，而且风雷大作，万兽齐啸，惊天动地……

万了尼姑放下保坤，盘坐在大石之上，面色很平静，微微一笑道：“道长的‘龙虎风云阵’，威力果然不凡，可惜对贫尼来说，毫不能发生威力。”

观月道人几声怪笑道：“就不相信你闯出奇阵的能耐。”

他长袖越拂越快，面色更加凝重起来……

万了尼姑从怀里掏出木鱼，敲起木鱼，口中缓缓念着梵音……

阵中那些高手及猛兽，好似冲到大海的海滩之上，望着风平浪静一望无涯的海洋，他们都却步不前了。

突然，那海中响起一阵悠扬的音乐，使这些高手、猛兽听了都情不自禁地坐了下来，凝神倾听，神游于悠扬音乐之中，斗志全消……

片刻之间，一个个都解除身上的兵刃，怡然闭目，昏然入睡之状。

观月道人见状，厉喝一声道：“贼尼婆，今日我算是栽在你的手中，后有期！”言讫，身形晃动，几个起落，便消失了。

万了尼姑口中响起一阵得意的长笑……

第五十七章 毒龙之龙

保坤在凄凉惨白的月色之下，久久才悠悠地醒过来。

他目光向四下探望，只见四个人围坐在他的身旁，自己睡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刚才那一幕不复存在，观月道人不知去向，“龙虎风云阵”不见了，一切都远离他而去……

他又幽幽一叹道：“我们难道是梦中相见么？”

云仙姑娘忙依偎他的身旁，柔声道：“坤弟，你的伤重得很，不宜说话，静静地躺着吧，我们已经脱离危险之地了。”

保坤抬头望着将要西沉的残月，口中喟然一声道：“一生几见月当头，姐姐，我大概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了吧？是什么人救我们出阵的？”

云仙姑娘笑着手指他身旁坐着的老尼道：“就是这位师太破了阵，救出弟弟的。”

保坤目光扫向那万了尼姑，心中一动，忙道：“多谢师太救命之恩！”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道：“区区之事，何足挂齿，施主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并不陌生……”

保坤目光在万了尼姑身上打量许久，摇头苦笑道：“恕在下眼拙，我们过去并未见过，师太是……”

万了尼姑伸出莹白似玉的纤手在面上一抹，同时在头上一抓，登时现出一头长长的秀发，和美若仙子的面貌来。

万了尼姑格格大笑道：“你看我是谁？”

保坤大吃一惊之后，一声惊呼：“你是潘贞姑娘？……”他高兴得下面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潘真笑道：“坤哥，你想不到吧？自我陷身血潭，过着非人的生活，已几易春秋了。”

保坤深深一叹道：“愚兄日夜都想去血潭救你，可是自知武功远不如万毒宫主，纵然冒死前往，还是救不出你，所以只有苦修绝学，俟机……”

潘贞叹道：“坤哥一片苦心，我深知之，不要再说了。”

保坤问道：“贞妹，你怎么出血潭的？而且练了一身绝学，大概有了奇遇吧？”

潘贞于是把“仙狐神尼”如何进血潭救出她，到长白修练“心音神功”，之后遇见“玉鼎神拳”崔奇，指示她来此救保坤的事说了一遍。

保坤笑道：“吉人自有天相，贞妹能博得仙狐神尼老前辈青睐，福缘不浅，今后应好自为之。”

“四海义乞”忽然哈哈大笑，插口道：“等大局抵定之日，你们也应请我老叫化喝杯喜酒了，哈……哈哈……”

云仙姑娘站在一旁，面色大变。

保坤干咳几声道：“大敌当前，我们不谈儿女私情，目前我们应齐心协力，把万毒宫主及天邪教这两股邪恶势力消灭，然后才有太平日子过。”

潘贞点头道：“对，恩师说：万毒宫主本年七月十五日在华山九回峰，设擂台，摆下英雄宴，坤哥知道此事否？”

保坤道：“愚兄早已知道，距今尚有三个月，本来我想遵照崔奇老前辈嘱咐，立去昆仑山练一种绝掌，到时破万毒宫主的‘霞光掌’，可是，他们三人都身中剧毒，此计划只有留待青海九毒山回来之后再说了。”

潘贞沉吟一阵道：“这样吧，我同他们三人去青海九毒山找毒仙神婆给他们疗毒，坤哥快赶去昆仑山学练绝掌，免误了七月十五日之期。”

“五湖虱仙”拍手大笑道：“对，对，对，咱们三人一路之上，有了这位万了尼姑，诵佛念经，颇不寂寞，娃儿你还是快去昆仑山办正事吧！”

“五湖虱仙”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保坤的伤势经两天调养，已经完全痊愈，于是按着计划，分道扬镳。

潘贞等四人去青海九毒山疗毒一事，此处且按下不提。

且说保坤一人直往昆仑山奔去。

由冥谷至昆仑，以保坤脚程三天可到。

这天，保坤正在官道上奔走，突闻官道上左侧的森林里，传出几声闷哼之声，保坤停步倾听，那传来的声音，保坤听起来极为熟悉。

保坤心中大疑，身形一晃，几个起落，便循声跃入林中，隐身在一株大树之上，放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来场中死了两个道人一个和尚，另外一个老道士正被三个人围攻，打得险象环生，危险已极。

保坤看清那死去的两个道人，正是武当掌门人云幻真人和峨嵋掌门人凡云真人，死去的和尚，乃是少林寺刚接掌门的因果大师。

正在围住打斗的道人，乃是武当的智坐上人。

保坤仔细瞧瞧那围住智坐上人打斗的三人，乃是一道二俗。保坤认得那道人正是点苍的奇云真人，可是那二俗是谁，他却一时想不起来。

那二人的年纪看去至少在花甲以上，花白的鬓须，深陷的双目，长长的头发，满布皱纹的面孔……

二人的武功高得出奇，每一掌式，都是奇奥之学，以智坐上人修为那样深厚的老道，还是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力，十合之后，渐渐感觉不支……

那奇云真人虽然右臂已断，可是他左手的长剑，威力也是不弱，每一剑都指向智坐上人的要害。

智坐上人额上冒出大颗的冷汗，嘴中吁吁地喘气，手中的招式，也渐渐缓慢下来。

奇云真人口中发出一阵嘿嘿的奸笑道：“智尘老牛鼻子，你就答应我们的条件吧！否则，你们便要教毁人亡了……”

智坐上人怒叱道：“恶徒，贫道是何等人物，怎能附逆，贫道今日唯一死而已，以报我武当历祖历宗在天之灵。”

奇云真人仰面一阵得意的大笑道：“智尘老牛鼻子，你死了倒不足惜，你会想到武当弟子血洗三元观的惨状吧！”

森林中，突然跃出十二个武当二代子弟，他们都匍匐在地上，齐声道：“师祖，你老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只要保存我武当的元气，我们二代十二个弟子愿意……”

智坐上人面色陡变，大喝一声道：“你们还不快起来，赶快给我滚，掌门人由云峰真人接掌，在武当深沟高垒，不准子弟再出江湖……”

那十二个弟子齐声道：“只是师祖你老人家……”

智坐上人仰面大笑道：“你们不要顾虑我，这是劫数，在劫难逃……”

智坐上人语犹未落，肩上便挨了一剑，鲜血透过灰色道袍，流了出来。

武当十二个弟子面色大变，一个个都拔下身上的兵刃，准备出手。

智坐上人厉叱道：“你们都非他们敌手，人再多也无济于事，乘我尚有

力阻止他们进击你们时，你们快走，星夜回到武当三元观去。”

奇云真人冷笑道：“别作梦，他们能逃得了吗？还是认命吧！”

武当十二个弟子刚刚想转身奔进森林时，突然见人影一晃，便有一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拦住他们的去路。

智尘上人怒喝道：“天地二怪，武当和你们有三江之仇，四海之恨么？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后辈？”

保坤经智尘上人一提“天地二怪”这名，便忽然想起来在洞庭湖畔大战万毒宫主来，曾经看见这两个怪物。他忖道：“想不到这二怪竟被万毒宫主控制而利用……”

蓦闻一声闷哼，智尘上人身上挨了一掌，他因顾及那十二个弟子的安全，一分心神，便中了北怪一掌。

这掌打得智尘上人连连向后暴退，他一咬牙，才稳住桩，没有倒下去，心中气血浮动，张口便喷出一口鲜血。

奇云真人、北怪二人又抢攻过去。

南怪拦住武当十二个弟子，大喝道：“你们如果不立即归顺，老夫施放无影剑，片刻时间，便把你们杀光！”

武当十二个弟子中为首的大弟子净宁道人厉叱道：“恶徒，你如果再不让开路，我们便要出手了。”

南怪哂道：“你们十二人一齐上，恐怕还接不起老夫一掌呢！”

他一脸狂傲之色，双目观天，两手背负，根本没有把那武当十二个武当弟子放在眼下。

净宁反手从背上“唰”地一声撤出长剑，暴喝道：“恶徒接下贫道这一剑！”

净宁长剑一出手，净悟、净心、净觉等三人同时出手。

突然，智尘人大声叫道：“你们不能和南怪打斗，逃命要紧！”大叫声中，他已冲出北怪、奇云二人围攻的劲风之外，奔到南怪面前，双手火速抡出，连攻了三掌，逼退南怪。

净宁聪明绝顶，他见师祖如此舍命救他们，无非是在希望他们逃回武当，以图日后复仇。

他忙对十一个弟子道：“我们快走！不要辜负师祖一番心意了。”

武当十二个弟子正想展开轻功逃奔时，那奇云真人和北怪二人突然像鬼魅般地身形一闪，便挡住十二人的去路。

智尘上人见状，口中叹道：“劫数！劫数！罢了！罢了！”

他突然感觉一阵心灰意冷，手中招式，也就缓慢下来。

南怪一掌击去，结结实实地打在智尘上人的胸前。

智尘上人惨叫一声，便栽倒下来。

南怪嘿嘿几声，正欲飞起一脚踢向智尘上人时，突闻一声震撼苍穹的长啸之声，响自南怪身后的一株大树之上。

那啸声充满了怒火、仇焰……

那啸声充满悲壮、激昂……

总之，使南怪听了立即产生一种恐怖畏惧、不安的感觉。

他忙收腿转身一看，只见半空中飞下来一道灰影，如巨鹰扑鸡似的，向他扑来！

南怪虽然艺高胆大，但是骤然看见一条灰影似矢地扑来，也不禁惊愕不

已。

那道灰影扑到他面前不到五步的距离，便停下身形。

这时北怪、奇云真人正与武当十二个弟子打得难分难解，十二个弟子中，已有七人重创在北怪手下。

蓦然间，一声巨喝道：“住手！”

喝声恍似焦雷，北怪、奇云真人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停下手来，转面一看，北怪惊呼一声道：“灰袍丑面人——裴云海！”

南怪经北怪一声惊呼，忙定神望去，那灰影人果然是灰袍丑面人，数十年不见的裴云海。

灰袍丑面人冷嘿几声道：“不错，老夫已有数十年未履江湖，你们二怪之仇，老夫并没有忘记。”

南怪冷笑道：“裴云海，你今日来得正好，昔日的恩怨，咱们也该在今日了结。相信你那染满了血腥的‘毒眼龙’也带来了吧？”

灰袍丑面人仰面大笑道：“老夫不使用‘毒眼龙’，一样可以超渡你这两个怪物。”

智坐上人虽然已受重伤，但对他们对答之言，听得清楚，忙道：“裴大侠，千万不可对二怪仁慈，替武林除掉这两大害北怪冷哼一声道：“老牛鼻子，小心你们的武当三元观要踏为平地！”

智坐上人仰面纵声大笑道：“纵然武当三元观被你们魔鬼夷为平地，可是武林之中，伸张正义之士多得很，你们杀得完吗？”

奇云真人长眉一动，对灰袍丑面人道：“裴大侠，闻昔年围攻大侠时，江湖九大派都派有高手参加，难道大侠都忘了么？”

奇云真人这句话分明是提醒裴云海，不要解智坐上人之危。

灰袍丑面人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奇云真人乘机又道：“昔年各派高手围攻大侠的主持人，大侠知道是谁？”

灰袍丑面人双目一睁，怒问道：“你说是谁，快说！”奇云真人见计已快得逞，便缓缓他说道：“只怕贫道说出。大侠有些不信，也是枉然，不说也罢。”

灰袍丑面人大声叱喝道：“牛鼻子，是谁主持，快说！快说！”

奇云真人目光扫了智坐上人一眼，好险地一笑，道：“你要贫道说，只有直言说出，昔年围攻大侠的主持人，正是那道貌岸然、伪君子的武当当时的掌门人——智坐上人。”

奇云真人此言一出，灰袍丑面人吃了一惊，他目光扫向正坐在地上疗伤的智坐上人一眼，只见智坐上人面色表情很平静，毫无惊奇之处。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动，转面问智坐上人道：“上人，果真有此事否？”

智坐上人淡淡一笑道：“裴大侠如果相信奇云真人邪说，贫道辩白亦无济于事。”

灰袍丑面人点头道：“在下并不相信一面之词，此事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现在我们搁置不谈，老夫今天先要了结‘天地二怪’昔日之仇……”

奇云真人见计不得逞，忙道：“裴大侠，你大仇不报，与天地二杰一点小恨先追究，不是舍本逐末吗？”

灰袍丑面人怒叱道：“满口废话，天地二怪昔日之仇，尚未了结，今日他已投效万毒宫主，仇上加仇，为何不报，连你这卧底的奸细，今日也休想

逃脱！”

“天地二怪”与奇云真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三人立即站在三个方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奇云真人冷笑道：“真正的仇人你不找，大概是瞎了眼睛吧！”

灰袍丑面人厉喝道：“奸细骂谁？”

“天地二怪”同时冷哼一道：“裴云海，你自己量力能接得起老夫等三人联手而攻的威力吗？”

灰袍丑面人仰面纵声长笑起来，他笑声突然一敛，手指他们三人问道：“你们自信比万毒宫主的能力如何，在洞庭湖上，老夫大战万毒宫主，最后打跑了那妖妇，你们难道都是聋子，没有听人说过吗？”

奇云真人面色陡变，惊问道：“你不是裴云海？你难道是‘毒龙之龙’么？”

灰袍丑面人不明白什么叫做“毒龙之龙”，于是喝问道：“何谓‘毒龙之龙’？快说！”

奇云真人颤声道：“阁下击败万毒宫主于洞庭，两度深入冥谷，杀了不少黑道高手，每一次多半戴着‘毒眼龙’，所以江湖上送了一个绰号——‘毒龙之龙’。”

灰袍丑面人听了怒道：“放屁！难道老夫杀的不是坏人，比毒龙还毒么？”

奇云真人见机乃大声道：“阁下如果怕有这一个绰号，从此隐山封剑，把‘毒眼龙’毁了不再杀人，或许可以。”

灰袍丑面人沉思一下，说：“好吧！老夫既然为武林公认是个坏人，只有从今绝迹荒山，封剑自省，以赎前罪……”

他长叹一声，转身向林外缓缓走去。

智尘上人心中十分焦急，他以武当长辈之尊，不便向人乞援，可是他明白眼前情势，只要灰袍丑面人一走，便凶险万分，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就是二代十二个弟子，也必定丧生在那三个恶徒手中。

奇云真人见灰袍丑面人已走到林缘，又听智尘上人的叹息，不禁仰面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

那笑声中，充满了阴森，奸诈，得意，恐怖……

奇云真人一边大道笑，一边缓缓向智尘上人身前欺近。

智尘上人内伤甚重，功力已经消失七八成，他面临到这生死绝望之际，只有闭目叹道：“劫数！劫数！”

倏地，奇云真人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到智尘上人的颈子上了。

奇云真人大声喝道：“老道士，你快把掌门的符令藏的地点说出，否则，哼！”

智尘上人叹道：“在劫难逃，贫道只死而已，掌门符令藏的地方，贫道无可奉告，你快动手吧！”

奇云真人冷哼一声道：“你没有说出掌门符令下落，想死也不可能，现在我要用‘锺筋移骨’之法，叫你尝尝那种求死不能的滋味！”

智尘上人忙道：“罪孽！罪孽！”

奇云真人冷笑道：“我不动手，你也不会说，老牛鼻子，你也别怪我心狠手辣！”说着，将手中长剑插入地上，伸出左手，向智尘上人身上“气海”、“丹田”、“藏血”三大要穴点去。

蓦然间，一只巨手抓来！

“咔嚓”一声，紧接着，便听到奇云真人惨叫一声，他的双臂便已折断，人已栽倒五尺开外。

奇云真人大惊失色，定神一看，惶然他说：“‘毒龙之龙’是你？”

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不错，老夫在没有封剑之前，还想开一次杀戒，今日首先宰了你这个奸细！”

奇云真人双臂一断，自知难免一死，翻身而起，飞起一脚，向灰袍丑面人踢来。

灰袍丑面人嘿地一声，右手向他踢来的脚抓去，一把抓住，把奇云真人倒提起来，向林外扔去。

“叭哒”一声，摔到四丈开外，连肠子都摔了出来。

大地二怪见状大吃一惊，闪电似的围了过来，二人手中都握了长剑，向灰袍丑面人抢攻起来。

灰袍丑面人从地上拔出奇云真人的长剑，口中发出一声清啸，挡住二怪攻来的剑招。

天地二怪功力不弱，手上剑法，造诣也极高，一时之间，寒光闪闪，四周剑气笼罩，呼啸之声不停。

灰袍丑面人剑法更加精奥杂博，一方面抢攻二怪，同时把二怪攻来的剑招，予以一一解化。

灰袍丑面人与二怪斗了三十多合，渐渐感觉不耐，口中又发出一声清啸，身形拔起三丈多高，冲出对方的剑气之外。

他身在半空之中，左手向下一扫，“慈光普照”洒出……

四周劲风大作，飞沙走石，树木都为之动摇起来……

南怪一声惶呼：“慈光普照！我们快逃命呀！”

二怪如惊弓之鸟，尚未逃出十丈距离，灰袍丑面人身形似鬼魅般地追了上去，“劈啪！劈啪”两声，二怪背后各挨了一掌，连声闷哼，二人都栽倒下去。

灰袍丑面人手中长剑一挥，二人的头便滚落尘埃。

灰袍丑面人一阵狂笑道：“武林之中，二怪从此除名，老夫今天算是太便宜了这两个家伙，哈……哈哈……”

灰袍丑面人笑声未落，忽闻身后有一个苍老的口声传来道：“小子，得饶人时且饶人。”

灰袍丑面人蓦然一惊，转身一看，只见距他不到五步的地方，站立了一个白衫老叟，白髯垂胸，右手捧着大鼎，一种仙风道骨气度。

灰袍丑面人看清是“玉鼎神拳”崔奇之后，忙拱手一礼，道：“多谢老前辈指教！”

崔奇笑道：“保坤，你在老朽面前还伪装什么？”

灰袍丑面人哈哈一笑，忙取下面具，脱去灰袍，现出一个白衫潇洒的少年公子来，他正是名满江湖少侠——保坤。

保坤笑道：“老前辈对天地二怪尚有怜惜之意么？”

崔奇微笑道：“天地二怪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不过，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辈行道江湖，应该尽量减少杀戮……”

保坤点头拜服崔奇的高论。

崔奇走到智坐上人面前，摇头道：“这牛鼻子受伤不轻，此处距离昆仑不远，带他们师徒上山去疗伤吧！”

保坤负起智坐上人，武当二代弟子未负伤的弟子，负起负伤的弟子，跟崔奇来到昆仑山上的一座洞中。

保坤放下智坐上人，崔奇给负伤的每一个人一颗红色药丸服下然后对保坤道：“他们的内伤极重，非一日可以痊愈，可将他们放在此洞疗伤，你随我来。”

保坤跟着崔奇走进一条长长的甬道，穿过甬道，另外来到一座石洞。

保坤踏入洞中，只见洞里毫光闪闪，打扫的一尘不染，洞里正中放着一尊高达丈余的石像。

石像是一位白髯老者，神态安详地盘坐着，双目垂帘，双手微扣在胸前，一种慈祥而带有威严之气，看去栩栩如生。

崔奇手指石像道：“这位便是老朽的师父愚云上人，六十五年前，在此洞坐化，后来老朽用石塑成此像，朝夕祭祀，孩子你要学老朽师父的绝学第三招——‘惊天撼地’，必须先拜老朽的师父。”

保坤忙走到愚云上人面前，跪下拜了九拜。

崔奇顺手指着石洞墙壁上，共挂了四张图，前二张均是明图，一望即知，第三四张图上，各遮了一块黑布，他缓缓道：“这四张图，便是四种绝学，第一张图是‘慈光普照’，你在师弟那里已经学了，第二张图是老朽日前教的‘太极镇五岳’，你都有七成火候……”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那第三张图便是孩子你现在要学的‘惊天撼地’，不过家师生时一再告诫，不准传给外人……”

他幽幽一叹，接道：“可是眼下情况所逼，老朽不传给你，武林这一场浩劫便无法消弭，只有违背师言了，不过你学成之后，应造福武林，否则，必遭天遣……”

保坤拜伏于地，道：“晚辈当谨遵老前辈教诲！”

“玉鼎神拳”崔奇袍袖一拂，一股柔力把保坤从地上托起，道：“孩子，你能遵守则是你的慧心和福缘！”

他突然面带严肃，指着第四张用黑布罩住的图，道：“这第四招绝学，你千万不可揭开看，这是不传外人的，家师一再告诫，谁也不能揭开此图，否则，必立即死亡在图下他说话时的态度特别庄严，双目神光闪闪一直盯住保坤。

保坤心头一凛，道：“晚辈一定遵守就是！”

“玉鼎神拳”崔奇面色由庄严肃穆之气，转为祥和慈颜之色，微笑道：“孩子这样很好，你就在这石洞之中练第三种绝学，目前距离七月十五日，还有三个月之久，你必须坐关八十天，老朽为你在洞外守护，没有到期，不能出来。”

保坤躬身恭恭敬敬答道：“晚辈遵命！”

“玉鼎神拳”崔奇便揭开第三张图的黑布，把第三招绝学——“惊天撼地”，按图上所示的要领，口诀，一一指点，保坤悟性很高，经过指点，便已了然于心。

“玉鼎神拳”崔奇道：“这第三招绝学，主要是一种精纯的内功罡气，能发之无形，击之无声，百步之内，以罡气击人于无形，孩子你的内功本已有了相当基础，如果能苦心勤练，必有大成。”

保坤笑道：“将来如果真有一点成就，饮水思源，当感恩图报。”

“玉鼎神拳”崔奇摇首道：“图报倒不必，只要你能消弭武林这场浩劫，

造福江湖，者朽就心满意足了。”

保坤便再三拜谢，就在这石洞中苦修这一招亘占的绝学。

第五十八章 少林遭劫

且说，“玉鼎神拳”崔奇退出石洞，通过狭长的甬道，来到前面的石洞见智坐上人等受伤的人，都静静地坐着调息疗伤，他们经服了崔奇的疗伤药丸，伤势已经减轻许多。

崔奇点头微笑道：“武当能保留你们这几人，总算元气未完全丧失，将来光大门派，还有希望……”

言犹未落，蓦然间，见玉鼎中出现一副奇景，“玉鼎神拳”面色大变，凝目望之，良久，转忧为喜，暗暗叹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恶徒，陷溺太深了……”

武当二代首坐弟子净宁，并未受伤，他在一旁照料师祖及受伤的七个师弟，此刻，他突见崔奇面色忽忧忽喜，又见他自言自语，于是问道：“老前辈，晚辈等在贵洞疗伤，是否有不便之处？”他无法打开话匣，故意谈到疗伤。

崔奇笑道：“不是，不是，老朽适才见到一场惊险镜头，替嵩山少林寺数百和尚捏了一把冷汗。”

净宁道人笑着接口道：“老前辈身居昆仑石洞之中，怎能看见嵩山少林寺的事，莫非长有千里眼吧？”

崔奇手指石洞中央放置的玉鼎，道：“道长可以向鼎里看去便知。”

净宁道人缓步走到玉鼎面前伸颈向里面望去，不禁骇然！

崔奇淡淡一笑道：“道长不必惊骇，少林寺有惊无险。”

净宁不信，继续窥视下去。（注：拙作“前”各章已经载过，崔奇玉鼎的神奇，在鼎中能窥见数千里外的人和物。）

原来，万毒宫主已传帖江湖各大门派、黑白道所有的高手，在七月十五日，集会华山，凡拒绝赴会者，一律毁派灭教，赶尽杀绝。

江湖上各大门派慑于她的淫威，都回帖答应前往，只有少林、武当、峨嵋三大门派拒绝参加。

所以万毒宫主在盛怒之下，派天地二怪、奇云真人前往武当，找他们的掌门人，在途中正好狭路相逢，天地二怪便把武当、少林、峨嵋三大掌门人打死，后来智坐上人及武当二代弟子多人伤在他们掌下，幸好保坤经过，救了智坐上人他们。

可是，万毒宫主立即得到消息，在盛怒之下，立即派了萨喀班林、空空教主和血潭万毒宫第一堂主“阴魔天煞”刘乜山，去少林寺，命他们立即毁了少林寺。（注：自保坤血洗空空岛之后，萨喀班林、空空教主均已逃入冥谷，依附天邪教主，后来进入血潭归属万毒宫主指挥，见拙作以前各章）

玉鼎中，便是映现出空空教主、萨喀班林、刘乜山等三人在少林寺打斗的一幕惨剧。

少林寺洪钟敲了十九响，这是他们开山设教以来第一次。

寺内大雄宝殿上，两旁鱼贯走出来廿四个着灰色袈裟的和尚，紧接着，慧、净、空、真四代高手中最后“真”字辈的二十四位和尚。

继“真”字辈之后，又鱼贯走出来十二位穿青色袈裟的和尚，他们便是“空”字辈的十二个高手。

十二人之后，又走出来八个穿红色袈裟的老和尚，他们是“净”字辈中八大老者。最后有四个穿紫色袈裟的老和尚出现大雄宝殿。

其中一个老和尚便是慧云大师。

那慧、净、空、真，四代高手齐集大雄宝殿之后，他们一个个面色都非常凝重，谁也没有说话，似乎在等着掌门人到来。

蓦然间，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和尚，从大雄宝殿后面冲了出来，对穿紫色袈裟的“慧”字辈的四个老和尚合什一礼说道：“启禀四大护法，掌门人因果师祖已经……”

那小和尚满面惊悸痛苦之色，下面的话没有说出，便已泣不成声了。

慧云大师沉声喝道：“快说下去，掌门人怎么样了？”

这时嵩山少林寺大雄宝殿门口，突然出现三个凶光满面的怪人。

其中一个怪人，口中发出阴恻恻的长笑道：“由老夫来告诉你们这些秃驴吧！那因果老秃驴贼，已惨死昆仑山附近！”

此语一出，全殿的僧人，都似如雷击顶，面色大变。

慧云大师略一定神，便低沉地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这句话可是真的么？”

那怪人仰面又是一阵狂笑道：“以老夫身为万毒宫第一堂主之尊，怎会对你们这些蠢秃驴打诳语？”

“万毒宫第一堂主”七字说出，全场的和尚，又都暗吃一惊。

慧云大师面色一整，又宣了一声佛号，问道：“敝寺掌门师兄罹难，可是贵教所为么？”

万毒宫第一堂主刘乜山冷笑答道：“不错！”

慧云大师面色铁青，心中怒火陡起，沉声喝道：“贵教杀死敝寺掌门人，是否因为敝寺与你们有三江之仇，四海之恨吗？”

刘乜山厉声叱道：“凡是拒绝参加七月十五日华山九回峰武林大会者，一律教毁人亡，赶尽杀绝！”

净宁从玉鼎中听到刘乜山这等残暴之言，惊骇道：“看来少林寺恐难免这场浩劫！”

“玉鼎神拳”崔奇笑道：“道长慢慢看下去吧！”

净宁继续看下去，只听慧云大师怒道：“贵教传帖敝寺，参加华山九回峰武林大会，敝寺并非故意拒绝，而是敝寺早已声明退出武林，并不是有意……”

“阴魔天煞”大喝一声，打断慧云大师的话，道：“放屁！”

你们何时声明退出武林？把声明书拿出来给老夫过目！”

慧云大师在少林寺是何等身份，经刘乜山一骂，面色一阵红，一阵白，不过他倒不失为一有道高僧，当下又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出口伤人，口过！口过！敝寺声明书虽有，但不能随便示人，这点请施主原谅！”

“阴魔天煞”刘乜山暴喝一声道：“不交声明书交全寺的人头也是一样。”这句话，对大殿所有的和尚，如晴空霹雳，同时也激起他们的怒火。

慧云大师冷冷道：“阿弥陀佛，劫数！劫数！”

坐在慧云大师左首的慧心大师道：“大敌当前，掌门师兄既已登仙，寺中应有主持之人，请师兄接任掌门，主持大计慧云大师摇头道：“愚师兄德薄能鲜，不孚众望，请你们另荐贤者。”

“阴魔天煞”呵呵大笑道：“你们还推荐个屁，等一会便教毁人亡，劝你们谁也不要过这个掌门高位的瘾吧！”

慧云大师面色大变，沉声叱道：“这是敝寺私事，与施主何干？施主未

免过于狂妄了吧？”

这时，“慧”字辈中其余三个人都齐声道：“事急矣，请师兄不要推让，赶快发号施令吧！”

慧云大师见无法推辞，只好接受，口中幽幽一叹，跪在历代掌门人像前，发誓道：“少林寺传到三十三代，不幸因弟子等无能鲜德，致招今日之变，弟子暂接掌三十四代掌门之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有违背誓言，愿遭极刑，历代师祖共鉴！”

慧云大师参拜立誓完毕，起身缓缓走到大殿中央，双目似电，向大殿每个和尚面上扫去。

蓦然，一声巨喝道：“老秃贼，你不快出来，还要本堂主进殿动手么？”

慧云大师面色一整，合什念了声佛号道：“刘施主，老衲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刘施主同意否？”

“阴魔天煞”刘七山剑眉一竖，问道：“老秃驴，有屁快放，如果怕死，要解决问题也很简单。”

慧云大师忍住怒火，处处充分表现他是有涵养有高深的修为，他沉声缓缓地说：“嵩山少林寺的大雄宝殿，自开山设教来，已有三百多年，历代师祖神像，俱在此地，刘施主如果要比试动武，可否到寺外‘演武场’，敝寺摆下罗汉阵候教。”

刘七山素以奸险机诈成名江湖，他的经验是何等老到，当下忖道：“久闻少林寺的罗汉阵，名满江湖，我等仅三人，纵然能破阵，也讨不到便宜……”

思忖至此，怒叱道：“老夫既已进来，不杀光便不出去的，除非……”

慧云大师朗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劫数！劫数！”

他顿了一下，长眉一轩，又道：“施主除了杀光，还有通融的办法么？”他闻刘七山弦外之言，似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刘七山冷笑一声接口道：“当然有呀！只要由你掌门人率领少林寺所有和尚从今归顺万毒宫主，受其指挥，少林寺从今在武林除名……”

慧云大师含怒道：“如依施主这样说，嵩山少林寺不是完全毁掉了吗？”

刘七山阴森森地一阵长笑道：“除了此途，只有任老夫杀光，放一把火烧了这个鸟寺！”

这时慧、净、空、真四代高手，听了刘七山之言，无不气愤填胸，纷纷要求掌门人下令和他一拼，一时大殿之内，响起一片嗡嗡之声。

慧云大师右手高举，宏声道：“各位师弟暂时冷静下来，事关我们少林寺的存亡，不能意气用事。”

他手指刘七山，冷冷地说：“刘施主，你不要过于狂妄，你曾听说过少林寺的罗汉阵，一旦摆下之后，能发挥多大威力，老衲下令在寺外摆下罗汉阵，你们三人自信能够闯得出去么？”

站在大殿门口的萨喀班林，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突然接口道：“少林寺的罗汉阵，好比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老衲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底下。”

刘七山这时豪气更盛，原先他还有点顾忌罗汉阵，及闻萨喀班林一说，更加狂傲，大喝一声：“秃贼们！你们再不出未，老夫便要放火烧你们的鸟殿了。”

慧云大师根本没有理会刘七山喊喝之声，他目光注视萨喀班林，沉声问道：“见大师也是佛门子弟，不知是何宝刹？为何助纣为虐？”

萨喀班林恻恻地一笑，答道：“老衲乃西域活佛，特地东来，向少林寺

讨教。”

慧云大师奇道：“本寺与你们佛教徒，素无恩怨，为何找上门来，结下冤仇，老衲愿我佛门子弟，互相爱护，大师还是请速离此地吧！”

萨喀班林冷哼一声道：“老衲早已与万毒宫主合作，扫清武林，共分天下……”

慧云大师面色陡变，回顾左右各师弟，道：“速在殿外摆下罗汉阵，这三人一定留他们不得。”

少林寺大雄宝殿的少林弟子，一时衣袂飘动，他们均纷纷出大殿之外，片刻工夫，便已摆下名满江湖的罗汉阵。

慧云大师立于阵外，面色凝重，合什沉声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一次杀戒了！”

他祈祷完毕之后，手指刘七山等三人，大喝道：“刘施主，你们敢闯本寺的罗汉大阵么？”慧云大师内力修为深厚，喝喊之声，恍如空中焦雷，入耳心悸。

萨喀班林长笑一声道：“区区的罗汉阵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说罢，身形一晃，便飘然闪入阵中。刘七山、空空教主，也随着萨喀班林之后，闪入阵中。

慧云大师见三人入阵，低叹道：“在劫难逃，这是天意！”

他手中的掌门旗一挥动，罗汉阵便立即发动起来。

萨喀班林等三人冲入阵中之后，放目向阵中一看，只见阵中的门户重重叠叠，杀气腾腾，阴风惨惨。

刘七山走在萨喀班林的身后，低声道：“久闻少林寺的罗汉阵，威力如长江之水，发动起来，势不可当，大师需要小心。”

萨喀班林笑道：“他们威力很大，老衲自有方法对付他们，此阵不可力敌……”

言犹未了，罗汉阵已经发动起来，宛如江海之浪，一波接一波，向三人冲来，威力的确惊人得很！

刘七山大喝一声，对第一批冲来的九个和尚，推出一掌，那九个和尚也联手发出一拳。

两股劲力碰在一起，阵内发出一阵焦雷似的巨响，刘七山向后暴退了五步，才稳住身形。

那九个和尚袈裟上之环佩，一阵响动，便飘然而过。紧接着第二批九个和尚又攻了上来。

空空教主暴喝一声，攻出两掌。

掌风与那九个和尚联手攻来的掌风一相接，立即判出优劣来。

空空教主虽未栽倒下去，但却被震得体内气血翻腾，头摇了几摇，才稳住马桩。

罗汉阵中的少林僧侣，一个个抱着悲愤的心情，咬牙切齿，全力施为，所以阵式之中，对他们三人压力越来越强。

萨喀班林带刘七山、空空教主冲入生门，停在门口，萨喀班林忽然止步，口中响起阴森森刺耳的怪笑之声。

刘七山奇道：“大师为何停止不走？”

萨喀班林阴森地一笑道：“老衲要破少林的罗汉阵，易如反掌。只不过，老衲不能白白地为你们破了……”说着，又是一阵怪笑。

刘七山是何等人物，他已看出萨喀班林的企图，于是忙问道：“大师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好了，在下能力所及，一定办到。”

萨喀班林冷笑道：“老衲这番东来，主要是征服中原武林，在中原称霸……”

刘七山点头道：“大师志在四海，雄图壮志，可佩！可佩！”

萨喀班林继续道：“可是，想不到来到中原之后，碰到不少高手，使我计划……”他顿了一下又道：“但是，目前老衲有一条妙计……”

刘七山笑道：“什么妙计，愿洗耳恭听。”

萨喀班林双目如电，沉声叫道：“刘七山、空空教主，你们看着我！”突然恍似命令口吻，刘七山、空空教主情不自禁地双目与萨喀班林目光接触。

就在二人接触的一瞬间，二人恍似魂魄出窍似的，心中毫无主宰，登时两人功力都已消失。

刘七山忙闭目喝道：“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萨喀班林哈哈大笑道：“老衲要你二人吃下这两颗药丸，然后我恢复你的原状，告诉你们老衲的计划。”

二人好似很听指挥似的，张口服了萨喀班林的药丸。

萨喀班林然后在二人脑后一拍，口中念念有词，二人顿时清醒过来。

萨喀班林得意地大笑道：“你们二人已服下老衲定期迷魂药，必须三个月之内，服下老衲一颗解药，才能活命，否则便迷失本性，疯狂而死……”

二人听了一怔！

他嘿嘿地笑了几声，又道：“老衲要刘施主执行的计划，在万毒宫主没有到华山消灭中原武林英雄之前，设法使她服下老衲这两颗药丸。”

说着，从怀中取出两颗药丸交给刘七山。

刘七山浓眉一皱，问道：“宫主服了这两颗药丸也会迷失本性，受你控制么？”

萨喀班林哈哈大笑，拍了刘七山一下肩膀，道：“刘施主你真聪明。”

他收敛笑声，又道：“老衲利用万毒宫主绝世的武功，消灭征服中原武林，然后老衲控制她，不是可以称霸中原吗？”

空空教摇摇头道：“以大师勾魂大法，可以直接给万毒宫主服下这两颗药，何必在我们面前打这个主意呢？”

萨喀班林冷笑道：“目前万毒宫主功力高绝，勾魂大法对她根本无效，而且无法接近她，故只有利用刘七山以堂主身份，常常接近她，在不知不觉间给她服下，计划便成功了。”

二人闻言，面色俱变。

就在这时，罗汉阵中一批僧侣拥了过来。

原来，萨喀班林等三人来到阵中“生门”，所以罗汉阵中的僧侣，一时已不见了他们三人，萨喀班林利用这短暂的时间，以遂行他的计划。等慧云大师发觉他们三人躲在“生门”时，罗汉阵中又发动起来了。

萨喀班林忙道：“二位坐下，罗汉阵中的僧侣，全部由老衲一人来对付，叫他们一人不留！”

他睁目望着拥来的九个僧人，大声喝道：“你们看看我的一双眼睛！”

那拥来的九个和尚情不自禁地向萨喀班林两只眼睛望去。

刹时之间，他们恍似魂魄出窍，木然地站着不动了。

萨喀班林，从背上“唰”地一声，抽出双剑，手中一挥，顿时九个和尚

的头，便滚了下来。

那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刘七山，见了萨喀班林这等残忍手段，也不禁动容。

这时第二批和尚，又拥了过来，萨喀班林如法又把他们杀了。

紧接着第三批，第四批……

一时之间，阵中血流成河，尸首堆积似山……

慧云大师见状，手中的掌门旗突然一收，仰面长叹一声道：“罢了！在劫难逃！老衲有何面目见历代师祖在天之灵！”

言讫，便飞奔大雄宝殿自尽，突然，空中传来一阵梵音

那梵音似有一种奇异的力量，竟吸住慧云大师，停步不前，心灰意冷的心情，忽然泛起一股求生的力量！

阵中这时一片沉寂，那萨喀班林等三人本来是向慧云大师追来的，可是听了那阵梵音之后，也倏然停步，面色一变。

萨喀班林惶惶问道：“是哪里传来的梵音，如何使人心浮？”

刘七山面色如纸，奇道：“在下也是一样，听到那梵音，如千斤重锤击心，简直走路的气力都没有了。”

慧云大师不断点头道：“梵音心唱，一点不错，是佛门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力，可免这次浩劫了……”

言犹未了，空际突然闪下来一条人影，眨眼之间，便到了萨喀班林等众人之前。

第五十九章 狭路巧逢

那条人影眨眼之间，便已闪到场中，慧云大师定神一看，只见是一个年纪很老的尼姑，着黄色袈裟，手捧木鱼，神态安详。

慧云大师忙合什一礼道：“师太光临敝寺，老衲欢迎，不知师太居住宝刹？法号可否见告？”

那年老尼姑淡淡一笑，忙答道：“贫尼万了，云游天下，以四海为寺，适才经过此地，闻杀声震天，惨呼不绝于耳，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故冒昧上贵寺来看个明白。”

慧云大师叹道：“敝寺遭逢浩劫，弟子死伤垒垒，教毁人亡在即，师太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万了尼姑微微一笑，道：“大师不打紧的，不过贫尼迟来一步，以致贵寺遭此浩劫，这可能是天意吧！”万了尼姑说话神态安详自然，对眼前的萨喀班林、刘七山、空空教主三人，连看也不看一眼。

萨喀班林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声道：“贼尼婆，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出此大言？”

万了尼姑一双神目，扫了萨喀班林一眼，萨喀班林只觉得尼姑双目睁合之间，精光闪闪，有一种无形的威力，慑人心魂，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万了尼姑看了萨喀班林一眼之后，浅浅一笑道：“贫尼不敢说有多大能耐。不过出家人慈悲为怀，不能见死不救……”

……”

刘七山厉喝一声道：“贼尼婆，老夫要毁少林寺，你能救得了吗？”

万了尼姑忙沉声念了一声佛号道：“施主罪孽！罪孽！少林寺自达摩设教以来，已有数百年之久，少林历代掌门，寺中弟子，均对武林贡献卓矩，向以领袖武林，消弭魔劫，功莫大恶，施主切不可毁寺灭教，否则必遭天谴……”

刘七山为人狂傲，他没有等万了尼姑说完，便怒叱道：“放屁！方今天下英雄，谁不服从血潭万毒宫主；一个区区的少林寺，又算得了什么呢？”

万了尼姑冷笑道：“施主也太目空一切了，须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一个万毒宫主，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刘七山暴喝道：“贼尼住嘴！你竟敢藐视宫主，罪该万死！听你的言词口气，想必身怀绝学，老夫想讨教一番！”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道：“施主要和贫尼动手么？可惜贫尼自遁入空门之后，便不愿意和人家较量，这样吧，贫尼先诵一遍佛经给你听，消消施主的火气如何？”

说着，便盘坐地上，手敲木鱼，口中开始念着梵音。

萨喀班林面色略变，大喝一声道：“贼尼住嘴，抬头看看我！”

喝声恍似空中焦雷之声，震得耳中嗡嗡作响。

万了尼姑停念佛经，面色一整，道：“魔扰佛，佛必施无边法力以降魔！施主的‘勾魂大法’，对贫尼来说，毫无作用，劝你速逃命吧！”

慧云大师站在一旁，忙插口道：“师太决不能放走这魔头，老衲并不是一定要求师太为敝寺报仇，而是为天下武林除害。”

萨喀班林见对方一口道出他的法术，心中也不觉一怔。

但是他何等老练，惊悸之色，在面上一闪即逝，口中嘿嘿几声道：“贼

尼婆既然知道老夫法术，敢抬头看老夫一眼么？”

万了尼姑哂笑道：“有什么不敢？”她口诵佛经，心如明镜，抬起头来，双目精光闪闪，注视了萨喀班林一眼，然后缓缓闭上双目。

萨喀班林目光与万了尼姑一接触，心中更加吃了一惊，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如数月前败在无名大师手中时一样，勾魂大法，无法施展出来。

怒火从他心中燃起，厉喝一声，伸臂五指如钩，向万了尼姑头上抓去。

万了尼姑不闪不避，等他抓到快到头上三寸距离时，她黄色的大袖往上一拂，一股排山倒海的劲力，向萨喀班林反击回去。

萨喀班林大惊失色，连忙撤招变招，双掌同时推出……

两股强烈无比的劲力，反撞回去。

空中登时响起焦雷似的声音，万了尼姑，手中木鱼，微微一挥动，便把萨喀班林攻出的两掌化解了。

万了尼姑哈哈大笑道：“老秃驴，你以为中原没有能人了么？有种再攻几招，否则，你便没有机会了。”

萨喀班林冷笑道：“贼尼婆，你怎会认出老衲不是中土人氏？”

万了尼姑又是一阵大笑道：“笨秃驴！中原的出家人，哪里肯学那些邪门，只有番邦才有你这样的活宝。”

萨喀班林浓眉一皱，问道：“你刚才用什么方法破了老衲的勾魂大法？”

万了尼姑笑道：“你老秃驴多笨！人家破你的勾魂大法，还会告诉你吗？不过贫尼可以告诉你，心正不怕邪，贫尼心如明镜，一尘不染，当然不为外物所诱，你那种鬼魅技俩，也就无法施展了。”

萨喀班林摇头道：“你这是骗三岁孩子的话，老衲的勾魂大法，百施百应，决不是你可以抗拒的，你如果不相信，再看老衲一眼。”

这家伙老奸巨猾，善攻心计，他是趁与万了尼姑说话分心之际，骤然施下了勾魂法力。

万了尼姑果然上当，情不自禁地抬头望了萨喀班林一眼。

登时，她心中气血一阵翻腾，万了尼姑忙闭目调息，口诵佛经，心立即静了下来。过了片刻，才算抑制住浮荡的心情。

就在这片刻，萨喀班林趁她无法出手抵御之际，双掌向她推去。

眼看万了尼姑便要丧生在他的掌下时，忽然一声沉叱道：“大师千万不可趁人之危，这样有失风度！”

一股强烈的劲风，从侧面打入，托起萨喀班林推去的掌风。

萨喀班林怔了一下，定神一看，原来是慧云大师发出的掌风，他不禁大怒，叱道：“老秃驴，你死在眼前，还要插手管别人的事，可恨！”

双掌闪电般的击出，连续向慧云大师攻出五掌。

他这五掌快速无比，一气呵成。

可是慧云大师，也非泛泛之辈，他宽大的袍袖一阵拂动，竟一一以化解了。

萨喀班林见慧云大师武功也不弱，狂傲之色，已减去大半，当下向刘七山、空空教主二人丢了一个眼色。

二人会意，撤出身上的兵刃，围攻过来。

空空教主施剑，刘七山使笔，二人左右展开，向慧云大师夹攻而去。

慧云大师处三面受敌之下，毫无惧色，当下朗声念了一声佛号道：“阿

弥陀佛，施主三人攻打一人，不是有失江湖上打斗的规矩么？”

刘七山哈哈大笑，接口道：“贼和尚，你们罗汉阵中，九人攻一，那就不违背打斗的常规么？”

慧云大师道：“那是一种阵式，我少林饮誉江湖数百年，从来没有对人群殴的事。”

萨喀班林纵声一阵大笑道：“今日要毁了你这个鸟寺。‘少林’二字，永远在武林中除名！”笑声阴森，使人不寒而栗！

慧云大师大怒，拼力抢攻，对方三人见十招过后，都没有击倒对方，也不禁怒火冲天，手中劲力加强，一招比一招凌厉。

可是，他们三人一时却忽略了有一个万了尼姑尚在一旁闭目调息。

二十招过后，慧云大师搏斗得额上汗粒如颗，口中气喘吁吁，手中招式，也渐渐缓慢下来。

刘七山冷笑道：“贼和尚，你再难走出三招了，还是早点认命吧！”

慧云大师心中暗暗一叹道：“想不到今日少林寺果然教毁人亡，饮誉武林数百年之久的少林寺，就此毁于一旦，这难道是天意么？”

叹声未落，突闻萨喀班林大喝一声道：“慧云老秃贼，你认得这一招拳式么？”

慧云大师抬头一看，只见萨喀班林右手握拳，高高举起，并且忽然感觉有一股火热般的劲风，向他袭来。

他微微一叹道：“金刚神拳！”

他顿了一下，又道：“这是敝寺百年前失传的绝招之一，那本秘帖，被你们番僧偷去了。”萨喀班林被说得面红耳赤，喝道：“放屁！这是本活佛独创的神拳，你怎么以一掌门身份乱说呢？”

他拳头晃了一下，得意地一阵长笑，又道：“你知道这一拳打下去，能发挥多大的威力？”

慧云大师不屑地一笑道：“老衲虽然技艺不精，但还不在于番僧这一拳，你尽管施为好了。”他此刻虽然精疲力竭，但他仍不失一代宗师身份，面色表情非常泰然。

萨喀班林拳头一挥，便向慧云大师头上击去！

暮在此刻，突然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劲风到。

萨喀班林忙收拳向后暴退，惶呼道：“无影神功！”

忽听一声沉喝道：“番僧你说得不差，贫尼出家人，本来不想用此绝招来对付你的，可是，你的恶性太大，贫尼今日只有开一次杀戒了！”

原来是万了尼姑，发出这一招，登时四周充满了罡气，树木无风籁籁作响，屋宇动摇，山岳震动……

万了尼姑手中劲力又加了二成，四周更加如海啸袭至，他们都立桩不稳，跌坐地上，龇牙咧嘴，面色苍白……

萨喀班林被劲力袭栽三丈开外，脑汁四溢，惨死当场。

劲风持续约一盏茶光景才停止下来。

刘七山、空空教主二人定了一下神。互相望了一下脸色，拔腿想逃，万了尼姑身形一闪，便挡在二人的去路，沉声喝道：“两位施主在罗汉阵中伤了少林寺许多大师，这笔血债怎么个算法？”

刘七山面色大变，默不作声，空空教主面色一整道：“在下等二人在阵中并未出手伤人，这是慧云大师亲眼所睹的事，少林那些和尚，完全是萨喀

班林杀的。”

这时慧云大师也走了过来，站在一旁。

万了尼姑叱道：“空空教主你少废话，贫尼且问你，如果今日贫尼不赶来，你们是否会放过慧云大师？”

她这句话问得空空教主哑口无言。

慧云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佛家讲求大慈大悲，能饶人时且饶人！师太，老衲拙见，就饶了他二人吧！”

万了尼姑冷哼一声道：“看在慧云大师面上，今天饶了二位狗命，但是，你二人恶性大深，各断一臂一腿，速滚吧！”

刘七山与空空教主互看了一眼，他平素狂傲，岂忍得住这等侮辱，不觉勃然大怒，冷笑道：“贼尼婆，你不要自恃一点子武功欺人，要晓得我刘某是不好惹的。”

万了尼姑冷冷地接口道：“留你一条活命还不服气么？”

刘七山大喝一声道：“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空空教主咱们上！”

他贯功于双臂这上，双掌同时推出！

要知道，刘七山既为血潭堂主，功力也非泛泛之辈，双掌同时推出、已用了九成真力。

在这同时，空空教主也打出一拳。

几股劲力同时向万了尼姑攻到。

万了尼姑面色很平静，毫无惊诧之色，双袖仅大拂一阵，便把二人攻来的劲力化解了。

慧云大师站在一旁，眨眨眼睛，他没有看清对方用的什么手法，便把二人劲力化解，心中起了一阵诧异，心想：“这老尼姑从未出现过江湖，与少林更谈不上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赶来助拳？她的武功高深莫测，她到底是谁？……”

刘七山见攻去的一招，竟被对方轻描淡写地便解化了，不禁一怔！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道：“刘七山，你还想再施为吗？不妨再施出你的看家本领来，让贫尼见识！见识！”

刘七山被讥得满面通红，怒火陡起，纵声大笑道：“我刘某今夜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饶你这个贼尼！”

“唰”地一声，文昌笔抽了出来，一笔在手，立即向万了尼姑面上点来，眨眼之间，攻出五招。

一时之间，笔芒点点，劲力充塞四周圆五尺之内，锐厉的呼啸之声，宛如巨浪袭至。

万了尼姑点头淡淡一笑，道：“刘七山你的笔下功夫，果然还有两手，不过贫尼今日先要毁了你这支染满了血腥的笔，然后……”

她话音未落，身形一闪而上，长臂一探，便向刘七山右手握的笔上抓去。

刘七山只觉得眼前一花，右手虎口一麻，文昌笔便不翼而飞了，他大惊失色，定神一看，文昌笔已到了万了尼姑手中。

万了尼姑手中、食指一夹，“咔嚓”一声，文昌笔便折为两段，顺手一扔，便向刘七山面上闪电似的射去。

刘七山忙打出一股劲风，将断笔头击落，口中大喝一声，向万了尼姑欺身而上，连续攻出五掌，踢了三腿。

空空教主在这同时，也抽出长剑，联手而上，对万了尼姑展开抢攻。

一时之间，掌风如涛，剑光闪闪，腿影如山，把万了尼姑紧紧包围在中央，看不出她的身形来。

站在一旁的慧云大师，这时替万了尼姑捏了一把冷汗，心忖道：“这二人功力均不弱，倘若万了尼姑万一失手，对她这个无辜介入这场是非的过路人，真有点过意不去。”

他几次想出手，但转念想道：“未得这老尼姑许可，而贸然出手，总是不妥……”

慧云大师心中焦急万分，蓦然间，见空空教主手中寒光一敛，空空教主暴退五六步，一屁股跌坐地上。

刘乜山在这同时，惨叫一声，摔到一丈开外，栽个四脚朝天，半天爬不起来。

敢情是他内部已受了严重的内伤，气息奄奄了。

万了尼姑缓缓地向刘乜山走去道：“恶徒，还不自行断一腿一臂快滚吗！在这里等死么？”

刘乜山长叹一声，道：“刘某今日算是栽到家了，还有何面目见万毒宫主？”他自知内伤已重，难以苟活，于是自击天灵而死。

空空教主却趁此时万了尼姑未注意便向后面溜走了。

万了尼姑对慧云大师笑道：“这刘乜山恶贯满盈死了罪有应得！”

慧云大师也笑道：“这厮一生作恶多端，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未报，只是时候来到。”

万了尼姑转身一看，只见空空教主已经溜走了，不觉笑道：“那空空教主已经溜走，下次碰到他决难饶他。”

慧云大师见三个强敌，两死一逃，均已了结，于是对万了尼姑一礼，道：“敝寺今日尚能苟存，历代师祖所留基业没有完全毁去，乃归功于师太帮助之力，请大驾光临敝寺大雄宝殿，设宴为师太庆功！”

万了尼姑淡淡一笑道：“大师不必客气，出家人以救人为宗旨，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何劳挂齿？”

慧云大师笑道：“如果不肯入寺小憩，请示贵刹地址，老衲日后专程率弟子略备薄礼，以酬今日师太救命之恩。”

万了尼姑摇头笑道：“贫尼云游四海，没有固定住址，大师一番盛情，贫尼心领了，适才路过嵩山，山脚下还有贫尼三个故人在等候，贫尼不便久停，就此告辞了。”

慧云大师忙躬身双手合什，恭送万了尼姑下山。

且说刚才溜走的空空教主，展开轻功，奔出少林寺之后，便沿大道下山，他虽然惊魂未定，如丧家之犬，可是功力并未消失，故身形似烟，往嵩山脚下奔去。

眨眼之间，便已下了嵩山，来到山麓。

暮然间，他见道旁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和一个身穿百绽大褂老叫化子，另处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

他仔细一瞧那三人，除了那个黑衣少女不认识之外，其余两个老者，一个是“五湖虱仙”朱冠武，另一个则是“四海义乞”曾国麟。

空空教主一见这两个难缠的老怪物，心中微微一怔！

他正想躲身时，突见朱冠武和那个“四海义乞”曾老叫化子面色苍白，全身都在发颤。

旁边那个黑衣少女更是面色如土，身靠一株大树的树干，好似身染重病。

空空教主目光是何等锐厉，他见了三个人这等模样，心中不觉一动。

他忙隐身在树林中，再仔细细看去，才发觉那三人都是身中剧毒，毒性已经发作，空空教主目睹此状，浓眉一皱，心想：“这两个老怪物，也是中原难缠的人物，况且以前在‘云幻山庄’尚与自己有过一段仇恨，今日狭路相逢，他们都身中剧毒，不如趁机把他们除掉……”

心忖至此，面上杀机顿露，口中响起阴森森的长笑，自林内走出。

“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云仙姑娘原来在此等候潘贞，因为潘贞带领他们三人去青海九毒山找“毒仙婆婆”疗毒，途经嵩山，闻山上喊杀连天，潘贞乃乔装尼姑，去少林寺，要他们三人在此等候。

他们等了许久，体内毒性又慢慢发作起来，正在这时，忽听林中发出阴森森的长笑之声，三人闻了同时一怔。

“四海义乞”抬头一看，只见林中走出来一个蓬头垢面满身尘土混合血迹的人，不禁大吃一惊，正欲发问，忽听空空教主冷笑之声一敛，沉声喝道：“老叫化子，你们还记得从前在‘云幻山庄’，一段仇恨么？”

“四海义乞”这时才看清是空空教主，不觉暗暗叫苦，但他仍不失一个有修为的豪侠，惊悸之色，在面上一扫即逝，故作惊讶道：“教主受伤了，需不需要……”空空教主冷笑道：“老叫化子，你不要假慈悲，本教主并没有负什么伤，你们身中剧毒，功力已经全失，还有力量……。”

“五湖虱仙”冷哼一声，打断空空教主的话，喝道：“我们功力失去了又怎么样？”

空空教主嘿嘿几声，道：“在‘云幻山庄’那一段未了之恨，今日连本带利索回！”

“四海义乞”鄙夷地一笑道：“君子报仇三年，阁下乘人之危，算不得英雄好汉，像你这副狼狈像，逃命之犬，就是报了那一次仇恨，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空空教主纵声大笑道：“败于彼而胜于此，也算是一桩开心的事；人家打了老夫几掌，算得什么，现在老夫要向你们二人身上攻上几掌，不是连本带利一齐索回来了吗？哈……哈哈……”

他在狂笑声中，一步步向二人走近。

走到“五湖虱仙”面前不到五步距离时，他那双淫眼，忽然盯住云仙姑娘身上，笑声一敛，嘻嘻几声道：“想不到这里还坐着一个大美人，难得！难得！姑娘不用怕，老夫不会伤害你，不过等一会你尝尝本教主玩的功夫，是不是比……”

云仙姑娘厉声叱道：“恶徒闭住你的脏嘴！云幻山庄本姑娘手下留情，没有宰掉你这恶徒，太便宜你了！”

空空教主“哦”了一声，冷笑道：“原来那一次毁了云幻山庄，还有姑娘一份，怨老夫眼拙，等一会……”

“五湖虱仙”大虽道：“恶徒，人家姑娘重病在身，你不要缺德，亏心事做不得的。”

空空教主又复狂笑道：“虱子老鬼你还替她求情么？老夫偏要先干给你们看！”

他走到云仙姑娘面前，叱道：“贱婢还不自行动手脱去衣服，等老夫揍你一顿再说么？”

云仙姑娘怒叱道：“恶徒，你的淫恶罪孽，总有一天不得好报的，今日本姑娘不幸身中剧毒，功力已失，只有一死而已。”

言讫，跃身而起，头向面前五丈远的一蹲巨石上撞去！

空空教主一弹身便抓住她的身子，可怜云仙姑娘因功力已失，身法哪有空空教主来得快，竟像老鹰抓小鸡似的，硬生生地被空空教主抓了回来。

这时的空空教主，兽性大发，一双淫眼盯住云仙身上，欲火上升淫心已动，忙点了云仙姑娘的穴道，把她放在地上。

狰狞地一阵怪笑，向“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二人走去。

“四海义乞”睁目大喝道：“空空教主，你不要乘我等之危，我们还有一个武功高绝的人，去少林寺一下就会回来，那时……”

空空教主闻言面色一变，忙问道：“是不是一个尼姑？”

“四海义乞”点头道，“说得不错，我老叫化劝你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性命难保。”“四海义乞”是想借此来吓一吓空空教主，其实，他无法肯定潘贞何时才会回来。

空空教主哈哈大笑道：“那年老尼姑，目前正与刘堂主打得难分难解，胜负未分，在一个时辰之内，没有法子赶回来，到那时，你们恐怕都赶到丰都城了。”

“四海义乞”面色微微一变，叱道：“我们二人已登古稀之年，生死早已淡忘了，只要你不要失去人性，勿对那有病的姑娘施以非礼。”

空空教主笑道：“天上掉下的一块大肥肉还不吃么？老叫化子别着急，让你在死以前，饱一饱眼福。”

说着，出手如电，点了二人周身大要穴。

“五湖虱仙”闭目一叹，道：“云仙姑娘的遭遇也实在太惨了。”

“四海义乞”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潘贞姑娘想去救人，结果自己人反没有顾到，真是舍本而逐末……”

空空教主素以淫恶成名武林，此刻他虽是狼狈而来，但，邪淫之念仍然未除，口中响起一阵阴森得意的狞笑之声，一步步向云仙姑娘走近……

云仙姑娘穴道被制，行动不得，但怒目暴叱道：“恶徒。你想干什么？”

空空教主嘻嘻哈哈道：“本教主要和你来快活一阵子……”

云仙姑娘厉声怒道：“恶徒你敢！”

空空教主冷笑道：“玩一个女子，还不是家常便饭，有什么敢不敢？”

他已走近云仙姑娘，伸手一把撕开她的衣服，把她脱得一丝不挂。

云仙穴道被制住，身手不能动弹，任他动作，不过她怒叱暴喝，凄厉之声，数里可闻。

空空教主冷笑道，“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还是认命吧！”

他转身自行解衣宽带，脱得也是一丝不挂，把衣服挂在树枝上，转身正欲向云仙姑娘时，忽然不见了云仙姑娘。

他这一吃惊，非同小可，忙向四周打量，哪里有云仙姑娘影子？

空空教主心知有高人来到场中，忙从树枝上取下衣服，正想整衣穿裤时，突然他背后传来一声：“阿弥陀佛”！

这声佛号一念，吓得他魂不附体，头都不敢回，便向林中逃窜而去！

第六十章 九毒山上

空空教主正逃间，突又闻到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一声佛号。空空教王大惊失色，抬头一看，只见他面前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个面色肃穆、身着黄色袈裟的老尼姑，双目如电，向他射来。

当空空教主看清是在少林寺碰见过的万了老尼姑之后，不由吓得呆住了。

万了尼姑低声地道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恶性太深，留你终必贻祸武林……”

空空教主自知今日难免一死，一咬钢牙，欺身而上，双掌连续攻出。

万了尼姑袍袖一拂，便把空空教主攻来的掌风化解了。

空空教主大吼一声，左手一抖，一蓬银雨洒出……

万了尼姑面色大变，慌忙暴退，双手袍袖，一阵拂动，由于距离太近，而且空空教主又是猝然下手，所以万了尼姑感觉左臂微微一麻，竟中了对方的“响尾蛇九毒针”

空空教主仰面纵声狂笑道：“老夫的‘响尾蛇九毒针’，见血封喉，难活三个小时，贼尼婆，老夫今是如果活不成，你也是死定了，哈哈……哈……哈……”

万了尼姑面色凝重，忙闭住左臂穴道，心中怒火陡起，厉声道：“恶徒对贫尼如此骤下毒手，今日休想出嵩山一步！”

闪电似的欺身而上，猛力向空空教主攻去一掌。

这一掌乃是一种最霸道的绝招，掌风如涛，劲风呼啸，惨叫声中，空空教主人已被风卷起，摔到三丈开外，立即摔死当场！

万了尼姑击毙空空教主之后，转身走出林外，忙解开“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云仙姑娘等人的穴道，同时替云仙姑娘穿上衣服。

并且把少林寺惨遭浩劫的事说了一遍。

这时万了尼姑整个左臂都已麻木，不过穴道闭住，剧毒没有侵入大臂以上。

“四海义乞”见多识广，他知道万了尼姑中了“响尾蛇九毒针”之后，忙道：“这种暗器，其毒无比，如果不是你功力深厚，穴道闭住得快，毒针见血封喉，难活三个时辰。”

万了尼姑叹道：“现在我左臂已完全麻木，如果不及时治疗，恐怕要成残废。”

“四海义乞”仰首一皱眉道：“毒仙神婆还是有办法医治，不过此处距青海九毒山，迢迢数千里，一时无法赶到，恐怕万了尼姑（即潘贞乔装）苦笑笑道：“幸好我师父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几颗药丸，服一颗也许可以制压剧毒发作，我们星夜赶去青海九毒山。”

“四海义乞”笑道：“不妨试试看。”

潘贞脱去身上袈裟，恢复本来面目，服了一颗药丸，闭目调息一番。

莫约一盏茶工夫，潘贞感觉左臂剧痛减轻，笑道：“师父灵药，果有妙用，来，你们三人各服一颗吧！”

“四海义乞”三人各服了一颗，片刻之后，精神振作，云仙姑娘对潘贞盈盈一礼，道：“两番救命之恩，又蒙惠赐解毒之药，不知何以图报？”

潘贞笑道：“姑娘不必客气，如果论年龄，恐怕你比我大，今后以姐妹

称呼好了。”

四人一面谈笑，一面整装向青海九毒山而去。

在炎暑的六月天气，通往青海九毒山的山道上，正有着两个老者和两个少女冒暑挥汗而行。

那两个老者，一个是背插双锤，身穿百结大褂的老叫化子，另一个则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头子，这两个人正是名震中原的武林二奇，“四海义乞”和“五湖虱仙”。

那两个少女，便是云仙姑娘和潘贞姑娘。

这四人为了去九毒山找“毒仙婆婆”疗毒，所以不畏炎暑，星夜赶来此地。

他们计算七月十五日赶到华山九回峰，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他们急想把毒疗好，届时以助保坤一臂之力。

青海的九毒山，位于青海的“噶达素齐老山”附近，正是黄河发源处的顶端。山势雄伟，峰峦起伏，深处人迹罕至。

“四海义乞”等四人经绿树繁多，深入该山。

在这炎暑的季节，他们走入深山，凉风习习，犹有寒意，四人正行间，突闻几声怪啸自前面传来。

四人一听声音，心知有异，忙停下脚步，往前一看，暮

见丛林中，跃出一群大猩猩来。

那些猩猩一身黑毛，张牙舞爪，状极凶恶，见了他们四人，便“吱喳”一阵，朝他们扑来。

潘贞见了暗暗吃惊，她现在左臂因为中了空空教主的“响尾蛇九毒针”功力早已消失，只有右臂能动手，现在见扑来的至少有二十多只大猩猩，怎不使她吃惊？

“五湖虱仙”忙道：“潘姑娘快发掌，不能让他们接近，听人说过：青海深山的猩猩口中有毒，咬伤之后，见子不见午话声未落，有八九只大猩猩已经扑了上来。

潘贞右手一掌抡出，前面扑来的三只大猩猩，被掌风击得脑袋粉碎。

同时扑来的那六只大猩猩，似乎一阵惊惶的“吱喳”乱叫，都停步不扑了。可是，那一群猩猩虽然不敢再扑过来，密密麻麻都坐在四周，把潘贞等人围起来，不让他们通过。

“五湖虱仙”一皱眉道：“这些猩猩都被人训练过，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他们的主人就会前来。”

潘贞接口道：“我们宜速离此地，三位随我冲出去！”

她身形闪动，掌风如涛，向前扫去，又有几个猩猩截倒下去，这时其余猩猩都齐发出怪叫之声，同时扑来。

潘贞掌风扫起飞沙走石，那些猩猩都被迫得向后暴退。

她们四人已冲出猩猩包围圈外。

蓦然间，一声长啸，自远而来，空际突然闪下一道巨影，拦住潘贞的去路。

潘贞微吃一惊，放目望去，只见面前站了一个彪形大汉，那大汉赤膀赤足，仅穿一件短裤，年纪莫约二十多岁的青年，长得唇红齿白，虎背蜂腰，满面怒容，虎视眈眈。

他手中正拉弓持箭，作势欲射潘贞。

潘贞正想开口说话，忽听那青年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潘贞冷哼一声道：“我们的大名你还不配问！”

那青年目光一扫全场，见有七八只大猩猩都伤倒地上，其余那些大猩猩都向那青年“吱吱喳喳”叫了一阵，似乎在对他说什么，那青年好像极通兽语，听完那些猩猩“吱吱喳喳”的叫声之后，双目暴射煞光，手指那些死伤在地上的猩猩，大喝道：“是谁打伤这些大猩猩？”

潘贞冷冷地接口道：“是我，与你何干？”

那青年冷笑道：“你这小贼婆好大的胆子，敢伤老夫的爱物，速自行了断吧！免得老夫动手！”

潘贞冷笑道：“野兽伤人，我们为了自卫，难道还不应该打伤它们吗？恶徒如果不知好歹，强要出手，休怪本姑娘心狠手辣！”

那青年怒吼一声，手中的弓箭立刻引满待发，“嗖”的一声，一箭向潘贞面门射来。箭矢划空呼啸一声，力道奇大。闪电似的射到。

由于那青年距离潘贞极近，他射出来的箭矢，眨眼即到。

潘贞罗袖连忙一拂，一股劲力，便把射来的箭矢弹了回去。

那青年大吃一惊，讶然地伸手一抄，接住弹回去的箭矢，一时竟怔怔地望着潘贞，说不出话来。

他想不到眼前这位貌若仙子的女子，看似弱不禁风，内力如此雄厚。

潘贞面罩寒霜，冷哼一声道：“怎么不动手了？看你有多大本能？”

那青年被激得突发一股豪情，口中发出一声长啸，从箭囊中取出四支长箭，搭在弓上，突地“嗖嗖嗖”几声，四支箭矢，同时向潘贞射来。

潘贞见对方射出四支箭，开始并不在怠，但等那四支箭矢一离弦，便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那四支箭矢，射出之后，是从四个不同的部位，分左、右、上、下，向潘贞身上射来。

潘贞在惊讶中，连忙运气，身上的衣裙登时涨大起来，她罗袖迅速一阵拂动，射来的四支箭，纷纷击落在地上。

不过她身上也出了一阵冷汗。

那青年大惊失色，他没有看清对方用什么方法把四支箭同时击落的，他想眼前这位女子，武功比他高出许多。

登时一脸狂傲之色，全然扫尽，一时竟愣愣地望着潘贞。

这时“五湖虱仙”突然干咳一声道：“少侠身手不凡，射箭之技，更是出神，想必出自高人门下，不知令师大名，可否见告？”

原来，“五湖虱仙”站在一旁，见那青年两番发箭，内力修为均不错，而且射箭技术，亦非庸俗，想必出自高人门下，若非潘贞武功高绝，谁又能接得起那射来的四箭，这样打下去，恐怕对自己四人不利，所以设法缓和他的敌意。

果然，那青年微露一丝笑容，道：“在下的师父乃是闻名宇内的‘毒仙婆婆’，你们打伤的这些猩猩，都是我师父豢养的心爱之物……”

潘贞闻言，忙插口道：“我并不知道这些猩猩是神婆的宠物，为了自卫，所以出手……”

言犹未了，一声怪啸，响自遥远的天际，顷刻之间，那啸声越来越近。

潘贞等人闻声面色陡变，那青年纵声大笑道：“我师父已经知道你们伤了她老人家的宠物，在盛怒之下，已派了许多毒物前来取你们的性命了。”

他转身撮唇吹出一声尖长的口哨之声。

突然间，森林中冲来一只巨大的“豪猪”来！

那只“豪猪”距潘贞约丈余远便停下身形，仰头口中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怪啸，身形做个弓式，身上的长毛里，便发出许多黑色尖利如小拇指粗的黑毛向潘贞四人身上射来。

潘贞等人大吃一惊，忙将罗袖一阵拂动，射到她身上的黑色长毛均被击落。

在这同时，连声惨叫，云仙姑娘，“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三人均身中黑色长毛，倒地惨嚎。

那青年仰面得意地长笑道：“你们中了这些黑色的长毛。不出三个时辰，便会万毒攻心而死……”

潘贞讶然问道：“那些射来的毛上都有剧毒么？”

那青年又复哈哈大笑道：“姑娘说得不错，那只豪猪，是在下师父豢养多年的毒物，全身是毒，它身上的长毛，射到人身上之后，除服在下师父的解药之外，鲜少有救的。”

潘贞一咬银牙，怒道：“你师父与我等素昧平生，为何要驱毒兽害我们呢？”

那青年冷笑道：“谁叫你们打伤她老人家的宠物？”

潘贞大怒道：“简直岂有此理，你去叫你的师父出来，咱们评评理！”

那青年晒然道：“我师父岂是随便见人的？你要见他，除非合乎她所订的入山规则！”

潘贞忙问道：“你师父有什么所订的入山规则？”

那青年面色一整，严肃地说道：“有三亲入山规则：第一、必须经得起山中毒蛇猛兽的袭击。第二、通过那些毒蛇猛兽的拦截之后，必须暂时自点穴道，废除身上的武功。第三、用黑布蒙眼，不准看进入我师父住地的路径，走进我师父静修洞中时，才准解开眼上的黑布，出来时也是一样。”

潘贞冷笑道：“第一条规则，与第三条规则，尚属合理。第二条规则，最不合理，试问，武功已经废除，穴道被制，不是束手被擒么？”

那青年笑道：“所以二十年来，便没有一个上九毒山能见到我师父的；姑娘，我劝你还是趁早下山回去吧”

潘贞仰首沉思一阵，道：“我们从迢迢数千里赶来此地，求‘毒仙婆婆’替我同来的几位武林朋友疗毒，不管是龙潭虎穴，山得要去闯一下！”

那青年面色微变道：“姑娘武功虽高，但九毒山到处都是毒禽猛兽，步步凶危，姑娘还是三思而行……”

潘贞笑道：“谢谢大侠的一番好意，你现在是否还要出手拦阻？”

那青年也笑道：“姑娘既是来九毒山找我师父医毒的，在下这一关不再刁难，姑娘请吧！”

那青年转身对那些猩猩和豪猪“咕噜”了一阵，那些毒兽竟都闪身让路，潘贞忙拔出“四海义乞”等三人身上的毒毛，用药将创口敷好，撕了几块衫布，把他们创口包扎，扶住他们出了猩猩的包围圈，向山顶上前进。

三人经潘贞用药敷包，痛苦已经减轻，缓缓向山上走去。他们走了莫约半个时辰，山势越来越陡险，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崎岖难行。

边走边问，“四海义乞”突然仰面大笑起来。

“五湖虱仙”侧过头去笑骂道：“你这个死老叫化子有什么值得这样大

笑的？”

“四海义乞”收敛笑容道：“老叫化子笑那小子夸下海口，说什么‘毒仙婆婆’要驱使许多毒禽猛兽来伤害进山的人，现在我们走了半个时辰，有什么毒禽猛兽，连一条影子也没有，蓦然，一阵怪叫，那声音惊天动地，由远而近，刹时间，似已来到眼前。

前面森林里冲出来一大群似狮非狮，似虎非虎的怪兽。

它们是狮头虎身，一身金黄色的长毛，体形比虎要大一倍，双目光芒闪闪，似又饥又渴，张牙舞爪，立即想攫人而噬。

潘贞等人见了骇然，他们惊得向后暴退，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那群怪兽，至少有十只以上，眨眼间，已有两只扑到潘贞面前，潘贞娇叱一声，右手一抡，一股狂飚扫出，当先扑来的两只怪兽，惨曝几声，被击得滚了一丈多远。在地上迅速爬起来，又扑了过来。

潘贞这一掌已用了十成真力，她感觉如击到败絮之上，心中更加惊骇，暗忖：“以自己的掌力，用足十成真力，可以碎石，为何击在那两只怪兽身上，它们竟没有受伤呢？”

正忖之间，除了那只怪兽，另外又有三只怪兽同时扑到。

潘贞发掌，把那五只怪兽逼退五尺开外。

那些怪兽似乎很怕潘贞的掌风，不敢接近潘贞，排坐在一丈开外的路旁，挡住潘贞等人的去路。

“四海义乞”见多识广，对潘贞道：“据老叫化所知，山海经上的记载，这些似虎非虎，像狮非狮的怪兽，乃系狮虎杂交后所产之物，力大无穷，全身只有双目和咽喉之处，最为脆弱，姑娘必须攻击它们要害之处，才能置它们于死地。

潘贞点头，闪电似的抱起三人，纵上一株大树之上。

她居高临下，折下几根树枝，运足功力于树枝上，一扬手便向一只怪兽的咽喉射去。

“嗖”的一声，树枝似剑，插入那只怪兽的咽喉里。立即听到那只怪兽沙哑地惨曝，在森林狂奔起来。

潘贞是何等手法，她在片刻之间，连续射伤那十只怪兽。

一时间，林中惨叫连天，怪兽狂噪，渐渐地，它们口中吐出一股黑烟，顷刻之间，黑烟弥漫着森林……

“四海义乞”忙道：“那些怪兽口中吐出来的黑烟，含有剧毒，我们赶快设法离开此地。”

潘贞见状，黛眉一皱，她已嗅到那黑烟果然含有剧毒，这时，那些怪兽，经过一阵挣扎，都倒地死去。

潘贞忙闭住穴道，挟起三人，飞上大树，迅速通过森林，一直向山顶奔去。

“四海义乞”、“五湖虬仙”、云仙姑娘三人因功力已失，在通过森林时，黑烟吸到体内，登时体内剧毒发作，口不能言，全身颤抖，四肢发黑，坐在地上已不能行走。

此刻，天色已经快暗下来，潘贞仰首向山顶望去，只见云雾缭绕，山势绵绵，高不可测。

潘贞心惊，忖道：“天色将黑，如果在日暮前赶不到‘毒仙婆婆’所居之地，这三条命便没有救了，这如何是好？”

她左臂受伤在空空教主“响尾蛇九毒针”上，早已失去功力，仅凭右手，无论如何，也带不走三个人。

她想如果把这三个人留在原地，附近没有居民，定会遭野兽伤害，她正在焦急间，突然听到怪异的响声，即刻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使她睁不开眼睛。

潘贞意识到又要出现一只怪物，忙揉揉眼睛凝目向四周望去，蓦地间，在她左前方有六道碧绿的光华向她射来。

紧接着，听到狂吼一声，一只巨大的怪兽，向她扑来！

那只巨大的怪兽，体积之大，约有三只老虎那样大，身体虽然庞大，但却非常灵巧，五六丈远的距离，一扑即到。

潘贞大感惊异，忙向侧面一闪，以潘贞轻功之高，在闪动中，几乎被那巨兽扑中。

潘贞定神一看，由于那巨兽就在眼前，看得清楚，竟吓得她魂不附体，忙向后暴退闪避。

原来，那巨兽，牛身、虎面三个、三条尾巴、黑毛，花纹，六只眼睛中，射出六道强烈的绿光。

这种奇兽，潘贞从来没有见过，骤然在这黑夜中出现，怎么不使潘贞惊骇？

那只巨大的怪兽一扑未中，口中发出怪啸一声，声震山岳，四周的树叶，震得簌簌作响，潘贞面色陡变，心忖：“这只巨兽，力大无比，如果与它搏斗，定会伤在它的爪下……”

那巨兽怪啸一声，便扭转身形，竖起三条尾巴，似三支戈矛，向潘贞胸前戳来！

潘贞衣袖一拂，身形往侧又是一闪，那巨兽这一戳便落了空，竟戳在一株碗口粗的树上。

“哧”的一声，那株树竟被戳了三个大洞。

潘贞暗叫一声：“好险！”她想：“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铁石也经不起它这一戳呀！”

她眼明手快，举手一掌，拍在那巨兽身上。

“劈啪”一声巨响，那巨兽仅身形晃了一晃，并没有受伤，它口中又发出怪啸一声，身形一掀，向潘贞攫来。

潘贞见用了十成真力，仅打得它身形晃了一下，更加大惊。

正在她惊愕之际，那巨兽掀滚了过来，她忙身形拔起两丈多高，落在一株两人合抱粗的树上。

那巨兽六道碧光向树上一扫，发现潘贞在树上，不禁大怒，狂吼一声，张开血盆似的正中央那张大嘴，向大树咬去，同时竖起两只前腿，向树干抓住一拉，“哗啦”一声巨响，那株大树便倒了下来。

潘贞身形拔起，又飞落在另外一株大树之上。

不过她此时心惊肉跳，惊骇眼前这只巨兽，力量之大，和兽性之凶残，罕见罕闻。

那巨兽见抓倒树木仍未攫到潘贞，更激起他凶残之性，它口中连发几声怪啸，身形跳了几跳，又向潘贞站的那株大树抓去。

这样一连抓倒几株大树，更加狂怒起来，不断地追逐着潘贞。

潘贞不时在换移树木，口中冷笑道：“看这条怪兽能有多大力气，这片大树林统统拔得倒吗？”

突然，她耳边响起蚊蝇似的声音道：“女娃儿你不要得意，等一会会有你好瞧的！”

潘贞惊然心惊，忙向四周一看，并没有半点人影，不禁骇然，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有一阵尖锐的哨音来，那只巨兽，侧耳一听，忽然扭转身形，向坐在地上的三人扑去。

潘贞大吃一惊，心想：“巨兽如果向他们三人出手，他们还有命吗？”

她身形一闪，便纵下树去，口中大喝一声、一招遥遥向那只巨兽击去。

那只巨兽恍似充耳未闻，连头也没有回，闪电似的向“四海义乞”等三人身上扑去。

潘贞大惊失色，石火般跃了过去，可是那只巨兽比她的动作还快，张开三张嘴巴，咬住三人，向山峰上跃去！

潘贞见状，吃惊不小，忙展开轻功，尾随追去，她毕竟轻功不弱，能在那巨兽狂奔中，保持视线以内的距离。

第六十一章 转祸为福

那只巨兽约奔了一盏热茶的工夫，便已奔上了九毒山的绝顶之上。

潘贞一直在后拼命追赶，突见巨兽在绝峰之上停下身形，潘贞大喝一声道：“畜牲，放下那三人！”

大喝声中，潘贞右手一扬，掌风又打了出去。

巨兽忽然竖起六只耳朵在听什么，当潘贞快要逼近它身后时，巨兽忽然踊身一跃，向绝顶峰上的后一座山崖下跳去。

潘贞赶到绝峰向下一看，只见一座山崖，约有百丈深，可是中间突出来一块大石头，约有五丈宽的面积，那块石头距离峰上约有七八丈高，绝崖之上，陡削异常，无处可以踏脚，纵下去容易，再飞上峰顶，极为困难。

那巨兽纵身下坠，正落在那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巨兽身形一闪，便没入巨石后面不见了。

潘贞忖道：“巨石后面，一定是一座洞，也许那‘毒仙婆婆’就住在这洞里。”

潘贞为了救人，毫不考虑地涌身一跃，便坠跃到那块突出的巨石之上。

放目望去，只见巨石的绝崖下面，深不见底，巨石后面。

果然是一座黑黝黝的崖洞。

潘贞犹豫了一下，向洞里走去。

洞里开始很黑，伸手难见五指，有一股阴森恐怖之感。

她略一闭目，再睁目望去，便能见到眼前景物，只见洞的入口很宽敞，不过非常潮湿，巨兽走的足痕，清晰可见。

潘贞循着那巨兽的足痕，迅速向前走去。

深入洞中莫约三十多丈远，向左一弯，突然开朗起来。

潘贞眼前一亮，只见前面非常宽阔，约有数十亩宽的大坪，坪里遍植许多奇怪的树草，每一株都发出浓厚的腥味。

潘贞仔细向那些树上瞧去，不禁骇然。

原来，那些树草茎上，不是缠有毒蛇，便有黑蚁毒虫之类的东西。

大坪的尽头，有三间草庐，草庐的前面，有一块大青石，青石上面，坐着一位青衣白发、年纪约七旬的老妪。

那青衣老妪，双目如电，口带微笑，正在欣赏刚才与潘贞搏斗的那三头六眼怪兽的舞姿。

原来，那只怪兽用口咬了“四海义乞”等三人纵身下崖进入洞中便把“四海义乞”等三人放在一旁，它自己则在青衣老妪面前跳起舞来。

它前脚时而竖起，身形忽而转动，有时张开三个嘴巴呵呵发出低啸之声。

潘贞心细如发，她没有去惊动那只巨兽跳舞，站在一旁观看。

说也奇怪，那青衣老妪并没有理会潘贞，好似没有看见潘贞进洞来似的，她一直面带笑容在欣赏那怪兽的舞姿。

潘贞暗忖道：“眼前这位青衣老妪，大概就是‘毒仙婆婆’，自己应该上前去拜见她……”潘贞正想移动身形，忽听那青衣老妪笑道：“大黑，你辛苦了，快去休息吧！那三个猪猡就算赏给你做点心吧！”

那怪兽似乎听得懂那青衣老妪的话，身形竟趴了下去，作拜叩状，连拜了三拜，便跃起来摇头摆尾，向“四海义乞”等三人走去。

潘贞见状大吃一惊，大喝一声道：“畜牲不得伤人！”大喝声中，她身

形一闪，便到了“四海义乞”等三人面前，怪兽刚好也到三人面前，潘贞掌风递出，竟把怪兽逼退五六步。

潘贞从地上火速抓起三人，突然听到一声心惊魄动的厉喝：“放下！”

潘贞情不自禁地，竟把三人放下，转身一看，只见那青衣老妪现出一副极难看冷漠的面孔，阴森地一笑道：“女娃儿好大的胆子，竟敢闯入这座‘天毒洞’，里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潘贞笑道：“老前辈是不是九毒山的毒仙神婆？晚辈从迢迢数千里外赶来此地……”潘贞的话没有说完，青衣老妪打断她的话，冷哼一声道：“你们想求我疗毒？别作梦！”

潘贞淡淡一笑道：“久闻老前辈为疗毒圣手，集天下毒物于此洞中，今听老前辈这么一说，不愿意替别人疗毒，一生所学不能发挥，终老洞里，晚辈为老前辈胸罗奇学而惋惜！”

毒仙神婆厉声叱道：“女娃儿住嘴！谁稀罕你惋惜，你怎么知道我就终老洞里，不出去发挥了么？”

这几句话说得潘贞哑口无言，潘贞黛眉一挑，想了一下，接口道：“老前辈如果愿大展经纶，奇学济世，应该有一番诚意，眼前见死不救，毒仙神婆之名，岂不是欺世盗名么？”

毒仙神婆怒喝道：“小女娃竟敢顶撞我老婆婆，叫你立即惨死当场！”

潘贞傲然道：“那倒也不一定！”

毒仙神婆惊讶道：“你能接得起我一招半式？”

潘贞浅浅一笑道：“老前辈一生研究疗毒，培养毒物，施放毒器，在这方面晚辈诚不及万一；如果说单在功力上作公平比试，晚辈不一定会输……”

毒仙神婆，双目如电，扫了潘贞一眼，哈哈大笑，打断潘贞的话道：“看你这个女娃不过二十岁左右，你就从娘胎里习武，也不过二十年，我老婆婆单在此洞修坐就已有二十年了，你能有多大……”

潘贞肃容，不等她说完便道：“人的际遇，各有不同，老前辈如果不信，我们赌上一赌如何？”

毒仙神婆笑道：“好吧，就出手，在一招如果不击毙你，我再在此洞面壁十年。”

潘贞冷笑道：“你面壁十年，与我何干，我们应该赌重一点，如果一招之内，我败了立刻以身喂你的大黑如何？”

毒仙神婆略一皱眉问道：“如果我一招不胜，也以身去喂大黑么？”

潘贞摇头笑道，“那倒不必，神婆把晚辈三个朋友的毒医好，准我们安全离开。”

毒仙神婆点头笑道：“好吧！女娃儿小心了，我要立刻发招了！”毒仙神婆缓缓从袍袖中伸出一双如鸟爪似的黑手，通臂连十指都是黑的，指甲至少有五寸多长，舒卷似鬼爪。毒仙神婆一双手刚刚伸出，正欲施为时，忽听潘贞大叫道：“老前辈且慢出手，晚辈不赌了。”

毒仙神婆面色一整，怒道：“女娃儿你竟敢戏弄我老婆婆，我要吃掉你！”

潘贞毫不在意地笑道：“一个失去武功的人，你就是吃了我，也不光荣呀！”

毒仙神婆冷嘿一声道：“女娃儿你少在老婆婆面前耍花枪，你失去武功，还能上得九毒山么？”

潘贞笑道：“当然不是完全失去了武功。”她伸出左臂，卷起衣袖，又

道：“你一生弄毒，该看得出来这只手臂中了什么毒针？”

毒仙神婆看了潘贞左臂一眼，略一皱眉道：“女娃儿既然中了‘响尾蛇九毒针’，为什么不早说明？”

潘贞道：“老前辈见了那三位中毒极深，气息奄奄的人还不肯救，晚辈说出何用。”

毒仙神婆冷笑道：“可是你要和我打赌，我就不相信你小小年纪，能接得起我这一招。”

潘贞哈哈大笑。

毒仙神婆怒叱道：“女娃儿你有什么好笑的？”

潘贞收敛笑容，庄容地说道：“如果我这只左臂不中毒，莫说是一招、就是十招，百招我也不一定会败落。”

潘贞已看出眼前这古怪老婆子的性格，只宜激不宜求，所以完全采用激将法。

毒仙神婆勃然人怒，道：“女娃儿，我老婆婆先把你的左臂剧毒医好，然后叫你败得心服口服，再吃掉你！”

潘贞摇头道：“我看老前辈还是不要把我的毒疗好，否则老前辈会后悔的。”

毒仙神婆冷冷地重哼一声道：“我不相信到时候你会逃得了，你越不要我疗毒，我非要帮你疗好不可！”

她转面大呼道：“大黄、大红，快来！”

草庐里突然跃出一只金黄鱼的大猿猴、一贝红色的大猩猩，走到毒仙神婆面前爬拜在石头上。

毒仙神婆吩咐道：“快去取我的药盒、刀子和火把来。”

那金色的猿猴和红色的猩猩似晓通人语，起身飞奔回草庐，没有好久，果然取出一个药盒、一柄锋利光亮闪闪的小刀和二个火把来。

毒仙神婆接过药盒和小刀，对潘贞道：“你先服下这颗红色药丸，昏迷五分钟，我便把你手臂那九根细如发毛的毒针取出。”

潘贞依言，服下一颗红色药丸，果然不到五分钟，便感觉头昏脑胀，一阵天旋地转，便已失去知觉。

毒仙神婆拿起刀，大黄举起火把，以奇快的手法割开她左手臂毒针入孔之处，迅速取出九枚毒针，然后用药敷包创口，前后不到五分钟便完成了。

毒仙神婆塞了一颗绿色药丸在潘贞口中，片刻时间，潘贞便悠悠地醒来，见手臂创口包好，略略运气，血脉已经畅通，功力已恢复十分之三。

潘贞忙盈盈一礼，谢道：“老前辈，疗毒大恩大德，晚辈永志不忘！”

毒仙神婆冷森森地接口道：“谁要你报恩，再等一会，你便死在我的掌下了，到阴司去报恩吧！”

潘贞闻言略略一怔，随即叹了一口气道：“老前辈真的要 and 晚辈比武么？其实说起来你也不会相信，晚辈一点子武功，比起我原来的三位朋友中任何一位，都差得远。”

她略一顿，凤目灵活的转动一下，又道：“可惜他们都身中剧毒，奄奄一息，如果以武功而论，老前辈恐怕斗不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位。”

毒仙神婆摇头道：“我不相信，二十年前，我到过中原，那时我并没有碰到过什么厉害的人物。”

“她向地上卧的三人扫了一眼，不屑地一笑继续道：“凭这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丑，老婆婆还没有瞧在眼里呢！”

潘贞聪明绝伦，心忖：“对付这种高傲的人，只宜再激下去。”她还是运用那套激将法，口中干咳了两声道：“老前辈不可小看了那三位，他们在中原还罕逢敌手呢！”

毒仙神婆晒然道，“既然是罕逢敌手，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一副死样子，女娃娃，你少在我老婆婆面前吹大牛吧！”

潘贞正色道：“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都被人暗算，这只能怪那种人太卑鄙，与他们三人武功高低有什么关系。”

毒仙神婆略为沉哦，道：“你又想与我赌上一赌是么？”

潘贞笑道：“晚辈倒没有一定要和老前辈一赌，不过，晚辈要告诉老前辈，应该要服老，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的武功的确比不上他们三人。”

毒仙神婆怒喝道：“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我要试试他们三人的功力！”

潘贞见机又激发几句话道：“如果老前辈真的把他们救好了，那时可不要怪我！”

毒仙神婆仰面大笑：道：“你们就是暂时被我把毒疗好了，还是出不了九毒山，我怕什么！囊中之物，你们能跑得了吗？”

潘贞冷笑一声，接口道：“那也不尽然，别先吹大牛！”

毒仙神婆面色一变道：“好好好，你说我是吹牛，等一会瞧吧。大黄、大红，把那三个死家伙抓放上来！”

大黄、大红闻言迅速把“四海义乞”等三人抓抱起来，平放在毒仙神婆面前。

大黄、大红双双举起火把，毒仙神婆看了三人身上一阵，冷笑道：“这三个家伙中了两种毒，一种是‘淫火蚀骨粉’，一种是豪猪身上的‘毒毛针’，论理，中了‘淫火蚀骨粉’，应该活不了这许多时间，她们可能服一种制服毒性的药丸，所以他们的性命才维持到今天。”

潘贞暗暗佩服这位古怪的老太婆，果然多识。

她点头答道：“老前辈说的很对，他们三人完全是遭人暗算，否则，没有人打过他们的。”

毒仙神婆仰首纵声大笑道：“我现在虽然救了你们，只是等一会，我要叫你们慢慢地惨死……”

语意森森，使潘贞听了，身子打了几个寒噤。

潘贞略一定神，问道：“我等与老前辈素昧平生，没有什么恩怨可言，为什么一定要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

毒仙神婆收敛笑容，冷冷道：“这二十年来，进入九毒山‘毒魔洞’的人，就没有一人出去的，你们四人岂能例外吗？”她边说边用手在她坐的青石板上一按，便听到轧轧之声响起。

她坐的青石板竟缓缓上升，毒仙神婆一指石板下，道：“女娃儿你看看石板下有多少白骨。”

潘贞低头一看，果然看见石板下白骨堆积如山，她心中一阵骇然，忖道：“这女魔头果然是杀人不眨眼，眼下情况，凶多吉少……”

毒仙神婆又伸手一按，那青石板忽然开始降落，等石板降落着实后，毒仙神婆口中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你们四人的遭遇可能比他们更惨，先不要得意。”

潘贞微微一笑，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她故意咳几声，接口道：“我已经说过了，等三位功力恢复之后，老前辈便要后悔，我看还是了却我们第一次打的赌吧，这三位反正已奄奄一息，你随意处置好了。”

毒仙神婆怒道：“我偏要医好他们，一来看看我的医术，二来看看我的武功。”

毒仙神婆从药盒里取了三颗乳白色的药丸，三人每人服了一颗，然后用刀取出三人身上的“毒毛针”，并用一种红药粉敷在创口上。

潘贞见毒仙神婆举刀割伤疗毒的动作，疾如电光石火，片刻工夫，三人的身上剧毒，均已清除，看得潘贞佩服不已。莫约过了一盏热茶的光景，三人身形一阵晃动，便醒过来了。

“四海义乞”首先挺身坐起，目光一扫毒仙神婆，哈哈大笑道：“我老叫化今夜欠了老神婆一番救命之恩，日后如何叫我效劳？”

毒仙神婆冷哼一声道：“准稀罕你效什么劳？”

这时云仙姑娘、“五湖虱仙”均已坐了起来。

云仙姑娘目光一接触毒仙神婆，自己运气一下，感觉功力已恢复五六成，不禁喜出望外，心想：“大概是这位老婆婆救了自己吧！”

她忙跪在石板上，拜了三拜，道：“谢谢老前辈救命之恩！”毒仙神婆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重重地哼了几声道：“你再磕头，等一会也逃不了一死！”

云仙姑娘如坠五里雾中，看见毒仙神婆这种言语态度，抽了一口凉气，忙站了起来，转身问潘贞道：“潘姑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二人见状，也同时一愣。潘贞笑道：“毒仙神婆老前辈等一会要杀死我们。”“五湖虱仙”冷笑一声，接口道：“既然救了我们，为什么又要杀害我们？难道她是疯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毒仙神婆冷笑道：“有什么不可能的？二十年来谁上九毒山回去过的？”

“五湖虱仙”微温道：“如此说，你要救活我们干吗？你难道真是疯人不成？”

毒仙神婆怒骂道：“放屁！谁是疯人？那女娃说你们三人武功高得不可一世，我老婆婆所以先救活你们，然后我们来较量武功，叫你们死得心服口服……”

“四海义乞”转身问潘贞道：“开始她不肯医治是不是？”潘贞点头道：“如今我们身上剧毒已除，还怕什么？莫说一个老太婆，就是万毒宫主来此，吾有何惧？”

毒仙神婆闻言皱眉好奇地问道：“万毒宫主是谁？天下竟还有第二个玩毒的女人么？”

“五湖虱仙”接口道：“万毒宫主并不是擅长用毒而成名，不过她的武功，放目四海之内，恐无出其右者，她今年七月十五日，要在华山九圆峰，召集武林大会，摆下英雄宴，企图歼灭武林高手，雄霸四海……”

毒仙神婆颇不相信似的道：“天下竟还有这等事，怎么我老婆婆一点也不知道呢？”

潘贞最会使用激将那套办法，她认为这种冷酷怪僻而且高傲的老太婆，越骂她，越是有效的方法。

于是，她冷笑道：“像你这样蛮荒会一点毒功的女人，还没有看在万毒宫主眼底，她怎么通知你……”

毒仙神婆暴喝道：“住嘴！你再出言不逊，我先宰掉你！”潘贞见其余三人都恢复功力，胆气益壮，哈哈大笑道：“只怕现在已经宰不了我了。”

毒仙神婆双目神光闪闪，扫了潘贞一眼，阴森森地说道：“女娃儿，你不要得意，在场的四位，联合出手，恐怕也接不起我一招。”

潘贞仰首望望天色，这时月华如水，四野静寂，潘贞忽然想起保坤，不知他在昆仑练习绝学，如今怎么样了？她急急想返回中原去会晤保坤，所以转面对毒仙神婆道：“用不着我们四人联手攻击，我们一共有两个赌约，作一次了却如何？”

毒仙神婆摇头道：“不行，咱们先践第一个赌约，如果你能接起我三招以上，我便放过你。”

潘贞见对方说话如此肯定，心想；这个老太婆恐怕不太好缠，忙运足劲力于双掌之上。

毒仙神婆厉喝一声，双手同时推出。

潘贞要制敌机先，在这同时，也推出一掌，她这一掌用了十二成功力，因为对方武功高不可测，所以她施出这掌，已尽全力。

毒仙神婆见潘贞攻出来的掌力，好似轻描淡写，不禁暗暗发笑，以为潘贞这一招一定会栽在她手中。

可是当她掌力与对方一接触，便面色陡变，她原先坐的身子，竟飘退三尺。潘贞身形也被对方强烈的掌风扫得暴退五六步。

毒仙神婆惊问道：“女娃儿刚才施出的那一招是不是佛门最上乘‘虚缈神掌’？”

潘贞冷笑道：“算你这个老太婆识货。”

毒仙神婆仰首沉哦一阵，忽然问道：“在中土会这种掌力的人，一共有几个？”

潘贞摇头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毒仙神婆若有所思，道：“远在三十年前，我曾在泰山顶上，碰见黑道上三个魔头，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那时我功力不深，遭那三人围攻，险象环生，正在危急的时候，泰山顶上突然出现一个年轻美丽的尼姑，就是使用刚才你这一招‘虚缈神掌’，救了我一次，至今虽三十年，犹念念不忘……”

她幽幽一叹，接着又说：“那尼姑宛如天际神龙，武功之高，不可思议，把三个恶徒打跑之后，她身形一闪便不见了，连姓名都没留，使我无法报恩，迄今仍耿耿于怀……”

潘贞闻言，猜到那尼姑十之八九是仙狐神尼，她问道：“那尼姑是不是身着黄衫，手执拂尘？”

毒仙神婆忙点头道：“对对对，那尼姑着黄色衣衫，手里拿了一把拂尘，面貌很美丽，怎么你认识那尼姑吗？”

“五湖虱仙”冷哼一声道：“那尼姑是大名鼎鼎的仙狐神尼，也就是潘姑娘的师父。”

毒仙神婆惊讶道：“潘姑娘你怎么早不说，算了，我们的赌约也不必践了，我年纪虽然老了，但是雄心还有，我想去中原一趟，一则报了仙狐神尼救命之恩，二则去会一会那万毒宫主。”

“五湖虱仙”仰面哈哈大笑道：“你也参加我们的行列，咱们这一路去华山可真热闹了，哈哈……”

“四海义乞”嘻嘻几声道：“老婆子，山中是否有好酒，我老叫化酒虫

已经爬出鼻孔来了。”

毒仙神婆也哈哈大笑道：“有有有，咱们去草庐中把敬三杯，为四位洗尘。”

这一夜，武林二奇喝得酩酊大醉，毒仙神婆草堂上热闹异常。

次日，毒仙神婆采了几种药丸，以备华山武林大会上，救治群豪之用。

毒仙神婆准备妥当，于第三天便同他们四人一齐动身下山，奔向昆仑。

他们五人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已到了昆仑山，这时正是六月下旬，保坤坐关期满，在他们到后不久，便已出关，六人同时起程，去华山参加武林大会。

第六十二章 峰回九关

通往华山九回峰的山道上，许多武林高手均在奔行着。

这天，正是七月十四日傍晚，一轮红日，奄奄西沉，西方霞光万道，天上白云悠悠，盖住了高达二千呎以上的九回峰。

少顷，明月东升，银色的光芒，普照大地，这时，九回峰的山道上，一共有六人在奔行着，他们的脚程甚快，在三更时分，已到了九回峰下的“断魂谷”口。

那六人中为首的，乃是一位白衫少年，他背插双剑，剑眉朗目，熊背蜂腰，丰神似玉的俊美少年。

他正是名满江湖的少侠——保坤。

保坤身后跟着五人，乃是同他一起来的潘贞姑娘、云仙姑娘、“毒仙神婆”、“五湖虱仙”和“四海义乞”等人。

保坤这次在昆仑山，坐关百日，玉鼎神拳崔奇授他的绝招“惊天撼地”，经过百日苦练，已经得其精髓，故豪气益壮，他这次要为他师父报五十年前的血仇。

六人到了断魂谷，保坤凝目向谷内望去，只见断魂谷尸首垒垒，阴风惨惨，隐隐似有一股杀气。

保坤见状，微微一怔！

他转面对其五人道：“在下早已风闻那两个妖妇在九回峰设置许多明卡暗桩，凶险万分，他们企图在这一次武林大会上，尽歼武林高手，以实现她们雄霸江湖的愿望。”

毒仙神婆略一皱眉接口道：“据我的观察，谷里那些死去的人，可能都是中毒气绝。”

“四海义乞”笑道：“你这个一生弄毒的老太婆，三句话不离本行，你怎么知道谷中那些人都是中毒而死的？”

毒仙神婆庄容道：“我一生从不打诳，你们看，那谷内死尸，均面带青黑色，七孔流血，若非中了剧毒，怎么会如此？”

保坤问道：“依老前辈高见，他们中了什么剧毒，是否有救？”

毒仙神婆摇首道：“没有到跟前去察看明白，便很难说了，只要他们还没有气绝，还有活命的希望。”

保坤忙道：“老前辈我们救人要紧，赶快下去吧！”

说着，身形闪动便欲飞下谷去。

突地，他肩后有一只手抓来，登时便抓住他的身形，保坤暗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毒仙神婆。

保坤剑眉一皱，停下身形问道：“老前辈你这是什么意？”

毒仙神婆笑道：“我不要你去送命！”

她手指着左前方谷中一座石洞里射出的两道绿光，道：“保老弟，你一时性急，立刻就想去救人，可是，你看见左前方那座石洞里射出来的两道绿光没有？”

保坤仔细循她的手指方向望去，果然有一座石洞，洞口射出两道极微的绿光，如果不仔细瞧，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一时粗心，竟没有发现，面上一红，赧然道：“在下一时鲁莽，若非老前辈细心，几为妖妇所逞。”

“五湖虱仙”接口道：“那座洞里一定藏有毒兽之类的东西，谷中这些人可能都死在那毒兽口中也未可料。”

毒仙神婆点头道：“朱大侠说得极对，我现在以毒攻毒，还怕它不现身么？”

她从怀中取出一颗红光闪闪的东西，托在手中说道：“这颗‘九毒霹雳弹’，含有强烈的毒性与杀伤作用，施出后，还怕怪物不出洞来吗？”

她用中指微弹，“九毒霹雳弹”闪电似的向左前方那座洞里射去。

紧接着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那座石洞便爆炸得沙石弥漫。就在这一瞬间，洞中攒出来一条似蛇非蛇，似蜈蚣非蜈蚣的怪物来。

那条怪物三角头，两目绿光闪闪，口吐黑烟，身長丈余，身躯有一个水桶粗。

这时，那条怪物身上正燃着烈火，大概是中了“九毒霹雳弹”而引起燃烧的，它口发怪啸，黑烟越吐越多。

顷刻间，黑烟便弥漫整个断魂谷。

毒仙神婆忙道：“那黑烟中含剧毒，各位赶快闭住穴道，向后暂避。”

她右手一扬，又是一颗“九毒霹雳弹”打出，正中那条怪物背上。

那条怪物痛得在地上打滚，口目中冒出的黑烟，愈来愈浓。

保坤等人依言已退到谷外，莫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毒仙神婆见谷中浓烟渐散，怪物倒地死去，便和保坤等人步下谷中。

毒仙神婆在僵卧地上的怪物身上仔细瞧去，不禁吃了一惊，道：“这怪物产于云贵苗疆，本身含有剧毒，再服了很多毒物，所以吐出来的气完全是黑色，这种黑色烟雾中，含有剧毒，所以谷内那些人都是中了剧毒而死的。”

保坤首先走入谷中，放目四望，谷中死去的那些人，多半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好手。

毒仙神婆走在保坤身后，在谷中仔细观察了一会，道：“这些人一定是进入谷中才发觉那怪物，怪物躲在洞中，口中毒烟吐出，他们中了毒才发现怪物，要想逃出谷外已不可能了。”

“四海义乞”道：“万毒宫主的确是够狠辣了。”

保坤接口道：“我在血潭，困居一年多，那万毒宫主在潭里训练大批高手，及毒物怪兽，就是准备在华山九回峰消灭武林群豪用的，所以，我们这次进入九回峰须要特别小心。”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有了这个老毒婆子在这里，还怕什么毒物，你们真是杞人忧天。”

毒仙神婆笑道：“宇宙之大，毒物之多，我也不一定能统统识得或有办法制服，不过万毒宫主想出这份雅兴，我们来斗一斗，的确有趣。”

他们六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来到“断魂谷”口。

通过“断魂谷”，前面是一段极陡的山崖。

那山崖本来是有路可通的，可是山路已断，似被人工挖修成为陡峭，要攀登上去极为危险。

保坤抬头一看，崖高约三丈，崖上面非常平静，月色照在上面，静悄悄地，毫无声息。

保坤估计自己功力，跃上去足足有余，正欲弹身上跃时，“五湖虱仙”忙拉住保坤的胳膊，道：“保少侠，千万不可贸然上去，越平静，越隐藏着莫大危机，少侠任重道远，还准备明日一场大战，所以容我老不死的先上去

看看。”

“四海义乞”笑道：“对对对，老不死的已登古稀之年，余年不多，死不足惜，还是先让他上去探探虚实，比较妥当。”

“五湖虱仙”没有等保坤接腔，便登了崖上。

他刚刚着地，突见三方面传来“噗哧”破空之声，“五湖虱仙”经验何等老到，他忙跃身而起，可惜晚了一步。

顿时，他身上十二要穴之上，突然同时感觉一麻，登时一身劲力全失，闷哼一声，便从崖上倒了下来。

保坤一弹身，出手如电，便接住“五湖虱仙”坠下来的身形。

在皓月照耀之下，只见“五湖虱仙”面貌惨白，全身颤动，口仅张了几下，登时气绝。

保坤见状，极为悲恸，他泪流满面道：“在下自出道以来，便遇上了这位老前辈，几年中对我的关怀与帮助，使我受恩匪浅，朱老前辈的血债，我马上要去索回！”

保坤在悲痛与愤怒之下，正欲展开轻功飞上绝崖时，忽听毒仙神婆厉喝道：“保兄弟不可鲁莽，先由老朽查明了朱冠武老头身上中了什么东西，然后再采取对策。”

“四海义乞”老泪纵横道：“毒仙神婆说得对，以朱冠武功力之高，骤然死去，他身上必然中了有厉害的毒物或暗器，待查明之后，我们共商对策报仇不晚。”

保坤暂时停下身形，跪在“五湖虱仙”尸体旁边，大哭起来。

保坤是个性情中人，他的哀哀哭声，使在旁的其他四人，泫然落泪。

毒仙神婆详细察看了“五湖虱仙”周身要穴，惊讶道：“他周身十二要穴之上，都中了‘天荆五毒刺’，难怪他立刻就死亡了。”

保坤抬起泪眼问道：“什么叫‘天荆五毒刺’？”

毒仙神婆道：“这种刺生在一种天荆树上，有五个棱，本来光中了这个毒刺，还有救活的希望，可是这种刺又用五种毒药煎熬过，所以中了人体之后，无药可解……”

毒仙神婆微微一顿，又道：“施出这种毒刺的人，手法之准罕闻罕见，你瞧朱冠武身上十二大穴上，都各中了一颗，或非手法不佳的人，怎能每个要穴上都中一颗呢？”

“四海义乞”道：“现在敌暗我明，我们如果上去一个，又必遭他们的毒手，这件事怎么办？”

保坤一咬钢牙道：“我们决不能因为怕危险就不去了，况且朱老前辈的血债没有讨还，难道就……”

“四海义乞”打断保坤的话，道：“我不是说不上去了，但必须想一个安全的办法才好。”

大家沉思一阵，保坤突然道：“在下已想出了办法。”他附在“四海义乞”耳边说道：“老前辈先行如此如此，然后晚辈便……”

“四海义乞”点头笑道：“此计极妙，娃儿在昆仑坐关，好像脱胎换骨，比以前聪明多了。”

于是，“四海义乞”在崖下扎了一个草人，他脱下一件衣服，穿在草人身上，然后挟着草人，以壁虎功，由崖上缓缓游上。

在这同时，保坤也用蜘蛛行壁之功，从崖的另一端爬上。

“四海义乞”快爬到绝崖顶端时，蓦然将草人高高举起，向绝壁之上扔去。以“四海义乞”的臂力，竟把草人扔了一丈多高，活似一个人从半空中跃上绝崖上面似的。

倏然，一阵破空之声，向草人射去。

在这同时，保坤、“四海义乞”二同时跃身而起，保坤人在半空之中，掌风已先扫下，右手又挥出一剑。

剑光、掌风同时卷起，四周数丈方圆，草木为之变色。

几声惨叫，竟有三个人头滚落地上。

保坤飘然落地，“四海义乞”也同时落在山崖上面。

暮在此刻，忽闻身后一声阴恻恻的笑道：“小子好雄浑的掌力，好高妙的剑法，小小年纪，难得！难得！”

保坤悚然心惊，忙转身一看，距他一丈开外，一株大树的树榦中央，盘坐着一个青衣老妪。

那老妪青衣白发，面如婴儿，手中托了五颗“天荆五毒刺”，照她一头白发看，至少在七十开外了。

保坤喝声道：“你是谁？”

那青衣老姬笑道：“小子不必紧张，老朽如果要取你性命，你恐怕早已到了黄泉路了。”

保坤傲然道：“那倒也未必！”

那青衣老姬狂笑道：“小子嘴硬，你刚才上崖来发现我没有？在一丈远距离，我发出这五颗毒刺袭击你背后，你还有命吗？”

保坤战战心惊，忖道：“她说得不错，由于她坐在树上，衣着的颜色和树叶相似，所以没有发现，她为什么不袭击我？”

那青衣老姬见保坤不响，又嘻嘻几声道：“小子身手的确不凡，连杀了我三个助手，该还我一个公道才好。”

保坤剑眉一竖，问道：“在下保某与你素昧平生，你为何要在此拦阻我的去路？你也要说出一番理由。”

那青衣老姬略现惊讶之色，问道：“你姓保，是不是名叫保坤？”

保坤笑道：“你知道我是保坤，是不是慕名而来，想和我大大地斗一场呢？”

那青衣老姬嘿嘿几声道：“小子的确狂妄得很，在老朽没有知道你是保坤之前，也许会放你过去，连日以来，有许多武林高手，老朽都放了过去，如今知道是你小子，你只有纳下命来。”

保坤晒然道：“你我素无恩怨，为何要与我拼命？是不是受了万毒宫主所托，阻止不准我参加华山大会？”

青衣老姬冷哼一声道：“岂是阻止你不去参加华山大会，老朽是你小子的招魂无常！”保坤不屑地一笑道：“老太婆，你自信功力比万毒宫主如何？刚才你偷袭我也许会成功，现在你别作梦了吧！”

青衣老姬将手中托的一颗“天荆五毒刺”抖了一下，笑道：“只要我的手扬一下，你小子便没有命了。”

保坤轻蔑地一笑道：“除非我的双手被缚，否则，那五颗血腥刺刺中的是你，而不是我！”

这时“四海义乞”站在一旁已感不耐，喝问道：“江湖上没有见过你这个老太婆，请你先把大名见告吧！”

青衣老姬笑道，“当然你们不会认识我，我住在南海‘天荆岛’，名叫‘天荆姥姥’，从来没有履过中原，这次由万毒宫主邀请来此，主要是活捉保坤，其余参加大会的武林高手，每个人尝一颗‘天荆岛’的特产——‘天荆五毒刺’，送他们归西天。”

保坤这时才明白，眼前这个老太婆，为什么迟迟不发“天荆五毒刺”的原因。

“四海义乞”向保坤示以眼色，意思就是要他乘机先走，“四海义乞”口中大喝一声道：“好狂妄的老太婆，接下老叫化这两个锤子！”

双锤挥动，便攻向青衣老姬。

“天荆姥姥”左手一挥，一股劲风阻住“四海义乞”攻去的双锤，右手中指一弹，一颗天荆五毒刺，闪电似的射去。

“四海义乞”这时想收锤去挡“天荆姥姥”射来的毒刺，已来不及，不禁心头一惊。

突然他的眼前剑光一闪，“叮当”一声，“天荆五毒刺”竟被击落。

“天荆姥姥”怒喝道：“保坤小子，你还有能耐救他，老朽决不留你一个全尸！”

“天荆姥姥”正欲弹出右手几颗“天荆五毒刺”时，保坤大喝一声道：“住手！”

他这一声巨喝，恍似虎啸龙吟，声如洪钟，使功力高绝的天荆姥姥，也不由地一怔，手中的“天荆五毒刺”竟没有弹出。

天荆姥姥面色一整，问道：“小子有遗言要留下么？”

保坤突然心平气和地说道：“姥姥如果识货，应该看清在下刚才施出的剑气，是否怕你手中的‘天荆五毒刺’了，在下与姥姥既无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姥姥为何硬要与万毒宫主卖命？”

天荆姥姥被保坤一席话说得心中一动，忖道：“这小子手脚的确不凡，自己也不一定能胜过他，不如卖个人情……”

天荆姥姥也变了一副面孔，微笑道：“诚如你说，我们没有什么仇恨，可是我受人之托，武林是讲‘信诺’二字，你如果识相，应速退回去，不再上华山，老朽还可以网开一面……”

保坤淡淡一笑道：“姥姥此言差矣！在下这次上华山，主要是为师父报仇，其次就是消弭这场武林浩劫，姥姥怎能中途拦阻？”

天荆姥姥怒道：“小子你一定要上九回峰参加武林大会？”

保坤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谁也阻止不了，除非我保坤死而后已！”

天荆姥姥口中忽然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道：“小子好一句死而后已，老朽就成全你的志愿吧！”说罢右手一扬，四粒“天荆五毒刺”立即向保坤飞射而去。

她这种说打就打，动作快如石火般，使“四海义乞”大吃一惊，以为保坤在疏于防备之下，一定伤在毒刺之下。

“四海义乞”急中身形一闪，横跃过去，企图以身挡住那四颗毒刺。

保坤大喝一声道：“曾老前辈你想干什么？”

喝声中，寒光一闪，连声“叮当”，那四颗射来的“天荆五毒刺”都被剑光击落，在这同时，保坤左手一抓，竟抓住了“四海义乞”曾国麟的身子。

他这种出剑击落天荆五毒刺、救人几个动作，在刹那间完成，动作快得出奇。

“四海义乞”见保坤没有伤在“天荆五毒刺”下，一挺身子站了起来，仰面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坐在树桠上的天荆姥姥见状暗暗吃了一惊，心忖：“这小子果然武功不弱，八面威风，今夜不除了他，日后必为大患。”

她心中忖动至此，心头杀机更浓，面色表情非常难看。

保坤朗声道：“姥姥连发四颗毒刺，手段也太辣了，不过在下念你修为不易，更以时间不多，我们后会有期！”

他说完右手向崖下刻了一个记号，下面的毒仙神婆等三人同时跃上崖来。

保坤身形一弹，便向“天荆姥姥”的山道上飞去。

蓦地！他眼前青影一晃，一道人影拦住保坤的去路。

保坤急刹住身形，看清面前立着的是天荆姥姥时，不禁怒喝道：“你连番用毒刺攻击，在下均已忍耐不愿树立仇敌，现在你还想干什么？”

天荆姥姥从怀里取出一根二尺长似钩、非钩绿光闪闪的兵刃来，冷笑一声道：“保坤，你虽然接得起老朽的‘天荆五毒刺’，你敢接下这柄‘天荆五毒刺’么？”

保坤仔细一瞧那把绿光闪闪兵刃上，有三只顺钩，两只倒钩，钩上除绿光耀目之外，并没有别的奇妙。

由于对方说出“敢接一下”四个字，激起保坤的怒火，保坤哼了一声道：“有什么不敢的？阎王注定你三更死，定不留你到五更！”

他正要出手，忽听毒仙神婆低声道：“保兄弟留心那怪婆子手中的钩子，它上面含有剧毒，碰到身上便要中毒的。”

保坤点头。

云仙姑娘顾虑保坤的安全，道：“坤弟，让我来会一会这个老婆婆吧！”

保坤摇头道：“通往峰上强敌仍多，你们养精蓄锐，留待以后出手，这个怪老婆子由小弟来打发她归阴司去。”

天荆姥姥厉喝道：“小子怎么如此罗嗦，快亮出你的兵刃吧！”

保坤笑道：“只要你不施暗器，在下就用一只肉掌接下你的‘天荆五毒刺’！”

天荆姥姥冷哼一声道：“小子好大的口气，今夜不把你小子碎尸在钩下，老朽今生不回天荆岛！”

保坤哈哈大笑道：“准你有命回天荆岛，我保坤也不上华山九回峰了。”

他卓立场中，拉开门户，大喝道：“时间不多，准你先进招吧！”

这句话激得天荆姥姥头上三千根白发，根根竖起，她手中的天荆五毒钩一挥动，登时幻起一大片绿光，罩向保坤。

保坤立展“云海幻踪”身法，身形一闪，便飘出对方绿光圈外。

天荆姥姥心头登时一凛，连忙转移身形，保坤已飘落她的左侧，右手一推，一招“玄门屠龙”施了出来。

天荆姥姥手中的天荆五毒钩忙挥动一阵，便把保坤施出的掌风化解了。

她口中嘿嘿几声道：“小子浪有虚名，其实也没有什么实学。”

原来，保坤这一招是一种试探性的攻击，所以没有拿出绝招来。

天荆姥姥话声未落，保坤又攻了两招，这两招乃是“云海星幻”第一式和第二式。

天荆姥姥不屑地一笑，轻轻地便把两招化解了。

两人过招仅三招，激起天荆姥姥骄傲轻敌之心，她手中的天荆五毒钩一阵抡动，五道绿光大盛，又罩了过来。

保坤一闪又躲过对方的招式，天荆姥姥大怒，忙加了两成真力，拼命抢攻，保坤并没有还手，只顾闪避。

天荆姥姥连攻了十二招，都没有得手，气得她满面通红，哇哇乱叫。

保坤突然厉喝一声，道：“住手！”

他这一声叱喝，宛如晴天霹雳，震得苍穹。

天荆姥姥由于越打越心寒，突闻对方这一声巨喝，心头一凛，果然飘退三尺，停手不攻了。

保坤以非常悠闲若无其事的说道：“你不出三招，便要丧生崖下，不过小爷这次来是为了报师仇，消弭浩劫，不愿多造杀孽，现在我网开一面，你快走吧！”

天荆姥姥竟错估对方武功，以为是保坤故意恫吓她的，她哂然一笑道：“小子，老朽杀招还没有使出，你干叫什么？”

言讫，她持天荆五毒钩的右手，突然粗了两倍以上，龇牙张嘴，白发根根竖起，那手中的天荆五毒钩，格格连响。

毒仙神婆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保坤道：“保兄弟小心那怪老太婆钩上的邪门……”

言犹未落天荆姥姥手中的毒钩举起，在空中横挥一下，一片绿雨，向保坤周身各大穴上洒来。

一阵叱喝声中，保坤身旁红光一闪，顿时绿雨已敛。

毒仙神婆红网一收，一阵抖动，喝道：“丑老婆子，这些暗器还给你吧！”一阵“叮当”之声，洒向天荆姥姥。

保坤微微一怔，这时他才知道天荆姥姥的天荆五毒钩里藏了许多暗器，而在对方洒出暗器时，竟被毒仙神婆施出“千年红蚕网”把它拦住了。

天荆姥姥竟愣在当场。

“四海义乞”站在一旁突然冷哼一声道：“除恶务尽，小子你不能作妇人之仁！”

保坤闻言会意，冷笑道：“老婆子，在下三番五次劝你不醒，你还企图用暗器来伤我，今夜一定留你不得！”

他说毕，双手一抡，一招“慈光普照”施出！

登时，崖上飞沙走石，满天巨掌向天荆姥姥头上罩去。

天荆姥姥突然见一股威猛无俦的劲风向她袭到，忙挥天荆五毒钩硬封，可是“慈光普照”何等霸道，劲风一卷，天荆姥姥惨叫一声，身形便被卷到崖下去了。

保坤虎躯一晃，便向九回峰山道上驰去！

第六十三章 华山大会

保坤等人向九回峰山道前进，其中还经过许多惊险场面，此处且略按不提。

话分两头，且说：万毒宫主很久以前便发帖江湖，邀请三山五岳英雄，及武林各大门派在七月十五日之天，齐集华山九回峰上，举开武林大会，邀宴天下英雄；并在九回峰道上布下天罗地网，阻拦保坤上来参加。

这天，正是七月十五日，华山九回峰上，高高竖起两座彩台，彩台之下，是一大片广场。

此刻正是午时将要来临，主台上的两旁站立了许多血潭高手，台正中央太师椅里，坐了一个白裳美妇，那美妇，有倾国倾城之姿，高华的气质中带有一股威仪，使客台上的群豪，几乎不敢正视她一眼。

那白裳美妇正是名震寰宇的万毒宫主。

万毒宫主今日在秋阳照耀之下，春风满面，似颇得意，她向左右顾盼了天邪教主和观月道人一眼，笑道：“今日三山五岳的高手来得不少，等一会他们会……”

观月道人状极卑躬，笑答道：“宫主天威，他们哪个敢不来，等一会只要宫主一开玉口，他们必伏首听命无疑。”

万毒宫主越发得意地仰首望望天色，哈哈大笑道：“天色不早，午时将到，保坤恐怕不能来捣乱了，我们计划今日一定可以成功。”

旁边站的天邪教主笑着接口道：“宫主武功盖世，就算那保坤小子赶来，不是来送死么？”

万毒宫主摇头，面色微变道：“听说那小子最近在昆仑山上，由崔奇老鬼亲授我师父第三招绝学，可不能过于低估于他了。”

她们几人在王台上互相低谈看。

这时左面的客台上已坐满了三山五岳的高手，包括了崆峒、祁连、罗浮、华山、青城各派的掌门人。

另外还有洞庭寨主、百步铁沙神魔、天池四老、云菊帮主等黑、白两道高手不下百余人。

只有少林、武当、峨眉三派没有派人来参加。

在这些群豪中，他们都慑于万毒宫主的淫威，不敢不来参加，他们此时都目光齐集在通往九回峰上的道路上，一致的希望保坤快点赶到，或者武林四大高手的其余三人能出现在这大会场中。

如今午时将要到，还没有看见他们赶到，大家此刻忧心如焚。

崆峒掌门一尘真人突然低声对客台上的群豪道：“今日之会，万毒宫主决无好意，不是归顺在她的教下，就是血溅九回峰上，各位必须要想个对策才好。”

华山掌门齐天真人接口道：“如果我们不愿归顺她，只有硬拼一条路了，我们人多，也不见得就怕她们。”

一尘真人道：“少林、武当、峨眉三个实力派都已毁在她们手中，我们如果不归顺，不是以卵击石吗？”

云菊帮主云菊一秀忽插口道：“道长此言差矣，她用暴力不一定能使我们屈服，正义终会伸张，真理永远存在的。”

百步铁沙神魔点头道：“帮主说得对，她用暴力来征服我们，我们难道

就甘心屈服吗？”

罗浮掌门人玄黎姥姥，咳了几声道：“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如何战胜万毒宫主，否则，我们都免不了要血溅华山巔上。”

崆峒掌门一尘真人长眉一皱沉哦一会道：“各位如果同心与她一拼，贫道当然尽力以赴，不过龙无首总不是办法。”

云菊一秀道：“罗浮掌门玄黎姥姥，不但功力深厚，而且德高望重，足可领导我们。”

玄黎姥姥忙摇首道：“我久已不踏江湖，才疏学浅，武功荒废甚久，不敢当此重任”

华山掌门齐天真人笑道：“姥姥的玄功高不可测，而且罗浮一派，与世无争，人缘一向很好，如果姥姥肯出面，一定可以协调各大教派，对抗眼前强敌。”

祁连掌门谢天城也说道：“事急矣，不容许我们多考虑推让，为和为战，荣辱就在今朝了，姥姥不要推辞了吧！”

玄黎姥姥见几个掌门人都赞成她出头领导，她只好勉强接受，笑了一笑道：“我们在大会中见机行事，总之以不屈辱各大门派就是了。”

玄黎姥姥低声向靠坐在她最近的云菊帮主云菊一秀道：“听说武林中最近出了一个杰出的少年名叫保坤，一年前曾在洞庭湖边大战万毒宫主，有这件事否？”

云菊一秀点头道：“确有其事，那一次保少侠把万毒宫主赶走，挽救了那场大浩劫。”

玄黎姥姥微喟道：“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他来参加，难道他不知道么？”

云菊一秀道：“据家师说，他早已知道，目前在昆仑上坐关，练一种绝掌，等一会可能会赶到。”

玄黎姥姥问道：“帮主的令师是谁？”

云菊一秀笑和道：“家师是无名大师，也就是六十年前轰动江湖的慕康大侠。”

玄黎姥姥惊咦了一声道：“你是夏慕康大侠的高足？传说夏大侠隐迹江湖，早已经坐化了，怎么还在人间，帮主你的福缘不浅哩！”

云菊一秀于是把遇见无名大师夏慕康收她为徒、授以绝学的事，以及保坤跟玉鼎神拳崔奇到昆仑山学技，相约今日到华山见面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玄黎姥姥点头道：“看来今日华山大会，或可逢凶化吉，武林这一场浩劫也许还有挽救的希望。”

二人正谈间，蓦闻万毒宫主所坐的彩台上，钟传九响。

群豪一惊，心情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

场中一时静寂无哗，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到。

沉寂片刻，突见万毒宫主缓缓从太师椅里站起，朗声道：“现在武林大会时间已到，武林群豪，大多数均已来齐，英雄宴会立刻就会开始，在英雄宴没有开始之前，本宫主有两件事相告各位，第一件事：众所周知的，是目前武林中异常混乱，龙鱼混杂，鱼肉人民，本宫主以悲天悯人之情怀，想组织一个‘天平教’来平定那些武林不肖份子，凡参加本教者，一律自今日始，听本教指挥，除暴安良。第二件事：凡不参加本教者，一律视为武林败类，统统格杀勿论……”

此语一出，坐在客台的各大门派群豪均暗暗吃了一惊，一个个面如土色。

万毒宫主语声顿了一下，接着又道：“凡愿参加本教者，速上本台来，共同歃血发誓，永远不准脱离本圣教；不愿上本台来者，今日必遭血溅华山之厄……”

万毒宫主言犹未了，罗浮掌门人玄黎姥姥，忙站起来，干咳几声，打断万毒宫主的话道：“宫主所指目前武林不肖份子，究竟是哪些？宫主美意请各大门派的高手来此赴宴，难道他们不愿参加贵教，都要死在华山的九回峰上吗？他们有何种大罪过，又犯了贵教什么？请宫主答复。”

这几点问得万毒宫主一时哑口无言。

过了片刻，万毒宫主忽地勃然大怒，拍桌厉喝道：“罗浮的掌门人，你是存心来与本宫主作对的么？”

玄黎姥姥冷笑道：“我并不是存心与宫主作对，我今日是宫主请来的客人，你不能在宴会上用武力来要挟威胁我们。”

万毒宫主暴喝道：“罗浮掌门人，你此话可是代表罗浮一派么？”

玄黎姥姥宏声接口道：“本人代表江湖上各大门派发言，不相信你现在问问各大门派的高手。”

万毒宫主此时怒不可遏，大喝道：“玄黎贼人，你不怕五步之内，血溅台上吗？”

玄黎姥姥冷哼声道：“我如果怕你，也不会出头了。”

万毒宫主这时气得面上发青，回顾左右，厉声道：“谁把罗浮玄黎贼人的头割下来见我？”

站在万毒宫主身旁的四大护法中为首的“神鞭索魂客”严寒，恭声道：“卑职愿往！”

万毒宫主回顾“神鞭索魂”客严寒道：“严护法要小心那玄黎贱人手中的飞环。”

“神鞭索魂客”严寒躬身道：“卑职知道！”

“神鞭索魂客”严寒身形一闪，便跃下台去，朗声道：“玄黎贱人快下台受死！”

玄黎姥姥见严寒指名叫阵，不禁大怒，正欲跃下台去时，忽闻她身后的首座弟子“金钢玉手”江大千恭身道：“让弟子去会他一阵。”

玄黎姥姥道：“也好，你去打头阵，应该要小心谨慎，那厮手中的金鞭颇有几分名堂，特别注意。”

金钢玉手江大千肃立应声道：“弟子遵命！”

金钢玉手身形晃动，便飘然而下，来到场中。

“神鞭索魂”客严寒傲然道：“小子来为玄黎贱人作替死鬼么？”

“金钢玉手”江大千怒道：“匹夫对一派掌门之尊，怎么如此出言不逊，小心打掉你一口狗牙！”

“神鞭索魂客”严寒哈哈大笑道：“什么掌门之尊，天下除了本‘天平教’教主外，还有什么掌门之尊，小子快滚吧，老夫手下不超度无名小卒。”他语态狂傲阴森，惹起全场的武林高手的愤怒。

“金钢玉手”江大千冷笑道：“匹夫不要卖狂，小爷就凭这一双肉掌接下你的钢鞭！”

“神鞭索魂客”又是一阵狂笑。

“金钢玉手”正色道：“匹夫如此狂笑，不自觉有失万毒宫主中护法的身份么？”

“神鞭索魂客”收敛笑声，冷冷道：“老夫笑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老夫只要神鞭一挥，你便立刻断魂鞭下，还不快亮出你的兵刃？”

“金钢玉手”晒然道：“匹夫少吹牛，本派却敌全凭一双玉手，兵刃也在这上面，匹夫进招吧！”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双玉手，戴在双手上。

“神鞭索魂客”严寒仔细向那双玉手瞧去，只见那双玉手酷似人手，不过莹白似玉，双手十指，指甲长若三寸，略呈红色。

他心中暗忖道：“这双玉手并无异处，如果要是有什么名堂，应该在那十个指甲之上……”

“神鞭索魂客”久走江湖，见多识广，他猜得果然不错。

“金钢玉手”江大千大喝一声道：“匹夫为何不发招，一双贼眼，光盯住小爷一双玉手干吗？”

“神鞭索魂客”嘿嘿几声道：“你要等大爷先出手，不是注定成为鞭下亡魂么？”

他手中神鞭挥动一下，立即好似有千条金光闪闪的长鞭向江大千身上点来似的。

“金钢玉手”为罗浮派首座弟子，也非庸手，他忙抡动一双玉手，一劈一抓而去。

两人登时在场中大战起来。

真似龙争虎斗，各展所学，以“金钢玉手”的武功火候，比起“神鞭索魂客”尚差一筹，可是他因有一双玉手，却占了不少便宜。

二人酣战二十多合，万毒宫主在台上看得似乎不耐，突用手重重地击了一下面前的桌子。

“神鞭索魂客”闻声面色微微一变，大吼一声，身形拔起两丈多高，冲出对方一双玉手劲风范围之外，身在半空之中，来一式“宿鸟投林”，手中神鞭忽然施出奇招，金光大盛。

紧接着一声闷哼，“金钢玉手”江大千暴退五六步，身形摇摇欲坠。

“神鞭索魂客”立刻进招，第二招火速扫到。

蓦在此刻，客台上飘下去两道人影，一个忙扶住江大千，一个打出一记“百步神拳”迫退“神鞭索魂客”。

“神鞭索魂客”定神一看，只见面前来了两个少年，俱是罗浮派的服饰。

“神鞭索魂客”大喝道：“来狗通名，好在阎罗殿前有个名字。”

扶住江大千的少年冷笑道：“小爷云龙，罗浮派二代弟子是也。”

另一个青衫少年接口道：“在下伟天，你伤了我的师兄，血债血还，纳命来！”话音甫落，双掌齐扬，攻向“神鞭索魂客”。

“神鞭索魂客”略为退后一步，右手一扬便化解了伟天攻来的一招，哈哈大笑道：“你们罗浮派尽叫些无名小卒下场，不是有辱大爷神鞭么？”

云龙取下江大千手上的一双玉手，戴在手上，厉声叱道：“恶徒休得狂妄，接招！”

伟天扶起江大千回归客台调息养伤。

场中的云龙和“神鞭索魂客”立时大战起来。

一个是痛恨他师兄的受伤，尽力施出绝招，一个是在万毒宫主面前显示功力，所以双方都是形同拼命式搏斗。

十招过后，云龙渐感不支，“神鞭索魂客”经验何等老道，他看破对方破绽，厉喝声中，绝招洒出……

一声惨叫，云龙的身形被鞭风弹得一丈开外，栽了下去，脑浆四射！

客台上的群豪看得俱都一惊！

“神鞭索魂客”一声似夜枭般的长笑，身形如矢，向云龙双手上抓去。

蓦地，人影一闪，劲风袭至！

“神鞭索魂客”大吃一惊，忙撒手转身反击一掌，定神一看，场中这时多了一位黄衫少女，长得美貌如花。

“神鞭索魂客”严寒略一皱眉，问道：“女娃儿是何许人？”

黄衫少女冷笑道：“连云菊帮主你都不认识，恶徒你太眼拙了。”

“神鞭索魂客”阴森一笑道：“你也来替罗浮卖命送死吗？”

云菊帮主云菊一秀娇叱道：“恶徒少废话，今日局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妥协的办法。”

“神鞭索魂客”冷哼一声道：“一个江湖上的小小云菊帮主，敢不归顺本圣教，你是自来讨死！”

“死”字甫落，手中神鞭倏然挥出。

云菊一秀本来功力不弱，年来从无名大师习技，已得到许多真传，她身形一闪，便躲过对方攻来的一招。

她手中没有兵刃，仅凭两条彩带，这时她一咬银牙，彩带挥动，立即攻去。

二人功力悉敌，拼力相搏，打得非常惊险，三十招过去，仍分不出胜负。

万毒宫主站在主台上观战，此刻她黛眉深锁，自言自语道：“看这云菊帮主出手的招式，酷似师兄慕康的手法，莫非……”

她正在自言自语忖度间，蓦然听到云菊一秀厉叱一声道：“恶徒你识得此一招式否？”

“神鞭索魂客”本来越打越心寒，此刻一闻对方叱喝，抬头一看，只见对方着手高高举起，招式极异，心中不禁凛然！

突然，闻到主台上万毒宫主惶喝道：“慈光普照！严寒快退！”

“神鞭索魂客”严寒本来不识得这一招旷古绝学，可是经万毒宫主一叫，心中十分惊惶，忙想闪身逃走，可是云菊一秀掌风已经罩下。

严寒只觉四方八面巨掌迫来，眼前一花，便栽倒下去，立时被云菊一秀劈成肉酱。

主台上的万毒宫主看得一阵惊呆！

客台上的群豪立时响起一阵叫好欢呼之声！

此时云菊一秀走过去拾起地上的神鞭，把玩一会，忽向主台上扔去，朗声道：“沾满了血腥的臭鞭拿回去吧！谁下台来，本帮主再领教你们大言不惭的‘天平教’高手的绝招！”

这时万毒宫主满面铁青，咬着嘴唇，心中暗骂道：“慕康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偏偏叫人来这里捣乱。”她忖思至此，恨恨一拳锤在桌子上道：“慕康！下次见了你，非杀死你不足以泄恨！”

天邪教主韩娟娟站在一旁，忙恭敬地说道：“弟子愿往收拾那贱婢！”

万毒宫主摇首道：“你暂时还不能去。”她转面对观月道人道：“烦道长去收拾那妖妇！”

观月道人拱手一礼，道：“贫道遵命！”说着，披发杖着木剑，飘然下台，来到云菊一秀跟前，打一个稽首道：“女施主刚才那一手未免太辣了一点吧？”

云菊一秀不认识观月道人，向他看了一眼，只见眼前这位道人，青袍芒履，手执木剑，气宇不凡，忙答道：“对付恶徒，只有以牙还牙，道长居住何处，舍清修而来助纣为虐，不是有失当初修道一番善意吗？”

观月道人淡淡笑道：“贫道替天行道，扫清武林败类，功德留在人间，非女施主能识道心也！”

云菊一秀冷笑道：“道长识得万毒宫主为人乎？”

观月道人微愠道：“女施主不必多言，顺者存，逆者亡，女施主功力不凡，贫道想讨教一番！”

云菊一秀见此道人劝解不醒，不禁怒道：“今日局面，依附万毒宫主者即为武林公敌，道长进招吧！”

观月道人不再说话，贯功于木剑之上，微微一挥，木剑上青光濛濛，渐渐升起。

云菊一秀暗暗一惊，忖道：“这老道士手中的木剑，颇有邪门，应该要小心才好……”

她正忖间，观月道人的木剑青光越来越浓……

云菊一秀娇叱一声，手中彩带立时攻出。

观月道人手中木剑一阵抖动，二人即展开一场大战。

此刻客台上的群豪，多半不认识观月道人，见他手中的木剑，青光时敛时盛，不禁都替云菊一秀捏了一把冷汗。

云菊一秀仗着无名大师所授的招式，节节进攻，打得观月道人面色凝重。

二人斗了十多合，不分胜负，这时他二人攻击的动作，由快变慢，一步一个脚痕，场中响起“沙沙”之声。

两个台上观战的人，他们的心情，一时都紧张绝伦，数百道目光，都集中在场中二人身上。

突地，二人由合乍分，云菊一秀卷起罗袖，高举右手……

观月道人手中木剑斜斜举起，遥远作势，剑上的青光乍盛……

蓦然，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二人的身形向后暴退……

刹时之间，二人都同时跌坐在一丈开外。

云菊一秀面色苍白，额上香汗淋漓，观月道人跌得龇牙咧嘴，头上长发散乱……

二人显然由于绝招的拼斗，都受了重伤。

蓦在此刻，主台上忽然飞闪来两道白影，一条白影抱起观月道人，另一条白影向云菊一秀胸前抓去。

正在这时，客台上飞下去一道灰影，人未至掌风先到，如排山倒海劲力，卷向那道白影。

那道白影身形一个后转，向灰影抓去。

灰影一声惨叫，连腹中肚肠都被抓出，身形便倒了下去。

客台上群豪大吃一惊，仔细向白影瞧去，才看清是一条白熊。

那刚才由台上飞下去的灰影，乃是云菊帮里的高手耿若河。群豪这时才看清是万毒宫主里豢养的“万毒熊”。

万毒熊回过头来，口中发出怪啸之声，张口向跌坐在地上的云菊一秀颈上咬去。

在此一发千钧之际，空中忽然人影一阵闪动，场中蓝影一晃，那咬向云菊一秀的万毒熊惨叫一声，身子飞出丈寻以外。

这时场中多了一个蓝衣蓝裙少女。

群豪看得一呆！

主台上的万毒宫主目睹来人武功如此高奇，看得也是一怔！

蓝衣少女缓缓走到云菊一秀身旁伸手入怀，取了一颗药丸，投入云菊一秀口中，然后淡淡一笑道：“帮主还认识我吗？”

云菊一秀微睁双目，不禁惊叫道：“罗娜喀兰公主！”

罗娜喀兰点头笑道：“帮主的记忆力还不错，你快回台去调息疗伤吧，那万毒宫主由我和保坤来对付。”

云菊帮主一听提到保坤，精神一振，忙问道：“坤弟也赶来了么？”

罗娜喀兰淡淡一笑，微颌首道：“他还在九回峰山腰，正与恶徒大战，等一会自然会到，你此刻受伤颇重，不宜说话，快调伤吧！”

说着纤手一挟，便带起云菊一秀飞上客台。

台上群豪中，有些认识罗娜喀兰公主的，忙起身为礼，公主一一答礼。

这时，天邪教主韩娟娟，已飞身下台，立在场中央，朗声道：“谁不顺本教者，快下台受死。”

华山掌门人齐天真人一见天邪教主，便怒发冲冠，身形一跃，便飘然下台，来到场中。

天邪教主一见齐天真人冷笑一声道：“上次本教主上华山时，牛鼻子贪生怕死，作了漏网之鱼，谁知今日竟送上门来真是在劫难逃。”

齐天真人恨声道：“毁教之仇，不共戴天，妖妇接招！”

“招”字一出口，掌风已经递出了，如长江大河之水，急冲而去。

天邪教主韩娟娟根本没有把齐天真人放在眼底下，她略抬罗袖，便把齐天真人推来的掌风化解了。

齐天真人暗吃一惊，忖道：“我这一招‘推窗望月’，已用了八成真力，对方竟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足见对方武功，高不可测……”

天邪教主见对方一愣，没有进招，于是格格大笑道：“老牛鼻子怎么客气起来了，我可不客气了。”

边说，边伸出莹白如玉的右手，五指齐张，向齐天真人面上抓去。

随着她抓出的五指，指缝之间，冒出一层薄薄的黑色气体。

齐天真人一见那招式，惊呼道：“遥空鬼爪！”他忙将身形一阵闪动，向左飘开丈余，一招“笔扫千军”攻了过去。

天邪教主冷笑道：“老牛鼻子，算你识货！”

她若鬼魅似的，跟了过去，爪风掀起四周沙石，震撼了苍穹。

齐天真人见对方身法快得出奇，忙又施出一掌。

可是他的功力比起天邪教主逊了三分，掌风尚未递出，身形已被对方抓住，衣袍都被抓破，闷哼一声，踉跄暴退。

天邪教主飞起一脚，像踢皮球似的，把齐天真人踢了两丈多高，“叭哒”一声，摔个四脚朝天，惨死当场。

客台上群豪一阵惊愕中，飞来一条人影。

此人正是青城仅存的老者，“驭龙神手”英万里。

驭龙神手英万里是与齐天真人相交极深，他目睹好友惨死当场，不禁勃然大怒，情不自禁地抢着飞下场中。

天邪教主一见驭龙神手英万里，不禁哈哈大笑。

驭龙神手悲愤已极，叱道：“妖妇你有什么值得如此可笑的？”

天邪教主收敛笑容，冷冷道：“本教主上次去青城毁你们的教宗时，老匹夫躲到哪里去了？”

驭龙神手气得咬牙切齿道：“妖妇，你无故毁了我们青城、点苍、华山三派，我们在外未归的忠贞之士，日夜在想喝你的血、寝你的皮，幸上苍有眼，妖妇送上门来，老夫今日非啖你的肉不可！”

天邪教主面不改色，好笑一声道：“只恐怕你缺乏这份能耐吧！”

驭龙神手英万里叱道：“今日之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妖妇接下老大驭龙十八式！”

驭龙神手的驭龙十八式，一旦施出，果然威力不凡，他从第一式开始，不慌不忙地施出。

驭龙十八式，一气呵成，掌风把天邪教主罩住，使她功力无法施展。

万毒公主在台上看得面色凝重，群豪则替英万里叫好。

驭龙十八式眨眼之间施展完毕，迫得天邪教主满身香汗淋漓，可是有惊无险，并没有受伤。

天邪教主一声叱喝，一式“白鹤冲天”冲出对方掌风之外，跃开七尺。

这时天邪教主仰面长长吁一口气道：“好险呀！”

天邪教主突然粉腮一寒厉叱道：“英万里你的驭龙十八式果然不凡，现在该接下我一招苦研的绝学，试尝一下滋味吧！”

她高举右手，手心之中，顿时现出一边红色，一边黑色来。

驭龙神手看得心中暗暗吃惊，正想施为时，忽听到空际来“嘶！嘶！嘶”的罡气之声，宛如排山倒海的劲力压了下来。

驭龙神手忙向后暴退，天邪教主冷笑道：“眼下这些人，谁能逃过本教主这一绝招？”

只见天邪教主右手微微一翻，便听到驭龙神手一声惨叫，身子便倒地登时化成一团浓血。

客台上群豪看得惊愕不已！

连武功高绝的罗娜喀兰公主都皱皱黛眉，摇头惊叹。

玄黎姥姥忽然低声问公主道，“公主见多识广，可识得那天邪教主这一招绝学么？”

罗娜喀兰公主答道：“久闻天邪教主练一种绝学——‘玄虚阴阳掌’，厉害无比，可能就是那种掌力吧。”

玄黎姥姥叹道：“以驭龙神手那种高手，仍然接不起她这一招，看来今日之局，凶多吉少了……”

这时天邪教主在场中叫阵，客台上竟无一人敢下去迎战，公主正欲起身飞下台去，忽见空中闪下来一道白影，宛如天际神龙，眨眼之间，便飘落在天邪教主的前面。

台上群豪精神不觉一振，她们眼见来人轻功绝佳，必是一位世外高人。

天邪教主正在叫阵之际，忽然见天际闪下来一道白影，宛如白烟，心中微微一怔！仔细一瞧来人，不禁喜怒参半。

原来那人正是一位绝世美人，而且是走出冥谷很久的白衣少女沈霞绮，也是她多年来心爱的徒儿。

天邪教主一见沈霞绮，当场真难以形容她喜愤的心情。

白衣少女沈霞绮面色一整道：“昔年你教养我一番，今日特别劝你，希望你从今改邪归正，我还认你是师父。”

天邪教主叱道：“叛徒，你还认得我是你的师父么？”

白衣少女沈霞绮冷笑道：“你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念在昔日师徒情分上，向你进了一句忠言，你如果不听也就由你！”

天邪教主厉声喝道：“住嘴！叛徒，你今日想同我动手么？”

白衣少女沈霞绮冷冷接口道：“我已弃暗从良，先让你三招，算了却师徒情分，以后各展所学。”

天邪教主怒不可遏，一咬银牙道：“逆徒，今日不杀了你，誓不下华山。”

天邪教主正欲施为时，突然主台上飘闪下来一个中年黄衫大汉。

那大汉背插双剑，威风凛凛，脚下如行云流水，眨眼间已来到天邪教主面前，躬身一礼，道：“师父请息怒，这叛徒由弟子来打发！”

天邪教主转面一看，只见是她的首座大弟子青长海。

天邪教主哼了一口气道：“好吧！小心那贱婢的招式，由你来了结也好。”说着抽身飘退五步。

青长海素有剑神之名，“唰”地一声，从背上撤出双剑，冷冷道：“师妹，还认我么？”

沈霞绮娇叱道：“谁是你的师妹，恶徒来得正好，昔年怨恨，今日一并了结！”

青长海大怒喝道：“不识抬举的贱人，叫你三步血溅此峰！”两道寒光，立时罩向沈霞绮周身各大要穴之上。

沈霞绮罗袖一拂，便与青长海大战起来。

青长海手中一套“神龙七剑”绝招，如大海巨涛，层层卷向沈霞绮，罩住她的身形。

十招过去，沈霞绮仍未抢到主动。

在台上观战的罗娜喀兰公主粉腮微变，焦急道：“这样打下去，师妹恐怕要吃亏！”

玄黎姥姥问道：“那白衣少女是公主的师妹吗？”

公主点头，她把她师父仙狐神尼收留白衣少女为徒，授以绝技之事，简单说了一遍。

玄黎姥姥微微笑道：“你们能拜仙狐神尼老前辈为师，真是福缘不浅，依老朽看，你那师妹正在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再不出十招，那黄衫大汉，必栽在你师妹手中。”

玄黎姥姥话声甫落，果然见沈霞绮双手突然一阵怪抡，把黄衫中年大汉青长海逼退三尺开外。

沈霞绮口中一声娇叱，手中奇招陡出……

青长海只觉双手虎口一麻，双剑震飞五尺以外。

青长海目放凶光，老羞成怒，双掌同时推出，沈霞绮身形一闪，青长海面前便失去了人影。

青长海大惊失色，忙转身时，沈霞绮像鬼魅般已飘到他的背后，一招“后山打虎”结结实实的一掌，打在青长海的背上。

青长海“哎哟”一声惨嚎，庞大的身子，便匍了下去。

站在一旁的天邪教主此时要想抢救，已经来不及了。

沈霞绮那一掌已用了十成真力，打得青长海血肉横飞惨死当场。

天邪教主大怒，指着沈霞绮骂道：“逆徒，你对大师兄施出好辣的手段！”

沈霞绮冷哼一声道：“我早对你说过了，我不耻你们的行为，师徒缘份

已断，你快进招吧！”

天邪教主气得头上三千青丝，根根竖起，厉叱道：“逆徒，我今日不把你宰为肉酱，誓不下华山”

天邪教主粉脸气得铁青，单掌攻出，用的一招“黑虎抓心”。

沈霞绮又是一闪，轻轻地让过她这一招，天邪教主右手五指一弹，施出了弹指神功。

一股无形巨大的劲力，压了过去。

沈霞绮对这招可不敢怠慢，只见她站在原地未动，登时满面通红，白裳鼓起，发出周身罡气，把天邪教主弹出的神功，反弹了回去。

天邪教主失声惊问道：“逆徒，你这一年来已有奇遇？”

沈霞绮晒然道：“少废话，现在三招已过，师徒缘分已了，我该要进招了。”

天邪教主大怒，右手五指箕张，一招“遥空鬼爪”抓了过去，沈霞绮身形一闪，躲过一抓招，双手一抡，奇招陡出。

二人拼力相搏，二十招过去了，天邪教主竟战她不下。

她心中暗暗吃惊，忖道：“想不到这逆徒，一年不见，功力竟长进得这样神速。”心中一气，杀机萌生，突然举起右手，厉喝道：“逆徒，你看为师的这是一种什么掌法？”

沈霞绮停招一看，对方掌心一边红色、一边黑色，顿时一股冷热之气，袭了过来。

沈霞绮暗暗心惊，忖思道：“莫非她久练的‘玄虚阴阳掌’，已经练成了么？”

天邪教主冷笑道：“逆徒，量你也识不得此奇掌，这是为师多年练的玄虚阴阳掌，如今已经练成，只要我右手一翻，你便立刻化为一滩浓血……”

沈霞绮心中虽然一怔，但是表面上仍然很镇定，她忙运起罡气，冷哼一声道：“不见得有那么厉害！”

天邪教主阴森地一笑道：“逆徒，你是不见棺材不掉眼泪的，现在赶快跪下求饶，为师的还念前情，网开一面。”

天邪教主昔日的确非常疼爱白衣少女沈霞绮，因为她聪明可爱，善解人意。

沈霞绮不屑一叱道：“我们师徒情分早断，妖妇你尽力施为好了。”

“妖妇”二字骂得天邪教主怒火陡起，猛喝一声，高举的右手一翻，两股奇热、奇寒劲力，登时袭到。

沈霞绮运起的罡气，白裳之内，发出“嘶嘶嘶”之声……

片刻之后，沈霞绮面色渐渐变成苍白……

蓦地，空际蓝影一闪，一道人影，电光石火般，闪入场中，挟起沈霞绮飞上客台。

群豪在此紧张关头，眼前人影一晃，并没有看清是谁挟走了白衣少女沈霞绮，等飞上台来，才看清是罗娜喀兰公主。

公主忙取了一颗丹药塞入沈霞绮口中，轻声问道：“师妹伤得很重吗？”

沈霞绮摇头笑道：“不要紧，调息一下就会好的，保坤哥哥来了没有？”

公主笑答道：“大概不久就会赶到。”

天邪教主正在施为“玄虚阴阳掌”突然被一条人影闪入场中把沈霞绮挟走，不禁大吃一惊，正在这时，忽然闻到遥远的天际，传来一阵厉啸的声音。

那啸声凄厉而悠长，使人听了心悸。
啸声似巫峡猿啼，夜泉悲鸣，刺耳已极。
那啸声轰轰烈烈似震撼了整个宇宙……
天邪教主侧耳倾听，那啸声中似包含着无穷的悲愤，仇恨……
那啸声中又似充满阴森、恐怖和杀机……
一忽儿又似在遥远的天际，一忽儿又好像就在眼前……
总之，每一声厉啸，都震撼苍穹，使人听了有窒息之感！

第六十四章 恩仇了了

那奇异凄厉的啸声，由远而近，眨眼之间，似已到了九回峰上。

天邪教主听得面色陡变，仰首四周张望，全场台上的群豪，都侧耳倾听，玄黎姥姥喔了一声道：“快到了，身法好快呀！”

白衣少女沈霞绮悄悄地问罗娜喀兰公主道：“师姐，来人是不是坤哥？这啸声酷似坤哥……”

公主微笑摇摇手道：“师妹你听，不远了已听见身形破风之声了。”坐在主台上的万毒宫主，闻了啸声，面色凝重，竟站了起来，向八方了望。

蓦然间，空际闪下来一道巨大的灰影！

全场所有的群豪，不约而同地一声惊呼：“毒眼龙！”

天邪教主看清卓立场中的灰袍丑面人头戴“毒眼龙”的怪人之后，吓得向后连连暴退，颤声惶问道：“你……是……裴云……海？……”

灰袍丑面人仰面狂笑道：“妖妇！你还记得五十年前的毒眼龙裴云海么？沉埋五十年前的一笔大血债，今日也该总清算了！哈……哈哈……”

天邪教主一定神，现出不自然的笑容对灰袍丑面人看了一眼，道：“你真的是裴云海大哥么？五十年前那一桩事，完全由于误会而起，事隔五十年，我们……”

灰袍丑面人打断天邪教主的话，厉喝一声道：“妖妇住嘴！五十年前那一桩血仇，还有什么巧辩的？快纳命来吧！”

天邪教主面色一整，问道：“你不念夫妻之情，今日真要和我拼命么？”

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谁还和你有夫妻之情？不要脸的妖妇，接招！”

灰袍丑面人双手一抡，奇招洒出，势若雷奔电掣，罩向天邪教主。

天邪教主一咬银牙，恨声道：“裴云海！明年的今日也就是你的忌辰！”

她罗袖一拂，一股劲力反击过去。

二人立刻展开生死的搏斗，二人每出一招，均是罕闻罕见的绝学，而且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

两人一时之间，打得难分难解，直斗得天昏地暗，草木变色，鬼哭神嚎！

主台的万毒宫主看场中二人大战，良久，面色渐渐凝重起来。她低声问站在她身旁的护法道：“你们见过毒眼龙裴云海么？怎么那裴云海出手的招式，很像我两位师兄的招式……”

那护法摇首道：“卑职没有见过其人，风闻此人在五十年前，曾在江湖叱咤一时，他手中的招式，似一招比一招狠辣，天邪教主已失去主动……”

暮在此刻，场中突然起了大变化，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手中展开一招“慈光普照”绝学。

天邪教主“咦”了一声，道：“慈光普照！你不是裴云海，你是谁？”

灰袍丑面人冷喝一声，道：“谁说不是，妖妇认命吧！”慈光普照的威力，已罩向了天邪教主，天邪教主忙施出最厉害的杀手——“玄虚阴阳掌”！

灰袍丑面人似早已预料对方会施出这种绝学，早已运起身上的“乾坤虚柔罡气”抵御。

同时火速地伸出了右手，打出一记“太极镇五岳”的神拳。

两种绝学同时施出，压力似五岳泰山般，四周方圆数丈之内，都震动起来，天邪教主大惊失色，拼命咬紧嘴唇，全力施为。

狂风暴雨似的过了一盏热茶之久，天邪教主面色渐渐苍内……

万毒宫主看得大惊失色，忙转身对三大护法道：“韩娟娟危险了，放十只‘万毒熊’去救她，要快！”

三大护法同时诺诺，放出十只“万毒熊”，那十只“万毒熊”飞跃下台，同时向灰袍丑面人抓去。

蓦地，场中人影一阵晃动，几股狂厉的掌风，同时向那些“万毒熊”扫去。

登时，十只“万毒熊”便有九只伤在掌下，倒地惨叫连天。另一只被毒仙神婆抓住，点了“万毒熊”身上的穴道，乖乖地躺在毒仙神婆的怀里。

原来，闪入场中竟有四人，那四人正是“四海义乞”、云仙姑娘、潘贞姑娘和毒仙神婆。

他们四人早已隐藏在广场的四周，看到万毒宫主施放“万毒熊”出来，所以四人立即动手。

毒仙神婆素以玩毒成名武林，她抱住“万毒熊”若无其事似的。

这时四人站在一旁，观看灰袍丑面人大战天邪教主。

莫约一顿饭的工夫，天邪教主闷哼一声，便跌坐地上。

原来她用绝学“玄虚阴阳掌”拼力抵抗灰袍丑面人施出的两种绝学——“慈光普照”、“太极镇五岳”神拳，时间一久，便力不从心，真力耗尽，便跌坐下去。

灰袍丑面人似夜枭般的狂笑起来，一步步向天邪教主走去。

天邪教主深深一叹，闭上双目。

灰袍丑面人冷笑道：“妖妇！你想不到有今天吧？现在我要挖出你心，来祭我的师父！”他五指箕张，向天邪教主胸前抓去。

突然他背后一声巨喝：“恶徒住手！”

喝声恍似晴天焦雷，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忙转身一看，只见他身后站了一个气质高华威势慑人的白裳美妇。

灰袍丑面人识出是万毒宫主，大喝一声道：“妖妇，你今日也逃不了老夫的掌下！”

万毒宫主冷冷地问道：“恶徒，你好像不是裴云海，你到底是谁？”

灰袍丑面人冷笑道：“妖妇，你不要问我是谁，今日是你恶贯满盈之时，明年的今日，也就是你周年忌辰之日！”

万毒宫主冷哼一声道：“恶徒好狂妄的口气，就凭你学那一点子武功，也配和我交手？”

灰袍丑面人傲然道：“妖妇！你就是施出‘霞光掌’，老夫照常不在乎。”

万毒宫主面色微变，惊讶道：“你真能破本宫主的千古绝招——‘霞光掌’？”

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妖妇，你不要有恃无恐，不相信你就试试！”

灰袍丑面人立刻取好姿势，展开所学，向万毒宫主攻去。

万毒宫主晒然道：“恶徒，阎罗叫你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你快认命吧！”

“吧”字甫落，双手同时攻出！

台上群豪，见万毒宫主亲下台来迎战灰袍丑面人，都惊惶紧张起来，大家都纷纷站起来看，罗娜喀兰公主、沈霞绮早已飞下场去，运功以待。

场上灰袍丑面人已与万毒宫主展开一场亘古未有的恶斗。

五十招过去，二人未分胜负，一百招过了，二人并未见出高低。

由午时到未时，而到申时仍未见二人歇手。

夕阳奄奄西沉了，西天满布红霞，秋风徐来，一片凄凉萧瑟的秋景，在这秋天的傍晚，显示得特别明朗，二人已斗到生死的边缘了。突然，万毒宫主缓缓举起右手，厉声问道：“恶徒识得此一旷古绝招么？”

灰袍丑面人凝目向对方右手手心望去，只见八道白光，缓缓从掌心升起，渐渐地冲入云霄，变成八道不同颜色。

灰袍丑面人骤见此掌，心头一凛，他忙定住心神，从容回答道：“霞光掌！”

万毒宫主冷嘿一声道：“只要本宫主右手一翻，你便立刻烧焦而死！”

灰袍丑面人晒然一声，双手略略作势，口念“惊天撼地”绝掌要诀，双手缓缓推出……

四周立时乾坤倒旋，地裂天崩，周围的人都立桩不稳，跌坐地上！

万毒宫主右手一翻，空中彩霞大盛，片刻之间，二人面色都凝重起来。

互相以绝招拼斗约一顿饭的工夫，空中霞光忽然暴敛，万毒宫主闷哼一声，狼狈暴退七八步，跌坐地上。

她口角流出血丝，面色苍白，双目紧闭……

灰袍丑面人冷笑一声，走过去正欲伸手向万毒宫主天灵拍去时，忽听到遥远的天际，传来一阵微唱的声音道：“孩子！忘记答应我的要求没有？”

灰袍丑面人悚然心惊，忙跪下道：“晚辈答应老前辈不杀死万毒宫主，仅废除一身武功！”

他缓缓起来，对万毒宫主道：“看在崔奇老前辈份上，饶你一死！”说着伸手戳向万毒宫主身上的“五阴绝脉”，登时便废了万毒宫主的武功。

灰袍丑面人转身走向天邪教主面前，出手如电，挖出天邪教主的心、肝、肺，血淋淋地提在手中，天邪教主惨叫一声，身子便倒了下去。

灰袍丑面人跪在地上，拜了三拜，口中喃喃自言道：“师父！为弟子的已经替你老人家报了五十年前的血仇，弟子的任务已算完毕了。”

他起身脱下灰袍丑面具，现出他的本来面目，原来是名震乾坤的少侠——保坤。

罗娜喀兰公主、白衣少女沈霞绮，都同时走过去叫道：“坤哥哥，我们该下山了。”

保坤面带笑容，过去左手拉着罗娜喀兰公主、浓霞绮，右手牵着云仙、潘贞二人，缓缓地离开九回峰的广场上。

这时群豪都一齐夹道欢呼，恭送他们五人离去。

（全书完）

